

汴京遺蹟志序



余未第時讀書吹臺嘗輯宋藝祖而下九帝起庚申至丁未凡一百六十有七年之事爲汴宋春秋垂完而輟既叨甲科遂服官政固無暇及此丙戌免歸始得肆力纂述乃於篋笥中檢尋前稿散逸罔存於是追憶舊聞著汴京遺蹟志二十有四卷冠之序曰粵惟秦漢以來天子建都之地曰關中曰洛陽曰建業曰汴梁曰臨安其間遺蹟往事非藉圖籍以傳則蹟與代湮事隨人滅陵谷變易城闕丘墟雖都人遺老有不能道其舊址之所在者

遺蹟志

一序

矣然則圖籍之在寰宇抑豈可少哉今關中有三輔黃圖呂汲公長安圖記程文簡公雍錄葛稚川關中記洛陽有楊佺期洛城圖常述西京記李格非洛陽名園記王正倫洛陽類事建業有史正志建康志朱舜庸建康續志陳魯南金陵圖考臨安有武林舊事周滄臨安志李心傳朝野雜記皆行于世學士大夫一展閱間故都遺蹟宛聚目前不必履壤觀風詢宮問沼躡荒臺矚廢殿而感時懷古之情自不容已于臥遊之頃矣獨吾汴自五代以迄于宋久爲帝都而紀載之書無聞焉幸微有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一帙蕪葺猥瑣無足觀者余
少角時聞先生長者亟稱宋敏求東京記王權夷
門記頗爲明悉而未之見間嘗徧叩城中藏書之
家暨海內博雅之士咸亡有也丙午之夏余避暑
于南垞別墅幽居寡營神慮澹爽乃稍親筆研創
輯汴京遺蹟志成所愧聞見褊陋蒐羅疏畧隱括
靡周詮次無法詎敢曰與呂汲公程文簡諸君子
之編並行于世哉聊亦摭故實備考索舒慨恹資
譚噓補鄉國之闕文消山林之長日而已乃若區
區刪訂取舍之意備見凡例所謂一代興衰治亂
之故亦畧寓于其中讀是編者當自得之

遺蹟志

入序

二

嘉靖二十五年夏六月既望前進士大梁李瀛書

于榆枋小隱



前序畢

汴京遺蹟志凡例

十條

一是編本爲記載宋都舊蹟而作顧所謂舊蹟亦有在宋之前者如夷門沙海之類不可不書其在宋後繇金元以來暨國朝所脩建者亦不可遺故間亦附焉

一開封無郡志祥符無邑志是故汴京遺蹟都無可考其不自量輒據平日見聞草創成編脩飾潤色以俟後之君子

一舊蹟湮廢已久徒以空名志之者何曰志之者永其蹟也及今弗錄將并其名而亡之矣後有好古君子其何以攷見邪此其所以汲汲焉爲之也

遺蹟志

入凡例

二

一故都名臣宦業人才物產風謠俗尚不錄者何曰吾志其遺蹟而已矣它何知焉雖然一代興衰治亂之故亦畧寓于其中矣

一藝文收載爲汴京舊蹟作者居什之九然亦有在宋之前如韓愈汴州東西水門記蕭穎士蓬池禊飲序之類亦大梁事也良弗可遺故亦錄之

一藝文無關於汴京舊蹟者不錄而錄之者各

以體類每體仍以世代先後爲序

一朱僊鎮亦汴京城南之古蹟也其業已有專

集傳世茲不入

一元楊奐撰汴故宮記見卷之一乃金主亮所創後

宣宗遷都于汴復脩又奐作絕句詩錄汴梁

宮人語內有云別殿弓刀響倉黃接鄭王見卷

之二所謂鄭王指崔立也茲雖非宋之遺蹟

十四亦前代事故併錄焉志中收載如此者尚多

觀者詳之

一靖康之變汴京遂不可復而南渡矣此一代

遺蹟志

凡例

之大關係也故雜志中頗詳載之

一荒唐幻恠之說悉黜之間有刪削未盡者闕

疑也

一故都遺蹟往事考據採訪殊愧精詳且中間

不無舛錯尚賴博雅君子是補是正可也

嘉靖二十有五年丙午夏五月既望高渚山人

李濂川父書于學稼堂之東軒

凡例



汴京遺蹟志總目

卷之一

宋京城

宋大内宮室

宋内諸司

宋外諸司

宋明堂

卷之二

官署一

卷之三

遺蹟志

總目

官署二

卷之四

山岳

卷之五

河渠一

卷之六

河渠二

卷之七

河渠三

附京畿溝洫暨堤閘渡口潭泊

卷之八

宮室

宮 樓 閣 亭
門 堂 館

臺池園苑洞峽渚汧

卷之九

岡堆坡陂關梁井墓

卷之十

寺觀

卷之十一

祠廟庵院

卷之十二

雜志一

遺蹟志

總目

二

卷之十三

雜志二

卷之十四

藝文一

奏議

卷之十五

藝文二

記

序

卷之十六

藝文三

碑

卷之十七

藝文四

墓碑

墓誌

神道碑

卷之十八

藝文五

雜文

遺蹟志

人總目

三一

卷之十九

藝文六

賦一

卷之二十

藝文七

賦二

卷之二十一

藝文八

五言古詩

卷之二十二

藝文九

七言古詩

五言律詩

卷之二十三

藝文十

七言律詩

卷之二十四

藝文十一

五言排律

七言排律

遺蹟志

總目

五言絕句

七言絕句

六言

長短句

四

總目畢

汴京遺蹟志卷之一

大梁李濂川父

宋京城

按宋史地理志舊城周迴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東

二門北曰望春初名和政南曰麗景南面三門中曰朱雀

東曰保康大中祥符五年創建西曰崇明西二門南曰宜秋北

曰閭闔北三門中曰景龍東曰安遠西曰天波以上宋初

仍梁晉舊名至太平興國四年改今名新城周迴五十里百六十五步

大中祥符九年增築元豐元年重脩政和六年詔有

司度國之南展築京城移置官司軍營舊城四十八

里二百二十三步周顯德三年以其土取鄭州虎牢關土築之俗呼為臥牛城南三門中

遺蹟志一卷一曰南薰東曰宣化西曰安上東二門南曰朝陽北曰

含輝太平興國四年改寅賓後復西二門南曰順天北曰金輝北

四門中曰通天天聖初改顯德後復東曰長景次東曰永泰西

曰安肅初號衛州門以上皆因周舊名至太平興國四年改今名汴河上水門南

曰大通太平興國四年賜名天聖初改順濟後復今名北曰宣澤舊南北水門皆曰大通

熙寧十年改汴河下南曰上善北曰通津天聖初改廣濟

惠民河上曰普濟下曰廣利廣濟河上曰咸豐下曰

善利舊名咸通上南門曰永順熙寧十年賜名其後又於金輝門

南置開遠門舊名通遠以上皆太平興國四年賜名天聖初改今名其濠曰護龍河闊十餘丈濠之内外皆植楊柳粉墻朱戶禁人

往來城門皆甕城三層屈曲開門惟南薰新鄭新宋封丘正門皆直門兩重以通御路金元以後多湮塞舊有十三門南曰南薰陳州戴樓東曰新宋揚州新曹西曰新鄭萬勝固子北曰陳橋封丘新酸棗衛州今道路所通者惟曹鄭陳州揚州南薰固子封丘七門耳

固或作咽非也

宋朝會要 自朱梁建都以汴州爲東京皆因藩鎮舊制但改名額而周顯德初始廣新城周迴四十八里二百二十三步

趙德麟侯鯖錄

舊城周迴二十里一百五十

遺蹟志

卷一

二一

五步即汴州城唐建中二年節度使李勉重築國初號曰闕城亦曰裏城新城乃周世宗顯德二年四月詔別築新城周迴四十八里二百二十三步號曰外城又曰羅城亦曰新城元豐中裕陵命內侍宋用臣重築之

宋敏求東京記 周世宗顯德二年四月詔京城四面別築羅城三年正月發京畿滑鄭曹夏民命薛可言等督之仍命韓通總其事王朴經度凡通衢委巷廣袤之間皆朴定其制踰年而成神宗熙寧中始四面爲敵樓作甕城及濬治

濠塹

周密癸辛雜志 汴之外城周世宗時所築宋
神宗又展拓之其高際天堅壯雄偉南關外有
太祖講武池周美成汴都賦形容盡矣梁王鼓
吹臺徽宗龍德宮舊址尚在

岳珂程史 開寶戊辰藝祖初修汴京大其城
址曲而宛如蚓曲焉耆老相傳趙中令鳩工奏
圖初取方直四面皆有門坊市經緯其間井井
繩列上覽而怒自取筆塗之命以幅紙作大圈
紆曲縱斜旁注云依此修築故城即當時遺蹟

遺蹟志

一卷

三

也時人咸罔測多病其不宜於觀美熙寧之卯
神宗在位遂欲改作覽苑中牧豚及內作坊之
事卒不敢更第增障而已及政和間蔡京擅國
亟奏廣其規以便宮室苑囿之奉命宦侍董其
役凡周旋數十里一撤而方之如矩墉堞樓櫓
雖甚藻飾而蕩然無曩時之堅樸矣一時迄功
第賞侈其事至以表記兩命詞科之題槩可想
見其張皇也靖康胡馬南牧粘罕幹離不揚鞭
城下有得色曰是易攻下令植砲四隅隨方而
擊之城既引直一砲所望一壁皆不可立竟以

此失守藝祖沉幾遠睹至是始驗宸筆所定圖
宋承平時藏秘閣今不復存

和維愚見紀忘 汴之外城門各有意義如
云鄭門以其通往鄭州也如云酸棗門以其通
往延津即舊酸棗縣也其固子門未知其義近
閱宣和遺事內載上清寶籙宮成浚濠水深三
丈東則景龍門橋西則天波門橋二橋之下壘
石爲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往來不覺又郡
城沿革云西面門從南曰順天門俗名新門次
曰利澤水門汴河自此入城次北曰開遠門又

遺蹟志

一卷

四一

名萬勝門次北曰金輝門俗名固子門歐陽公
歸田錄亦云飲于固子橋然則以壘石爲固而
名其橋因以名其門也周禮掌固之職掌修城
郭橋渠之固以爲固所依阻故曰固或曰固作
顧視也汴城臥牛之形北視黃河爲子而子不
敢來害其母此臆度之說無所據

今省城即宋之舊裏城周迴二十里一百九
十步高三丈五尺 國朝洪武初重築外包
以磚門五東曰麗景南曰南薰西曰大梁北
曰安遠東北曰仁和外建月城上各建樓其

西舊名望京角樓四敵臺八十四窩鋪八十
三東西南門甕城內皆有漢壽亭侯廟而北
門甕城內則玄帝廟也皆近時建

宋大內宮室

按宋史地理志藝祖因周之舊為都建隆三年始廣
皇城東北隅命有司畫洛陽宮殿之制按圖脩之而

皇居始壯麗矣宮城周迴五里南三門中曰乾元

宋初

依梁晉之舊名曰明德太平興國三年改丹鳳大中
祥符八年改正陽明道二年改宣德雍熙元年改今
名東曰左掖西曰右掖東西面門曰東華西華

舊名寬仁

神獸開寶三年改今名熙寧
十年又改東華門北曰諺門北一門曰拱宸

舊名玄武大中

遺蹟志

一卷一

五一

祥符五年改今名熙寧十
年改門內西橫門曰臨華乾元門內正南門曰大慶

東西橫門曰左右升龍左右北門內各二門曰左右

長慶

熙寧間改左右長慶
隔門曰左右嘉肅

左右銀臺東華門內一門

曰左承天祥符

乾德六年賜名大中祥符元年正月
天書降其上詔如祥符二字而增葺

之西華門內一門曰右承天左承天門內道北門曰

宣祐

舊名光天大中祥符八年
改大寧明道元年改今名

正南門內正殿曰大

慶東西門曰左右太和

宋初曰日華月華大
和中祥符八年改今名

正衙殿

曰文德

宋初曰文明雍熙元年改今
名熙寧間改南門曰端禮

兩掖門曰東西

上閣東西門曰左右嘉福

宋初曰左右勤政明
道元年十月改今名

大慶

殿

舊名崇元乾德四年重脩改曰乾元太平興國九
年改朝元大中祥符八年改天安明道三年改今

名北有紫宸殿舊名崇德明道元年改視朝之前殿也西有垂

拱殿舊名長春明道元年改常日視朝之所也次西有皇儀殿

開寶四年賜名滋福又次西有集英殿舊名廣政開明道元年十月改又次西有宴殿也殿後有需

名會慶明道元年十月改今名東有昇平樓舊名紫雲明道元年十月改宮

雲殿舊名玉華後改瓊華熙寧初改今名東有昇平樓舊名紫雲明道元年十月改宮

中觀宴之所也宮後有崇政殿舊名簡賢講武太平興國二年改今名熙

寧間改北橫閣事之所也殿後有景福殿西有殿北門曰通極

向曰延和便坐殿也大中祥符七年建後苑東門洎大中祥符七年改今名凡殿有門者皆隨殿名宮中又有

延慶舊名萬歲大中祥符七年改安福觀文舊名集聖明道二年改肅儀慶曆八年改

遺蹟志 卷一 六

今清景慶雲王京等殿壽寧堂清景明道元年改延春閣舊名萬春寶元元年改福寧殿即延慶明道元年改東西有門曰左右昭慶

觀文殿西門曰延真其東真君殿曰積慶前建感真閣又有龍圖閣下有資政崇和宣德述古四殿天章

閣下有群玉藻珠二殿後有寶文閣即壽昌閣慶曆元年改閣

東西有嘉德延康二殿前有景輝門後苑東門曰寧陽即宣和門明道元年改苑內有崇聖殿太清樓其西又有宜

聖化成即王宸殿明道元年改金華西涼清心等殿翔鸞儀鳳

二閣華景翠芳瑤津三亭延福宮有穆清殿延慶殿

北有柔儀殿初有殿無名章獻太后名曰崇徽明道元年改寶慈景祐二年改今名崇

徽殿北有欽明殿舊名天和明道元年改觀文又改清居治平三年改今名延福

宮北有廣聖宮天聖二年建名長寧景祐二年改

和集福會祥五殿建流孟殿於後苑明道元年八月脩文德殿成是

夜禁中火延燔崇德長春滋福會慶延慶崇徽天和

承明八殿命宰相呂夷簡為脩葺大內使樞密副使

揚崇勳副之發京東西河北淮南江東西路工匠給

役內出乘輿物左藏庫易緡錢二十萬助其費以故

改諸又有慈德殿楊太后所居景觀稼殿在後苑觀

殿名在崇政迺英閣在崇政殿西南蓋侍臣

二年建延義閣在崇政殿西南蓋侍臣講讀之所也與延義同

景祐三隆儒殿迺英閣後小殿皇慈壽殿皇太后所

年賜名慶壽宮保慈宮熙寧二王華殿在後基春殿熙

名七年建在睿思殿八年承極殿元豐三崇慶隆祐二

王華殿後睿思殿建八年承極殿元豐三崇慶隆祐二

遺蹟志 卷一 七十一

宮元祐元睿成宮紹聖二年居東宮宣和殿在睿思殿

年四月殿成其東側別有小殿曰凝芳其西曰瓊芳

前曰重熙後曰環碧元符三年廢崇寧初復作大觀

三年徽宗製記刻聖瑞宮皇太妃所居顯謨閣元符

石實蔡京為之建藏神宗御集建中靖國王虛殿元符王華閣初建

元年改曰熙明尋復舊燕寧殿在延福北奉安仁宗

在宣和親蠶宮政和元燕寧殿在延福北奉安仁宗

殿後親蠶宮政和元燕寧殿在延福北奉安仁宗

延福宮政和三年春新作於大內北拱辰門外舊宮

內西坊裁造院油醋柴炭鞍轡等庫悉移他處又遷

兩僧寺兩軍營而作新宮焉始南向殿因宮名曰延

福次曰藥珠有亭曰碧琅玕其東門曰晨暉其西門

曰麗澤宮左復列二位其殿則有蕙馥報瓊蟠挑春錦

謨疑和崑玉群玉其東閣則有蕙馥報瓊蟠挑春錦

疊瓊芬芳麗王寒香拂雲偃蓋翠葆鉛英雲錦蘭薰

摘金其西閣有繁英雪香披芳鉛華瓊華文綺絳夢

穠華綠綺瑤碧清陰秋香叢玉扶玉絳雲會寧之北

豐石為山，山上有殿，曰翠微，旁為二亭，曰雲巔、曰層巖。疑和之次，閣曰明春，其高踰一百一十尺。閣之側為殿，二曰王英，曰王潤，其背附城，築土植杏，名曰杏岡。覆茅為亭，脩竹為竿，引流其下。宮之右為佐二閣。曰宴春，廣十有二丈，舞臺四列，山亭曰飛華，橫度之。四海跨海為二亭，架石梁以升山，亭曰飛泉，為湖。湖中作隄，以接亭隄，中作梁，以通湖梁之上，又為茅亭。鶴莊、鹿砦、孔翠、諸柵、蹄尾、動數千，嘉花名木，類聚區別。幽勝，宛若生成。西抵麗澤，不類塵境。初，蔡京、童貫、揚戩、賈詳、藍從熙、何訢等，分任宮役。五人者，因各為制度，不務沿襲，故號延福。五位東西配，大內南北。稍劣，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宮東西二橫門，皆視禁門。法所謂晨暉麗澤者也。而晨暉門出入最多。其後又跨舊城，脩築號延福第六位，跨城之外，浚壕深者，水三尺，東景龍門，橋西天波門，橋二橋之下，疊石為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其後又闢之，東過景龍門，至封丘門。○景龍江，北有龍德宮，初元符三年，以懿親宅潛邸為之。及作景龍江，夾岸皆奇花珍木，殿宇比比對峙中。

遺蹟志

卷一

塗曰壺春堂，絕岸至龍德宮，其地歲時次第展拓。後盡都城一隅，焉名曰擲芳園。山水美秀，林麓暢茂，樓觀參差，猶良。保和殿，政和三年四月，作九月，王清神嶽延福也。

霄宮

政和三年，建舊名王清和陽。上清寶籙宮，政和五年，在福寧殿東，七年改今名。

徽宗因林靈素之言，在景龍門對景輝門，作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署內，列亭臺館舍，不可勝計。命道士施民符藥，徽宗時，登皇城下視之，又開景龍門城上，作復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之事。徽宗數從復道上往。

來是年十二月，始張燈於景龍門上下，名曰預賞元宵。

宋朝會要 今大內即宣武軍節度使治所

梁建都遂以衙署為建昌宮，晉天福初，又為大

寧宮，但改名號而已。周世宗雖加營繕，猶未合

古制。建隆三年，發開封浚儀民，廣皇城，四年五

月太祖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自是皇居始壯麗矣

趙德麟侯鯖錄 唐東京宮城東西四里一百八十八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迴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高四丈八尺宋東京宮城周迴五里

邵氏聞見錄 東京唐汴州梁太祖因宣武軍置建昌宮晉改曰大寧宮周世宗雖加營繕猶未如王者之制藝祖得天下之初即遣使圖西京大內按以改作既成帝坐萬歲殿洞開諸門

端直如繩嘆曰此如吾心小有私曲人皆見之矣帝一日登明德門指其榜問趙普曰明德之門安用之字普對曰助語帝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普無言

葉少蘊石林燕語 京師大內梁氏建國止以爲建昌宮本唐宣武節度治所未暇增大也後唐莊宗遷洛復廢以爲宣武軍晉天福中因高祖臨幸更號大寧宮今新城是也其增展外羅城蓋周世宗始爲之太祖建隆初以大內制度草創乃詔圖洛陽宮殿展皇城東北隅以鐵騎

都尉李懷義與中貴人董役按圖營建初命懷
義等凡諸門與殿須相望無得輒差故垂拱福
寧柔儀清居四殿正重而左右掖與升龍銀臺
等諸門皆然惟大慶殿與端門少差爾宮成太
祖坐福寧寢殿令闢門前後召近臣入觀諭曰
我心端直正如此有少偏曲處汝曹必見之矣
群臣皆再拜後雖嘗經火屢修率不敢易其故
處矣

按石林燕語與
邵氏所記畧同

又曰大慶殿初名乾元太平興國祥符中皆因
火改爲朝元天安景祐中方改今名有龍墀沙

遺蹟志

卷一

十一

墀凡正至大朝會尊號則御焉郊祀大禮則駕
宿於殿之後閣百官爲次宿於前之兩廊皇祐
初始行明堂之禮又以爲明堂仁宗御篆明堂
二字每行禮則旋揭之事已復去文德殿在大
慶殿之西少次舊曰端明後改文明祥符中因
火再建易今名紫宸殿在大慶殿之後少西其
次又爲垂拱殿自大慶殿後紫宸垂拱之兩間
有柱廊相通每月視朝則御文德所謂過殿也
東西閣門皆在殿後之兩旁月朔不御過殿則
御紫宸所謂入閣也月朔與誕節郊廟禮成受

賀契丹辭見亦皆御紫宸文德遇受冊發冊明
堂宣赦亦御而不常用宣麻不御殿而百官即
庭下聽之紫宸不受賀而拜表稱賀則於東上
閣門國忌未赴景靈宮先進名奉慰則於西上
閣門亦既庭下拜而授閣門使蓋以閣不以殿
也惟垂拱爲日御朝之所集英殿舊大明殿也
明道中改今名每春秋大燕皆在此太祖嘗御
策制科舉人故後爲進士殿試之所其東廊後
有樓曰昇平舊紫雲樓也每大燕則宮中登而
觀焉皇儀殿舊名滋福咸平太宗明德皇后居
之以爲萬安宮后崩復舊明道中改今名故常
廢而不用以爲治后喪之所

又曰東華門直北有東向門西與內東門相直
俗謂之謬門而無勝張衡東京賦所謂謬門曲
榭者也薛綜注謬曲屈斜行依城池爲道集韻
謬字或作移以爲宮室相連之稱今循東華門
墻而轉東面爲北門亦可謂斜行依墻矣凡宮
禁之言相承必皆有自也

按字訓謬別也東
京賦但言別門耳

洪邁容齋三筆 自漢以來宮室土木之盛如
漢武之甘泉建章陳後主之臨春結綺隋煬帝

之洛陽江都唐明皇之華清連昌已載史冊國
朝祥符中姦臣導諛爲玉清昭應會靈祥源諸
宮觀議者固以崇侈勞費爲戒然未有若政和
蔡京所爲也京既柄政招權璫童賈楊戩賈詳
藍從熙何訢五人分任其事於是始作延福宮
而極其二麗矣

周密癸辛雜識 汴梁宋時宮殿凡樓觀棟宇
總戶往往題燕用二字竊意必當時工匠姓名
耳及金海陵修燕都擇汴京總戶刻鏤工巧者
以往始知題廢皆定數而燕用二字乃先兆也

又曰京師有八卦殿八門各有樹木山石無一
相類皆嵌石座亦穿空與石竅相通上欲有所
往與所幸美人自一門出宮人僊衣扶輪一聲
霹靂則僊樂競奏雲霄間石竅中腦麝煙起如
霧

楊奐汴故宮記 己亥春三月按部至于汴汴

長吏宴于廢宮之長生殿懼後世無以考爲纂
其大槩云皇城南外門曰南薰南薰之北新城
門曰豐宜橋曰龍津橋北曰丹鳳而其門三丹
鳳北曰州橋橋少北曰文武樓遵御路而北橫

街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門而其門五雙闕前引東曰登聞檢院西曰登聞鼓院檢院之東曰左掖門門之南曰待漏院鼓院之西曰右掖門門之南曰都堂承天之北曰大慶門而日精門左昇平門居其東月華門右昇平門居其西正殿曰大慶殿東廡曰嘉福樓西廡曰嘉瑞樓大慶之後曰德儀殿德儀之東曰左升龍門西曰右升龍門正門曰隆德曰蕭墻曰丹墀曰隆德殿隆德之左曰東上閣門右曰西上閣門皆南嚮東西二樓鐘鼓之所在鼓在東

鐘在西隆德之次曰仁安門仁安殿東則內侍局內侍之東曰近侍局近侍之東曰嚴祗門宮中則曰撒合門少南曰東樓即授除樓也西曰西樓仁安之次曰純和殿正寢也純和西曰雪香亭雪香之北后妃位也有樓樓西瓊香亭亭西曰涼位有樓樓北少西曰玉清殿純和之次曰寧福殿寧福之後曰苑門由苑門而北曰仁智殿有三大石左曰敷錫神運萬歲峯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巖殿曰山莊莊之西南曰翠微閣苑門東曰僊韶院院北曰湧翠峯峯之洞曰大

滌湧翠東連長生殿殿東曰湧金殿湧金之東
曰蓬萊殿長生西曰浮玉殿浮王之西曰瀛洲
殿長生之南曰闕武殿闕武南曰內藏庫由巖
祇門東曰尚食局尚食東曰宣徽院宣徽北曰
御藥院御藥北曰右藏庫右藏之東曰左藏宣
徽東曰點檢司點檢北曰祕書監祕書北曰學
士院學士之北曰諫院諫院之北曰武器署點
檢之南曰儀鸞局儀鸞之南曰尚輦局宣徽之
南曰拱衛司拱衛之南曰尚衣局尚衣之南曰
繁禧門繁禧南曰安泰門安泰西與左升龍門
直東則壽聖宮兩宮太后位本明俊殿試進士
之所宮北曰徽音殿徽音之北曰燕壽殿燕壽
殿垣後少西曰震肅衛司東曰中衛尉司儀鸞
之東曰小東華門更漏在焉中衛尉司東曰祇
肅門祇肅門東少南曰將軍司徽音壽聖之東
曰太后苑苑之殿曰慶春慶春與燕壽並小東
華與正東華對東華門內正北尚厩局尚厩西
北曰臨武殿左掖門正北尚食局局南曰宮苑
司宮苑司西北曰尚醞局湯藥局侍儀司少西
曰符寶局器物局西則撒合門嘉瑞樓西曰三

廟正殿曰德昌東曰文昭殿西曰光興殿並南嚮德昌之後宣宗廟也宮西門曰西華與東華直其北門曰安貞二大石外凡花石臺榭池亭之細並不錄觀其制度簡素比土堦茅茨則過矣視漢之所謂千門萬戶珠壁華麗之飾則無有也然後之人因其制度而損益之以求其稱斯可矣

國朝洪武十一年即宋故宮遺址建 周王府乃

太祖第五皇子謚定始分封之國宗室繁衍甲於它

遺蹟志

卷一

五

藩城中井水悉苦嫌難飲汴人率於城外汲水飲之惟 周府宗廟前井水甘蓋宋大內舊井也

宋內諸司

按東京夢華錄內諸司皆在禁中如學士院皇城司

四方館客省東西上閣門通進司內弓劔鎗甲軍器

等庫翰林司

茶酒局也

內侍省入內內侍省內藏庫奉宸

庫景福殿庫延福宮殿中省六尚局

尚藥尚食尚葷尚醞尚舍尚衣

諸閣分內香藥庫後苑作翰林書藝局醫官局天章

等閣明堂頒朔布政府

葉少蘊石林燕語 太祖初平諸僞國得其帑
藏金帛以別庫儲之曰封樁庫本以待經營契
丹也其後三司歲終所用常賦有餘亦併歸之
嘗諭近臣欲候滿三五百萬即以與契丹以贖
幽燕故土不從則爲用兵之費蓋不欲常賦之
外橫歛于民故不隸于三司今內藏庫是也又
曰內香藥庫在諺門外凡二十八庫真宗賜御
製七言二韻詩一首爲庫額曰每歲沉檀來遠
裔累朝珠玉寶皇居今辰內府初開處充牣尤
宜史筆書

洪邁容齋三筆 神宗嘗憤北狄崛彊慨然有
恢復幽燕之志於內帑置庫自製四言詩曰五
季失圖儉稅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
府期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凡三十二庫
每庫以一字揭之儲積皆滿又別置庫賦詩二
十字分揭于上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
予不武資何日成戎捷其用志如此國家帑藏
之富可知

宋外諸司

按東京夢華錄外諸司左右金吾街仗司法酒庫內

酒坊牛羊司乳酪院儀鸞司

帳設局也

車輅院供奉庫雜

物庫雜賣務東西作坊萬全

造軍器所

修內司文思院上

下界綾錦院文繡院軍器所上下竹木務箔場車營

致遠務驛務馳坊象院作坊物料庫東西窰務內外

物庫油醋庫京城守具所鞍轡庫養馬曰左右騏驥

院天駟十監河南北十炭場四熟藥局內外柴炭庫

軍頭引見司架子營樓店務店宅務權貨務都茶場

大宗正司左藏大觀元豐宣和等庫編佑局打套所

諸米麥等自州東虹橋元豐倉順成倉東水門裏廣

濟裏河折中外河折中富國廣盈萬盈永豐濟遠等

遺蹟志

卷一

七

倉陳州門裏麥倉子州北夷門山五丈河諸倉約共

五十餘所日有支納下卸即有下卸指揮兵士支遣

即有袋家每人肩兩石布袋遇有支遣倉前成市近

新城有草場二十餘所每遇冬月諸鄉納粟稈草牛

車闐塞道路車尾相啣數千萬輛不絕

沈括夢溪筆談

太祖朝常戒禁兵之衣長不

得過膝買魚肉及酒入營門者皆有罪又制更

戍之法欲其習山川勞苦遠妻孥懷土之戀兼

外戍之日多在營之日少人人少子而衣食易

足又京師衛兵請糧者營在城東者即令赴城

西倉在城西者即今赴城東倉不許傭僦車脚
皆須自負嘗親登右掖門觀之蓋使之勞力制
其驕惰故士卒衣食無外慕安辛苦而易使

宋明堂

徽宗政和五年乙未秋八月始作明堂初元豐禮官
以明堂寓大慶殿別請建立以盡嚴奉而未暇講求
至是下詔內出圖式宣示于崇政殿且以明堂宜正
臨丙方近東以據福德之地乃徙祕書省于宣德門
東而以省地營之命蔡京爲明堂使開局興工日役
萬人

遺蹟志

卷一

十八

按宋史是年夏六月作三山河橋役夫數十
萬民不聊生秋八月又作明堂然六月八月
正農事方殷之時而役大衆如此奪民之時
傷民之力爲人上者畧不少卹可謂失計之
甚矣未幾而禍變作亦未聞明堂出一善政
也可勝慨哉

汴京遺蹟志卷之二

大梁李濂川父

官署一

宋襲五代之舊建都于汴中外官署雖多改革而因循仍舊者寔多遺址湮沒莫可攷見間嘗詢諸耆宿父老皆謝以不知嗟乎宋去今不遠而濂又汴人已無所稽如此使及今弗錄其所可知者後愈亡所考矣暇日聊據見聞以志宋之官署然亦畧舉一二而已惜不能盡知也

中書省

遺蹟志

卷二

宋中書省在左掖門之東宰相之所蒞稱東府焉掌進擬庶務宣奉命令行臺諫章疏群臣奏請興創改革及中外無法式事應取旨事凡除省臺寺監長貳以下及侍從職事官外任監司節鎮知州軍通判武臣遙郡橫行以上除授皆掌之

李心傳朝野雜記 丞相秦官也自漢末改爲

大司徒歷代不能正國初循唐制以三公至列

曹侍郎同平章事爲宰相首相帶昭文館大學

士亞相帶監修國史末相帶集賢殿大學士神

宗新官制於三省置侍中中書尚書二令虛而

不除以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爲兩相然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復之尚書承而行之則是首相不復與朝廷議論矣元祐初司馬公相乃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事事自紹聖以後皆因之時議者謂門下相凡事既同進呈則不應自駁已行之命是省審之職可廢也政和中蔡京以太師總領三省號公相乃廢尚書令改侍中中書令爲左輔右弼亦虛而不除改左右僕射爲太宰少宰仍兼兩省侍郎靖康中何文縝將拜相夜夢人持弓矢射中其僕乃

先乞復太少宰爲僕射吳正仲當制請更爲丞相不從建炎三年呂元直初相議者請併三省爲一於是元直解中書侍郎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乾道八年孝宗稽古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去侍中兩令之名遂爲定制云

又曰國朝宰相自建隆至嘉泰凡一百有二人蓋自建隆元年至元祐五年一百三十年凡五十人自元祐五年至紹興六年四十六年凡二十八人兩倍於前矣自紹興七年至今嘉泰二年六十六年其間宰相或席不暇煖而纔二十

有四人蓋秦檜獨相十八年故也

陳后山談叢 國朝宰相趙普呂蒙正張士遜

呂夷簡皆三入王旦爲相十一年王珪十年趙

普沈倫韓琦曾公亮九年薛居正向敏中八年王

曾章得象七年盧多遜李沆富弼六年李昉五

年

宋敏求春明退朝錄 國朝宰相趙令盧相文

潞公四十三登庸寇萊公四十四王沂公四十

五賈魏公四十八參知政事蘇侍郎易簡三十

六王沂公三十九

遺蹟志

卷二

三

又曰國初范魯公王祁公魏僕射三相罷趙令
獨相始置參知政事自是一相或二相至咸平
中始有呂文穆李文靖向文簡三相又至至和
中文潞公劉丞相富鄭公三相

洪邁容齋三筆 太祖登基仍用周朝范質王

溥魏仁浦三相四年皆罷趙普獨相越三月始

創參知政事之名而以命薛居正呂餘慶後益

以劉熙古是爲一相三參及普罷去以居正及

沈義倫爲相盧多遜參政太宗即位多遜亦拜

相凡六年三相而無三參自後頗以二相二參

爲率至和二年文彥博爲昭文相劉沆爲史館相富弼爲集賢相但用程戡一參惟至道二年呂端以右僕射獨相而吏部侍郎溫仲舒兵部侍郎王化基工部尚書李至戶部侍郎李沆四參政前後未之有也

楊萬里揮塵錄 本朝宰相兼公師者范晉公王文獻趙韓王薛文惠王文貞丁晉公馮文懿王文公呂文靖韓忠獻曾宣靖富韓公文潞公呂正獻蔡師垣秦師垣陳魯公而已餘皆罷政後拜近日惟張魏公自外以少傅再拜右揆本

遺蹟志

卷二

四

朝三入相者趙韓王呂文穆文靖張鄧公文潞公蔡元長雖四入而不克有終國朝自外拜相者文潞公韓康公章子厚近年陳魯公亦曠典也

樞密院

宋樞密院在闕門之西南與中書省對持文武二柄號爲二府東府掌文事參政佐之西府掌武事副使佐之宋初魏仁浦以宰相兼樞密使建隆三年以樞密副使兵部侍郎趙普爲檢校太保充樞密使不帶正官自普始太平興國四年以石熙載爲樞密直學

士以簽書院事簽書之名始此淳化三年以張遜知院事溫仲舒寇準同知院事同知院之名始此治平中以郭逵同簽書院事同簽書之名始此時陳升之三至樞府神宗欲稍異其禮乃以爲知院元豐改官制議者欲廢密院歸兵部神宗曰祖宗不以兵柄付有司故專命官統之互相維制不從然以密院聯職輔弼非出使之名乃定置知院同知院二人專以兵機軍政爲職

洪邁容齋三筆 樞密使之名起於唐本以宦者爲之蓋內諸司之貴者耳五代始以士大夫

遺蹟志

人卷二

五

居其職遂與宰相等自此接於本朝又有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簽書同簽書之別雖品秩有高下然均稱爲樞密明道中王沂公自故相召爲檢校太師樞密使李文定公爲集賢相以書迎之於國門稱曰樞密太師相公子家藏此帖紹興五年高宗車駕幸平江過秀州執政從行者四人在前者傳呼宰相趙忠簡也次呼樞密張魏公也時爲知院事次呼參政沈必先也最後又呼樞密則簽書權朝美云予爲檢校時葉審言黃繼道爲長貳亦同一稱而二三十年以

來遂有知院同知之目初出於典謁街卒之口
久而朝士亦然名不古雅莫此爲甚

葉少蘊石林燕語 樞密使唐書五代史皆不
載其創始之因蓋在唐本宦者之職唐中世後
宦人使名如是者多殆不可勝記本不繫職官
重輕而五代時因唐舊名益增大之故史官皆
不暇詳考據續事始云代宗永泰中以中人董
秀管樞密因置內樞密使續事始僞蜀馮鑑所
作也

又曰樞密院既專總兵柄宰相非兼領殆不復

遺蹟志

卷二

六

預聞慶曆初元昊用兵富公爲諫官乃請宰相
如故事兼院事時呂文靖爲相不欲兼富公爭
之力遂兼樞密使自是相繼爲相者初授除皆
帶兼使八年文潞公自參知政事相始不帶兼
使於是皇祐初宋莒公龐穎公相皆不兼蓋元
昊已納欵故也

又曰本朝樞密院官既備學士之職浸廢然猶
會食樞密使廳每文德殿視朝則升殿侍立亦
不多除人官制行乃與學士皆爲職名爲直學
士之冠不隸樞密院升殿侍立爲樞密都承旨

之任每吏部尚書補外除龍圖閣學士戶部以下五曹則除樞密直學士相呼謂之密學

林駟論兩府 國朝兩府之職其周之冢宰司馬故馬歟漢之丞相太尉歟然周以冢宰統司馬故兵民有相通之意漢太尉重於丞相而武職往往偏失焉觀此則國朝之或分或合其得失有不難知者且冢宰司馬周之六卿其職適相等耳然調發之權不歸之司馬而歸之天官豈固畀以職而復奪其權邪蓋兵爲重事身爲大臣邈不相通則國事睽矣故呂伋掌兵若無與於

太保而太保實俾之程伯出師若無與於尹氏而尹氏實命之夫以掌兵出師之事一屬大臣則脉絡貫通又安有疑貳之意哉丞相太尉漢之三公其職亦相維耳然漢承秦舊官制益紊文不足以勝武兵有以異乎政事權偏重無以爲統御防閑之道其事不可勝弔矣故諸呂非禍勢亦亟矣丞相平至以五百金交歡太尉勃而左袒之功僅濟擁昭立宣事亦重矣丞相敞至不敢發一語而大將軍以國家之權自任夫以丞相之重而下聽命於掌兵之將况望其能

振職哉愚嘗推兩府之分合矣且中書主民密院主兵其事相埒也中書降麻密院降宣其權相等也將分任其事之爲當邪則軍國大務不當專委未免如富鄭公之議抑併其職爲中書邪則兵柄相維有關大體又非所以知祖宗建樞之意嗚呼分其事固非也併其職尤非也必於分之中而有合之理存於判然不相爲謀之際而實有相貫通者寓然後可與論設官之深旨蓋自范質王溥免相之後而二府之事權裂矣獲繼遷母之議非細事也密院知之而中書

初未知之興兵薊門之役非末故也密院謀之而中書不預聞之此田公錫抗言密院公事宰相不得預聞中書政事樞密不得預議不能無憾於咸平之時也迨夫景德間真宗每得邊奏必送中書於是有共參利害之意漕澗百萬之師寇公親扶日轂尺箠笞之而北虜幾無隻輪匹馬之返此非景德相通之驗歟自寇公免相之後而二府之事權又裂矣戎酋之降非末節也而中書初不預知元昊之叛非小警也而邊奏皆不關中書此丁度力言二府分政若措置

乖異則天下無適從不能無激於康定之初也
迨夫慶曆間仁宗因張方平之議於是宰相有
兼樞之職西邊陸梁之賊呂章二公分命名帥
戮力平之而卒致骨寒膽破之謠此非慶曆兼
領之效歟自賈昌朝陳執中免相之後而二府
之事權又益裂矣趙明與西人戰密院賞功而
中書降約束郭逵脩堡柵密院方詰責而中書
已降褒詔此滕達道深嘆熙寧戰守異議之非
也迨夫元豐詔大事三省與密院同議矣元祐
詔除授諫官三省密院同進呈矣然是時邊事
利害尤未甚相通者至建炎間高宗乃以宰臣
張浚兼樞密而趙鼎亦以左僕射兼之是時也
國步尚艱虜勢方張剗亂而治支危而安再植
巍巍中天之業者皆左扶右持之力此非建炎
兼領之功歟噫自國初以至中興其分其合不
知其幾大抵合之則文武相通分之則兵政異
情咸平景德康定慶曆熙寧建炎之得失可知
也可不審哉雖然主民而知兵此固關天下之
大計密院而不預中書亦非大臣相維之意是
故樞使而同平章事君子以爲慶曆之善謀密

司不與三省之差除議者爲元符惜之

沈括夢溪筆談 舊制中書省樞密院三司使印並金近制三省樞密院印用銀爲之塗金餘皆鑄銅而已

御史臺

宋御史臺在京城內東澄清街北 國初改爲察院三區一居東巡按御史居以蒞政正統間改爲巡撫都御史治所今遷巡撫都御史居新置院遂爲公使寓所一居西清軍劄卷御史互居以蒞政正統間改爲巡按御史治所一居中成化元年建爲清軍劄卷

遺蹟志

卷二

十一

御史治所亦以寓公使云

葉少蘊石林燕語 京師省寺皆南向惟御史臺北向蓋自唐以來如此說者以爲隋建御史臺取其與尚書省便道相近故唐因之或云御史彈治不法北向取肅殺之義未知孰是然今臺門上獨設鴟吻亦非他官局所有也

宋朝燕翼詒謀錄 仁宗重臺諫之選景祐元

年四月癸丑詔御史臺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

史裏行又詔舉三丞以上嘗歷知縣人除御史裏行二年除御史又二年除三司開封判官自

清要而歷繁劇選任既重一時號稱得人

曾肇重修御史臺記 元祐三年新作御史臺

成詔臣肇爲之記臣肇伏惟自念幸得備位從官以文字爲職此大手筆雖非所克堪然義不得辭謹拜手稽首而記之曰惟御史見於周掌摺書受法令而已戰國以致執法亦記事之職也至秦漢始置大夫位亞丞相副曰中丞督部刺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其屬有侍御史出討奸猾治大獄於是專繩糾之任厥後政事歸尚書而御史與尚書謁者並爲三臺大夫更爲三公而中丞爲臺率與尚書令司隸校尉朝會皆專席爲三獨坐隋唐復置大夫天下有寃而無告者得與中書門下省詰之謂之三司自是御史益爲雄峻其屬則有殿中監察并侍御史爲三院侍御史一人知雜事橫榻而坐謂之南牀皆專彈劾不言事本朝因之至真宗皇帝增置言事御史其後皆得言事大則御史相率廷辯小則入得自達故其任視前世爲尤重非但謹朝會聽獄訟而已列聖相繼皆假以寬仁使得自竭是以風采所加百寮震肅朝廷倚而益

尊奸邪望而知畏初本朝雖因唐制然以大夫
爲兼官不治臺事以郎中員外郎兼侍御史知
雜事以貳中丞以太常博士以上爲三院未至
者則爲御史裏行監察故事內察尚書六曹外
巡按郡縣久之亦廢至神宗皇帝大正官名始
歸大夫職以侍御史治雜事罷御史裏行而復
六察官分守既定乃相官府蓋御史臺建於宣
化坊自開寶五年纔有東西獄七年雷德驤分
判三院事請於上而大之屋不及百楹天禧二
年復詔增廣遂至三百六十楹訖于元豐垂七

十年寢以圯壞神宗皇帝倂圖程工以授有司
舊闕大夫廳事踵鄴都制度闕門北鄉取陰殺
之義又形勢痺下無以重威至是命置大夫廳
事闕門東鄉增痺爲崇培下爲高其視規撫宏
遠矣今上即政之初務先慈儉土木之勤咸詔
勿事惟臺之建實遵先訓猶以大夫虛員姑省
營築闕門北鄉仍故不改經度損益斷自聖心
以元祐二年六月己亥始事三年八月庚辰卒
功用人力十萬五千爲屋三百五十一楹門闕
眈眈堂室渠渠長貳佐屬視事燕休翼翼申申

各適所宜吏舍囚圜深靚嚴固案牘簿書棲列
有序所以觀示都邑表正憲度揆諸典章於是
爲稱昔周人考室見於風雅魯國作門記諸春
秋後世傳誦爲載籍首恭惟神宗皇帝受命承
序十有九年建立經常皆應古義好惡無私賞
罰不僭而綱紀是張宮室弗營池籞苟完而府
寺是崇故能垂情風憲之司以啓後嗣之意二
聖恭已開闢言路聰無不聞明無不燭士有以
言獲福不聞忠以取禍耳目之地寵遇莫抗故
能新是棟宇以成前人之志是宜著在文字刻

之金石以度越周魯垂休無窮顧臣之愚何足
以發揚聖德稱明詔之萬一哉雖然臣嘗聞之
責人非難責已惟難御史責人者也將相大臣
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
服讒蒐慝者御史皆得以責之然則御史獨無
責乎哉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
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此御史
之責也御史雖不自責天下得以責之惟其不
難於責已則施於責人能稱其任矣能稱其任
然後危冠盛服崇墉峻宇游焉息焉可以無媿

苟異於是得無餒於中哉臣故不自揆輒因承
詔誦其所聞以告在位者使有以仰稱列聖褒
大崇顯之意焉

諫院

明道元年七月辛卯陳執中爲諫官以諫官無治所
屢請置院乃以門下省爲諫院而別創門下省於右
掖門之西宋置諫院自此始

宋名臣言行錄 慶曆增諫員取敢言士歐陽
文忠公首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

又曰包孝肅公拯知諫院數論斥大臣權倖請

遺蹟志

人卷二

十四

罷去內降曲恩又列上唐魏鄭公三疏請置石
以爲龜鑑

司馬光諫院題名記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

夫至于上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夫

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

言之其爲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

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彼汲

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天

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錢

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

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回嗚呼可不懼哉

胡寅寄政府書 古者人臣皆得進諫於其君後世專設一職既已乖繆居是職者又多以立異爲心撓亂政事人君難於盡從故負多不備難於盡廢故姑設一二人比諸餼羊方祖宗時充臺諫之選者皆天下名士或中外踐更已久無所不知故能有補後世乃以新進利口之人爲之宜其觀望喋喋而莫可遏也然事有隨時官與世建方漢光武唐太宗馬上經營之日與

齊小白秦符堅專任一相以成霸業之時未聞有臺諫官喋喋於其旁者誠以三軍五兵之運伐人制勝之謀不可以告人亦非人所能與也及平定之後法制既立則必設置臺諫使糾違犯指闕失時勢當然耳今宜以給事中兼諫大夫中書舍人兼司諫左右史兼正言政事下省便可救正而御史臺只宜彈擊官邪貞肅憲度若夫四方訴訟自有州縣監司臺省節次又不得直則有登聞檢鼓兩院存焉如此則治有體統朝廷增重國勢不搖可以言治

汴京遺蹟志卷之三

大梁李濂川父

官署二

學士院

即翰林院

宋學士院在樞密宣徽院之北表其深嚴宥密又謂之北扉在浴堂之南便於應詔至和三年詔學士院從官兩員掌管勾編錄國朝以來所撰制詔文字承旨不常置以學士久次者爲之

馬端臨文獻通考 學士掌內庭書詔指揮邊事曉達機謀天子機事密命在焉不當預外司

遺蹟志

卷三

二

公事蓋防織微間或漏省中語故學士院在金鑾殿側號爲深嚴自藝祖以來藉其才用始令判三銓及知太常禮院事開寶二年以李昉盧多遜並直學士院直院之名始此六年以知制誥張澹權直翰林院宋翰林學士無定員凡他官入院未除學士謂之直院學士俱闕他官暫行文書謂之權直宋率以從官兼直院若左右史少監類止稱權天聖元年詔學士遇隻日至晚出宿蓋故事以雙日鎖院隻日降麻也

沈括夢溪筆談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

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鑾殿皆在其間應供奉之人自學士以下工技群官司隸籍其間者比稱翰林如今之翰林醫官翰林待詔之類是也惟翰林茶酒司止稱翰林司蓋相承闕文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無宣召之禮惟學士宣召蓋學士院在禁中非內臣宣召無因得入故院門別設複門亦以其通禁庭也又學士院北扉者謂其在浴堂之南便於應召今學士初拜自東華門入至左承天門下馬待詔院吏自左承天門雙引至閣門此亦用唐故事也唐宣召學士

自東門入者彼時學士院在西掖故自翰林院東門赴召非若今之東華門也至如挽鈴故事亦緣其在禁中雖學士院吏亦止于玉堂門外則其嚴密可知如今學士院在外與諸司無異亦設鈴索悉皆文具故事而已

又曰學士院玉堂太宗曾親幸至今惟學士上日許正坐他日皆不敢獨坐故事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今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玉堂東承旨閣子窓格上有火燃處太宗嘗夜幸玉堂時蘇易簡爲學士已寢遽

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窓格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爲玉堂一盛事

又曰舊翰林學士地勢清切皆不兼它務文館職任自校理以上皆有職錢惟內外制不給楊大年久爲學士家貧請外表詞千餘言其間兩聯曰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若敖之餓鬼從者之病莫興方朔之饑欲死京師百官上日惟翰林學士敕設用樂他雖宰相亦無此禮優伶並開封府點集陳和叔除學士時和叔知開封府遂不用女優學士院敕設不用女優自和叔始

葉少蘊石林燕語唐翰林院在銀臺之北乾封以後劉禘之元萬頃之徒時宣召草制其間因名北門學士今學士院在樞密之後腹背相倚不可南向故以其西廊西向爲院之正門而後門北向與集英相直因榜曰北門兩省樞密院皆無後門惟學士院有之學士朝退入院與禁中宣命往來皆行北門而正門行者無幾不特取其便事亦以存故事也

又曰學士院正廳曰玉堂蓋道家之名初李肇翰林誌末言居翰苑者皆謂凌玉清邈紫霄豈

止於登瀛洲哉亦曰登王堂焉自是遂以王堂
爲學士院之稱而不爲榜太宗時蘇易簡爲學
士上嘗語曰玉堂之設但虛傳其說終未有正
名乃以紅羅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賜之易簡
卽扃鐃置堂上每學士上事始得一開視最爲
翰林盛事紹聖間蔡魯公爲承旨始奏乞摹就
杭州刻榜揭之以避英廟諱去下二字止曰玉
堂云又政和五年御書摘文堂榜賜學士院

又曰祖宗用人多以兩省爲要而翰林學士尤
號清切由是登二府者十嘗六七杜正獻公以

清節名天下然一生多歷外職五爲使者徧典
諸名藩在內惟爲三司戶部副使御史中丞知
開封府遂至爲樞密副使范文正公自諫官被
謫召還以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遷知開封府
復謫晚乃自慶州亦入爲樞密副使二公皆未
嘗歷兩省而文正之文學不更文字之職世尤
以爲歎也

又曰俗稱翰林學士爲坡盖唐德宗時嘗移學
士院於金鑾坡上故亦稱鑾坡唐制學士院無
常處駕在大內則置於明福門在興慶宮則置

於金明門不專在翰林院也然明福金明不以爲稱不常居之爾

洪邁容齋隨筆 翰苑故事今廢棄無餘惟學士入朝猶有朱衣院吏雙引至朝堂而止及景靈宮行香則引至立班處公文至三省不用申狀但尺紙直書其事右語云諮報尚書省伏候裁旨月日押謂之諮報此兩事僅存

又曰治平以前謂翰林學士及知制誥爲兩制自翰林罷補外者得端明殿學士謂之換職熙寧以後乃始爲龍圖紹興以來愈不及矣修起

居注者序遷知制誥其次及辭不爲者乃爲待制趙康靖馮文簡曾魯公司馬公呂正獻公是也學士闕則次補或爲宰相所不樂者猶得侍讀學士劉原甫是也在職未久而外除者爲樞密直學士韓魏公是也亦爲龍圖直學士歐陽公是也後來褒擢者僅得待制王時亨是也餘以善去者集英修撰而止耳

李心傳朝野雜記 國朝自建隆至熙寧在翰苑者一百八人而入端揆者二十一人太祖九人一相太宗二十三人四相真宗十五人四相

仁宗五十二人九相神宗十人三相學士久次者晁文元迥十六年王文恭珪十三年王文忠堯臣十二年宋文安白章文獻得象趙清獻扞楊內翰備皆十一年陶尚書穀丁文簡度皆十年扈尚書蒙蘇參政易簡賈參政黃中李昌武宗諤孫文懿扞胡文公宿皆九年徐常侍鉉楊文公億皆八年歐陽常侍迥宋宣獻綬歐陽公脩皆七年梁給事周翰李相州維晏元獻殊馮章靖元皆六年熙寧後學士率一二年即遷久次者三四年而已

遺蹟志

卷三

六

崇文院

即三館

按李文簡公燾長編云梁遷都汴正明中始於今右長慶門東北設屋數十間謂之三館蓋昭文集賢史館也初極湫隘纔蔽風雨周盧徵道環於其側太宗即位因臨幸周覽顧左右曰若此之陋豈可蓄天下圖書延四方賢俊邪即詔有司於左升龍門裏舊車輅院地別建三館輪奐壯麗甲于內庭二月甲辰朝詔賜名爲崇文院西序啓便門以備臨幸盡遷舊館之書以實之院之東廊爲昭文書南廊爲集賢書西廊有四庫分經史子集四部爲史館書六庫書籍正

副本分八萬卷冊府之文煥乎一變矣

馬端臨文獻通考 祖宗藏書之所曰三館秘閣在左升龍門北是爲崇文院自建隆至大中祥符著錄總三萬六千二百八十卷八年館閣火移寓右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借太清樓本補寫天聖三年成萬七千六百卷歸于太清九年冬新作崇文院館閣復而外院廢時已增募寫書史專事完緝景祐初命翰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郊編四庫書判館閣官覆視錄校二年上經史八千四百二十五卷明年上子集

遺蹟志

卷三

七一

萬二千三百六十六卷差賜官吏器幣就宴輔臣兩制館閣官進管勾內侍官一等詔購求逸書復以書有繆濫不完始命定其存廢因倣開元四部錄爲崇文總目慶曆初成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然或相重亦有可取而誤棄不錄者嘉祐四年右正言充秘閣校理吳及言內臣監館閣久不更書多亡失補寫不精請選館職分吏編寫重借書法求訪所遺事並施用令陳襄蔡抗蘇頌陳繹編定四館書不兼它局二年一代遂用黃紙寫印正本以防蠹敗又選京朝

官州縣官四人編校二年遷館職闕即隨補歲
餘詔曰國初承五代之後簡編散落三館聚書
僅纔萬卷其後平定列國先收圖籍亦嘗分遣
使人屢下詔令訪募異本校定篇目聽政之暇
無廢覽觀然比開元遺逸尚衆宜加購賞以廣
獻書中外士庶並許上館閣闕書卷支絹一疋
五百卷與文資官明年冬奏黃本書六千四百
九十六卷補白本二千九百五十四卷賜宴如
景祐自是編寫不絕收獻書二百一十七部千
三百六十八卷合崇文總目除前志所載刪去

重複訛謬定注一千四百七十四部八千四百
九十四卷熙寧四年集賢院學士史館修撰宋
敏求言前代崇建冊府廣收典籍所以備人君
覽觀以化成天下今三館秘閣各有四部書外
經史子集其書類多訛舛累加校正尚無善本
蓋逐館幾四萬卷校讎之時務存速畢每帙止
用元寫本一冊校正而已更無兼本照對卷數
既多難得精密故藏書雖富未及前代欲乞先
以前漢書藝文志所載者廣求真本令在館供
職官校正畢然後校後漢時諸書竊錄戰國以

後及于兩漢皆是古書文義簡奧多有脫誤須得他本參定乞依昨來十七史例於京師及下諸路藏書之家借本騰寫送官俟其已精方及魏晉次及宋齊至唐則分爲數等取其堪傳者則校正之庶幾秘府文籍得以全善事雖不行然補寫校定訪求闕遺未嘗廢也七年命三館秘閣編校所看詳成都府進士郭友直及其子大亨所獻書三千七百七十九卷得秘閣所無者五百三卷詔官大亨爲將作監主簿自是中外以書來上凡增四百四十部六千九百三十

九卷元豐三年改官制廢館職以崇文院爲秘書省刊寫分貯集賢院史館昭文館秘閣經籍圖書以秘書郎主之編緝校定正其脫誤則校書郎正字主之歲於仲夏曝書則給酒食諫官御史及待制以上官畢赴崇寧中詔兩浙成都府路有民間鏤板奇書令漕司取索上秘書省大觀二年詔大司成分委國子監太學辟雍等官校本監書籍候畢令禮部覆校四年秘書監何志同言漢書七略凡爲書三萬三千九百卷隋所藏至三十七萬卷唐開元間八萬九千六

百卷慶曆間嘗命儒臣集四庫爲籍名曰崇文
總目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慶曆距今未遠也
按籍而求之十纔六七號爲全本者不過二萬
餘卷而脫簡斷編亡散缺逸者浸多宜及今有
所搜採視舊錄有未備者頒其名數於天下選
文學博雅之士求訪總目之外別有異書並借
傳寫或官給劄即其家傳之就加校正上之冊
府政和七年校書郎孫覲言太宗建崇文殿爲
藏書之所景祐中仁宗詔儒臣即秘書省所藏
編次條目所得書以類分門賜名崇文總目神

宗以崇文院爲秘書省釐正官名獨四庫書尚
循崇文舊目頃因臣僚建言訪求遺書今累年
所得總目之外凡數百家幾萬餘卷乞依景祐
故事詔秘書省官以所訪遺書討論撰次增入
總目合爲一書乞別製美名以更崇文之號乃
命覲及著作佐郎倪濤校書郎汪藻劉彥通撰
次名曰秘書總目宣和初提舉秘書省官建言
置補寫御前書籍所於秘書省稍訪天下之書
以資校對以侍從官十人爲參詳官餘官爲校
勘官進士以白衣充檢閱者數人及年皆命以

官四年四月詔曰朕惟太宗皇帝底寧區宇作
新斯文屢下詔書訪求亡逸冊府四部之藏庶
幾乎古歷歲浸久有司玩習多致散缺私室所
闕世或不傳可令郡縣諭旨訪求許士民以家
藏書在所自陳不以卷帙多寡先具篇目申提
舉秘書省以聞聽旨遞進可備收錄當優與支
賜或有所秘未見之書有足觀采即命以官議
加崇獎其書錄竟給還若率先奉行訪求最多
州縣亦具名聞庶稱朕表章闡繹之意又詔曰
三館圖書之富歷歲滋久簡編脫落字畫訛舛

校其卷帙尚多逸遺甚非所以示崇儒右文之
意乃命建局以補全校正文籍爲名設官總理
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樓一置秘閣
俾提舉秘書省官兼領凡所資用悉出內帑毋
費有司庶成一代之典三詔同日而下四方奇
書自是間出五年二月提舉秘書省言有詔搜
訪士民家藏書籍悉上送官參校有無募工繕
寫藏之御府近與三館參校滎州助教張頤所
進二百二十二卷李東一百六十二卷皆係闕
遺乞加褒賞詔願賜進士出身東補迪功郎七

年提舉秘書省又言取索到王闡張宿等家藏書以三館秘閣書目比對所無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及集省官校勘悉善本比前後所進書數稍多詔闡補承務郎宿補迪功郎然自熙寧以來搜訪補緝至宣和盛矣至靖康之變散失莫考今見於著錄徃徃多非曩時所訪求者惜哉

僧文瑩玉壺清話 興國中太宗建秘閣選三館書以寘焉命參政李至專掌一日李昉宋琪徐鉉三學士扣閣求書一觀至性畏慎曰扃鑰

遺蹟志

卷三

十二

誠某所掌籤函巾幕嚴秘難啓柰諸君非所職窺不便三人笑曰請無慮主上文明吾輩苟以觀書得罪不猶愈他处乎因強拉秘鑰啓窺至密遣閣使聞奏上知之亟走就閣賜飲盡出圖籍古畫賜昉等縱觀昉上言請升秘閣于三館之次從之仍以飛白閣額賜之

沈括夢溪筆談 內諸司舍屋惟秘閣最宏壯閣下穹窿高敞相傳謂之木天

集賢院

太平興國二年始建崇文院昭文館集賢院皆總爲

崇文院紹聖二年勅改集賢院爲直秘閣集賢院學士爲集賢殿脩撰

馬端臨文獻通考 宋集賢院大學士一人以宰相充學士以給監卿監以上充直學士不常置修撰以朝官充直院校理以京官以上充皆無常員凡昭文史館集賢亦謂之三館皆以兩省五品以上官一人判之

沈括夢溪筆談 集賢院記開元故事校書官許稱學士今三館職事皆稱學士用開元故事也

葉少蘊石林燕語 集賢院學士故事初不分高下但以爲名而品秩自從其官故吳正肅公以前執政資政殿大學士劉原甫以從官翰林侍讀學士皆以疾換授蓋不爲要職也然在學士之列視待制則爲優故元厚之以天章閣待制知南京仁宗即位亦特換授是歲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蘇子容罷知制誥知亳州再遇赦遂復此職嘗請別其品秩不報故其謝表云惟麗正圖書之府盛開元禮樂之司在外館之地則爲開正學士之名則已重先朝著令或自

二府公台而踐更近例遷官皆由兩省丞郎而兼領又云惟其恩數之優當有官儀之別亦嘗自言於公府豈敢取必於僉諧

趙與峇賓退錄 集賢殿脩撰舊多以館閣久

次者為之有自常僚超授要任未至從官者亦

除脩撰時人遂有冷撰熱撰之目近世士夫以

集英為熱撰右文秘閣為冷撰非也右文即集

賢政和五年改

國史院

宋國史院在宣徽北院之東謂之編脩院按東京記

遺蹟志

卷三

四

云編脩院俗呼為史院天聖初修真宗史欲重其任

降勅宰相為提舉參知政事樞密副使為脩史其同

脩史則以殿閣學士以上為之編脩官以三館秘閣

校理以上及京官充史畢即停元豐改官制日曆隸

國史院每脩前朝國史實錄則別置國史實錄院以

首相提舉翰林學士以上為脩國史餘侍從官為同

脩國史庶官為編脩官實錄院提舉官如國史從官

為脩撰餘官為檢討元祐復置國史院隸門下省明

年又置國史院脩撰兼知院事紹聖復以國史院歸

秘書省

洪邁容齋三筆 本朝國史凡三書太祖太宗
眞宗曰三朝仁宗英宗曰兩朝神宗哲宗徽宗
欽宗曰四朝雖各自紀事至於諸志若天文地
理五行之類不免煩複元豐中三朝已就兩朝
且成神宗專以付曾鞏使令之鞏奏言五朝舊
史皆累世公卿道德文學朝廷宗工所上準裁
既以勒成大典豈宜輒議損益詔不許始謀纂
定會以憂去不克成其後神哲各自爲一史紹
興初以其是非褒貶皆失實廢不用淳熙乙巳
邁承乏脩史丙午之冬成書進御遂請合九朝

爲一壽皇即以見屬嘗奏云臣所爲區區有請
者蓋以二百年間典章文物之盛分見三書倉
卒討究不相貫屬及累代臣僚名聲相繼當如
前史以子係父之體類聚歸一若夫制作之事
則已經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貶皆有据依不
容妄加筆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俾後來史官
知所以編纂之意無或輒將成書擅行刪改上
曰如有未穩處改削無害邁既奉詔開院亦脩
成三十餘卷矣而有永思攢宮之役纔歸即去
國尤哀以高宗實錄爲辭請權罷史院於是遂

已祥符中王旦亦曾脩撰兩朝史今不傳

葉少蘊石林燕語 國史院初開史官皆賜銀

絹筆墨紙已開而續除者不賜

宣徽院

宋宣徽院在嚴祇門外尚食局之東掌總領內諸司及郊祀朝會宴饗供張之儀一應內外進奉悉檢視其名物舊制左右宣徽使同掌院事共院異廳止用南院印開寶九年以潘美依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充宣徽北院使節度領宣徽自此始又以樞密副使楚昭輔權宣徽南院使以右衛大將軍判三司王仁瞻遺蹟志 一八卷三 十六

權宣徽北院使至和元年趙抃言近非次除宣徽使節度使頗爲煩數今後文臣須曾歷兩府德望爲人推服武臣曾經邊鄙建立功業者方許除拜兼宣徽使從之

馬端臨文獻通考 按樞密宣徽院皆始於唐

然唐之職官志及會要畧不言建置本末盖因

肅代以後特設此官以處宦者初亦無甚司存

職業故史所不載及其後宦者之勢日盛則此

二官日尊自五代以迄于宋皆以大臣爲之然

樞密既專掌兵事繁任重故其官不可一日廢

而副貳屬官亦不容不備宣徽位尊而事簡故常以樞密院官兼之或以待動舊大臣之罷政者及官制行而事各有所隸則愈覺贅冗故遂廢罷云

朝集院

朝集院在朱雀門外咸平四年四月癸丑創建以待士大夫之聽除授者

宋朝燕翼詒謀錄 眞宗以朝官注擬于堂貧者留滯逆旅無以爲資乃置朝集院于朱雀門外院既成詔陞朝官以上到闕並館于院中官

遺蹟志

卷三

七

給公券出入則乘馬開封府差兵士隨直惟可至廟堂省部銓曹官廳而已雖欲出入市廛不可得也故陞朝官以上造朝則先匿於親戚故舊之家俟所幹置悉備方敢報閤門放見蓋閤門即日關報朝集院開封有人馬即至迎入院中雖不可出入而同院中士大夫日夕遊從情如兄弟或商確文字或彼此詢問風土或因而結交互相推薦其况味與栖栖逆旅者大不侔矣景祐二年十月辛亥詔復增置以士大夫之來者日多故也

太常寺

按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太常寺舊在興國坊今三班院是也景祐初燕侍郎肅判寺廳事畫寒林屏風時稱絕筆其後爲判寺好事者竊取之嘉祐八年徙寺於福善坊其地本開封府納稅所英宗在藩邸判宗正寺建爲解舍既成而已立爲皇子遂爲太常所請焉

馬端臨文獻通考 太常寺國初以來皆禁林之長主判而禮院自有判院同判院大中祥符中符瑞繁縟別建禮儀院輔臣主判而兩制爲

遺蹟志

卷三

十六

知院天禧末罷知院天聖中省禮儀院而寺與禮院事舊不相兼康定元年置判寺同判寺並兼禮儀事近有至六七人者元豐正名始專其職焉元祐初除呂純禮爲太常少卿御史論門蔭得官不可任奉常於是外補

按宋治平脩禮書成百卷名曰太常因革禮初歐陽脩同判太常寺奏禮院文字散失請差官編脩嘉祐張洞奏用姚闢蘇洵編纂至是始成書云

太學

即國子監

建隆中藝祖於南宮城立太學後爲國子監真宗以書庫迫隘易其隣錢俶居第中隙地十步以益之設齋凡二十每齋有爐亭仁宗慶曆六年詔以錫慶院益之大中祥符五年建閣藏太宗御書東有禮賢宅徽宗崇寧初又建辟雍于城南外圓內方爲屋千八百七十二楹金貞祐時以其地當改築汴城徙之東南城下廢缺爲多至元改爲汴梁路太學之規制盡廢國朝洪武三年改爲開封府儒學後圯于水永樂五年乃遷府學于麗景門內西北而宋太學諸碑刻皆移寘其中

遺蹟志

卷三

十九

馬端臨文獻通考 周顯德二年以天福普利禪院建國子監宋初增脩國子監學舍修飾先聖十哲像畫七十二賢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東西廊之板壁

又曰慶曆四年判國子監王拱辰等言首善自京師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餘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國子監纔二百楹不足以容學者請以錫慶院爲太學從之明年三司言更造錫慶院乏財費多而虜使錫宴之所不可闕乃復以太學爲錫慶院

宋朝燕翼詒謀錄

國初凡事草創學校教養

未甚加意皇祐三年七月壬子詔太學生舊制二百人如不足止百人爲限其簡如此元豐二年十二月乙巳神宗始命畢仲衍蔡京范鏗張璪詳定於太學朔八十齋三十人爲額通計二千四百人內上舍生百人內舍生三百人外舍生二千人崇寧元年徽宗初立辟廱增生徒共三千八百人內上舍生二百人內舍生六百人教養于太學外舍生三千人教養于辟廱廢太學自訟齋太學之不率教者移之辟廱以祭酒

遺蹟志

卷三

十一

總治兩學辟廱別置司業丞各一人博士十人正錄各五人分爲百齋講堂凡四所其後王黼反蔡京之政奏廢之而辟廱之士太學無所容矣

周密癸辛雜識

泮學曰文學武廟即昔時太

學武廟舊址文廟居泮水南面城背河柳堤蓮池尚有壁水遺意大學與首善門五大字石刻皆蔡京奉勅書先聖之右爲孟左爲顏作一字位置不可曉北方學校皆然先聖先師各有片石鐫宋初臣所爲贊獨先聖贊太祖御製也講

堂曰明善藏書閣曰稽古有古碑數種如宋初翰苑題名開封教授題名九經石版堆積如山一行篆字一行真字又有大金登科題名女真進士題名其字類漢人而不可識

又曰汴京天津橋上有奇石一大片上有自然華夷圖山青水綠河黃路白粲然如畫真異物也近聞移置汴京文廟中作拜石矣今不知所在

開封府治

開封府在宋爲京兆舊治在京城內浚儀街西北即唐舊汴州也五代梁都汴號爲東京置開封府後唐

遺蹟志

八卷三

五十一

復爲汴州晉漢周皆爲東京開封府宋因之元改府爲路曰汴梁路徙于行省之東以府治爲河南道肅政廉訪司 國朝洪武初罷司改路仍爲開封府

馬端臨文獻通考

五代都汴爲開封尹宋朝

牧尹不常置太宗真宗皆嘗尹京後親王無繼者權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掌正畿甸之事中都之獄訟皆受而聽焉小事則裁決大事則稟奏若承旨已斷者刑部御史臺無輒糾察典司轍下建隆以來爲要劇之任崇寧三年蔡京乞罷權知府置牧尹各一員專總府事牧以皇

子領尹以文臣充

宋四朝志 尹以親王爲之號判南衙凡命知府必帶權字以翰林爲之翰林學士及雜學士若待制則權發遣而已

岳珂愧郟錄 按李燾續通鑑長編載元祐七年正月辛卯禮部侍郎范祖禹言工部乞遷開封府於舊南省夫土木之工使匠人度之無不言費省而易可了及其作之便見費大臣恐枉勞人力虛費國用珂謂此乃私家通患而官府制度則反是味此奏之言則知當時雇直優厚無刊除而後致匠者之樂役方且隱欺以求用之不暇其不假膝口以蔓引推託也決矣先朝官吏律已之廉持論之厚又於此乎見之故不以其事之微而遂略之也

又曰珂按本朝親王爲南衙故實有四建隆二年七月壬申太宗以晉王爲開封尹同平章事開寶九年十月庚申魏悼王廷美以齊王爲開封尹雍熙二年十月甲辰昭成太子元僖以陳王爲開封尹兼侍中淳化五年九月壬申真宗以壽王爲開封尹東宮爲南衙故實有二至道

元年八月壬辰真宗以皇太子判開封府宣和七年十一月戊午欽宗以皇太子爲開封牧歷考二端親王爲尹東宮爲判爲牧自有明據然則周必大所行制詞有所謂肆考南衙之故實一新大尹之多儀及名稱未正者皆誤也

周密癸辛雜識 開封府有府尹題名起建隆元年居潤繼而晉王荆王而下皆在焉獨包孝肅公姓名爲人所指指痕甚深後衙有蠟梅一株人以爲竒遂創梅花堂北人言河北惟懷孟州號小江南太行障其後地稍暖故有梅且山

遺蹟志

一卷三

三

水清遂似江南云

今開封府猶稱古南衙其後堂稱梅花堂皆襲宋之舊也

祥符縣治

祥符縣在唐爲浚儀縣舊在京城內宣化坊晉高祖天福元年徙于崇仁坊周世宗顯德六年復徙城北封丘門外路東宋太祖乾德六年又徙安遠門外旌孝坊街之西真宗景德五年正月天書見于承天門上有大中祥符三篇遂改元曰大中祥符改浚儀縣爲祥符縣燬于金季元至治間徙治雲老寺西至正

間又爲兵燬 國朝洪武元年移置按察司東南以
元稻田提舉司遺址改建三十二年淪于水遂徙今
治于州橋北

馬端臨文獻通考 建隆元年詔天下諸縣除
赤畿外有望緊上中下五等四千戶爲望三千
戶以上爲緊二千戶以上爲上千戶以上爲中
不滿千戶爲中下五百戶以下爲下總治民政
勸課農桑凡戶口賦役錢穀賑濟給納之事皆
掌之有孝弟行義聞于鄉閭者申州激勸以勵
風俗有戍兵則兼兵馬都監或監押三年始以
朝臣爲知縣其間復參用京官或幕職爲之至
元時以縣上中下三等每縣各有達魯花赤掌
縣印以知縣爲縣尹掌判署事又有赤縣達魯
花赤赤縣尹

宋朝燕翼詒謀錄 今縣邑門樓皆曰勅書樓
淳化二年詔曰近降制勅或有釐革刑名申明
制度多所散失無以講求論報踰期有傷和氣
自今州縣應所受詔勅並藏勅書樓咸著于籍
今州縣不聞有勅書樓矣

汴京遺蹟志卷之四

大梁李濂川父

山岳

夷山

夷山在裏城內安遠門之東以山之平夷而得名也亦名夷門山古有夷門乃侯嬴監守之處史記云夷門汴之城東門也而安遠門乃汴之北門今北門內地勢頗高似是夷山而司馬遷乃云東門意者古今城垣改徙不一今莫可考矣

艮岳壽山

遺蹟志

卷四

艮岳壽山在汴故城東北隅初徽宗未有嗣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言京城西北隅地協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爲數仞岡阜已而後宮生子漸多帝甚喜於是命戶部侍郎孟揆於上清寶籙宮之東築山象餘杭之鳳凰山號曰萬歲山既成更名曰艮岳周迴十餘里其最高一峯九十步上有介亭分東西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萼綠華堂書館八僊館紫石岩棲真磴覽秀軒龍吟堂山之南則壽山兩峯並峙有鴈池囉囉亭山之西有藥寮西莊巢雲亭白龍汧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

三亭羅漢岩又西有萬松嶺嶺畔有倚翠樓上下設
兩關關下有平地鑿大方沼沼中作兩洲東爲蘆渚
浮陽亭西爲梅渚雪浪亭西流爲鳳池東出爲鴈池
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有巢鳳閣三秀堂東
池後有揮雪亭後由磴道上至介亭亭左有極目亭
蕭森亭右有麗雪亭半山北俯景龍江引江之上流
注山澗西行爲漱瓊軒又行石間爲煉丹凝真觀園
山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斯閣北岸有勝筠
庵躡雲臺消閒館飛岑亭支流別爲山莊爲回溪又
於南山之外爲小山橫亘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
遺蹟志

而景龍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其北又因瑤華宮火取
其地作大池名曲江池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封丘門
而止其西則自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
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閭闔門爲複道通茂德帝姬宅
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既成帝自爲良岳記以
山在國之良位故也岳之正門名曰陽華故亦號陽
華宮初朱勔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
千夫鑿城斷橋毀堰折牒數月乃至會得燕地因賜
號昭功敷慶神運石立於萬歲山其旁植兩檜一夭
矯者名曰朝日升龍之檜一偃蹇者名曰臥雲伏龍

之檜皆以玉牌填金字書之巖曰玉京獨秀太平巖
峯曰慶雲萬態竒峯又作絳霄樓勢極高峻盡工藝
之巧其後群閣興築不已於是山林巖壑日益高深
亭榭樓觀不可勝紀四方花竹竒石咸萃于斯珍禽
異獸無不畢有矣宣和六年有芝產于良岳之萬壽
峯改名壽岳一曰壽山時蔡京子蔡攸有寵于帝進
見無時嘗言于帝曰人主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娛
豈徒自勞苦哉而帝遂數微行因令苑囿多爲村居
野店每秋風靜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
間識者知其不祥之兆帝晚歲患苑囿之衆國力不
能支數有厭惡語由是得稍止及金人再至圍城日
久欽宗命取山禽水鳥十餘萬盡投之汴河聽其所
之拆屋爲薪鑿石爲砲伐竹爲篋籬又取大鹿數千
頭悉殺之以啗衛士云

徽宗御製艮嶽記畧 於是按圖度地庀徒傷

工累土積石設洞庭湖口絲谿仇池之深淵與

泗濱林慮靈壁芙蓉之諸山最瓌竒特異瑤琨

之石即姑蘇武林明越之壤荆楚江湘南粵之

野移枇杷橙柚橘柑柳栝荔枝之木金蛾玉羞

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之草不以土地

之殊風氣之異悉生成長養于雕闌曲檻而穿石出罅岡連阜屬東西相望前後相續左山而右水沿溪而傍隴連綿而彌滿吞山懷谷其東則高峯峙立其下植梅以萬數綠萼承趺芬芳馥郁結構山根號萼綠華堂又旁有承嵐崑雲之亭有屋內方外圓如半月是名書館又有八僊館屋圓如規又有紫石之巖祈真之磴攬秀之軒龍吟之堂其南則壽山嵯峨兩峯竝峙列嶂如屏瀑布下入鴈池池水清泚連漪鳧鴈浮泳水面棲息石間不可勝計其上亭曰噍噍北

直絳霄樓峯巒崛起千疊萬複不知其幾十里而方廣兼數十里其西則參朮杞菊黃精芎藭被山彌塢中號藥寮又禾麻菽麥黍豆秔秫築室若農家故名西莊上有亭曰巢雲高出峯岫下視群嶺若在掌上自南徂北行岡脊兩石間綿亘數里與東山相望水出石口噴薄飛注如獸面名之曰由龍淵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又西半山間樓曰倚翠青松蔽密布于前後號萬松嶺上下設兩關出關下平地有大方沼中有兩洲東爲蘆渚亭曰浮陽西爲梅渚

亭曰雪浪沼水西流爲鳳池東出爲研池中分
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館有閣曰巢鳳堂曰
三秀以奉九華玉真安妃聖像東池後結棟山
下曰揮雲亭復由磴道盤行縈曲捫石而上既
而山絕路隔繼之以木棧倚石排空周環曲折
有蜀道之難躋攀至介亭此最高於諸山前列
巨石凡三丈許號排衙巧恠巉巖藤蘿蔓衍若
龍若鳳不可殫窮麓雲半山居右極目蕭森居
左北俯景龍江長波遠岸彌十餘里其上流注
山澗西行潺湲爲漱玉軒又行石間爲煉丹亭

凝真觀園山亭下視水際見高陽酒肆清斯閣北
岸萬竹蒼翠蒼鬱仰不見天有勝雲菴躡雲臺
消閒館飛岑亭無雜花異木四面皆竹也又支
流爲山莊爲回溪自山蹊石罅牽條下平陸中
立而四顧則巖峽洞穴亭閣樓觀喬木茂草或
高或下或遠或近一出一入一榮一彫四面周
匝徘徊而仰顧若在重山大壑深谷幽巖之底
不知京邑空曠坦蕩而平夷也又不知郭郭環
會紛萃而填委也真天造地設神謀化力非人
所能爲者此舉其梗槩焉耳

僧祖秀陽華宮記 政和初天子命作壽山艮
嶽於禁城之東陬詔闈人董其役舟以載石輿
以輦土驅散軍萬人築岡阜高十餘仞增以太
湖靈壁之石堆拔峭峙功奪天造石皆激怒舐
觸若踞若齧牙角口鼻首尾爪距千態萬狀殫
竒盡恠輔以磻木癭藤雜以黃楊對青竹蔭其
上又隨其幹旋之勢斬石開徑憑險則設磴道
飛空則架棧閣仍於絕頂增高樹以冠之搜遠
方珍材盡天下蠹工絕伎而經始焉山之上下
致四方珍禽竒獸動以億計猶以為未也鑿池

為溪澗疊石為隄捍任其石之恠不加斧鑿因
其餘土積而為山山骨暴露峯稜如削飄然有
雲姿鶴態曰飛來峯高於雉堞翻若長鯨腰徑
百尺植梅萬本曰梅嶺接其餘岡種丹杏鴨脚
曰杏岫又增土疊石間留隙穴以栽黃楊曰黃
楊巘築修岡以植丁香積石其間從而設險曰
丁香嶂又得頽石任其自然增而成山以椒蘭
雜植于其下曰椒崖接水之末增土為大陂從
東南側栢枝幹柔密揉之不斷葉葉為幢蓋鸞
鶴蛟龍之狀動以萬數曰龍栢坡循壽山而西

移竹成林復開小徑至百數步竹有同本而異
幹者不可紀極皆四方珍貢又雜以對青竹十
居八九曰斑竹麓又得紫石滑淨如削面徑數
仞因而爲山貼山卓立山陰置木櫃絕頂開深
池車駕臨幸則驅水工登其頂開閘注水而爲
瀑布曰紫石壁又名瀑布屏從良嶽之麓琢石
爲梯石皆溫潤淨滑曰朝真磴又於洲上植芳
木以海棠冠之曰海棠川壽山之西別治園囿
曰藥寮其宮室臺榭卓然著聞者曰瓊津殿絳
霄樓萼綠華堂築臺高千仞周覽都城近若指
顧造碧虛洞天萬山環之開三洞爲品字門以
通前後苑建八角亭于其中中央椽椽窓楹皆以
瑪瑙石間之其地琢爲龍礎導景龍江東出安
遠門以備龍舟行幸東西擷景二園西則湖舟
造景龍門以幸曲江池亭復自瀟湘江亭開閘
通金波門北幸擷芳苑隄外築壘衛之瀕水蒔
絳桃海棠芙蓉垂楊畧無隙地又于舊地作野
店麓治農圃開東西二關夾懸巖磴道隘迫石
多峯稜過者膽戰股栗凡自苑中登群峯所出
入者此二關而已又爲勝遊六七曰躍龍澗漾

春陂桃花間鴈池迷真洞其餘勝跡不可殫紀
工已落成上名之曰陽華宮然陽華大抵衆山
環列于其中得平蕪數十頃以治園圃以闢宮
門於西入徑廣于馳道左右大石皆林立僅百
餘株以神運昭功敷慶萬壽峯而名之獨神運
峯廣百圍高六仞錫爵盤固侯居道之中束石
爲亭以庇之高五十尺御製記文親書建三丈
碑附於石之東南陬其餘石或若群臣入侍帷
幄正容凜若不可犯或戰栗若敬天威或奮然
而趨又若偃僂趨進其恠狀餘態娛人者多矣

上既悅之悉與賜號守吏以奎章畫列於石之
陽其他軒榭庭徑各有巨石棋列星布竝與賜
名惟神運峯前巨石以金飾其字餘皆青黛而
已此所以第其甲乙者乃命群峯其畧曰朝日
昇龍望雲坐龍矯首玉龍萬壽老松棲霞捫參
街日吐月排雲衝斗雷門月窟蹲螭坐獅堆青
凝碧金鰲玉龜壘翠獨秀棲煙躡雲風門雷穴
玉秀玉竇銳雲巢鳳雕琢渾成登封日觀蓬瀛
須彌老人壽星卿雲瑞靄溜玉噴玉蘊玉琢玉
積玉壘玉叢秀而在于渚者曰翔鱗立于渚者

曰舞僊獨踞洲中者曰玉麒麟冠于壽山者曰南屏小峯而附于池上者曰伏犀怒猊儀鳳鳥龍立于沃泉者曰留雲宿霧又爲藏煙谷滴翠巖搏雲屏積雪嶺其間黃石仆于亭際者曰抱犢天門又有大石二枚配神運峯異其居以壓衆石作亭庇之眞于寔春堂者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寘于萼綠華堂者曰慶雲萬態竒峯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勝於斯盡矣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大梁陷都人相與排牆避虜於壽山艮嶽之巔時大雪新霽丘壑林塘宛若畫本凡天下之美古今之勝在焉祖秀周覽累日咨嗟驚愕信天下之傑觀而天造有所未盡也明年春復遊陽華宮而民廢之矣

張淏艮岳記畧 徽宗登極之初皇嗣未廣有方士言京城東北隅地協堪輿但形勢稍下儻少增高之則皇嗣繁衍矣上遂命土培其岡阜使稍加于舊而果有多男之應自後海內乂安朝廷無事上頗留意苑囿政和間遂即其地大興工役築山號壽山艮岳命宦者梁師成專董其事時有朱勔者取浙中珍異花木竹石以進

號曰花石綱專置應奉局於平江所費動以億萬計調民搜巖剔藪幽隱不置一花一木魚經黃封護視稍不謹則加之以罪斲山輦石雖江湖不測之淵力不可致者百計以出之至名曰神運舟楫相繼日夜不絕廣濟四指揮盡以充輓士猶不給時東南監司郡守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進物至都計會宦者以獻者大率靈璧太湖諸石二浙竒竹異花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異木之屬皆越海渡江鑿城郭而至後上亦知其擾稍加禁戢獨許朱

勛及蔡攸入貢竭府庫之積聚萃天下之伎藝凡六載而始成亦呼爲萬歲山竒花美木珍禽異獸莫不畢集飛樓傑觀雄偉麗極於此矣越十年金人犯闕大雪盈尺詔令民任便斫伐爲薪是日百姓奔往無慮十萬人臺榭宮室悉皆拆毀官不能禁也予頃讀國史及諸傳記得其始末如此每恨其他不得而詳後得徽宗御製記文及蜀僧祖秀所作陽華宮記讀之所謂壽山良岳者森然在目也因各摭其畧以備遺忘云

宋史筆斷論花石綱之害 徽宗取敗之道固
始於蔡京豐亨豫大之對狀致天下之騷動戎
虜之憑陵而身不能守其宗社者皆由朱勔花
石綱之運有以促亡之耳初朱勔因蔡京以進
上頗垂意花石勔初致黃楊三四本上已喜之
後歲歲增加遂至舟船相繼號曰花石綱專置
應奉局於平江每一發輒數百萬故花石至京
師者一花費數千緡一石費數萬緡此花石綱
之始也既而作萬歲山運四方花竹奇石積累
二十餘年山林高深千巖萬壑麋鹿成群樓觀
臺殿不可勝紀此花石綱之中也又爲苑囿白
屋不施五采多爲村居野店之景又聚野獸禽
鳥于苑囿中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
川澤陂野之間識者以爲不祥之兆此花石綱
之末也徽宗於是盡棄國政乃與蔡京等酣歌
達旦以燕以遊將爲終身之樂焉故太學生鄧
肅上十詩諷諫即詔放歸田里至於舟兵苦之
群聚爲盜方臘稱亂浙土騷然然後罷花石綱
使般運糧道于時雖有罷之之名而實無絕之
之意蓋冀盜息而即復之耳故陳過庭乞罷冗

官則貶于黃州張汝霖請罷進花果則貶于均州而蔡京等遊樂如故不數年間而粘罕幹離不乃引兵大入城邑多陷上心始懼遂欲罷之及罷非泛上供并延福宮西城租課內外製造局嗟乎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今寇盜既至禍亂已成乃始懼而修政不亦晚乎向使徽宗早信鄧肅之言誅蔡京戮朱勔竄童貫族王黼絕愉目之竒玩救勞苦之生民則粘罕幹離不雖猛如狼虎亦豈敢肆跋扈而蹈我中國哉惜乎徽宗悔悟已晚噬臍無及故雖有改轍之心而莫能爲謀矣悲哉

洪邁容齋續筆 宣和間朱勔挾艮岳花石之名以固寵利東南部使者郡守多出其門如徐鑄應安道王仲閔輩共濟其惡豪奪漁取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翫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或未即取而護視微不謹則加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決墻而出人有一物小異共指爲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楊戩李彥劄汝州西城所任輝彥季士渙王澍毛孝立之徒亦助之發物供奉大抵類勔而又有甚焉者徽

宗患其擾屢禁止之然復出爲惡不能絕也偶
讀白樂天紫閣山北村詩乃知唐世固有是事
謾錄於此晨遊紫閣峯暮宿山下村村老見予
喜爲我開一罇舉盃未及飲暴卒來入門紫衣
挾刀斧草草十餘人奪我席上酒掣我盤中殮
主人退後立斂手反如賓中庭有竒樹種來三
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斷其根口稱采造家身
屬神策軍主人切勿語中尉正承恩蓋貞元元
和間也

周密癸辛雜識

前代累石爲山未見大顯至

遺蹟志

卷四

十一

宣和間艮岳之役興連轆輦致不遺餘力其大
峯特秀者不特侯封或賜金帶且各圖爲譜然
工人皆出于吳興謂之山匠蓋吳興北連洞庭
多產花石而卞山所出特秀竒故四方之爲假
山者率於此中取之嘗聞汴京父老云艮岳之
取石也其大而穿透者致遠必有抬折之慮乃
先以膠泥實填衆竅其外復以麻筋雜泥固濟
之日曬極堅實始用大木爲車致於舟中直俟
抵京然後浸之水中旋去泥土則省人力而無
它慮此法竒甚前所未聞也又云萬歲山大洞

數十其洞中皆築以椎黃及爐甘石椎黃則辟
蛇蝎爐甘石則天陰能致雲霧滄鬱如深山窮
谷後因經官拆賣有回回者知之因請買之凡
得椎黃數千斤爐甘石數萬斤

和維愚見紀忘

艮岳舊址無存久矣問之皆

曰三山兒坡是也其誤甚矣考之宋史徽宗於
宮城東北起景龍門複道禁中每歲放燈自東
華門以北並不禁夜又於次東建寶籙宮後累
石爲山以其在艮方也號艮岳又稱壽岳臺華
錄云京城北壁其門有三從東曰舊封丘門中

曰景龍門乃大內城東角寶籙宮前也次西曰
金水門近見汴之城池沿革一帙云北面三門
中曰景龍門太平興國改今名俗名酸棗門東
曰安遠門俗名舊封丘門西曰天波門又號太
安門至正年間汴人拒守不及遂築塞諸門止
留五門然徽宗命侍郎孟揆於上清寶籙宮東
築山以象餘杭之鳳凰山周圍十餘里其最高
一峯九十步上有介亭其艮岳的在宮城東北
景龍門內以東之地明矣後金宣宗命尚書木
虎高琪展築汴城就取艮岳之土搬築以爲北

面城垣其景龍江改爲城濠諸池沼悉皆填平
止有龍德宮前土嶺猶在俗名三山兒坡若以
爲良岳遺址實爲大謬龍德宮徽宗潛邸也在
景龍門西離寶錄宮遠矣

岳珂程史 良岳初建諸巨璫爭出新意事土
木旣宏麗矣獨念四方所貢珍禽之在囿者不
能盡馴有市人薛翁素以豢擾爲優場戲請于
童貫願後其間許之乃日集輿衛鳴蹕張黃屋
以游至則以巨枰貯肉炙梁米翁倣禽鳴以致
其類旣而飽飲翔泳聽其去來月餘而在囿者

四集不假鳴而致益狎玩立鞭扇間不復畏矣
遂自命局曰來儀所招四方籠畜者置官司以
總之一日徽宗臨幸遠聞清道蔽望而群翔者
數萬翁輒先以牙牌奏道左曰萬歲山瑞禽迎
駕上大喜命以官賚予加厚靖康圍城之際有
詔許捕馴禦者皆不去民徒手得之以充餐云

汴京遺蹟志卷之五

大梁李濂川父

河渠一

黃河

按宋史河渠志河入中國行太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爲大患既出大伾東走赴海更平地二千餘里禹迹既湮河并爲一特以隄防爲之限夏秋霖潦百川奔會不免決溢之憂然有司所以備河者亦益于矣自周顯德初河決東平之楊劉宰相李穀監治隄防水患少息然決河不復故道離而爲赤河太祖乾德二

遺蹟志

卷五

二

年遣使按行將治古堤議者以舊河不可卒復力役且大遂止但詔民治遙堤以禦衝注之患五年正月帝以河堤屢決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治自是歲以爲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畢是月詔開封府大名府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濱德博懷衛鄭等州長吏並兼本州河隄使蓋以謹力役而重水患也開寶四年十一月河決澶淵泛數州官守不時上言通判司封郎中姚恕棄市知州杜審肇坐免五年正月詔曰應緣黃汴清御等河州縣除準舊制種藝桑棗外委長吏課民別樹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仍案戶籍

高下定爲五等第一等歲樹五十本第二等以下遞減十本民欲廣樹藝者聽其孤寡惇獨者免是月澶州修河卒賜以錢鞵役夫給以茶三月詔曰朕每念河渠潰決頗爲民患故署使職以總領焉宜委官聯佐治其事自今開封等十七州府各置河堤判官一員以本州通判充如通判闕員即以本州官充五月河大決濮陽又決陽武詔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遣潁州團練使曹翰護其役翰辭太祖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延于民也翰頓首對曰昔宋景公

遺蹟志

卷五

二

諸侯耳一發善言災星退舍今陛下憂及兆庶懇禱如是固當上感天心必不爲災六月下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荐降洪河爲患朕以屢經決溢重困黎元每閱前書詳究經潰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凡縉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䟽導之策若爲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當示甄獎時東魯逸人田告者纂禹元經十二篇帝聞之召

至闕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言將授以官以親老固辭歸養從之翰至河上親督工徒未幾決河皆塞是後又決屢命樞密直學士張齊賢翰林學士宋白乘傳祭白馬津沈以太牢加璧而黃河之患終宋之世迄無寧歲濱河州縣之民田廬荒圯役調孔亟可謂困苦之甚也已

按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自西北汜水縣入境東至虞城縣下達山東濟寧州界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黑洋山下而東南流經汴城之東北五里遂成大河下達于淮洪

遺蹟志

卷五

三一

武三十二年復決衝塌土城水從封丘門流入裏城官廨民廬淪沒傾圮而城內之水久積不涸永樂九年乃於城之西北三十里自大河北岸復開新河導其水於中灤東入黃河故道正統十三年河溢仍循陽武故道直抵張秋入海歷歲滋久今皆淤爲平地矣天順五年河復決衝入汴城宗藩皆避水隣邑而官民悉移居城上以俟水消自是之後隄防有法黃河不入汴城殆百年矣修堤捍禦之方誠不可不講司其事者所宜留意也

治河通考論黃河故道 古自陽武北新鄉西
南入境東北經延津汲胙城至北直隸濠縣太
任山北入海即禹貢道河東過洛汭至於大任
處地志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于海
疑即禹之故河也周定王五年河徙則非禹之
所穿漢文帝十二年河決酸棗東南流經封丘
入北直隸長垣縣界至山東東昌府濮州張秋
入海五代至宋兩決鄭州及原武東南陽武南
流經封丘于家店祥符金龍口陳橋北經蘭陽
儀封入山東曹縣境分爲二派其一東南流至

遺蹟志

一卷五

四一

徐州入泗其一東北流合會通河 國朝洪武
七年至十八年二十四年陽武原武祥符凡四
度淪沒護城堤又決陽武西南東南流經封丘
陡門祥符東南草店村經府城北五里東過焦
橋南過蘇村至通許西南分九道名九龍口又
南至扶溝太康陳項城諸州縣境入南直隸太
和縣合淮正統十三年河溢仍循陽武故道直
抵張秋入海今皆淤爲平地其自滎陽縣築堤
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名金堤自河內北至滎陽
爲石堤激使東抵東郡爲平岡西北抵黎陽觀

下東北抵東郡津北西北至魏郡昭陽又自汲
縣築堤東接胙城抵直隸滑縣界西接新鄉獲
嘉縣界東南接延津縣界名護河堤在滎陽縣
東南二十里中牟縣東北境名官渡即曹操與
袁紹分兵相拒處築城築臺皆名官渡在汲縣
東南境名延津置關亦名延津又置關名金堤
在新鄉南境有八柳渡皆因河徙而廢 國朝
于祥符置河清巡檢司清河大梁陳橋三驛陳
橋迤運所封丘縣置中灤巡檢司中灤新莊二
驛儀封縣置大岡驛大岡迤運所通許縣置雙

溝驛太康縣置義安驛長嶺迤運所扶溝縣置
崔橋驛陳州置宛丘驛淮陽迤運所項城縣置
武丘驛皆因河徙而革

王回水議 古者之治五行也必有五行之官
其去民用尤近而逆其理則有敗害之端莫甚
於水故官得其任則不憂乎水之敗害誠其勢
也是以舜命益作虞以掌山澤周有川澤之禁
而後世修之未嘗廢也由秦漢以來使任其事
而爲之水官則莫若都水之職其主灌溉陂池
保守河渠自太常及三輔皆有其官至武帝之

時尤增重之於是又有左右使者使統其任而居其事者莫不明於禹貢之學而習於知水之性故劉向以治書爲三輔都水都尉平當以明禹貢領護河隄蓋其任職之人未嘗不修其事而又有水工之徒以佐知其利害是以秦漢之際言水事於書尤著而魏晉以來至於隋唐其官亦未嘗廢於魏則有都尉水衡之號晉宋齊皆曰都水臺或爲水衡令及梁天監中始改曰太舟卿而主治舟航河隄隋唐之時又皆爲都水使者或改曰監而舟楫河渠二署隸之然於水事或領或否矣故天下不喻於水而失其水之性使以憂中國者起矣國家比歲之間水之爲害亦甚矣自京城之中民被其苦亦有暴而衍溢者歷月不知所以洩之今國家懲前日之患而求於秦漢之故爲之都水之任專其有司欲以知水之性此慮患之本也夫以患而設備求其功效而使之不爲虛位則天下宜有明於水性若秦漢之間所謂水工者出矣苟得其水工而又以知水者居其任使之專其職而行於天下就視其水之利害得以循其故而治之不

使數遷其任責之課最而信其黜陟則官得其人而分定則事益修矣故爲今之慮水莫若如此

朱光庭論治河當專責水官 臣竊以君論一相相擇百官各任其職而天下治古今不易之道也今日朝廷內外無事惟治河爲大役竊緣河之所以可治朝廷難以遙度責在水官任職而已其所用物料所役兵夫水官既任責則朝廷自合應副將來成功則當不惜重賞設或敗事亦當必行重責如此則上有所取信而不致

過舉下不敢欺罔而以實從事臣今日所聞則異於此朝廷只知河之當竭財力以應副而水官不任其責僥倖成功則自稱已力以冀重賞以至敗事則推過朝廷苟免重責此不可之甚者也伏見此役非小役也其所責物料所役兵夫萬數不少若水官自不任責則朝廷何所取信而興此大役伏乞朝廷指揮下修河司取責水官委實可以回復大河結罪狀庶使身任其責以實從事不至朝廷有所過舉所繫事體甚大伏望聖慈早賜指揮

王巖叟乞詔大臣早決河議 臣伏以朝廷知大河橫流爲北道之患日益以深故遣專使命水官相議便利欲順而導之以拯一路生靈於墊溺甚大惠也臣竊意朝廷默有定論必欲紓患矣然昔者專使未還不知何疑而先罷議洎致專使反命不知何所取信而議復興既勅都水使者總護役事調兵起工有定日矣已而復罷數十日間而變議者再三何以示四方他日雖有命令真不可易誰將信之夫利害之際自古以來不能無二三之說必朝廷之上力主一議斷而必行乃克有濟不容一人言之輒興一人言之輒廢大事大議而易興易奪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有大害者七焉不可不早爲計爾北塞之所恃以爲險者在塘泊若河堙沒勢雖退流猝不可濬浸失北塞險固之利一也使百萬生靈居無廬耕無田流散而不復二也乾寧孤壘危絕不足道而大名深冀腹心郡縣皆有終不自保之勢三也滄州扼北虜海道自河不東流滄州在河之南直抵京師無有限隔四也并吞御河邊城失轉輸之便五也河北轉

運司歲耗財用陷租賦以百萬計六也六七月之間河流交漲占沒西路阻絕虜使進退不能兩朝以爲憂七也非此七者之害則委之可也緩而未治之可也且去歲之患已甚於前歲今歲之患又甚焉則將柰何伏惟陛下深拱九重此事之可否必以仰大臣大臣固當爲陛下審慮謹發而謹持之以救大患不可坐視而無所處也伏望聖慈亟詔執政大臣早決河議而責成之實廟社生靈之幸臣不勝愚忠

范純仁論黃河回復故道之難 臣昨日伏覩

內降指揮黃河未復故道終爲河北之患王孝先所議已嘗興役不可中罷宜接續工料向去決要回復故道者臣聞聖人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言此三道入君當保而持之不失者也又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蓋天不言而四時成所以堯舜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者用此道也且君心如槃水常使平正無所趨向則免偏側傾覆之患蓋天下大勢惟人君所向群下競趨如川之流如山之摧不以其道則非一力之可回故居上者不可不審也臣今切詳

所降指揮謂決要回復故道似聖意已有所向而爲天下先矣臣聞先朝因人建議謂夏國微弱若不早取必爲北虜所兼偶先帝不出建議者之名但以御批令邊臣相度而希旨生事之徒以爲萬全必勝尅日可得遂興靈武之師後貽永樂之患致先帝獨當其憂群臣無一人受其責者至今疲耗未復此陛下所親見不可不爲深監也乞面諭執政前日降出文字卿等已見但一面商量却使進入若別有所見亦須各自開陳如此則免希合之臣妄測聖意輕舉大

役上誤朝廷所有黃河利病乞付之群臣有司子細商議以求必當如此則聖心不勞而堯舜之治可致矣

蘇轍論開河分水之非 臣爲戶部右曹兼領金倉二部任居天下財賦之半適當中外匱竭不繼之時日夜憂惶常慮敗事竊見左藏見緡一月出納之數大抵皆五十餘萬略無贏餘其他金帛諸物雖小有羨數亦不足賴臣之愚怯常恐天災流行水旱作沴西羗旅距邊鄙繹騷河議失當賦役橫起三者有一大計不支雖使

桑羊劉晏復生計無從出矣而况於臣之駑下
乎今者幸賴二聖慈仁恭儉天地垂貺諸道秋
稼稍復成熟雖京西陝西災旱相接而一方之
患未為深憂羗人困窮旋聞欵塞惟有黃河西
流議復故道爭之經歲役兵二萬人蓄聚稍椿
等物三十餘萬方河朔災傷困敝之餘而興必
不可成之功吏民竊嘆勞苦已甚而莫大之役
尚在來歲天啓聖意灼知民心特召河北轉運
司官吏訪以得失近聞回河大議已寢不行臣
平日過憂頓然釋去然尚聞議者固執開河分

水之策雖權罷大役而兵工小役竟未肯休如
此則河北來年之憂亦與今年何異今日小吳
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
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黃河之性急則通流
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
之理哉縱使兩河並行不免各立隄防其為費
耗又倍今日矣臣聞自古聖人不能無過過而
能改善莫大焉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更也
人皆仰之朝廷舉動義當如此今議河失當知
其害人中道而復本何所愧雖使天下知之亦

足以明二聖憂民之深爲之改過不吝乃顧
惜前議未肯曠然更張果於遂非難於遷善臣
實爲朝廷惜之然臣聞議者初建開河分水之
策其說有三其一曰御河湮滅失饋運之利其
二曰恩冀以北漲水爲害公私損耗其三曰河
徙無常萬一自虜界入海邊防失備凡其所以
熒惑聖聰沮難公議皆以三說藉口夫河決西
流勢如建瓴引之復東勢如登屋雖使三說可
信亦莫如之何矣况此三說皆未必然臣請得
具言之昔大河在東御河自環衛經北京漸歷

邊郡饋運既便商賈通行今河既西流御河堙
滅失此大利誰則不知天實使然人力何及若
議者能復澶淵故道則御河有可復之理今河
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如議者之意
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堙滅已一二百
里亦無由復見矣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一也河
之所行利害相半夏潦漲溢浸敗秋田濱河數
十里爲之破稅此其害也漲水既去淤厚累尺
粟麥之利比之他田其收十倍寄居丘冢以避
淫潦民習其事不甚告勞此其利也今河水在

西勢亦如此遠爲隄防不與之爭正得漢賈讓
治河之意比之故道歲省兵夫稍芟其數而故
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役全復爲利不貲安
用逆天地之性移西流之憂爲東流之患哉此
恩冀以北漲水爲害之說不足聽二也河昔在
東自河以西郡縣與虜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
建爲塘水以捍胡馬之衝今河旣西行則西山
一帶胡馬可行之地無幾矣其爲邊防之利不
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虜界
中造舟爲梁便於南牧臣聞虜中諸河自北南

注以入于海盖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
口深浚勢無徙移臣雖非目見而習北方之事
者爲臣言之大略如此可以遣使按視圖畫而
知此河入虜界邊防失備之說不足聽三也臣
願以此三說質之議者則開河分水之說誠不
足復爲矣又臣訪聞今歲四五月間河上役兵
勞苦無告嘗有數百人持版築器械訪求都水
使者意極不善賴防邏之卒擁拒而散盛夏苦
役病死相繼使者恐朝廷知之皆於垂死放歸
本郡斃於道路者不知其數若今冬寒凍來歲

春暖復調就便興役則意外之患復當如前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不罷此役哉今建議之臣耻於不效而堅持之於上小臣急於利祿不顧可否隨而和之於上下膠固以罔朝廷其間正言不避權要纔二人耳然事非本職亦不敢盡言臣以戶部休戚計在此河若復緘默誰敢言者惟斷自聖心盡罷其議則天下不勝幸甚

元祐三年十一月上
轍時爲戶部右侍郎

范祖禹論回河成功之難 臣聞周靈王之時

穀洛水聞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以爲

不可夫穀洛二水小川也王宮天子所居也小

川水聞以妨王宮太子晉猶深陳禍福之戒言

川不可壅壅必有禍以其違天地之性也今大

河豈穀洛之比又無王宮之害以何理而欲塞

之也六國之時鄰敵相傾則勸人以動衆役民

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疲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

鄭國爲之間以說秦令鑿涇水爲渠溉田夫以

一渠猶能疲秦使無東伐今回河之役不知幾

渠而自困民力自竭國用又多殺人命不可勝

言之害此乃西北二虜所幸也是以臣與傅堯

俞極言論列實以河北數路生民休戚國家安危輕重所繫天地血脉已北向九年必非人力所能竭絕今之河流方稍復大禹舊迹入界河趨海初無壅底萬壑所聚其來遠大必無可回之理自古亦無容易塞河之事欲望陛下與執政大臣考臣等言之是非若以臣等所言爲是即乞以數路生民爲念以國家安危朝廷輕重爲急速賜指揮停罷修河今將大冬盛寒宜早降德澤免生民饑凍死亡正李偉等欺罔之罪如以臣等所言爲不狀方冊中語皆不可信而

河有必回之理不於他處決溢爲州郡大患不至苦虐數路兵民力役以致逃亡起爲群盜及不至火急收買數千萬物料致非時斬伐林木殘害天地之所生科擾州縣鄉村坊邑人民鞭笞枷錮星火督責致百姓驚騷流離之苦又免枉費國家不貲之計以致公私匱乏倉庫空竭內則姦狡窺伺別致生事外則四夷傳聞萌心作過但令大臣保得必無上件數事回河必有成功則臣等所言顯爲謬妄豈可但隱忍而已須當正臣等所言不當之罪黜責以勵後來乃

可以示朝廷典法今不試驗臣等所言是否以救朝廷過舉而章奏纔下未及累日即蒙優加美遷臣不知大臣此謀爲國邪爲身邪若爲國則當公天下之言盡河之利害不當以官職姑息使人不言若爲身則是惟欲人之同己而不欲人之異己豈惟國事不當如此爲大臣身謀亦未爲得也人臣官愈進則當憂國愈深寵益加則當愛君愈切臣聞命遂緘默不言不惟臣心實有所愧有識之士必指臣爲貪利無耻忘國不忠之人伏望聖慈宣問大臣臣等所言回河是否如上所陳數件事理別白是非明辨可否則生靈幸甚宗社幸甚

元祐四年廟堂用李偉之議再興回河之役復置修河司祖禹時爲諫議大夫同傅堯俞各上䟽論列未幾除堯俞爲吏部尚書祖禹爲給事中祖禹遂連上二䟽此第二䟽也時論以爲眞諫議云

汴京遺蹟志卷之六

大梁李瀛川父

河渠二

汴河

汴河在今縣治南三十五步即浚儀渠也源出滎陽縣大周山合京索須鄭四水東經京城內合蔡河名葭蕩渠又名通濟渠自隋大業初䟽通濟渠引黃河通淮至唐改名廣濟渠宋都大梁諸水莫此爲重其淺深有度置官以司之都水監總察之每歲自春及冬常於河口均調水勢止深六尺以通行重載爲準

遺蹟志

卷六

二

歲漕江淮湖浙米數百萬及運東南之產百物衆寶不可勝計又下西山之薪炭內外仰給焉然大河向背不常故河口屢易易則度地形相水勢爲口以逆之遇春首輒調數州之民勞費不貲役者多溺死吏又侵漁爲奸而京師常有決溢之虞太祖建隆三年十月詔緣河州縣長吏常以春首課民夾岸植榆柳以固堤防太宗淳化二年六月汴水決浚儀縣帝乘步輦出乾元門宰相樞密迎謁帝曰東京養甲兵數十萬居人百萬家天下轉漕仰給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顧車駕入泥淖中行百餘步從臣震恐殿前都

指揮使戴興叩頭懇請回馭遂捧輦出泥淖中詔興督步卒數千塞之日未盱水勢稍定帝始就次太官進膳親王近臣皆泥濘沾衣知縣宋炎亡匿不敢出特赦其罪至道元年九月下詔問侍臣汴水䟽鑿之由令參知政事張洎講求其事以聞其後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河決祥符之義唐灣自汴城迤東至陳留杞縣汴河及堤皆爲所淤而水則入于蔡河洪武二十四年黃河改徙而蔡河亦淤塞矣今省城延慶觀前有小磚橋汴渠故蹟微存俗名臭河兒

張洎論汴水䟽鑿之由 禹導河自積石至龍

遺蹟志

卷六

二

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即今成臯是也或云黎陽山也禹以大河流泛中國爲害最甚乃於貝丘䟽二渠以分水勢一渠自舞陽縣東引入漯水其水東北流至千乘縣入海即今黃河是也一渠䟽畎引傍西山以東北形高敞壞堤水勢不便流溢夾右碣石入于渤海書所謂北過降水至於大陸降水即濁漳大陸則邢州鉅鹿澤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河自魏郡貴鄉縣界分爲九道下至滄州今爲一河言逆河者謂與河水往

復相承受也齊桓公塞以廣田居惟一河存焉
今其東界至蓋梧河是也禹又於滎澤下分大
河爲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儀縣
西北復分爲二渠一渠元經陽武縣中牟臺下
爲官渡水一渠始皇䟽鑿以灌魏郡爲之鴻溝
葺蕩渠自滎陽出五池口來注之其鴻溝即出
河之溝亦曰葺蕩渠漢明帝時樂浪人王景謁
者王吳始作浚儀渠蓋循河溝故瀆也渠成流
注浚儀故以浚儀縣爲名靈帝建寧四年於敖
城西北壘石爲門以遏渠口故世謂之石門渠

外東合濟水濟與河渠渾濤東注至敖山北渠
水至此又兼邙之水即春秋晉楚戰于邙邙又
音汭即汭字古人避反字改從汭字渠水又東
經滎陽北旃然水自縣東流入汭水鄭州滎陽
縣西二十里三皇山上有二廣武城二城相去
百餘步汭水自兩城間小澗中東流而出而濟
流自茲乃絕惟汭渠首受旃然水謂之鴻渠東
晉大和中桓温北伐前燕將通之不果義熙十
三年劉裕西征姚秦復浚此渠始有湍流奔注
而岸善潰塞裕更䟽鑿而漕運焉隋煬帝大業

三年詔尚書左丞皇甫誼發河南男女百萬開
汴水起滎澤入淮千餘里乃爲通濟渠又發淮
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縣至于揚子江
三百餘里水面闊四十步而後行幸焉自後天
下利於轉輸昔孝文時賈誼言漢以江淮爲奉
地謂魚鹽穀帛多出東南至五鳳中耿壽昌奏
故事歲增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亦多自
此渠漕運唐初改通濟渠爲廣濟渠開元中黃
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言江淮租船自長淮西
北汴鴻溝轉相輸納於河陰含嘉太原等倉凡

三年運米七百萬石實利涉於此開元末河南
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
濤有沉損遂浚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
州淮陰縣北八十里合于淮踰時畢功既而水
流迅急行旅艱險尋乃廢停却由舊河德宗朝
歲漕運江淮米四十萬石以益關中時叛將李
正己田悅皆分軍守徐州臨渦口梁崇義阻兵
襄鄧南北漕引皆絕於是水陸運使杜佑請改
漕路自浚儀西十里䟽其南涯引流入琵琶溝
經蔡河至陳州合潁水是秦漢故道以官漕久

不由此故填淤不通若畎流培岸則功用甚寡
又廬壽之間有水道而平岡亘其中曰雞鳴山
佑請䟽其兩端皆可通舟其間登陸四十里而
已則江湖黔嶺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由是白
沙趨東關經廬壽浮潁涉蔡歷琵琶溝入汴河
不復經沂淮之險經於舊路二千里功寡利博
朝議將行而徐州順命淮路乃通至國家膺圖
受命以大梁四方所湊天下之樞可以臨制四
海故卜京邑而定都漢高帝云吾以羽檄召天
下兵未至孝文又云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召

郡國兵即知兵甲在外也惟有南北軍期門郎
羽林孤兒以備天子扈從藩衛之用唐承隋制
置十二衛府兵皆農夫也及罷府兵始置神武
神策爲禁軍不過三數萬人亦以備扈從藩衛
而已故祿山犯闕驅市人而戰德宗蒙塵扈駕
四百餘騎甲兵皆在郡國額軍存而可舉者除
河朔三鎮外太原青社各十萬人邠寧宣武各
六萬人潞徐荆揚各五萬人襄宣壽鎮海各二
萬人自餘觀察團練據要害之地者不下萬人
今天下甲卒數十萬衆戰馬數十萬匹並萃京

師悉集七亡國之士民於輦下比漢唐京邑民
庶十倍旬服時有水旱不至艱歉者有惠民金
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咸會天邑舳舻
相接贍給公私所以無匱乏惟汴水橫亘國中
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
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然則禹力䟽鑿
以分水勢煬帝開剛以奉巡遊雖數湮廢而通
流不絕於百代之下終爲國家之用者其上天
之意乎

按洎言汴河䟽鑿之由最爲明悉故備錄之

遺蹟志

卷六

六

以識舊蹟

張方平論汴河 臣竊惟今之京師古謂陳留
天下四衝八達之地者也非如函秦天府百二
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稟山河形勝足恃自唐
末朱溫受封于梁因而建都至于石晉割幽薊
之地以入契丹遂與強虜共平原之利故五代
爭奮戎狄亂華其患由乎畿甸無藩籬之限本
根無所庇也祖宗受命規模卑狹不還周漢之
舊而梁氏是因豈樂是而處之勢有所不獲已
者大體利漕運而贍師旅依重師而爲國也則

是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以食爲命食以漕運爲本漕運以河渠爲主國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運自後立定上供年額汴河斛斛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多是雜色粟豆但充口食馬料惠民河所運止給太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惟汴河所運一色粳米相兼小麥此乃太倉蓄積之實今仰食于官廩者不惟三軍至于京師士庶以億萬計大半待飽于軍稍之餘故國家於漕事至急至重夫京大也師衆也大衆所聚故謂

之京師有食則京師可立汴河廢則大衆不可聚汴河之於京城乃是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洫水利同言也近歲已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大倉大衆之命惟汴河是賴近歲陳說利害以汴河爲議者多矣臣恐議者不已屢作數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國家大計殊非小事惟陛下特回聖鑒深賜省察留神遠慮以固

基本

熙寧六年上時知應天府

按方平之言爲王安石發也間嘗考求汴河之渠漫不可復今所謂孫家渡河者亦自榮

澤而下引河爲渠由朱僊鎮東南達于淮泗似亦汴渠之遺意特以不近都會而轉漕非其所資故任其淺涸而不爲之䟽濬耳

梁燾乞開舊日汴口 臣愚嘗求世務之急得諸道路通汴之實始聞其說則可喜及考其事則可懼竊以廣武山之北即大河故道河常往來其間夏秋漲溢每抵山下舊來洛水至此流入於河後欲導洛以趨汴渠乃乘河未漲就嫩灘之上峻起東西堤闢大河於堤北攘其地以引洛水中間缺爲斗門以通舟楫其實導河水

助洛之淺涸也洛水本清今汴常黃流是洛不足以行汴而所以能行者附大河之餘波也增廣武三埽之備竭京西所有不足以爲支費轉運司每每請於朝廷勢不能不爲之應副切計自緣清汴之費其夫無慮數百萬計從來上下習於欺罔之姦朝廷惑於安流之說稅屋之利恬不以爲慮殊不知新沙踈弱力不能制悍河水勢一則爛熳潰散將使怒波循流而下直冒京師其患豈勝言邪此其大可懼者是甘以數百萬日增之費養異時京師萬一之患亦已誤

矣夫歲傾重費以坐待其患何若折其奔衝以
終除其害哉爲今日之計宜復爲汴口依舊引
大河一支啓閉以時還祖宗百年以來潤養生
民之賜誠爲得策汴口復成則免廣武潰注以
長爲京師之安省數百萬之費以紓京西生靈
之困牽大河水勢以解河北決溢之災便東南
漕運以蠲重載留滯之弊時節啓閉以除颶凌
打凌之苦通江淮八路商賈大舶以供京師之
饒爲甚大之利者六此不可忽也惟拆去兩岸
舍屋盡廢餽錢爲害者一而不甚大所謂損小
費以成大利也臣之所言特其大略爾至於考
究本末措置纖悉在朝廷擇通習水利之臣付
之無牽浮議責其成功伏望聖慈面詔大臣商
擇而施行之事繫國體願留宸心

元祐四年上

先是元豐元年西頭供奉官張從惠上言去

年七月黃河暴漲異於常年水落而河稍北

去距廣武山麓七里退灘高闊可鑿爲渠引

洛入汴萬世之利也范子淵時爲都水監丞

畫十利以獻上遣燾行視利害還言不便又

命內侍宋用臣往度用臣還言可爲於是詔

用臣爲都大提舉道洛通汴勞民動衆費用不貲燾時爲御史中丞復上此議云

沈括夢溪筆談 國朝汴渠發京畿輔郡三十餘縣夫歲一浚祥符中閤門祗候使臣謝德權領治京畿溝洫權借浚汴夫自是後三歲一浚始令京畿民官皆兼溝洫河道以爲常職久之治溝洫之工漸弛邑官徒帶空名而汴渠有二十年不浚歲歲堙澱異時京師溝渠之水皆入汴舊尚書省都堂壁記云踈治八渠南入汴水是也自汴流堙澱京城東水門下至雍丘襄邑

河底皆高出隄外平地一丈二尺餘自汴隄下瞰民居如在深谷熙寧中議改疏洛水入汴余嘗因出使按行汴渠自京師上善門量至泗州淮口凡八百四十里一百三十步京師地勢比泗州凡高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於京城東數里白渠中穿井至三丈方見舊底驗量地勢用水平望尺幹尺量之不能無小差汴渠隄外皆是出土故溝水令相通時爲一堰節其水候水平其上漸淺涸則又爲一堰相齒如階陛乃量堰之上下水面相高下之數會之乃得地勢高

下之實

王文正公筆錄 汴渠派分洪河自唐迄今皆
以為莫大之利然迹其事實抑有深害何哉凡
梁宋之地畝澮之利湊流此渠以成其大至隋
煬將幸江都遂析黃河之流築左右隄三百餘
里舊所湊水悉為橫絕散漫無所故宋毫之地
遂成沮洳卑濕且昔之安流今乃湍悍覆舟之
患十有三昔之漕運冬夏無限今則春開秋
閉歲中漕運止得半載昔之汭沿兩無艱阻今
則逆流而上乃重載而行其為難也甚矣沿流
而下即虛舟而往其為利也背矣矧自天子建
都而汴水貫都東下每歲霖澍決溢為慮由斯
觀之其利安在然歷世浸遠詎可卒圖異日明
哲之士開悟積惑言復曩迹始信茲言之不謬
也

僧文瑩玉壺清話 周世宗顯德中遣周景大

濬汴口景知汴口既濬舟楫無壅將有淮浙巨

商糧斛萬化真臨汴無委泊之地諷世宗乞令許

京城民環汴栽榆柳起臺榭以為都會之壯世

宗許之景踞汴流中起巨樓十二間方運斤世

宗輦輅過因問之知景所造頗喜賜酒犒其工不寤其規利也景後邀巨貨於樓山積波委爲入數萬計云小人之贖貨罔上如此

陳傅良論汴河最重 本朝定都于汴漕運之法分爲四路江南淮南浙東西荆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粟自閔河蔡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自五丈河歷陳濟及鄆至京師四河所運惟汴河爲最重

陳霆兩山墨談 宿州至靈璧縣循古岸而行問之乃汴堤下即汴河也煬帝鑿此以幸江都世代變遷故道湮塞宋濬之以通運餉而東南舟車之赴汴京者必由於此米芾所謂船頭出浪翠屏間蓋指此河也今歲久復湮且種藝成畝矣堤間多臥古峯石空嵌秀溜蒼翠可掬亦有甚大者相傳謂宋營良嶽取石於靈璧綱運未訖而汴都被兵遂棄於此千載尤物撫之可浩歎云

汴京遺蹟志卷之七

大梁李濂川父

河渠三

附京畿溝洫暨堤閘渡口潭泊

蔡河

蔡河貫京師為都人所仰兼閔水洧水潁水以通舟楫閔水自尉氏歷祥符合于蔡是為惠民河洧水自許田注鄆陵東南歷扶溝合于蔡潁水出鄭之大隗山注臨潁歷鄆陵扶溝合于蔡凡許鄭諸水悉會焉猶以其淺涸故植木橫棧為水之節啓閉以時建隆二年四月太祖命中使浚蔡河設斗門節水自京師

遺蹟志

一卷七

二

距通許鎮三年詔發畿甸陳許丁夫數萬浚蔡河南入潁川其自尉氏北流至汴京戴樓門東廣利水門入城名西蔡河接閔水繚繞城內其從陳州門西普濟水門出城流經通許復接舊蔡河名東蔡河即所謂惠民河也又至陳州東南蔡河口入于沙河以通陳蔡汝潁諸州之漕運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黃河決祥符之義唐灣而西蔡河上源由是湮塞其汴河下流亦皆淤塞而不能東達淮泗其水亦入蔡河焉後以其水淺不能行舟乃立閘以積水洪武初自裏城東南置小木閘一十有九以行舟楫洪武三十二

年黃河泛溢而河及閘俱被湮廢今南薰門內東西有河積水弗涸不復通舟楫矣是河之上有東西二橋見存東曰小橋直對南薰門西曰雷家橋在今南察院前即巡撫治所也

金水河

金水河一名天源本京水導自滎陽黃堆山其源曰祝龍泉太祖建隆二年春命左領軍衛上將軍陳承昭率水工鑿渠引水過中牟名曰金水河凡百餘里抵都城西架其水橫絕於汴設斗門入浚溝通城濠東匯于五丈河公私咸利焉乾德三年又引貫皇城

遺蹟志

卷七

二

歷後苑內庭池沼水皆至焉開寶九年帝步自左掖按地勢命水工引金水由承天門鑿渠爲大輪激之南注晉王第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九月詔供備庫使謝德權決金水自天波門並皇城至乾元門歷天街東轉繚太廟入后廟皆甃以礮甃植以芳木車馬所經又累石爲間梁作方井官寺民舍皆得汲用復引東由城下水竇入于濠京師便之神宗元豐五年金水河透水槽阻礙上下汴舟遣宋用臣按視請自板橋別爲一河引水北入于汴後卒不行乃由副堤河入于蔡以源流深遠與永安青龍河相合故賜名曰

天源先是舟至啓槽頗滯舟行既導洛通汴遂自城西超字坊引洛水由咸豐門立堤凡三千三十步水遂入禁中而槽廢然舊惟供灑掃至徽宗政和間容佐請於七里河開月河一道分減此水灌溉內中花竹命宋昇措置導引四年十一月畢工宣和元年六月復命藍從熙孟揆等增堤岸置橋槽壩潄澄水道引水入內庭池籓既多患水不給又於西南水磨引索河一派架以石渠絕汴南北築堤導入天源河以助之見諸宋史者如此自金元以來淤塞不存矣

五丈河

遺蹟志

卷七

三

五丈河在安遠門外唐武后時引汴水入白溝接注湛渠以通曹甕之賦因其闊五丈名五丈河即白溝河之下流也唐末湮塞周世宗顯德四年䟽汴水入五丈河自是齊魯舟楫皆達于汴宋太祖建隆二年正月遣使徃定陶規度發曹單丁夫數萬以浚之歲漕上供米六十二萬石太祖曰勞民奉已朕不忍爲今浚河不獲已也三月幸新水門觀放水入河先是五丈河泥淤不利行舟詔左監門衛將軍陳承昭於京城之西夾汴水造斗門引京索蔡河水通城濠入斗門俾架流汴水之上東進於五丈河以便東北漕

運公私咸利三年正月遣右龍武統軍陳承昭護修五丈河車駕臨視賜承昭錢二十萬乾德三年京師引五丈河造西水碓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正月命發近縣丁夫浚廣濟河其河自汴城西則名白溝由善利水門東北則名五丈其實一河也宋又更名廣濟河金元以來累經黃河泛溢淤塞

王文正公筆錄 國初方隅未一京師儲廩仰給惟京西京東數路而已河渠轉漕最爲急務京東自維密以西州郡租賦悉輸沿河諸倉以備上供清河起青淄合東阿歷齊鄆涉梁山灤

遺蹟志

一卷七

四

濟州入五丈河達汴都歲漕百餘萬石所謂清河即濟水也而五丈河常苦淤淺每春初農隙調發衆夫大興力役以是開濬始得舟楫通利無所壅遏太祖皇帝素知其事尤所屬意至歲中興役之際必輿駕親臨督課率以爲常先是春夫不給口食古之制也上惻其勞苦特令一夫日給米二升天下諸處役夫亦如之迄今遂

爲永式

六丈河

六丈河在封丘門外相傳宋時恐河水爲患開鑿此

河以殺其勢諺曰爾有三丈水我有六丈河即此河也洪武二十四年及三十二年兩遭黃河泛溢淤塞

太黃寺河

大黃寺河一名埽頭河在城東北三十五里即黃河之支流也

伯俞河

伯俞河在城西南三十里八角保伯俞村古孝子伯俞居此故名下流南經木魚寺北合汴水至通許清水口入黃河蓋其河自中牟界東流至八角保則名伯俞河下至新倉則名安家河至鄭店則又名魯溝

蹟蹟志

卷七

五

河隨地而異名其實一河也

掣水河

掣水河有二一在城南戴樓門外東流一在城東揚州門外南流二流奔至東南合而爲一南至赤倉保鍾家岡入于黃河其河之名古未有也永樂二年因河水爲患城之內外積水不涸有司督率軍夫始開導以利民是後河雖溢流而水不復入城矣

沙海

沙海在城西北一十二里按戰國策齊欲發卒取周九鼎顏率說曰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于沙海之

上爲日久矣蓋謂此也隋文帝䟽鑿舊跡引汴水習舟師平陳後立碑其側以紀功累經河水淤平莫詳其處

白溝

白溝無山源每歲水潦甚則通流纔勝百斛船踰月不雨即竭至道二年三月內殿崇班閻光澤國子博士邢用之上言請開白溝自京師抵彭城呂梁口凡六百里以通長淮之漕詔發諸州丁夫數萬治之以光澤護其役議者非之會宋州通判王矩上表極陳其不可且言用之田園在襄邑歲苦水潦私幸渠成

遺蹟志

卷七

六

遂罷其役咸平六年用之爲度支貲外郎又令自襄邑下流治白溝河道京師積水而民田無害神宗熙寧六年都水監丞侯叔獻請儲三十六陂及京索二水爲源倣真楚州開平河置埭則四時可行舟因廢汴渠帝曰白溝功料易耳第汴渠歲運甚廣河北陝西資焉又京畿公私所用良材皆自汴口而至何可遽廢王安石曰此役苟成亦無窮之利也當別爲漕河引黃河一支乃爲經久馮京曰若白溝成與汴蔡皆通漕爲利誠大恐汴河終不可廢帝然之詔劉瑄同叔獻覆視八月都水監言白溝自淮河至于淮八

百里乞分三年興修其廢汴河俟白溝畢功別相視
仍請發穀熟淤田司并京東汴河所隸河清兵赴役
從之七年正月都水監言自盟河畎導汴南諸水近
者失於䟽浚爲害甚大於是輟夫修治而白溝之役
廢初王安石欲罷白溝修汴南水利帝曰人多以白
溝不可爲而卿獨見可爲安石曰果不可爲罷之誠
宜若可爲即俟時爲之何必計校人言也徽宗政和
二年十月都水監丞孟昌齡言開濬含暉門外白溝
河開堰放水仍舊通流

京畿溝洫

遺蹟志

一卷七

七

汴都地勢廣平賴溝渠以行水遼真宗景德二年五
月詔開京城濠以通舟楫毀官水磴三所二年分遣
入內內侍八人督京城內外坊里開濬溝渠先是京
都每歲春䟽濬溝瀆而勢家豪族有不即施工者帝
聞之遣使分視自是不復有稽遲者以至兩遼暴集
無所壅遏都人賴之大中祥符三年遣供備庫使謝
德權治溝洫導太一宮積水抵陳留界入亳州渦河
五年三月帝宣視宰臣曰京師所開溝渠雖屢鈐轄
仍令內侍分察吏擾仁宗天聖元年八月東西八作
司與內殿承制閣門祗候劉永崇等言內外八廂荆

置八字水口通流兩水入渠甚利慮所置處豪富及勢要阻抑乞下令巡察從之二年七月內殿崇班閣門祗候張君平等言準勅按視開封府界至南京宿毫諸州溝河形勢䟽決利害凡八事一商度地形高下連屬開治水勢依尋古溝洫浚之州縣計力役均定置籍以主之二施工開治後按視不如元計狀及水壅不行有害民田者按官吏之罪令償其費三約束官吏毋歛取夫衆財貨入已四縣令佐州守倅有能勸課部民自用功開治不致水害者叙爲勞績替日與家便官功績尤多別議旌賞五民或於古河渠

遺蹟志

卷七

八

中修築堰塌截水取魚漸至澱淤水潦暴集河流不通則致深害乞嚴禁之六開治工畢按行新舊廣深丈尺以校工力以所出土於溝河岸一步外築爲堤埒七凡溝洫上廣一丈則底廣八尺其深四尺地形高處或至五六尺以此爲率有廣狹不等處折計之則畢工之日易於覆視八古溝洫在民田中久已淤平今爲賦籍而須開治者據所占地步爲除其賦詔令頒行神宗熙寧元年三月都水監言畿內溝河至多而諸縣各役人夫開淘十纔二三須二三年方可畢工請令府界提點司選官與縣官同定緊慢功料

據合差夫數以五分夫役十分工依年分開淘提點
司通行點校從之二年閏十一月詔以府界道路積
水妨民輸納命都水監差官溝畎元豐五年詔開在
京城濠闊五十步深一丈五尺地脉不及者至泉而
止徽宗大觀元年七月以京城霖雨水浸居民道路
不通遣官分督䟽導是月又詔自京至八角鎮積水
有妨行旅轉運司選官䟽導修治橋梁母使病涉

李綱論都城積水爲害䟽 臣伏覩陛下以積

水暴集淹浸民居迫近都城累降御筆處分遣
官固護隄防拯濟漂溺仰見陛下聖慮焦勞曲

遺蹟志

一卷七

九

盡防患之理臣竊謂國家都汴百有六十餘年
未嘗有變故今事起倉卒遽邇驚駭誠大異也
臣嘗躬謁郊外竊見積水之來自都城以西漫
爲巨浸東拒汴堤停蓄深廣湍悍浚激東南而
流其勢未已以宗廟社稷之靈恃雉堞防守之
固萬無他虞然或浸淹旬時因以風雨有不可
不慮者此誠陛下寅畏天戒博詢衆謀之時而
群臣竭智効力捐軀報國之秋也累日以來傾
耳以聽缺然未聞臣竊恠之夫變異不虛發必
有感召之繇災害非易禦必有銷去之策周官

於國危則有大詢之禮臣愚伏望陛下斷自淵衷特詔廷臣各具所見以聞擇其可採者非時賜對特加施行因衆智協衆力濟危圖安上以荅天地之戒下以慰億兆之心天下不勝幸甚臣仰荷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親加識擢得侍清光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輒有已見急切利害事須面奏伏望聖慈降旨閣門許臣來日因侍立次直前奏事庶幾得盡狂瞽仰裨聖意之萬一

宣和元年六月
上時爲起居郎

李綱論都城積水第二疏 臣近嘗奏請以水

遺蹟志

卷七

十一

潦爲患乞賜燕間敷陳利害今月十四日崇政殿侍立閣門傳旨令臣先退惶懼戰慄居家待罪不敢供職聖恩寬厚未奉誅責日夕惴恐跼蹐無地伏念臣愚蠢孤立惟知仰事陛下以國家爲心比見積水暴集逼浸都城私憂過計輒貢狂瞽情迫意切言皆不倫自干雷霆之威死有餘罪自非陛下恕其愚直天地父母矜而憐之誰復爲臣言者竊以水旱之災雖堯湯有所不免惟聖人爲能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博詢衆謀以銷去之故堯於洪水方割之時有疇咨之

言湯於旱既太甚之日有六事之責臣轉災以爲福易沴以爲和此古聖人之明驗也今者水患之來起於倉猝人心惶懼遠邇震驚仰賴宗社之靈陛下睿筭之審屢降御筆處分䟽導已漸退落雖畿甸旁近皆罹其災而都城無虞人心漸定臣竊謂水災既退之後朝廷未可以爲無事正宜謀究利害增其固防寅念天戒益以脩省不可忽也臣愚戇不揆輒復昧死上便宜六事一曰治其源二曰弱其勢三曰固河防四曰恤民隱五曰省煩費六曰廣儲蓄惟陛下留

神幸察臣恭惟國家卜世定鼎建都大梁平原沃野彌望千里非有高山峻嶺爲之險阻而都城以西京交流陂澤相接自西徂東地勢傾下加以雨淹不能吞納則決溢東注俯灌都城其勢然也爲今之計莫若相視陂塘䟽導京索增卑培薄固以隄防節以斗門旱則水有所泄雖經霖雨其勢不能接連城下可以爲萬世之利此則治其源之策也臣觀自昔善捍水患者必爲長隄以制其衝意謂以數仞之城而拒方至之水風濤之所鼓薄亦已危矣限以長隄殺

其怒勢然後人力可施而城益堅。今積水之來自都城之西，浩如江湖，東抵汴岸，南阻新隄，雖停蓄深廣而卒不能至城下者，有隄以爲之阻也。由隄而行，散漫湍激，至都城之南，則徑抵護龍河者，無隄以爲之阻也。爲今之計，莫若拒城數里之外，因高地勢，繚以長隄，使雖有積水決溢之患，循隄四瀉，不能薄城，可以禦一時之急。此則弱其勢之策也。國家都汴處大河之下流，其所恃以爲固者，埽岸堅而法制嚴也。比年以來，玩習苟簡，護衛之卒散於抽差，備禦之儲耗

於轉易河，嚙隄防日，朘月削恬不加恤。如廣武埽，其距清汴纔百餘步，去東危亦屢矣。其不決溢者，特幸耳。使夏秋之交，乘霖雨湍暴之勢，果能保其無虞乎？夫以陂澤積水暴集之患，猶可驚駭，况大河之勢可不爲之深慮哉？臣愚願擇深知河事者，相地形，回清汴，使與大河相遠，仍詔有司，遵守法制，存留兵卒，儲積材用，敢有抽差轉易者，必正典刑。此則固河防之策也。今茲積水之來，衝白沙蕩中牟，迫都城，散漫畿甸之邑，淹浸屋廬，漂溺民畜，損傷苗稼，不可計數。今

又決其南以注於陳蔡之郊決其北以注於相
衛之境疏汴渠之下流於陳留則數千里之內
悉被其惠矣陛下惻怛憂勞降詔拯濟德意甚
厚臣猶竊慮州縣監司未能悉意奉行也願詔
諸路災傷地分今年秋租並與蠲免水過之後
安集民居借貸賑濟務令復業無使失所以副
陛下之意此則恤民隱之策也臣竊惟去歲江
淮泛溢東南之民悉皆流移賴陛下聖慈以六
路上供米斛廣加賑濟民得無死德至渥也然
州縣蕭條帑廩匱乏迨今未復今畿甸旁近又

有積水之患矣何以堪之臣愚願陛下斷自淵
衷凡營繕工役花石綱運有可省者悉令減罷
數年之間民力漸復國用稍足然後惟陛下之
所命且裕民豐財莫此爲大臣所謂罷不急之
務者此也臣又惟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
二十七年必有九年之蓄然後無旱乾水溢之
患教化行習俗美而頌聲興是爲太平治之至
也祖宗以來舊有封樁米斛以千萬計所以爲
兵民之備宗社之本也比年以來工役浸多仰
食者衆歲以侵耗遂至殫竭今國計所仰者獨

東南六路轉輸歲額耳假使一方水旱歲額不
登將胡以自給靜以思之可為寒心臣愚願陛
下明詔有司裁冗食者幸歲豐登自朝廷多降
糴本委彊幹官吏廣行收糴別項上供以充封
椿之數歲歲一如祖宗舊額而後止此朝廷之
所優為何不留意而獨為此懍懍也養兵足國
莫是為急臣所謂廣國計之儲者此也凡此六
者皆當今之要務顧臣智識淺陋文字荒踈言
不足以達意惟陛下裁擇下臣章宰執議其可
否如可採錄望與施行臣比者嘗獻愚計伏蒙
聖慈寬假未賜鈇鉞之誅輒復自竭冒昧天聰
庶幾芻蕘之言有補萬一宣和元年八月上

堤閘渡口潭泊諸蹟

堤

隋堤一名汴堤在汴河之上隋煬帝大業元年命尚書左丞皇甫誼復西通濟渠作石陡門引河水

入汴汴水入泗以通于淮築堤樹柳御龍舟行幸以達于江都人稱其堤曰隋堤

護城堤離城三里一名三里堤兩北接金村遠城圍抱東南直抵蘇村蓋前代築以防水者後被

河水衝圯國朝正統間巡撫侍御于謙因河逼汴城乃築東西北三面以禦之範軾犀勒銘其背

以鎮永遠景德二年巡撫都御史王暹補築南面與東西相接凡四十餘里號大堤焉天順五年侍

即薛遠因河入汴城乃於麗景門置石牌以洩內外積水

落藜堤在固子門外西北其地生落藜故名

高門堤在固子門外西北西連落藜堤因在梁惠王古城高門之北故名

金村堤在城西北西接高門堤因在金村之側故名

十八里堤離城一十八里西北接封丘縣界東南抵

把衝

夾堤在固子門外宋時所築以夾護金水河西接中牟東抵城外城後圯于河

埽頭堤在城東北馬尾墻保元時所築以防河患東接陳留縣境西抵陳橋

接岡堤在城西永安保西接沙岡

橫堤在鄭門外南接大堤北抵接岡堤

婁堤在城東婁堤保南北約十里餘

遺蹟志

卷七

七

汴護堤在城西舊汴河北岸

金水堤在襄城外西至固子門東抵城濠

開

小木閘在襄城外之東南

惠濟閘在陳州門外

獨樂閘在城東南白墓子岡之東

赤倉閘在城東南赤倉保之西

萬龍閘在城東南赤倉保之南

以上諸閘俱為蔡河而設元末廢壞洪武初

重修二十四年黃河南徙蔡河及閘皆為淤

塞不復可見矣

渡口

杏花營渡 在城西南十五里

八角渡 在城西南三十里俱路通中牟縣

白墓子岡渡 在城東南十五里

赤倉渡 在城東南三十里俱路通許縣

梁家淺渡 在城南十五里路通尉氏縣

以上五渡俱濟黃河以河徙而廢

陳家口渡 在城東南二十里

善善李渡 在城南二十五里俱通尉氏縣

清水河渡 在城南三十里

以上三渡俱濟黃河之支流亦以河徙而廢

潭

蓮花潭 在城東十里

清水潭 在城西十五里

龍潭 在城外四十里南北堤口有左右二潭歲旱禱雨輒應

遺蹟志

卷七

六

赤倉潭 在城東南四十五里

泊

刺史泊 在城東南鄭店保南

楊子岡泊 在城東北霍赤岡保

楊六郎宅水泊 在裏城內西北

龔家泊

冉家泊

牛家泊 俱在城西南八角保

以上諸蹟俱湮于河水無復存者矣

汴京遺蹟志卷之八

大梁李濂川父

宮室

凡已見宋大內宮室及艮岳內諸亭館不重錄

余聞之故老曰宋九帝都汴其宮室之盛載諸史冊圖誌者可考而知也歷歲滋久兵燹燔蕪河流衝淤悉蕩然無遺矣茲志遺蹟姑存其槩于此無亦使其湮滅無聞云爾

宮

太一宮

都城太一宮有三處一在城東南之蘇村為東太一宮一在城西南之八角鎮為西太一

宮一即五岳觀之舊址為中太一宮今俱廢

遺蹟志

卷八

一

宋敏求春明退朝錄 太宗時建東太一宮於蘇村遂列十殿而五福君綦太一處前殿冠通天冠服絳紗袍餘皆道服霓衣天聖中建西太一宮前殿處五福君綦太一亦用通天絳紗之制餘亦道冠霓衣熙寧五年建中太一宮內侍主塑像乃請下禮院議十太一冠服禮院乃具兩狀一如東西二宮之制一請盡服通天絳紗會有言亳州太清宮有唐太一塑像上遣中使視之乃盡服王者衣冠遂詔如亳州之制

葉少蘊石林燕語 太平興國中司天言太一式有五福大游小游四神天一地一直符君綦臣綦民綦凡十神皆天之貴神而五福所臨無兵疫凡行五宮四十五年一易今自甲申歲入黃室巽宮當吳分請即蘇州建宮祀之已而復有言今京城東南有蘇村可應姑蘇之名乃改築于蘇村京師建太一宮自此始此東太一宮也

龔明之中吳紀聞 太平興國六年方士言五福太一在吳越分太一天之貴神也行度所至

遺蹟志

卷八

二

之國民受其福故今蘇州建太一宮後以地遠不便於禱祀遂於京城蘇村建之今天慶觀乃其舊址鄉人尚有以宮巷宮前稱者

宋朝會要 天聖六年三月司曆言五福太一自雍熙元年甲申及今四十五年太一行綦當入蜀郡之坤宮曰黃庭可於都城西南建祈宮於是詔擇八角鎮地建西太一宮

又曰神宗熙寧初即五岳觀舊址營中太一宮蓋自仁宗天聖六年至熙寧五年壬子四十五年五福太一行綦自黃庭宮移入真室之中下

臨京都之中故也

景靈宮

有二在城內端禮街東西宋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建奉藝祖以下御容在內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

治平甲辰歲於景靈宮

建孝嚴殿奉安仁宗神御乃鳩集畫手書諸屏
宸墻壁先是三聖神御殿兩廊圖畫創業戡定
之功及朝廷所行大禮次畫講肄文武之事游
豫宴享之儀至是又兼畫一應仁宗朝輔臣呂
文靖已下至節鉞凡七十二人時張龍圖燾主
其事乃奏請於逐人家取影貌寫之駕行序列
歷歷可識其面於是觀者莫不嘆其盛美

遺蹟志

卷八

三

李心傳朝野雜記

景靈有東西宮蓋祖宗以

來帝后神御皆寓道釋之館神宗元豐中始倣
漢原廟之制即景靈宮之東西爲六殿每殿皆
有館御前殿奉宣祖以下御容而後殿以奉母
后各揭以美名徽宗崇寧初以景靈無隙地乃
於馳道之西立西宮以神宗爲館御首哲宗次
之號舊宮爲景靈東宮建炎改元之二日即命
有司建景靈宮於江寧帝后異殿然不克成渡
江後自聖祖以下神御皆寓温州天慶宮以祠
部卽官兼知州若官使相則兼景靈宮使典奉

神御趙忠簡為相議築宮臨安以奉祖宗神御而留聖祖於東嘉後不果紹興十三年二月始遷於臨安然但通為三殿以奉聖容無復東都之制矣或者謂忠簡之議乃王沂公藏天書之意

九成宮

崇寧元年方士魏漢津請備百物之象鑄九鼎四年三月九鼎成詔於中太一宮之南為

殿以奉安各周以垣上施睥睨墁以方色之土外築垣環之名曰九成宮中央曰帝鼎其色黃祭以土王日為大祠幣用黃樂用宮架北方曰寶鼎其色白祭以冬至幣用阜東北曰壯鼎其色白祭以立春幣用阜東方曰蒼鼎其色碧祭以春分幣用青東南曰岡鼎其色綠祭以立夏幣用紉南方曰彤鼎其色紫祭以夏至幣用緋西南曰阜鼎其色黑祭以立秋幣用白西方曰晶鼎其色赤祭以秋

遺蹟志

卷八

四

分幣用白西北曰魁鼎其色白祭以立冬幣用阜八鼎皆為中祠樂用登歌享用素饌復於帝鼎之

宮立大角星之祠

寶成宮

大觀三年詔以鑄鼎之地作寶成宮總屋七十區中置殿曰神靈以祀黃帝東廡殿曰成

功以祀夏后氏西廡殿曰持盈以祀周成王及周公旦召公奭後置堂曰昭應以祀唐李良及隱士嘉成侯魏漢津詔每歲八月二十五日舉祀事祀黃帝為大祠幣用黃樂用宮架其成功持盈二殿為中祠幣用白昭應堂為小祠並用素饌

馬端臨文獻通考 按三代之九鼎未聞有神

司之而列之祀典也崇寧時用方士魏漢津之

說鑄九鼎而各以其方色祭之抑不知司鼎者

何神歟至於因采首山銅之說而祀黃帝因貢

金九牧之說而祀夏后氏因定鼎郊廓之說而祀成王周召然此數聖賢之所以當祀者固不以鼎也若魏漢津則當時獻言鑄鼎之方土耳乃亦尸而祝之俾侑食於數聖賢其褻慢不經亦甚矣

朝元萬壽宮

在城內汴河之側金兵燬之今延慶觀即朝元萬壽宮之齋堂也

周密癸辛雜識

朝元宮殿前有大石香鼎二

製作高雅熙春閣前元有十餘座徽宗每宴熙春則用此燒香於閣下香煙蟠結凡數里有臨春結綺之意朝元宮虛皇臺亦上清移來者下

續蹟志

卷八

五

有青石礎二刻龍鳳團花極工巧舊時是朱溫椒蘭殿舊物臺上有拜石方廣二丈許光瑩如碧玉四畔刻龍鳳雲霞環繞內留品字三方素地云是宣政內醮時徽廟立於中林靈素王文則居兩旁也

玉清昭應宮

大中祥符元年初議營是宮安寘天書命有司料功須十五年乃就修宮使丁

謂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至七年十一月官成凡二千六百二十楹制度闕麗屋宇少不中

程式雖金碧已具必令毀而更造有司莫敢較其費初宮之成也時王魏公爲首相始命充使宮觀

置使自此始天聖七年魏公爲首相始命充使宮觀

雍王曙等以爲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祀以荅天怒乃下詔不復繕修以長生崇壽

二小殿改爲萬壽
觀罷諸宮觀使

宋史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作玉清昭應宮奉
天書也知制誥王曾都虞候張旻皆上疏諫不
聽

孫升談圃 玉清昭應宮丁晉公董其役土木
之工極天下之巧繪畫無不用黃金四方古名
畫皆取至置之壁龕廡下又以其餘材修建五
岳觀世猶謂之木天則玉清之宏壯可知玉清
宮道院則今萬壽觀是也後玉清五岳皆焚獨
道院在耳

遺蹟志

卷八

六一

葉少蘊石林燕語 大中祥符五年玉清昭應
宮成王魏公爲首相始命充使宮觀置使自此
始然每爲見任宰相兼職天聖七年呂申公爲
相時朝廷崇奉之意稍緩因上表請罷使名自
是宰相不復兼使康定元年李若谷罷參知政
事留京師以資政殿大學士爲提舉會靈觀事
宮觀置提舉自此始自是學士待制知制誥皆
得爲提舉因以爲優閒不任事之職熙寧初先
帝患四方士大夫年高者多疲老不可寄委罷
之則傷恩留之則玩政遂仍舊宮觀名而增杭

州洞霄及五嶽廟等並依西京崇福宮置管勾
或提舉官以知州資序人充不復限以負數故
人皆得以自便

上清儲祥宮

太宗至道元年上清宮成慶曆三年火其後復修以宮之所在爲國家子孫也

因賜名上清儲祥宮命蘇軾撰碑文以紀其事

宋敏求東京記

端拱元年二月太宗詔取晉

邸時太祖所賜金帛建上清儲祥宮至道元年
八月宮成帝御書額金填其字賜之仁宗慶曆
三年十一月火熙寧元豐間靈憲法師王太初
再營之元祐初年宣仁太皇太后爲出粧粉錢

道蹟志

卷八

七

重建

孫升談圃 上清儲祥宮太宗建之爲民祈福
神宗以其地屬震欲新之至元祐初落成宦人
陳衍領其事凡當用黃金處皆以丹朱代之宮
成兩宮臨幸肆赦

許有壬上清儲祥宮記畧 宮始太宗作於朝

陽門外

蘇碑作內

不五十年而火以其地爲禁軍營

監察御史裏行包拯上疏請勿脩故也又三十
七年復事脩建歷十三年而後成蓋元祐六年
也翰林學士承旨蘇公作碑未幾誣以失實毀

之令蔡京別撰金源氏復葺翰林侍讀學士趙秉文有文歲壬辰元兵下汴宮觀僅存師徒解散時全真之教方興長春公起海濱至西域見上論道以修身治國撫民止殺為對上大悅長春法系之第為太古郝公太古傳栖雲王公長春以汴重陽觀故基實主教重陽真君昇化之地命栖雲主之營建幾三十年是為朝元宮丞相史公復請兼主太一上清諸宮觀事惟上清為潦水所圯規模宏闊力不能復命巨提點者購地於惠和坊為畝六十撤故宮材崇三清之

遺蹟志

卷八

八

殿于前次列真之宇于後神門壇壝左右雲堂四周接屋餘百楹雖非其地而名不泯也

以上十宮今皆不存矣惟城之西南隅有大道宮焉正德初因佑聖觀舊基而脩也乃若延福宮玉清神霄宮舊名王清和陽宮上清寶籙宮俱已載之第一卷大內宮室條下茲不重錄

樓

望京樓

即汴城西門樓也樓舊無名唐令狐綯登樓詩有望京字因名

遇僊樓

在南薰門裏街西有異僧之事趙秉文作滿庭芳詞以紀之

明月樓

在州橋南街東洪武十五年毀廢其址今為稅課司

黑樓子 在宣平坊勾欄街之北即金相崔立看街樓

寶津樓 在城西鄭門外瓊林苑內 長慶樓

紅翠樓 俱在鼓樓北街西 玉樓

狀元樓 俱在新橋東北 豐樂樓 舊名樊樓

和樂樓 舊名莊樓 得勝樓

鐵屑樓 慶豐樓

楊樓 玉川樓

欣樂樓 潘樓 以上俱在土市子街

會僊樓 在雷家橋北 熙熙樓 在第三巷東

胡樓 在南薰門外西南 清風樓 在襄城外西南

遺蹟志 班樓 俱在大梁門外街北 九

宜城樓 蜘蛛樓 在宋門外

看牛樓 在仁和門外 八僊樓 在城北

劉樓 在金梁橋下 蓮花樓 俱在鄭門外宋時士大夫于此餞別

集賢樓

宴賓樓 在金明池之西

自遇僊樓而下諸樓俱燬于金兵

譙樓 一名鼓樓在城內安業坊臺高三丈上建樓下置甕門通東西行路自築建之後敝壞不修俗

譙言復修則有河水之患故廢而弗治號破鼓樓嘉靖初鎮守太監呂憲排衆議復脩煥乎政觀卒

無水 患 鐘樓 在城內新昌坊規制畧如譙樓而高闊宏麗過

鐘樓 在上懸巨鐘以警昏曉宣德中左布政使李禎

復葺之成化十六年鎮守太監
藍忠巡撫都御史李衍重脩

以上二樓俱非宋建姑附于此

閣

資聖閣 即相國寺之後閣都人夏日于此納涼八景中資聖薰風是也

玉皇閣 在延慶觀三清殿後近燬于火

藏經閣 有二一在相國寺一在天王寺俱藏先朝所賜藏經今卷帙殘闕殆盡矣

尊經閣 在府學明倫堂後以上三閣俱非宋建姑附于此

周密癸辛雜識 汴城樓閣最高而見存者惟

相國寺資聖閣朝元宮閣登雲樓資聖閣雄麗

五簷滴水廬山五百銅羅漢在焉國初曹翰所

遺蹟志 一八卷八

取者也朝元宮閣即舊日上清儲祥宮移至者

岩堯半空登雲樓俗呼為八大王樓又稱譚樓

盖初為燕王元儼所居後為巨璫譚積有之其

奇峻雄麗皆非東南所有也

亭

新亭 在城內唐汴州刺史史看街亭在內東南

信陵亭 在相國寺前魏公公子亭在麗景門外公子無忌勝遊之地

大梁亭 在大梁門外之西 流盃亭 在城西

以上諸亭俱燬于金兵今不存矣

駐蹕亭 在布政司圓堂後洪武元年五月車駕幸汴詔建行宮比去留大旗以鎮中原後因構

亭表之今廢此亭非宋建附載于此

門

夷門在安遠門內夷山之上

趙與峕賓退錄 侯羸為夷門監者按大梁城

門東曰夷門則夷門者大梁之一門耳後人遂

直指汴京為夷門非也容齋續筆辯堂城少城

類此

沙門在縣西東和保沙積深厚其形似門故名

小陡門在縣西永安保宋時疊石砌闌以積汴水

堂

遺蹟志

卷八

十一

資善堂仁宗肄學之所也在元符觀南大中祥符八年建天禧四年徙御厨北

宋朝會要 大中祥符九年二月詔元符皇子

就學之所宜以資善堂為名

繼聖堂在開封府治之東宋主習射之所也今廢

宋敏求東京記 太宗尹京日官署東建堂習

射大中祥符二年閏二月真宗臨幸宰臣請以

繼聖為名許之

梅花堂在開封府正廳之後即所謂後堂也後改為公生明堂

拱奎堂在本府治內宋錢藻尹開封建今廢

清虛堂在汴城內之東隅宋王鞏建蘇軾有記今廢

三聖堂三聖者祀觀音大士義勇武安王清源妙道真君也在大梁門外半里許即宋都亭西驛

以待夏國使臣之所按東京夢華錄云都亭西驛在寶相寺東相對都城元末兵廢國朝洪武初

周藩即其址創立廟宇乃移白瓦厰之神祀之于內其三聖之像仍舊不改景泰乙亥居民甄義等

率眾重脩

三槐堂在仁和門外宋兵部侍郎王祐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後世子孫必有為三公者祐子旦相

真宗遂號三槐王氏因扁其堂曰三槐堂蘇軾為銘金季兵燬

蘇軾三槐堂銘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

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

東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眾者勝天天定亦能

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

遺蹟志

卷八

五

為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

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栢生於山林其始也

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

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

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

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

食其報狀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

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

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

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

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
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
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
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脩德於身
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
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
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
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
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
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
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
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
也懿敏公之子輩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
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
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
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
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
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葉少蘊石林燕語 太祖與符彥卿有舊常推

其善用兵知大名十餘年有告謀叛者亟徙之
鳳翔而以王晉公祐為代且委以密訪其事戒
曰得實吾當以趙普所居位命汝面授旨徑使
上道祐到彼察知其妄數月無所聞驛召面問
因力為辨曰臣請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徙祐
知襄州彥卿竟亦無他祐後創居第於曹門外
手植三槐於庭曰吾雖不為趙普後世子孫必
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果為太保歐陽文忠作
王魏公神道碑畧載此語而國史本傳不書余
嘗親至其家聞其子弟言之

遺蹟志

卷八

西

館

柳林館

在城東之南神岡保宋時
都人遊宴之所後淪于水

同文館

在大梁門外西北宋
時待高麗使臣之所

班荆館

在封丘門外之東
宋待蕃使之所

禮賓館

舊名蕃譯院在金梁橋西南汴
河南岸景德三年改為禮賓院

以上諸館俱燬于金兵今不存矣

臺池園苑洞峽渚泚

臺

吹臺

在城東南三里相傳漢之鼓吹臺一名梁臺一
名雪臺俗呼為二姑臺今改為禹王臺祀禹于

其上兩廡祀古之善治水者
為河患也詳見後禹廟下

宴臺在城東北十五里宋帝春耕籍田于此

迎秋臺在固子門外後唐莊宗築宋人九日于此登高

靈臺在城南二十里梁惠王築一名惠王臺

百花臺在固子門外宋徽宗築

拜郊臺在城南十里其東又有東拜郊臺並宋時築

沙兀臺在城東南鄭店保臺上有鄭安平廟元季兵燬惟臺存焉

奉天臺洪武元年車駕幸汴駐蹕於河南行省以為奉天之所為行宮於圓堂後西北築臺

故名後屢經黃河入城於平

祭封臺在南薰門外洪武元年車駕幸汴時築以祀神者以上二臺非宋建附載于此

池

遺蹟志

卷八

五

蓬池在城東春秋宋之蓬澤也瀰漫遠闊南入尉氏之境其下有溫泉焉漢志引汲冢竹書云梁惠王發蓬忌之藪以賜民浚儀有蓬陂忌澤是也唐玄宗更名福源池天寶初士大夫袞飲于此後累經黃河淤平

今不見其跡

金明池在城西鄭門外西北周迴九里餘周世宗顯德四年欲伐南唐始鑿內習水戰宋太平興國七年太宗嘗幸其池閱習水戰徽宗政和中於池內建殿宇池門內南岸西去百餘步有臨水殿

北去百餘步有僊橋朱漆欄楯下排鴈柱中央隆起如飛虹之狀橋盡處而殿正在池中四岸石甃

南有高臺上有橫觀廣百丈許曰寶津樓樓之南有宴殿殿西有射殿南有橫街牙道柳徑乃都人

擊毬之所車駕臨幸觀騎射百戲于此後燬于金兵

葉少蘊石林燕語金明池龍舟太宗時造每

歲春駕上池必登之紹聖初亦嘗命別造形制

有加于前亦號工麗余時正登第在京師初成
瓊林賜宴蔡魯公為承旨中休往登以觀至半
輒墜未幾不免相繼哲宗臨幸是日大風晝冥
池水盡波儀衛不能立竟不能移跬步自後遂
廢不用二事適相似亦可恠也

方池圓池在南薰門外王津園之側宋帝臨幸遊賞之所

迎祥池在普濟水門之西宋真宗時鑿

蓮花池有二一在城北時和保一在城西永安保

疑碧池在陳州門裏繁臺之東南唐為牧澤宋真宗時改為池

曲江池 鳳池 鴈池 平池俱在艮岳壽山之下今廢

遺蹟志 卷八 十六

園

梁園在城東南三里許相傳為漢梁孝王遊賞之所李太白梁園吟云平臺為客幽思多對酒遂作梁

園歌却憶蓬池阮公詠因吟淶水揚洪波一名梁苑孝王築吹臺于苑中

芳林園在固子門裏東北宋太宗在晉邸時太祖賜其地為園即位後號潛龍園內有池沼淳化

三年帝幸其池謂近臣曰昔尹京日無事常飲池上今池邊之樹已成喬木矣因顧教坊使郭守忠

等曰汝等前日以樂童從我今亦皓首矣何光陰易過如此因登水心亭習射中的者上親斟滿舉

大白詔群臣盡醉後廣其地號奉真園仁宗天聖七年改名芳林園金兵燬之今失其處

王津園在南薰門外 下松園在城西鄭門外

藥朶園 養種園俱在城西水門外

一丈佛園在城西西南 馬季良園在襄城西南

景初園

在城南鳳城岡

奉靈園

在陳州門內西北

靈禧園

在陳州門之東北

同樂園

在固子門內東北宋徽宗置

以上諸園皆宋時都人遊賞之所今俱廢

苑

瓊林苑

在城西鄭門外俗呼為西青城宋時建苑為宴進士之所與金明池南北相對其中松栢

森列百有餘觀層樓金碧相射下有錦石纏道寶

數丈上有橫觀層樓金碧相射下有錦石纏道寶

迎春苑

在麗景門外東北舊名東御苑宋初宴進士之所每歲迎春于此後改為富國倉

宜春苑

有二一在固子門外號東御苑一在麗景門外號東御園

牧苑

在陳橋之東北宋牧養馬駝牛羊之所

遺蹟志

卷八

七

以上諸苑俱為金元兵燬今失其故處

洞

老君洞

在良岳壽山之西北所迷真洞亦在良岳徽宗供奉道像之

桃花洞

在揚州門內西北即上清宮道士所居之處環植以桃故名桃花洞

峽

濯龍峽

在良岳壽山之間金人展城廢之

渚

蘆渚

並在良岳壽山下徽宗於平池內作兩洲東為蘆渚西為梅渚金人展

城廢之矣

泚

白龍汧

在艮岳壽山之下
爲金人展城所廢

自老君洞以下諸蹟湮廢已久莫詳其故處
矣昔召公告成王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
成至哉斯言豈非萬世之永監哉

汴京遺蹟志卷之九

大梁李濂川父

岡堆坡陂關梁井墓

岡

牟駝岡

在城西北十五里宋天駟監牧養御馬駝騾之所靖康時金將幹離不統鐵騎南馳攻圍

汴京屯兵于此後黃河衝激坍塌平夷矣

丘濬世史正綱 靖康元年春正月癸酉女真

犯京師兵屯牟駝岡按牟駝岡乃宋朝牧馬之

所芻豆山積往年郭藥師來朝奉命擊毬于其

間至是道金人據之資其芻豆飼馬得以久屯

遺蹟志

一卷九

嗚呼後世積蓄者盍為城守毋為大盜之資乎

鳳城岡

在城西南三里許舊有奉聖寺號奉聖寺岡後金兵犯汴燬其寺金章宗時有二鳳凰率

諸鳥飛落于此人遂稱為鳳城岡亦曰鳳凰岡

望牛岡

在城西南十里汴城形勢如臥牛狀登是岡以望之則居然可見故名

百岡

在城東北三十里有土堆百餘世傳宋文帝元嘉中檀道濟與北魏戰糧盡而返魏軍襲之道

濟夜唱籌量沙積至百堆以給之魏軍見之果退道濟全師而還

獨樂岡

在城東十五里相傳宋時有一富翁居此男

女婚嫁已畢翁不問家事日邀故舊飲酒為樂徽宗微行見之美曰斯

鷄村岡

在城南五十里宋時嘗命獵者養鷹鷄于此因名

牛尾岡

在封丘門外東一里許俗以汴城為臥牛城而此岡則牛之尾也

霍赤岡

在城東北二十里遼主耶律德光滅晉嘗屯兵于此

狼城岡

在城西三十里

杏花岡

在城西南十五里一名青龍岡

藥局岡

在城西二十里舊為朝元宮之藥局

長腰岡

在城東北二十五里一名長禁岡

僊遊岡

在城東北二十五里一名牽牛岡

侯家岡

在城南十八里

墩子岡

在城南六十里

井家岡

在城西南十五里

七里岡

在城西七里

八角岡

在城西三十里

白墓子岡

在城南二十里

萬龍岡

在城東南五十里

祝岡

在城東南五十五里

鍾家岡

在城東南五十里

赤倉岡

在城東南四十五里又名關頭岡

蘇村岡

在城東南十里

毛岡

在城東南二十五里

黑岡

在城西北二十五里

遺蹟志

太平岡

在城東二十里

卷九

沙窩岡

在城東北二十五里

袁家岡

在城東北二十五里一名北神岡

南神岡

在城東北二十里

縮頭岡

在城東十五里

角橋岡

在城東北五里

邊村岡

在城東五里

殷家岡

在城東十里

白石岡

在城東二十五里

胡岡

在城東二十五里

傅家岡

在城東二十里

楊子岡

在城東北二十里

槐疙疸岡

在城東北三十里

兔白岡

在城東北四十里

蘇家岡

在城西五里

獅子岡

在城西十五里

以上諸岡累經黃河衝淤存者無幾而居人

猶能指其遺址焉

堆

青堆有二一在城東窰務保之東
北一在城西南毛保之西

申家堆永安保

大營堆在城西八角保之東

王家堆在城西南南毛保之東南

坡

幕天坡在封丘門外宋將李綱嘗敗
金兵于此後為河水淤平

胭脂坡在城西北東和保之西朝暮斜暉
照之宛若胭脂俗呼為紅沙岡

陂

夏侯陂

好草陂俱在城西南朱僊鎮保

勃濟陂在宋門外

寒陂在城西南開店保之北

遺蹟志

卷

練子陂在城西南開店保之西北

牧兒陂

青頭陂俱在城西南開店保之西南

關

臨蔡關在城東南赤倉保周世宗顯德中浚開河入
蔡河命水軍駕戰艦沿潁入淮以伐南唐置

關于此金季關廢居人仍呼此為關頭

通津關在城東北馬尾牆保埽頭周世宗顯德四年
疏汴水入五丈河以通齊魯舟楫于此設關

元時河漲淤塞

橋梁

天漢橋一名州橋

金梁橋

浚儀橋

龍津橋

青暉橋

雲驥橋

宣化橋

白虎橋

雷家橋

馬軍衙橋

以上諸橋在都城內
外汴蔡二河故道上

陳橋

在城東北四十五里即
宋藝祖為衆擁立處也

井

海眼井

在安遠門裏上方寺內相傳泉源通
海故名元末寺燬于兵而井失其跡

義井

在城西金梁橋之南相傳元時邑民劉道源因
往來人衆造舍于上設汲水之具遇盛暑時則

汲以濟
人故名

三井

在鼓樓東街之北井八角井在城
口一石而三眼故名

甘泉井

在徐府街洪武末河水入城水皆鹹苦飲之
者多感瀉痢之疾永樂癸未夏魏國公徐達

宅後忽涌一泉色潔味甘
甲于汴中教授滕碩有記

遺蹟志

一卷九

四

府學新井

在開封府儒學內名賢祠南正德癸酉秋
七月教授榮昌冷宗元開鑿井水清冽飲

者甘之以上二井俱
非宋井也姑附于此

冷宗元撰井記

開封郡學文廟東有名賢祠

祠南有隙地東為宰牲所每歲丁祀潔牲滌器

水必取於他井甚艱焉是歲秋七月丙子宗元

白於方伯楊公給以脩井之直郡守賀侯乃專

人以董其役壬午宗元相隙地之西命匠氏鑿

之僅仞許中有一石揭其石遂得故井焉深可

四仞其泉冽其味甘而甃砌完整如故於是補

甃井口作轆轤旁開小渠西通神庖墻以達於

泮池絜滌牲噐者皆資其用而池之魚藻亦藉以溉之八月丁日釋奠于先師丙申藩臬諸公省牲咸飲而甘之嘆曰異哉井乎其學校之徵邪是月壬戌揭榜門生中者五人而李生濂發解斯亦異也已提學僉憲劉公命宗元記其事竊聞孔氏以井喻德孟氏以井喻學畫于易詠于詩散記于史籍盖井體有常而應變不窮學者進德之地也然德者致用之本時者用德之幾有其德而弗遇其時井渫之不食孔孟是已有其德而又遇其時井收之勿幕伊周是已噫德之脩不脩在我也世之用不用在人也時之遇不遇在天也君子亦惟脩其在我者其在天在人則靜俟而順受之耳何容心焉二三子來游來歌挹斯泉而味斯味其於聖門體用之學將默有所悟者矣豈直資夫滌溉而已哉揚公名子噐慈谿人劉公名玉萬安人賀侯名銳臨

汾人

陵墓

倉頡墓

在城北時和保俗呼爲倉王塚是也按禪通紀倉頡居陽武而塋利鄉所謂利鄉即時和

保之墟也

梁王墓

在城西八角保高三丈廣百餘步無碑文可考世稱魏陵鄉地名梁固疑即魏梁王之塚也

信陵君墓

在城東南揚州門之南公子無忌卒葬此

朱亥墓

在城西南朱僊鎮保俗呼為屠兒墓

扁鵲墓

在大梁門外西北菩提寺之東原在子城內唐元和十五年宣武軍節度使張弘靖徙瘞

此于

張儀墓

在城東北七里儀魏人也為秦相卒葬此

趙王墓

在城東北母寺保乃漢趙王張耳也

靈昭陵

在城東北四十五里馬尾塹保其地即春秋宋之黃鄉世傳漢高祖兵敗于此母因死焉

後具梓宮招魂葬之有丹蛇出水中自躍入于梓宮其躍處有遺髮乃號靈昭陵其地曰小黃園因

置小黃縣陵寢累經河水淤平

遺蹟志

卷九

六一

蔡邕墓

在城東北四十五里

李衛公墓

在城西南開店保唐李靖葬此

段志賢墓

在開店保之王家莊

單雄信墓

在仁和門內西北隅國初為左護衛軍營

王文正公墓

在城東大邊村宋丞相王文正公旦葬此

歐陽脩撰王文正公神道碑

至和二年七月

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

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且相真宗皇帝十有

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

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

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真宗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于碑素拜手稽首出明日有詔史館脩撰歐陽脩曰王且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脩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文王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謚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

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速事太祖太宗為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

事知臨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
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
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爲
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
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
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
壻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
脩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脩撰判院事召賜
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即位拜中書
舍人數日召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

封駁事公爲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
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
常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爲樞密副使罷召
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真宗曰吾
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
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
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真宗
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
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
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

脩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
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
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
爲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
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
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
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
不用海內富實群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
今稱爲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
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衆以爲宜某職然後遷

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
私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
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
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涕泣曰
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且道公所以薦準
者準始媿歎以爲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
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真宗召見慰
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之不知其所止
真宗命至中書問王其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
也公自知制誥至爲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

官脩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
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
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群臣
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爲皇太子太子諭德
某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
是邪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
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
公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
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
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

大臣明日它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
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
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
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邪宦官劉承規以忠謹
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
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
樞密使者柰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
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
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
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

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公屢以疾請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臥不起以疾懇辭冊拜太尉王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真

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于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五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冲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公事寡嫂謹與其弟

旭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爲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太盛爲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真宗廟庭臣脩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用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

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於縉紳改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其可紀者輒聲為銘詩昭示後世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真宗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為著龜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賞罰功當罪明相所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為相

遺蹟志

卷九

十三

其誰有終公薨于位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公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為詩歌以諗廟工

洪邁容齋隨筆 祥符以後凡天書禮文宮觀祭祀巡幸祥瑞頌聲之事王文正公且實為參政宰相無一不預公知得罪于清議而固戀患失不能決去及臨終乃欲削髮僧服以歛何所補哉魏野贈詩云西祀東封今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可謂君子愛人以德矣歐陽公作神道碑悉隱而不書蓋不可書也公持身公清無一

可議然獨有此者功名之際人所難耳

李駙馬墓

在城東北南神岡宋駙馬都尉鎮國將軍節度使贈尚書令許和文公李遵勗荏此

葉少蘊石林燕語

祖宗時駙馬都尉宅主薨

例皆復納入官或別賜第曹沂王宅許懷德舊

第也李和文宅亦王貽永舊第自和文始世有

之宏麗甲諸主第園池尤勝號東莊和文好賢

樂士以楊文公為師友其子孫多守家法一時

名公卿率從之遊宣和間復取以為擷芳園後

改寧德宮以居寧德皇后云

李留後墓

名端懿乃駙馬遵勗之子也官至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附荏于父遵勗墓側

遺蹟志

卷九

十四

歐陽脩撰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李公墓誌銘

嘉祐五年八月某日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知

澶州軍州事隴西李公得暴疾薨于州之正寢

其以疾聞也上方宴禁中為止樂命中貴人馳

國醫往視未及行而以薨聞詔輟視朝一日賜

其家黃金三百兩贈公感德軍節度使已而又

贈兼侍中太常諡曰某即以其年某月某日葬

於開封府開封縣褒親鄉先塋之次公諱端懿

字元伯開封人也右千牛衛將軍贈太師尚書

令兼中書令隴西元靖王諱崇矩之曾孫連州

刺史贈太師諱繼昌之孫鎮國軍節度使駙馬
都尉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許和文公諱遵勗之
子母曰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女真宗之
妹今天子之姑屬親而尊禮秩崇顯其淑德美
問彰于內外而和文公好學不倦折節下士喜
交名公卿一時翕然號稱賢尉故李氏之盛受
寵三朝而天下之士不侈其榮而樂道其德公
爲冢子於其家法習見安行不待教告少篤學
問長而孝友喜爲詩工書畫至於陰陽醫術星
經地理無所不通七歲爲如京副使歷文思副

使供備庫使洛死使新州刺史康懷二州團練
使濟州防禦使坐知冀州失捕妖人降授單州
團練使知均州未行改滑州兵馬鈐轄居歲中
遷汝州防禦使蔡州觀察使天子祀明堂推恩
徙華州觀察使獻穆大長公主薨起復爲鎮國
軍節度觀察留後公泣血辭讓願終喪制上不
許其讓許其終喪給以全俸服除拜鎮潼軍節
度觀察留後累階金紫光祿大夫勳上柱國爵
開國公食邑四千四百戶實封九百戶公爲兒
時上在東宮真宗命公侍研席上尤親愛嘗解

方王帶賜之稍長出入宮禁禮如家人雖燕見語不及私數爲上陳朝廷闕失開說古今治亂多所補益退而未嘗言公既薨得其遺豪之未上者言宋室事甚詳其餘不傳公少自勉勵見士大夫有失節廢義者輒嘆曰士起寒苦以學行自名至牽利欲遂亡其所守况驕佚易習而生長富貴間邪故常惕然痛自刮磨思立名節聞一善士傾身下之而賢士大夫亦樂與之遊以此多得名譽方大長公主在時數欲求外官以自効不可得久之出知冀州爲政循法度檢

身束下民以不擾歲滿召還初在冀捕妖人李校校窮自經死驗得實矣後貝州妖賊王則閉城叛聲言校在以惑衆公坐貶官已而則誅城開無李校者乃還公防禦使又知鄆州安撫京東之西路是歲京東水災民饑流亡公爲治室廬發倉廩而流人至者如歸咸賴以全活置弓手馬教其馬鬪皆如精兵治汶陽堤百餘里鄆人遂無水患又知澶州發軍吏之姦者去之流其尤者於遠方然後明軍籍均其勞逸軍中稱平而畏其法始下令捕盜有登隣屋取一杓者

遽寘之法以徇於市曰是固足以信吾令由是盜賊屏息公雖以公主子自少居京師常領職事其在三班院尤爲稱職三班掌諸使臣功過黜陟而主者皆顯官自重或貴家子食俸廩而已吏得因依爲姦而職廢又不省至公始躬治簿書考覈虛實賞罰必當後人多遵用其法及出爲三州又比皆有治狀故雖享年不永不究其所施而士君子皆知其非安於富貴者也及聞其喪也莫不痛惜焉公自爲鎮潼留後十年不遷上以其父也以爲寧遠軍節度使公懇辭不

拜及其薨也遂贈感德軍節度使公享年四十九有八娶郭氏封仁壽郡君先公九年卒贈太原郡夫人西京左藏庫使昌州團練使中和之女子男五人長曰詵供備庫副使次曰諲曰詢皆右侍禁次曰諄曰訢尚幼女四人長適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吉州團練使建安郡公宗保早卒次適秘書丞夏倚次適皇姪左領軍衛大將軍宗景次適皇姪孫右監門衛將軍世逸公平生嘗語其子弟曰吾蒙國厚恩未有以報吾且死宜有遺言母因以求恩澤及其薨也其家如其

言銘曰

允矣和文惟時顯人蔚有士譽匪矜帝姻賚其子孫列爵啓國惟公承之克似其德士起寒家驕于滿盈紛其利欲敗節隳名公生盛族赫奕高明都尉之子天子之甥惟謹惟恭其色不懈聞善如貪在得思戒間亦宴見忠言告猷學而從政有惠三州享其多美獨不遐年高旌巨節以貴于泉曷又贈之金璫附蟬寵渥榮名惟有其實刻詩同藏其固其密

呼延贊墓

在朱僊鎮之東北原上咸寧三年贊掌護元德皇后園陵儀衛還卒葬此

遺蹟志

卷九

十一

丹陽伯墓

在城西八角保大營鋪南宋丹陽伯葛景先塋于此

曹僊姑墓

在城南開店保古之新里鄉也

李總管墓

在城東南赤倉保元南康路總管李鐸大梁人歸樞塋此

游平章墓

在朱僊鎮保元江淮行省平章事游顯塋此

周令公墓

陶令公墓

以上二墓俱在開店保

高左丞墓

在城東南史胡鋪之北元河南行省左丞封梁國武定公高興塋此

梁國公墓

在朱僊鎮保素林莊元梁國公楊澤塋此

程鉅夫撰楊氏先塋記

邃古之初不封不樹

中古墓而不墳成周之時始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設官掌之漢律列侯墳高四丈自

是以降其制益明天祿辟邪之屬亦各有差等所以辨貴賤定民志也聖天子以仁孝治天下加惠臣鄰無有幽顯孝子慈孫之心咸翼然以奮嗚呼教孝勸忠之政不其美歟梁國楊文懿公之墓在大梁祥符縣魏陵鄉伯俞村先是公之二子敬直元直遵禮經廣兆域至於表羨道識玄堂猶有竅也二子既受簡知至大三年秋七月詔推恩其祖禰明年夏四月又賜碑墓道遣將作院使野訥傳旨集賢大學士李謙爲之文冬十有一月又加贈錫謚時敬直以轉運使

官兩淮元直以太醫院使侍禁中皇慶元年夏六月元直請歸脩治先人塚及樹所賜碑不許乞聽兄離職行事乃許敬直承恩奉詔惟謹明年春正月元直復泣請于興聖宮又不許請至二十餘終不許曰爾爲爾親吾爲吾子孫也且爾兄在豈必爾其命河南行省給費爲爾成之元直曰以公給私不可固辭從之乃賜楮幣萬五千緡仍督行省相其役二月復遣刑部郎中楊某賜河南丞相尚醞二壺以申救之明年三月壬子丞相身率僚佐共建勅賜神道碑于墓

右寓公鄉老及四方來觀者萬數莫不咨嗟嘆息曰非盛德之後能若是乎改作祠堂三楹秦國公李孟爲榜曰致嚴壙未有銘集賢侍講學士趙孟頫銘之墓前有表參知政事賈鈞書之墓南二丈有石門刻御史中丞郝天挺之字曰楊氏先塋塋前石人獸如制又南去二百五十尺華表雙高國子祭酒劉賡題其衡頽曰梁國公神道有碣路左書曰大司徒梁國公墳則鄂國公史弼書也中以畝計者十五垣以甃外以丈計者六百繚以墻樹榆柳栢松數萬鬱鬱如

屯雲翼翼嚴嚴遼遼極目前臨官道過者竦瞻咸曰此非教忠之原發祥之兆乎蓋是舉也金工石工木工土工凡六千有奇其費上賜之外竭家之有猶不足也冬敬直元直乃圖其成請記於所知程某曰兄弟幸賴先訓歷事累朝被遇兩宮隆恩異數顯寵若此非勤之金石何以表君上示子孫且辱知於子餘三十年矣其爲我記之某曰余聞仲尼之言封崇矣有若堂者有若防者有若覆厦屋者有若斧者合葬於防從若斧者焉此足以觀聖人慎終之一節也君

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聖人亦從事之宜而已故
有其位有其財與其時君子莫不盡心焉非以
爲泰也非以爲觀美也所以勸也所以事君事
親也昔有身爲冢宰乃家廟之不營而祭於寢
司寇劾之者有傷其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
聖人非之者適於宜而已若楊氏兄弟之廉敏
端惠孝友敬篤其事君也外則于藩于宣而致
其理內則夙夜在公而致其勤其事親也生事
葬祭咸致其誠則於事君事親之禮講之亦久
矣宜能位並九卿澤及三世軌物備制遂其所

俟嗚呼此忠臣孝子之事也至於啓發人之善
心使之思教子思立身以及於事君事親之本
其得於觀感羨慕者又不知其幾何人也詩云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是宜有記嗟
夫楊氏之子子孫孫母怠母荒不念爾先丕敬
厥德其克永世哉公諱澤字潤夫凡再被贈恩
階曰榮祿大夫官曰大司徒勲曰柱國梁國其
封文懿其謚也其行已載所賜碑敬直今爲江
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元直昭文館大學
士太醫院使掌醫卿延佑二年十月某記

周密癸辛雜識 趙松雪云北方多唐以前古
塚所謂墓誌者皆在墓中正方而上有蓋豐下
殺上上書某朝某官某人墓誌此所謂書蓋者
蓋底兩段用鐵局拘之後人立碑於墓道其上
篆額後訛爲蓋非也今世歲月志乃其家子孫
爲之非所謂墓碑也古者初無歲月志之石
自李總管而下諸墓皆宋以後人姑附于此

汴京遺蹟志卷之十

大梁李濂川父

寺觀

寺

相國寺

在縣治東北齊建國寺天保六年創建後廢唐為鄭審宅園睿宗景雲初遊方僧慧雲

睹審後園池中有梵宮影遂募緣易宅鑄彌勒佛像高一丈八尺值睿宗以舊封相王初即位因賜

額為相國寺玄宗天寶四載建資聖閣東塔曰普滿西塔曰廣願宋真宗咸平四年增建翼廊三門

前樓迎取潁川郡銅羅漢五百尊置于閣上神宗元豐中增建東西兩廂又立八院東曰寶嚴寶梵

寶覺慧林西曰定慈廣慈普慈智海金元兵燬國朝洪武初重脩改賜額為崇法禪寺置僧綱寺

於內而併南北大黃景福三寺入焉後累經黃河入城廊廡僧舍多被滄塌今所存者聖容殿結構

遺蹟志

卷十

奇絕蓋舊殿也

陳后山談叢 相國寺樓門唐人所造國初木

工喻浩曰他皆可能惟不解卷簷爾每至其下

仰而觀焉立極則坐坐極則臥求其理而不得

門內兩井亭近代木工亦不解也寺有十絕此

為二耳

沈括夢溪筆談 相國寺舊畫壁乃高益之筆

有畫眾工奏樂一堵最有意人多病擁琵琶者

誤撥下絃眾管皆發四字琵琶四字在上絃此

撥乃掩下絃誤也余以為非誤蓋管以發指為

聲琵琶以撥過爲聲此撥掩下絃則聲在上絃也益之布置如此其心匠可知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 治平乙巳歲雨患大相國寺以汴河勢高文進等畫惟大殿東西走馬廊西對門廡不能爲害東門之南王道真畫給孤獨長者買祇陀在子園因緣東門之北李用及與李象坤合畫牢度义闡聖變相西門之南王道真畫誌公變相十二面觀音像西門之北高文進畫降魔變相今並存之皆竒迹也其餘四面廊壁皆重脩後復集全時名手李元濟等

遺蹟志

卷十

二一

用內府所藏副本小樣重臨倣者然其間作用各有新意焉

又曰大相國寺碑稱寺有十絕其一大殿內彌勒聖容唐中宗朝僧慧雲於安業寺鑄成光照天地爲一絕其二睿宗親感夢於延和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改故建國寺爲大相國寺睿宗御書牌額爲一絕其三匠人王溫重裝聖容金粉肉色并三門下善神一對爲一絕其四御殿內有吳道子畫文殊維摩相爲一絕其五供奉李秀刻佛殿障日九間爲一絕其六明皇天寶四

載乙酉歲令匠人邊思順脩建排雲閣爲一絕
其七閣內西頭有陳留郡長史乙速令狐公爲
功德主時令石抱王畫護國除災變幻相爲一
絕其八西庫有明皇先勅車道政往于闐國傳
北方毘沙門天王樣來至開元十三年封東嶽
時令道政于此依樣畫天王像爲一絕其九門
下有瓌師畫梵王帝釋及東廊障日內畫法華
經二十八品功德變相爲一絕其十西庫北壁
有僧智嚴畫三乘因果入道位次圖爲一絕也

宋次道東京記亦載相國寺十絕
乃是後來所見事迹此不具錄

遺蹟志

卷十

三

宋朝燕翼詒謀錄 東京相國寺乃瓦市也僧
房散處而中庭兩廡可容萬人凡商旅交易皆
萃其中四方趨京師以貨物求售轉售他物者
必由于此太宗至道二年命重建三門爲樓其
上甚雄麗宸墨親填書金字額曰大相國寺五
月壬寅賜之

王君玉國老談苑

王嗣宗爲御史中丞真宗

一日幸相國寺回自北門嗣宗上言曰天子行
黃道豈可由後門臣任當風憲詎敢廢職乎上
悅其直給內帑三千緡以自罰由是北門不當

開

程大昌演繁露 世傳相國寺門舊扁題云相國之寺凡四字或以之字爲贅遂命除之別添大字其文曰大相國寺於體既該於文無贅最爲可傳然扁題字數竒不偶者徃徃皆增之字不知起自何時漢武帝太初元年改正朔易服色尚黃數用五故印文必五如丞相之印章則是四字外添一之字以應五數下及諸卿守相印文凡不及五者亦皆加一之字以足之後世但見太初嘗增之字遂倣效之凡印文以及

遺蹟志

卷十

四一

門堂扁額槩增一之字以求合于五殊失本意

周密癸辛雜識 相國寺佛殿後壁有咸平四年翰林高待詔畫大天王尤雄偉殿外有石刻東坡題名云蘇子瞻子由孫子發秦少游同來觀晉卿墨竹申先生亦來元祐三年八月五日老申一百一歲又片石刻坡翁草書峭遍石色皆如玄玉

蔡條鐵圍山叢談 藝祖始受命父之陰計釋

氏何神靈而患苦天下有欲廢其教之意一日微行至相國寺將昏黑俄至一小院戶旁望見

一髻大醉吐穢于道左右方惡罵不可聞藝祖
陰怒適從旁過忽不覺爲髻攔臂抱定曰莫廢
惡心且夜矣懼有人害汝汝宜歸內可亟去也
藝祖默心動以手加額而禮焉髻乃捨之去藝
祖還內密召忠謹小璫爾行往某所覘此髻在
否且以其所吐物狀來及至則已不見小璫獨
爬取地上所吐狼籍至御前視之悉御香也釋
氏教因不廢

王銍默記 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其
宮人喬氏喬氏後入太宗禁中聞後主薨乃自

內庭出是經捨於相國寺之西塔院以資冥薦
且自書於後曰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伏遇國
主百日謹捨昔時賜妾手書般若心經一卷於
相國寺之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
佛云云其後江南僧持歸故國置之天禧寺塔
相輪中寺後被火相輪自火中墮落而經不損
爲金陵守王君玉所得君玉卒子孫不能保之
以歸甯鳳子儀家喬氏書在經後字甚整潔而
辭甚愴惋所記止此徐錯集南唐制誥有宮人
喬氏出家誥豈斯人邪

余少時嘗讀書相國寺僧舍中見大殿前有古碑二十餘多可觀者今四十餘年矣昨偶至寺游覽止見三二碑剝落漫漶皆不可誦餘不知所存徘徊其下久之重爲之憮然

上方寺

在城之東北隅安遠門裏夷山之上即開寶寺之東院也一名上方院宋仁宗慶曆中開

寶寺靈感塔燬乃於上方院建鐵色琉璃磚塔八角十三層高三百六十尺俗稱鐵塔寺舊有漆胎菩薩五百尊并轉輪藏黑風洞洞前有白玉石佛後殿內有銅鑄文殊普賢二菩薩騎獅象蓮座前有海眼井世謂七絕元末燬于兵海眼井亦久失其處國朝洪武十六年僧祖全募緣重建

周密癸辛雜識 光教寺在汴城東北角俗呼

爲上方寺有琉璃塔十三層鐵普賢獅子像甚

遺蹟志

卷一

六

高大座下有井以銅波斯蓋之泉味甘謂通海潮旁有五百羅漢殿又云五百菩薩像皆是漆胎粧以金碧窮極精妙

上方寺塔前有行書碑一題曰大宋東京右街重修等覺禪院記乃咸平戊戌尚書職方郎中賜紫金魚袋王嗣宗撰隴西彭太素書字體流暢頗類西安聖教序汴城石刻惟此爲最耳

開寶寺

舊名獨居寺在上方寺之西北齊天保十年

封禪寺宋太祖開寶三年又改曰開寶寺重起繚廊殿凡二百八十區太宗端拱中建塔極其偉

麗初釋迦佛舍利塔在杭州佛書所謂阿育王七寶塔也及吳越王錢俶歸宋太宗遣供奉官趙鏐取真寺內度龍地瘞之時木工喻浩有巧思超絕流輩遂令造塔八角十三層高三百六十尺其土木之宏壯金碧之炳耀自佛法入中國未之有也真宗大中祥符六年有金光出相輪車駕臨幸舍利乃見因賜名靈感塔仁宗慶曆四年塔燬于火其殿宇廊廡僧舍俱燬于金兵矣

歐陽脩歸田錄 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

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預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恠而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預爲法有木經三卷行于世世傳浩惟一女年十餘歲每臥則交手於脅爲結構狀如此踰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于世者是也

楊文公談苑 帝初造塔于開寶寺得浙東匠

人喻浩浩性絕巧乃先作塔式以獻每建一級外設帷帘但聞椎鑿之聲凡一月而一級成其有梁柱齟齬未安者浩周旋視之持巨槌撞擊數十即皆牢整自云此可七百年無傾動人或問其北面稍高浩曰京城多北風而此數十步乃大河潤氣津浹經一百年則北隅微墊而塔正矣浩素不茹葷求度爲僧數月死世頗疑其

異

喻浩或作預浩未知孰是

僧文瑩玉壺清話

郭忠恕畫樓閣重複之狀

梓人較之毫釐無差太宗聞其名詔授監丞時

將造開寶寺塔浙匠喻浩料一十三層郭以浩

所造小樣末底一級折而計之至上層餘一尺

五寸收殺不得謂浩曰宜審之浩因數夕不寐

以尺較之果如其言黎明扣其門長跪以謝

道山清話 元祐癸酉九月一日夜開寶寺塔

表裏通明徹旦禁中夜遣中使齋降御香寺門

已閉既開寺僧皆不知也寺中望之無所見去

遺蹟志

卷十

八

寺漸明後二日宣仁上僊

按宋史端拱中開寶寺塔成侍御史田錫上

疏曰衆謂金碧燦煌臣以為塗膏鬻血帝亦

不怒繇是觀之太宗輕用民力以作無益固

不能免千古之譏然能容受讜言不罪諫者

抑亦可謂賢已

寶相寺

在大梁門外世傳古鍾和尚證果之處五代唐明宗長興元年初建晉高祖天福三年賜

額內有慈尊閣與彌勒佛大像俗名大佛寺寺之內又有羅漢洞及羅漢塑像五百尊元末俱為兵

燬洪武二十年都綱善春因故址重建

周密癸辛雜識

汴城寶相寺俗呼為大佛寺

有五百羅漢塑像甚奇古又嘆水石龍鐫刻甚精皆故宮物也

孝嚴寺在城之西北隅舊金水門內即宋太尉楊業之家廟之雍熙丙辰五月業死節朔方其子

請改家廟為寺以薦其父太宗嘉其孝乃命其請賜額曰孝嚴宋鼎南遷燬于兵火國朝洪武二

十二年已僧本福重建三十二年戊寅黃河入城淪于水正統十二年丁卯僧祖習脩葺完整

天王寺在安遠門外前代創建無考後殿畫壁乃張世祿筆極奇絕歲久剝落盡矣惜哉

天清寺在陳州門裏繁臺上周世宗顯德中創建世宗初度之日曰天清節故名其寺亦曰天清

寺之內磚塔曰興慈塔俗名繁塔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重脩元末兵燹寺塔俱廢國朝洪武十

九年僧勝安重建永樂十三年僧禧道等復建殿宇塑佛像

王銍默記 藝祖初自陳橋推戴入城周恭帝

遺蹟志

卷十

九

即衣白襪乘轎子出居天清寺天清世宗節名

而寺其功德院也

國相寺在天清寺南即天清寺之前樓三間國朝洪武十七年僧勝安因樓廢址改建佛殿名

曰國相二十一年僧淨慈增建觀音堂方丈廊廡三門

白雲寺在天清寺西北即天清寺之白雲閣廢址也國朝洪武十九年僧勝安圓真於其址重建

殿宇佛像仍其舊名曰白雲寺

李夢陽撰國相寺記 國相寺繁臺前寺也臺

三寺後曰白雲中曰天清塔斷而中立有鸛巢

其上戛戛鳴按夢華錄繁臺寺一耳亦不言其

地之盛嘗問之老長曰寺一耳而三其教中教

之講僧玉色褊衫後教之禪深褐褊衫前教瑜伽淺褐褊衫而寺遂後有白雲閣於是號白雲寺中有天清殿於是號天清寺前有國相門於是號國相寺寺分勢孤時遷世殊於是崇者頽而下者蕪僧闡教汙庸師惡徒於是樹石盜亡損破烏鼠穢之往來羊猪寺非若能主矣又

國初剷王氣塔七級去其四崩嚙幽窟狐狸魑魅昏嘯陰啼僧席未暖業逃去而善彬者國相僧也乃奮然興曰寺時世廢邪僧廢之邪於是守一清修年七十餘步詣戒壇受戒持之於是

寺得不土平者彬之力也汴城以水湮故諸古蹟茫然蕩然獨斯臺巋然存峻峙可遊遊者挈醪榼載吟筆花晨月夕雪驢風馬無不扣彬之門者斯足知彬也正德間彬葺其寺殿暨伽藍閣山門鐘樓僧房等而睢陽衛百戶趙鉞等實助之涅塑其像設按舊碑寺宋太平興國二年建今洪武初僧古峯者新之相去四百餘年迨彬又百五十年餘矣而空同山人爲之記

觀音寺

在城東南萬龍岡元至正元年僧了空建國朝宣德五年僧德廣重修

萬壽寺

在城北周八寨國朝洪武元年僧德淨建天順二年僧真賢重修

隆興寺在城東北董益舖 國朝天順元年僧德忠建成化十年僧真果重脩

清涼寺在城東梳頭岡 國朝景泰元年僧本朗建天順八年僧真能重脩

一軒寺在巨盈庫西北元末兵燬

雲老寺在儒林街北元末兵燬其遺址今為祥符縣儒學

興國寺有二一在馬軍橋東北宋太平興國間創建金季兵燬元改為文濟王府 國朝洪武初

為宋國公馮勝宅一在城西西和保宣德元年僧覺慧建成化十六年僧德來重脩

楊文公談苑 太平興國寺舊龍興寺也周世

宗廢為龍興倉國初寺主僧屢擊登聞鼓求復

為寺上遣中使持劔以諭之曰此寺前朝所廢

為倉廩以貯軍儲汝何故煩瀆帝庭朝命斷取

遺蹟志

卷十

十一

汝首仍戒之曰倘偃蹇怖畏即斬之或臨劔無

懼即未可也既諭神色自若引頸就戮上聞之

感嘆復命為寺

宋朝會要 興國寺乃唐龍興寺也開寶二年

詔重脩太平興國元年賜今額

明福寺在雷家橋西南武成王廟之西金宣宗時展城廢燬

慈孝寺在雷家橋西北故駙馬都尉吳元袞宅也天聖二年十二月詔建寺奉真宗神御初議名

慈聖時太后號有此二字改賜今名戒壇院本寺園寶元初僧文旦創建戒壇慶曆五年賜額戒壇

院金末兵燬

報慈寺在鐘樓東北後巷燬于金兵

龜兒寺

在相國寺西北洪武四年改為兵馬指揮司而寺隨以廢

安業寺

在鼓樓東北釘秤巷燬于金兵

乾明寺

在安業坊席箔巷西燬于金兵

廣福寺

在廣福坊上方寺之西南後廢為大梁衛營

惠安寺

在上方寺之西南谷名破塔寺元末兵燬

鐵佛寺

有二一在大梁門外西北金水河堤之南今廢一在相國寺東相傳亦本寺禪院今見存

顯聖寺

在大梁門外西北白溝河之南俗名菩提寺周顯德四年創建金末兵燬

巴樓寺

在城西金水河南元末兵燬

鴻福寺

有二一在城西金水河北元末兵燬一在城東北沙窩岡宋崇寧元年建國朝成化十

六年僧本資重脩

遺蹟志

卷十

十三

地湧佛寺

在鄭門裏之南元末兵燬

法雲寺

在南薰門外雲驥橋之西元末兵燬

景德寺

在麗景門外迤東周世宗顯德五年以相國寺僧多居隘詔就寺之疏鳳別建下院分處

景德二年改名景德寺後有定光釋迦舍利磚塔

之俗呼東相國寺

惠明寺

在仁德和門北周太祖廣德中創建金季兵燬

乾寧寺

在仁德和門外金季兵燬

太師寺

在縣治西北元太師伯顏宅也後改為寺今為大梁驛

華嚴寺

在鄭門外西南金燬之

兩浙寺

在城西金水河側金燬之

奉聖寺在城南鳳城岡之上金季兵燬

木魚寺舊名興國寺在城南開店保宋時建金季兵燬元僧滿講主擊木魚化緣重建因名木魚

寺密亦名朱儂

旌德寺在城東南神岡上元末兵燬

母寺一名保福寺在城北母寺保元于氏子母二人脩建後淪于河水

奉先寺在城西金明池之西宋建以祭宮人之所金兵燬之

十八聖寺在封丘門外之東因有白塔又名白塔寺元末兵燬

清鐘寺在梁山門外蓮花池之後

顯靜寺在陳州門裏周世宗顯德二年初建金兵燬之

普求寺在白墓子岡西北

遺蹟志

卷十

十一

以上皆僧寺或存或廢然亦有湮沒無可考者矣

慶壽寺在梁山門外建隆廟元至正間尼僧普謙初建後廢國朝洪武五年尼僧洪心等重脩

永寧寺在大梁門外慶壽寺西元至正間尼僧盛得重脩初建後廢國朝洪武三年尼僧盛得重脩

打瓦寺在土市子街東北惠和坊始建無考元末兵燬國朝洪武二十年尼僧義果等重脩

觀音寺在上方寺前周府初建

文殊寺在鼓樓東北釘秤巷之東信國公湯和宅舊基也國朝永樂十三年尼僧悟善初建

彌陀寺在大寧坊木場街之東南國朝洪武二十年尼僧義慶等初建

以上皆尼寺慶壽永寧打瓦三寺俱廢而觀

音文殊彌陀三寺見存

北太黃寺

在城東北陳橋南宋仁宗曹太后勅脩元末兵燬國朝洪武二十年僧法玉重建

南太黃寺

在城東北母寺保張耳塚之西元末兵燬國朝洪武十五年僧本受重建

景福寺

在城東北馬尾牆保始朔無考元末兵燬國朝永樂十年僧福寶重建

以上三寺俱歸併於相國寺

觀

延慶觀 在城內汴河之北浚儀橋之西舊為朝元萬壽宮齋堂今軍儲倉即朝元萬壽宮之遺址

也元世祖時盤山棲雲道人王志謹建元末偽宋太保劉福通廢之惟存齋堂耳國朝洪武初為

寶泉局鑄錢之所後移局於蔡河灣而齋堂悉已頽毀洪武六年設道紀司於內十年都紀邵惟真

副都紀鄭德柔等改建正殿奉安三清又建左右高真之殿及東西兩廡永樂十年都紀趙德信又

建三門煥然一新內有宋時諸名公石刻甚多今悉散失無復存者矣

遺蹟志

卷十

古

陳頥開中今古 開封趙宋建都之處予每追

訪古蹟故老僅能道其一二形似而已府學中

諸碑刻多宋太學中石經皆磨滅破碎罕有完

者間有徽廟時詩文亦首尾弗全周視齋廡見

石礎俱斷碑隱然文字在上學子言不特此耳

為在位之人取為它用者甚眾後於延慶觀東

偏道士房見一石刻乃蘇子美所作詩瓜果浮

沉酒半醺滿牀書史亂紛紛北軒涼吹開踈竹

臥看青天行白雲因錄於此以見當時士大夫

其所著述何可勝數如此詩者不過一時口占

尚刻之於石則其它大述作而為世所珍重者
不為後人柱下之石能幾何哉

又曰成化間黃河邊有龍生一卵在蒿泊中大
如升許漁者得焉一商人以布易之送於官置
諸延慶觀居民異之觀者如堵時盧龍周斌知
開封府以其惑亂人心擊碎之中包碧水餘無
所有數日後俄有大風自觀中起拔庭前兩木
從東北去拔都司前一大木又拽去左布政章
繪衙內樓後半間未幾繪被原傑侍郎考黜斌
擢陝西參政去禍福有定不可惑也併記之

遺蹟志

卷十

五

佑聖觀

有二一在城內西南隅馬軍衙橋之西觀前
有積水夙著靈異正德初改為大道官一在

陳州門裏普濟水
門西北金季兵燬

三清觀

在安遠門內東南始創未詳永樂三年
建天順五年淪于水成化十四年重修

余少遊是觀見壁上有李獻吉詩云二十年

前走馬地三清臺殿肅清高重來無限春風

思不似劉郎為看桃今空同集中不載

玉陽觀

有二一在大梁門內即揚六郎宅址也一在
城隍廟後近西街北乃金章宗時汴京之永

豐倉也金季兵燬元世祖時盤山棲雲道人王志
謹于其處建觀以居全真道人統塵子陳志寶元

未改為忠襄王察罕帖木兒祠堂
朝洪武初又改為河南布政司巨盈庫

建隆觀

初名太清觀在大梁門外西北周世宗所建
宋太祖以建隆改元遂更名為建隆觀重修

殿宇廊廡總一百四十有九區後取杭州昊天上帝銅像奉安于中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以唐秘書監賀知章七代孫道士其住持是觀加葺吳天上帝殿其後皆燬于金兵

會靈觀在南薰門外東北普濟水門西北宋大中祥符五年初建內設延真獻殿祝禧齋殿西則

崇元殿以奉靈寶天尊二夾殿則奉中茅小茅真君東西列五岳聖帝五殿左右二夾殿則奉五岳

之儲副佐命之山羅浮括蒼霍山抱犢少室武當等十山真君初名五岳觀成賜名會靈李若谷

罷參知政事留京師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會靈觀事宮觀置提舉自此始觀南有奉靈園觀東有

疑祥池中有崇禧殿觀西壩有小池中亦建崇禧殿奉扶桑大帝賜谷神王洞淵龍王等神續又增

置明麗及臨水二殿後皆燬于金兵

宋朝會要 大中祥符八年五月詔會靈觀池

以疑祥為名園以奉靈為名觀以奉五岳帝仁

遺蹟志

卷十

十六

宗時觀火既重建改名曰集禧

祥源觀在繁臺東南宋初有人於此地見龜蛇因建真武堂真宗天禧二年泉湧堂側及之靡竭

人有疾疫者飲之輒愈乃就其地建觀總殿廡神厨鐘經樓齋堂道院解舍凡六百一十三區其正

殿曰靈真以奉真武像加號靈慈真君東聖藻殿以安御製贊西靈淵殿湧泉之前前廣聖殿西開

祥齋殿南有靈禧園東有疑碧池乃唐汴牧澤改為池後皆燬于金兵累經河溢淤平

宋朝會要 醴泉觀本拱聖營地也天禧二年

閏四月詔拱聖營醴泉所宜立觀以祥源為名

仁宗時觀火既重建改名曰醴泉東水門裏亦

有醴泉觀與此不同

萬壽觀

在景龍門西北本玉清昭應宮東偏別殿也天聖七年夏六月玉清昭應宮灾燔蕪殆盡

惟存長生崇壽二殿并章獻太后本命殿後稍脩葺改崇壽殿名太霄殿徙奉玉皇銅像增繕寶慶延聖二殿及膺福齋殿崑玉池亭又葺章懿太后御容殿改名萬壽觀後皆燬于金兵

宋朝燕翼詒謀錄

萬壽觀本玉清昭應宮也

宮為火所焚惟長生崇壽殿存殿有三像聖祖

真宗各用金五千餘兩昊天玉皇上帝用銀五

千餘兩仁宗天聖七年詔玉清昭應宮更不復

脩以殿為萬壽觀蓋明肅太后尚有脩營之意

宰臣猶帶使領至是始去之示不復脩營也真

宗朝盛禮緝儀屢舉費金最多金價因此頓長

人以為病仁宗明道二年正月癸未詔冊寶法

遺蹟志

卷十

十七

物凡用金者並改用銀而以金塗之自此十省

其九至今惟寶用金餘皆金塗也

林希兩朝寶訓

天聖七年七月

紀年通載云六月

玉

清昭應宮灾上所存長生崇壽殿為萬壽觀

天慶觀

大中祥符二年十月詔天下州府軍監關縣皆建道觀一所以天慶為名

醴泉觀

在東水門裏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五月奏醴泉觀出詔於其地建醴泉觀後復建觀於

京城金季兵燬

西五岳觀

在南薰門外街西宋時建以奉五岳之神國朝洪武二年夏五月為震電雷火所燬

南山觀

在安遠門裏街西三皇廟之南始建無考元末兵燬

四聖觀

在相國寺橋之南始建無考金季兵燬

延真觀在南薰門裏西南始建無考元末兵燬

玉霄觀在大梁門外今三聖堂之北始建無考元末兵燬

以上諸觀皆道士居之自建隆觀而下俱又廢無一存者

馬端臨文獻通考 宋自真宗興崇道教置玉

清昭應宮景靈宮會靈觀使以宰相為之副使

判官都監及集禧觀醴泉觀東西太一宮提舉

則以兩省兩制丞郎及防禦諸司使副為之掌

奉齋醮之事又有譯經潤文使亦以宰相為之

熙寧以後增置祠祿之官以佚老優賢而時相

欲以宮觀之祿處不奉行新法之人遂無限負

亦無執事而釋老之事則如歷代領之祠部即

官又屬鴻臚寺至徽宗時改隸秘書省

洞源觀在大梁門外大佛寺迤西宋仁宗景祐二年富平郡王姑施氏願入道為女冠乃以崔懷

道私第八十間改為道觀賜名洞源後燬于金兵

遇僊觀在仁和門內街南元時建國朝洪武三十一年淪于河水永樂十年女冠李雲山重建

逍遙觀在仁和門內街南元英宗至治三年初建國朝洪武十八年女冠李妙方等重建

以上三觀皆女冠居之俱又廢無一存者

汴京遺蹟志卷之十一

大梁李瀛 川父

祠廟庵院

祠

三賢祠

在吹臺上禹廟之後舊有三龕塑碧霞元君像正德丁丑巡按御史毛伯溫改塑三賢像

毛伯溫撰三賢祠記

三賢祠者祠唐高李杜

三賢於吹臺之上也按唐史高適李白杜甫天

寶中聚梁宋間共飲吹臺之上酒酣擊歌俛仰

今古旁若無人而杜詩亦云憶與高李輩論交

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臺

遺蹟志

卷十一

懷古視平蕪是時白甫皆以讒嫉去國年各四

十餘而適則封丘尉耳三人者固蓋世之豪也

顧坎坷徘徊行歌古墟榛莽中使其登臺悲嘯

望芒碭數鴈鷺嗚呼傷哉白梁園歌適占大梁

行豈亦其時詩歟詩李杜尚矣適詩慷慨悲壯

為盛唐諸人冠而杜子亦時時推適曰美名吾

不及佳句法如何蓋飄然不群之外推者適一

人耳適五十始詩故敘年李杜之上其詩頑二

子故並賢之而並祠之吹臺故有禹宮宮之後

有空室而棲非其鬼伯溫業令撤其鬼而祠三

賢矣今年秋偕蜀張子關西袁子李子謁焉登
臺四望曠原孤城日涼雲斷風颯颯起黃蘆未
搖軒振櫺予與三子者灑然驚回思三賢又愴
然悲曰適顯矣白甫乃如斯已邪傷哉傷哉

包孝肅公祠

包拯希仁嘗尹開封有異政厥後汴人思之立祠于府治廳事之北始建歲月

無考 國朝成化間知府孫瑜徙建于府治之東隅隙地

胡謐撰包孝肅公祠記 開封府故有宋包孝

肅公祠蓋祀其知開封時功也前後公知是府
者多名人奚獨祀公蓋公其尤也公所歷諸官
皆有績奚獨祀公知府功蓋開封京府其功可

遺蹟志

卷十一

二

以該諸績也惟公之在開封也剛毅不阿貴戚
宦臣爲之斂手猶若居御史諫議之所論斥而
且開門聽訟吏不敢欺即廣其知天長時斷割
牛舌訟之明也劾毀勢家侵惠民河園榭即推
其轉運河北時請以牧馬地賦民之惠也自奉
儉約無異布衣誠子孫不得犯賊罪即克其知
端州時歸不持一硯之操也與夫知瀛州而請
罷回易在三司而置場和易以免民供上之物
皆繇京府以達諸外郡者也然則公敷歷中外
之績舉於是乎該矣故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

到有閻羅包老人以其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云比卒太常乃併其親老不赴調親沒廬墓之行謚曰孝肅蓋定法所宜祀者此開封所繇以祀公也而當時知是府者前公如陳文惠康肅兄弟繼尹薛簡肅威嚴如之後公如歐陽文忠呂正獻濟以寬簡然皆爲他善所掩其知是府功則莫與公者此開封所以獨祀公也祠在府治廳事北創始未詳歲月歷金元以迄我朝府列外郡祀事歲脩不廢祠則屢葺乃成化癸巳前知府孫侯瑜以址

隘宇將壓相得府治巽隅隙地遂徙建焉工未就緒而孫侯卒今知府張侯岫至亟繕完之中爲屋三間左右翼兩廂各三間前監門樓周繚以墉肖公像其中黝堊髹漆煥然一新張侯手署其扁曰包孝肅公之祠爰率僚佐落之而告慰公神如禮每春秋用牲醴致祭著爲儀且哀公遺事奏議載鉅以廣傳焉其尤知慕公者哉僉謂斯舉不可無記以告將來張侯屢以爲請予因述開封所以祀公之意俾人知公之功不獨在開封也

十賢祠

即大梁書院之前堂也在繁臺之上舊名九賢祠祀濂溪二程張邵司馬朱呂張後復益

以許曾齋為十賢祠

莊泉撰十賢祠記 大梁書院者祠濂溪康節

溫公明道伊川橫渠晦菴東萊南軒曾齋十賢

又集天下書以資學者遊學之處也嗟乎書一

也有吾心之書有紙上之書吾心之書者吾心

之神也吾心之道也而紙上之書者不然不吾

之心而吾之心著之於言語也不吾心之道而

吾心之道託之於文字也嗟乎聖人貴無言而

不貴有言有言則不以心契不以心傳而言徒

遺蹟志

卷十

四

言矣如六經莫大於易而易言陰陽也方其無

言也易具於心渾然而無破及其有言則孰為

陰孰為陽而陰陽之授受皆得之紙上而易始

散矣易非散也紙上而易者散也四書莫精於

中庸中庸言性道教也方其無言也中庸具於

心靈然而無名及其有言則孰為性孰為道孰

為教而性道教之授受皆得之於口耳而中庸

始亂矣中庸非亂也口耳而中庸者亂也至於

詩書禮樂春秋論孟無不皆然故善觀六經者

不觀六經而觀吾心之六經善觀四書者不觀

四書而觀吾心之四書吾心之書果何書哉不
楮墨而文也不文字而見也不誦讀講說而明
也秦火雖烈而不可以焚也漢儒雖陋而不可
以鑿也不河圖不洛書而九疇八卦之象自形
也不詩不禮而溫柔敦厚之妙自著也品節防
範之等自嚴也不春秋而華袞鈇鉞之賞罰自
當也溥之而天地位也推之而萬物育也幽之
而鬼神感也微之而神化妙也充之爲聖爲賢
爲堯舜爲孔孟爲周程爲張朱也用之爲百姓
安爲禮樂和爲人心正爲異端息爲臣不敢以

僭其君爲夷狄不敢以輕其中國也吾心之書
至於如此此豈索之玄冥索之象罔之所得哉
此以心授而彼以心領也此以心得而彼以心
見也往年白沙陳先生過余定山論學余以是
質之先生不以余言爲謬世之好事者詆陳學
爲禪夫禪謂之無然無極而太極靜無而動有
者吾儒亦不能無無也但吾之所謂無者未嘗
不有而不離於有禪之所謂無者未嘗有有而
實滯於無禪與吾相似而不同矣嗟夫天下之
人豈無真與僞哉天下之事豈無是與非哉惟

有以辨之耳然苟不知夫周行之大者惡知曲徑之是非不知吾儒之真者安知他道之有偽遊學於是者其亦以余言爲禪否哉將因紙上之書以觀吾心之書而契夫周程張朱諸賢之道則書之所集大矣是役也始於憲副劉公欽謨中於僉憲吳公原明成於開封守張公九雲而唯諾上下則都憲李公文盛趙公守約也既成方伯吳公行驗憲使劉公尚珮暨諸僚佐謂不可無記於是九雲謀之僉憲傅公商佐石公宗海以請於余余於諸公爲先進與商佐九雲爲同年宗海爲同里爲同學而又爲同年皆余友也余所敬慕而請益者也敢書其所謬學者以復之亦未知其是與否也諸公將亦教我乎哉

岳武穆祠

在朱僊鎮武穆舊班師地也居民追思其功立祠祀之成化二十一年河南布政使

吳節開封知府張岫始建議恢拓祠宇焉

許真君祠

舊在上清儲祥宮內真君晉人也爲旌陽令夙著靈異之跡政和二年五月賜號曰

神功妙濟真君以所遺詩百二十首書諸竹簡載之箒中令人探取以决休咎名曰聖籤祠今察

東岳張太尉祠

在城外東南隅熙寧間百姓共立相傳神姓張氏淮陰人死爲神隸東岳

主幽冥之事京東州郡往往有祠所謂張舍人者是也皆稱之曰太尉元豐中光獻太皇太后祈請

有感始封嘉
應侯今廢

庇民祠

舊在城東北數里南神岡以祀巡撫侍郎于公謙也謙宣德正統間以兵部侍郎巡撫河南有經國裕民之績屬黃河水溢侵迫省城公虔致禱誓以身徇之投以所御公服河遂消縮居

民恃公無恐公乃鑄鐵犀二以鎮河自撰銘于犀背云始公之巡撫河南也年纔三十有三律身介

絮一毫不取諸民性嚴毅不能媚權貴人其入京議事獨不持土物賂當路沐人嘗誦其詩曰手帕

磨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
免得閭閻話短長公坐薦參政孫原貞王來代已
適大理左少卿沐民詣 闕乞留乃復命巡撫前
後垂二十年沐父老思公之德又於省城西南隅
馬軍衙橋西復立一祠以便香火蓋即公
巡撫時公解舊址也沐人呼為于少保祠

胡謐撰庇民祠記

庇民祠舊在河南開封府

城東北數里而近神岡側正統庚申歲黃河徙

遺蹟志

卷上

七

嚙大堤勢薄府城上下驚惶巡撫侍郎于公謙

告天誓以身殉投以所御公服躬督築以捍其

患遂弭且範鐵為犀勒銘其背以鎮永遠豫民

感公之惠以免墊溺為建是祠以與土神河神

並祀焉蓋闕四紀于今矣而當時故老定興知

縣致仕甄鐸輩百數十人合疏公曩撫中州厥

績甚夥匪直弭河患而已請建專祠于府城西

南隅公之寓解故址有若公猶存蒞且便遠近

奠謁於是藩臬閩諸僚咸是其請遂給材甃洎

百需諏日鳩工經始于成化丁未春二月僅五

閱月告成中爲屋六楹肖公像其內左右翼兩
廂楹各如之前豎中門大門各四楹周繚崇墉
扁仍舊曰庇民之祠從民意也藩臬閩諸僚率
甄鐸輩落之而告慰公神如禮歲以公誕諱日
用牲醴致祭著爲儀遠近過謁及有祈禱者聽
復祥符縣民二戶守之俾藝其旁隙地若干畝
以資香火費甄鐸輩仍具前疏謁余請書其事
于麗牲之石按公浙之錢塘人繇進士拜監察
御史擢兵部侍郎宣德壬戌以 簡命膺茲巡
撫重寄始下車會官取銀礦將議立課公較得

不償曹蔡採給民孳牧僅用土有芻水十數州
縣殺山東北畿什六七境內水可渠可堰者諭
民鑿築以資灌溉民多獲利遇歲歉則請寬積
逋罷冗征讎地民苦輸額稅則請折布以紓之
存聚倉儲及勸分在在充盈時艱食則平直以
糶獲濟甚博教民樹藝田宅桑棗道路榆柳皆
蔚然成效興學育材尤加之意其於屬僚務先
身率賢者榜其治績以示勸否則按黜不少貸
嘗以薦人代已任坐調大理少卿 召還朝時
豫民千餘人詣 闕乞留 詔許之尋復原官

而所薦之人後皆名位與並人尤服其明於知
人云未幾以憂去民復乞留 詔公起復蓋公
撫蒞中州前後凡十有八稔厥績歷歷可紀而
弭河患尤足以見其感動天地此豫民今昔所
爲以建庇民之祠也嗟乎有官在治而人稱頌
之崇奉之固其有以得民然非阿則矐未必皆
誠也惟夫既去而猶思既沒而益慕不忘者然
後見其得民之心之誠且篤耳于公之撫蒞中
州也兩去而民兩乞留且爲建生祠以並祀土
河之神冀與相爲悠久比既沒數十稔而民慕
之如一日又請建專祠以事公若生存焉非其
得民之心之誠且篤疇克爾哉甘棠之詠清風
之碑殆與是祠異世而同符矣乎抑公昔兼巡
撫山西績視河南並偉而自去此還 朝擢本
部尚書至少保其安內攘外有功于 社稷尤
大以不繫河南不著雖然 朝廷議功方將秩
公命祀以配享 郊廟獨庇民之祠而已哉
胡謚撰祭少保于公文 惟公昔以亞卿巡撫
河南適值黃河徙溢衝突汴城公爲築堤捍禦
俾免墊危且範金爲犀勤銘其背以固永遠既

而公被召入朝而汴氓感公之惠思公之德相率建祠堤旁肖公遺像其內以與土神並祀有年蓋冀公之功與茲土相爲無窮焉耳顧有司漫不省所有事誠缺典也仰惟公自去此入擢上卿進位師保以佐聖天子安內而攘外其澤加四海名震四夷既沒而褒卹之典光徹幽壤固非一汴氓之祠爲足以崇報我公也然自古名臣碩輔秩諸命祀以配享郊廟者未有不因其播歌頌于閭閻田野之間而致然也若今汴氓祀公治水之一績殆將以基國家

遺蹟志

卷十

十一

秩公命祀于百世矣乎嗚呼公形雖邈澤則永存黃河之水其流源源其等承之於斯邇因河患荐臻方規遵公餘軌績公遺緒仰止高山其思曷已爰謁祠下跼薦一尊矢詞以誅公其有聞伏惟尚饗

廟

三皇廟

在城內東北隅艮岳廢址之上元人吳炳有記見藝文

禹廟

在城東南三里許吹臺上舊名二姑臺宋都人建廟以祀二僊姑弘治中改爲碧霞元君祠好

鬼者翕然趨之觀風者毀其像改祀神禹稱禹廟焉又增建兩廡祀中古以來治水有功者爲河患也余弱冠時讀書臺上猶見兩廡木主比謝政歸里偶一登覽而木主無一存者因識于此以俟宦

遊君子與復之庶弗
沒前人崇祀之意云

兩廡分祀歷代治水有功者共二十九人

魏鄴令史起

秦水工鄭國

漢淮陽太守汲黯

大司農鄭當時

水工徐伯表

河隄使者王延世

待詔賈讓

樂浪王景

將作謁者王吳

宋潁川團練使曹翰

京西轉運使陳堯佐

判都水監張鞏

戶部副使張燾

太師溫國謚文正司馬光

遺蹟志

卷十

十一

內侍省副都知張茂則

龍圖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張商英

元河南河北肅政廉訪使尚文

尚書那懷

御史劉賡

太師恒陽王謚文貞也僊不花

河南河北道僉事阿魯脫憐

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賈魯

太史郭守敬

丞相脫脫

國朝工部尚書安然

少保太子太傅兵部尚書謚肅愍于謙

戶部尚書謚恭定年富

都察院右都御史王暹

河南右布政使王亮

玄帝廟有三處一在城西南隅即佑聖觀今改為大道宮祀北方玄武之神一在安遠門之甕城

內一在木魚寺之廟兒岡瀛有記見藝文

樊將軍廟在仁和門外祀漢樊噲今廢

漢壽亭侯廟有數處一在安遠門迤南街東廣福坊呼為小關王廟一在大關王廟一在大梁驛北隣俗橋東今汴城五門皆有關王廟惟安遠門則玄帝

廟以北方之神故也

城隍廟在城內新昌坊元河南路都總管劉福建王

遺蹟志

一卷上

十三

為承天鑒國司民顯聖王明年詔天下諸城隍俱革前代封爵各從本府州縣之名而開封府城隍誥命見存洪熙元年道士范景新重脩天順五年淪于水道士蕭守正葺完

旗纛廟在都司公署之後祀昭烈武成王而下歷代諸名將宣武衛以附都司不置

二相廟舊在城內祀子游

皮場公廟在城內東北隅相傳皮場土地主瘍疾之

父子展為上卿執國政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

以父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鄭人德之立廟以祀

之而汴城距鄭不遠故亦廟祀焉二說未知孰是

宋朝燕翼詒謀錄 京師試於禮部者皆禱於

二相廟二相者子游子夏也子游為武城宰子

夏聘列國不知何以得相之名也今行都試禮

部者皆禱於皮塲廟皮塲即皮剝所也相傳皮塲土地治瘍疾之不治者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詔封為靈貺侯其後累封明靈昭惠王今廟在萬壽觀之晨華館與貢院為隣不知士人之禱始於何時館因何而置廟也

梓潼廟在蔡河灣即宋太學中之挂香祠太學徙而祠存乃稱梓潼廟云舊祀文昌司祿宏仁帝君左右挂祿二籍僊官凡應試士子祈禱有應

東嶽廟在城內東隅祀泰山之神祥符元年十月詔封為東嶽天齊仁聖王四年五月尊稱帝號

國朝釐正祀典稱東嶽泰山之神焉

二郎廟在城南之奉神岡即灌口二郎神也正統十三年戊辰四月沐旱祈雨有感祥符知縣米

遺蹟志

卷十一

十一

榮縣丞朱璟重修殿宇煥然一新開封府儒學教授三衢吾用溥撰碣記今尚存

火神廟在城內鼓樓東祀祝融之神也初宋徽宗建火星觀于太乙宮側右正言任伯雨有疏止

之茲廟不知立于何時無所考

德安公廟在城北作坊即夷門山神也景德四年十月加封德安公詔葺其廟命開封府春

秋致祭今廢

崔府君廟在城北相傳唐滄陽令死為神主幽冥事在磁州淳化初民於此置廟後詔修殿宇賜名護國廟及送衣服供具景德元年重修每歲春秋命開封府致祭後封護國顯應公云今廢

石靈公廟在相國寺橋之西汴河南岸相傳汴京之南有周公墓墓前二石人頗著怪異之蹟人或遇之乃稱魯校書石押衙都

人因立廟以祀之故稱之曰石靈公

金龍四大王廟在祥符縣洽之南汴河北岸州橋之側祀河神也今為居民侵占狹小矣

普濟廟在城西南隅景福坊即九龍堂也大中祥符四年夏六月詔令完葺因賜今名今廢

三官廟城內外有數處其最著者在西關外二里許宣德間建正統辛巳圯于水殿宇廟貌皆壞

成化壬辰布政司照磨熊剛管修別工有餘材松木百餘根助葺是廟而開封府知府河東張岫為

之記碑刻立于殿前見存

宋濂論三官 按漢熹平間漢中有張脩為太

平道張角張魯為五斗米道其法畧同而魯為

尤盛蓋自其祖陵父衡造符書於蜀之鶴鳴山

制鬼卒祭酒等號分領簿衆有疾者令其自首

書氏名及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

上其一藶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天地水三官

遺蹟志

八卷上

十四

而三官之名實昉於此夫至高者天至厚者地

水縱大亦兩間一物耳何得與天地抗哉今並

稱之為三吾未知其何說也

玉皇廟在南薰門外土城內官路之西相傳為玉清昭應宮遺址也天聖七年夏六月丁未宮燬

于火僅存長生崇壽二殿詔不復修改為萬壽觀乃以崇壽殿更名太霄殿奉玉皇銅像後燬于金

兵成化丁亥道士董道靜募緣興建玉皇廟于此地又移五岳觀中五岳四瀆像于中殿蓋五岳觀

在教場之西密邇此地洪武已酉為雷火所燬止存諸像道士董道靜因移寘于是廟中今見存

庵

觀音庵在城內大寧坊木場街之南國朝洪武三十年尼僧人栢等創建

圓通庵在仁和門裏宣平坊國朝洪武二十一年尼僧勝海等創建沐人呼為老君庵

曹僊姑庵

舊名寶籙堂在金梁橋之西南宋徽宗建
以為曹僊姑所棲之處後姑化去遂為女
冠所居 國朝洪武三十二年黃河入城湮沒
圯壞有祠堂記碑乃移置延慶觀內今見存

以上三庵皆尼庵也今俱廢

鄭昂撰希元觀妙先生祠堂記 先生姓曹氏

諱道冲字冲之全趙寧晉人贈中書令尚書令
保貴之來孫襄悼魏國公利用之族孫也父宗
喆故承務郎欽州靈山縣主簿母石氏五代晉
之後初魏國公章聖時和戎有大勲賜都城普
惠坊第因以居汴奕世忠義冠劍蟬聯同龔者
十餘世詔旌其門先生自扶坐能言便解文字

遺蹟志

卷十一

十五

五歲賦詩屬文十五歲古今載籍所記博極無
遺一經目終身不忘家人患其弄翰墨即登屋
賦詠書遍萬瓦諸教洞徹咸得其要妙嘗謂處
世居家均在樊籠不願嫁適脫身遯去二十一
歲隱於少室山玉華峯棲神導氣者凡十餘年
惟恐一物累己衣糧不賫人自供給若有神助
時二親在堂弟妹滿前弗恤也家人蹤跡之則
宛轉潛避齊人張公諫議知其異度為女冠因
遙指青州遠遊觀張幾真為師欲受籙無資乃
足歷四方貨文于市以寓乎所謂道者既而受

錄于閭皂山於是四方始知先生之名矣然夫
資蕭散放曠物外不就繩檢故毀譽幾半天下
而先生終無喜愠時或諧譔形于詞章微著其
意而已晚入京師大隱于閭闔門之咸寧坊衣
足蔽體食僅充腹陰容膝之地混然與猫犬同
迹其鼠壤餘蔬不可嚮邇意欲杜絕勢利焉至
貧困者有所告則丐以詩使貨鬻度日都人供
饋者肩踵相摩多所不納有不能却尋以施予
不茹葷血但日市以食猫犬或問其故曰無他
救其欲殺者而已或謗其肉食者即取以對食

曰於道何害但不欲耳謗者慙焉歲時都人遊
賞則放傲先至諷詠以歸或嘉節良辰反杜門
不出皆所不可曉也上方以道在宥天下異人
並出始以徐神翁言得先生於輦轂之下召對
無時仍給金牌二聽赴行在與諸池苑無得禁
止其延見異數莫與倫比上嘗曰此真僊也文
華乃其餘事詔加清虛文逸大師先生初名希
蘊至是始賜今名又加道真仁靖先生後爲起
第乃瀝懇牢辭不得已僅受數楹爲樓以奉三
清晨夕焚脩用祝君壽詔復名其室爲寶籙堂

又爲營保慶泰寧宮於其側將落成而先生尸
解矣上爲之惻然葬於國郊開封縣新里鄉使
觀察賈公護其事仍給御府錢齋七作黃籙醮
以爲資薦贈號希元觀妙先生以誥付其第詔
復建宮于順天門瑤華宮中之左方使弟子張
居淡以奉其祠居淡清脩人也慕道甚堅早辭
家師事先生凡二十年始終如一逮先生之化
見其疇昔與先生厚者則泣涕沾襟惟恐師後
事之不周因請起祠堂于今宮昊天玉皇上帝
清都高邈殿之後質不至陋華不至侈戶牖取

具務欲垂久居淡謂先生初闕銘誌爲終身恨
僕告以古今名師大士道行天下名流後世詎
可泯邪區區銘勒端無重輕了不以僕言爲然
復泣以告僕久與先生遊且實里人義不得辭
因爲叙其畧先生名播四海久矣初還都邑寓
籍于延寧宮而身未嘗往及保慶泰寧宮成遷
延不入終以化去則僕前所謂先生自言以處
世居家均在樊籠者意謂是也誥命謂凝情冲
和混迹民伍蓋盡之矣自遭際未嘗以纖毫私
輒冒上聽故恩眷益隆若叙其平生所爲則歌

辭備矣知者得之無復覩縷至若聲律書畫曆
數方技他人盡智力而能之者先生皆優爲之
其尤長者文詞也初若不經思慮人方見其含
毫伏紙轉眸之間掀雷抉電而珠玉已粲然矣
人所需索無不如意於闌闔宴席岑寂幽隱之
地咸無所擇以一物爲題有至百篇者其警策
語尤出人意表依隨聲韻立筆賡和愈見其工
案無文籍所用事實備無遺繆上至三墳五典
八索九丘諸子百家之書下至里巷俳諧方言
時謠無不窮貫彼世人徒見先生嘲諢之語而

不識先生典麗之文徒見先生典麗之文而不
知先生要妙之道吁可恠也如老莊與黃庭西
昇清淨經注解性命之說則得之者幾希蓋其
平生所爲文意之所至目之所覩凡天地範圍
之間無不模寫而世或能道之至于微妙希夷
之語脩身盡性之說其和者蓋寡焉矧其起居
動靜之間筆端風生著述萬數浩浩如江河沛
然莫之能禦頃有詔盡索其篋中所有閣於玉
清和陽宮轉輪之藏室既化之日益令收掇其
殘藁自是落人間者無幾矣噫先生之遇聖主

可謂時矣餘何恤哉嘗謂士子於道未得秋毫之一涸思乾慮於章句之末幸有司一得以取終身之富貴自謂天下莫已若安知先生之所謂浩浩如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者邪或問先生之道僕嘗見其蓬頭垢面衣結履穿而聲韻清暢眸子瑩澈夷然自得宛若童稚且盡天下無窮之能事而甘舉世不堪之寂寞先生處世之迹槩可知矣若先生之道僕又安足以知之姑叙其文詞之能而已矣夫聰明辯知固足以害道而道之至則非聰明辯知之所能害也今有

人未嘗與文墨親一有所悟則吐言爲辭咸契至理何則道本無爲而無所不通聰明辯知者乃道之用而已逮其源流深遠詞藻華麗則又非一世之習也考諸古今能文之士白首而窮一經十年而工一賦者比比也其至倚馬七步之敏固已無幾雖然此特窮篇短翰爾若先生之落筆萬言聲律無誤小大不拘真解鮮儷也抑聞之昔人以太白爲謫僊則文詞之豪非神僊似不能爲白玉樓成必待長吉之文則神僊之於文亦云難矣僕是以樂爲之書先生享

年七十有七生于寶元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化於政和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塋以其年十月十五日其化也道院產玉芝一本五莖既塋之日天氣晴霽其祖塋魏國公碑泉潤交下如淚落狀衆謂天寒露潤徐視他塋皆所無有始大驚嘆嗚呼先生間氣所鐘其異事難以毛舉云政和丁酉冬十月十有七日

右曹僊姑祠堂記乃宋朝散郎試秘書少監兼編脩六典鄭昂筆也中有語涉誕者余悉刪之不欲存之以惑世云爾

遺蹟志

卷十一

十一

院

戒壇院在雷家橋西北舊慈孝寺園宋仁宗寶元二年初建元末兵燬

佑聖院在繇劉二隅街之西北元末兵燬

寶聖院在蔡河北寺橋之南宋時僧錄重向初建仁宗景祐元年賜額元末兵燬

等覺院在安遠門外之西北宋太祖乾德六年初建金季兵燬

兜率院舊名旌孝院在安遠門外之西北宋仁宗天聖元年改名兜率金季兵燬

萬歲院在仁和門外之東北周世宗顯德二年初建金季兵燬

福田院在仁和門外之東北唐太宗貞觀二年初建後為兵燬

三學護國院在南薰門外之西南宋仁宗慶曆三年賜額元末兵燬

報恩院在戴樓門裏宋真宗咸平三年初建元末兵燬

鴻禧院在戴樓門裏之東北宋太宗端拱二年初建元末兵燬

法雲院在固子門裏金水河灣之西南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初建金季兵燬

開化院在固子門裏金水河之南白鷗橋之東宋大中祥符三年初建金季兵燬

黃建院在土市子街東南南相寺之西元末兵燬

淨居院在大梁門外西北寶相寺之北元末兵燬

淨慧院在大梁門外西北南唐主李煜歸宋賜第于此煜卒後為寺元末兵燬

開聖院在裏城之西南隅宋仁宗天聖間初建元末兵燬

道者院在鄭門外五里宋時所建每歲中元節十月朔設大會道場焚錢山祭軍陣亡歿孤魂金燬

季兵燬

高文虎蓼花洲閒錄 五代時有僧某卓菴道

遺蹟志

卷十一

三十一

邊藝蔬丐錢一日晝寢夢一金色龍食所藝蒿

苣數畦僧寤驚曰必有異人至已而見一偉丈

夫於所夢之處取蒿苣食之僧視其狀貌凜然

遂攝衣延坐餽食甚勤頃刻告去僧囑之曰富

貴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之且曰公它日得志願

為老僧只於此建一寺足矣偉丈夫乃藝祖也

既即位求其僧尚存遂命建寺賜名普安都人

稱為道者院

啓聖院在大梁門內街北即太宗誕生之地晉護聖營也太平興國六年建院雍熙二年成賜名

末兵燬

宋敏求東京記 啓聖院本晉護聖營天福四年宣祖典禁兵太宗誕聖其地興國中建院葉少蘊石林燕語 啓聖禪院太宗降誕之地太平興國中既建爲寺以奉太宗神御太祖降誕于西京山子營久失其處真宗朝嘗遣人訪之或以驍勝營旁馬廐隙地有二岡隱起爲是即其地建應天禪院以奉太祖天聖中明肅欲置真宗神御其間而難于言太宗因以殿後齋宮並置二殿曰三聖殿慶曆中始名太祖殿曰興光太宗曰帝華真宗曰昭考

遺蹟志

卷十一

三

定力院

在蔡河東水門之北元末兵燬

廖瑩中江行雜錄

太祖之自陳橋還也太夫

人杜氏方設齋於定力院聞變王夫人懼杜太

夫人曰吾兒平生竒異人皆言當極貴何憂也

言笑自若是日太祖即位契丹北漢兵皆退

趙葵行營雜錄

太祖初受周幼主命北討至

陳橋爲三軍推戴時太后以下眷屬悉在定力

院設齋有司來搜捕主僧令登閣而固其扃鑰

俄大搜索僧給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

寺升梯且發鑰見蛛網布滿其上塵埃凝積若

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去

有頃太祖已踐阼矣

觀音院

在麗景門裏街北元末兵燬

四聖院

在麗景門南金季兵燬

淨因院

在金梁橋西沐河之南元末兵燬

蘇軾撰宸奎閣記畧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

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

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仁宗與璉答問

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乞

歸老山中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英宗留之不

續廣志

卷十

十三

可賜詔許自便璉遂歸老于四明之阿育王山

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頌

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

本藏焉璉持律嚴甚上嘗賜以龍腦鉢孟璉對

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

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

興德院

在金水門外金季兵燬

楊萬里揮麈錄

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繼大

統治平二年改齊州為興德軍熙寧八年八月

詔潛邸為佛寺以本鎮封之賜名興德禪院仍

給淤田三千頃

印經院 太平興國八年置印經院神宗熙寧末廢其院以諸經印板賜顯聖寺

傳法院 太平興國五年詔於太平興國寺大殿西度地作譯經院中設譯經堂東序為潤文堂西

序為正義堂自是每誕節即獻經也八年改為傳法院按隋有翻經館唐初亦有翻譯之事元和後

廢太宗之置茲院亦隋翻經館之遺意也

僧惠洪冷齋夜話 景祐中光禿大師惟淨住

京師傳法院以梵學著聞景靈宮鋸匠解木木

既分有蟲蠹紋數十字如梵書狀因奏進上遣

都知羅宗譯潤經文夏英公竦詣傳法院導譯

冀得祥異之語以識國淨焚香審視逾刻乃曰

遺蹟志

卷十一

五

天竺無此字不能辨譯右璫憲曰大師宜領上

意若稍成文譯館恩例不小而英公亦以此意

諷之淨曰幸若蠹紋稍可箋譯誠教門光也異

日彰繆妄萬死何補富鄭公每語客曰此人誠

可謂佛弟子也使其立朝必能盡節不苟同於

人孰謂異教中無人邪

以上皆僧院也今俱廢無一存者

廣慧院 舊名黃姑庵在土市子南街東宣平坊金熙宗皇統初尼僧妙勝創建後燬于火國朝

洪武五年尼僧廣允復脩

興國院 在大寧坊第五巷即宋將鄭恩之佛堂施舍為尼寺國朝永樂元年尼僧義和重脩

崇真院初太宗陳國長公主出家大中祥符二年八月出居是院初在建初坊後以迫隘徙城西隆安坊即今俗稱七公主院是也

以上皆尼院也今俱廢無一存者

大梁書院汴舊有麗澤書院在南薰門內蔡河北岸提學副使劉昌建也後因改作巡撫治所

乃徙書院于城之東南三里許繁臺之上更名曰大梁書院草創未完成化間提學僉事吳伯通請

于巡撫都御史李衍檄開封府知府虞鍾督工繕造明年知府張岫修完

按大梁書院乃近時創建者非宋之遺蹟也

以造士之所不可遺姑附于此

汴京遺蹟志卷之十二

大梁李濂川父

雜志一

汴宋九帝紀年

宋太祖姓趙氏諱匡胤其先涿郡人庚申以殿前都點檢受周禪時年三十三因五代之舊都汴在位十七年丙子崩壽五十

改元三

建隆三
開寶九

乾德五

太宗諱炁初名匡義太祖之弟賜名光義封晉王丙子嗣立時年三十七在位二十二年丁酉崩壽五十

遺蹟志

一卷十一

一

九

改元五

太平興國八
淳化五

雍熙四
至道三

端拱二

真宗諱恒初名元侃太宗第三子丁酉嗣立時年二十九在位二十六年壬戌崩壽五十五

改元五

咸平六
天禧五
景德四
乾興一

大中祥符九

仁宗諱禎初名受益真宗太子壬戌嗣立時年十二在位四十二年癸卯崩壽五十四

改元九

天聖九
寶元二
明道二
康定一

景祐四
慶曆八

皇祐五

至和二

嘉祐八

英宗諱曙初名宗實濮安懿王子詔立為皇子癸卯

嗣立時年三十三在位五年丁未崩壽三十八

改元一 治平四

神宗諱頊英宗太子丁未嗣立時年十九在位十九年乙丑崩壽三十八

改元二 熙寧十
元豐八

哲宗諱煦初名傭神宗太子乙丑嗣立時年十歲在位十五年庚辰崩壽二十五

改元三 元祐八
元符三 紹聖四

徽宗諱佶神宗第十一子封端王庚辰嗣立時年十九在位二十五年乙巳禪位于太子丁未金虜陷中

遺蹟志 一卷十二 二一
原北狩後九年乙卯崩于五國城壽五十四

改元六 建中靖國一
政和七 崇寧五 大觀四 宣和七

欽宗諱桓徽宗太子乙巳受禪嗣位時年二十五丁未金虜陷中原北狩後三十四年庚辰崩壽六十一

改元一 靖康二

一統志 宋太祖永昌陵太宗永熙陵眞宗永定陵仁宗永昭陵英宗永厚陵神宗永裕陵哲宗永泰陵皆在河南府鞏縣西南

周密癸辛雜識 徽宗欽宗初葬五國城後數遣祈請使欲歸梓宮凡六七年而後許以梓宮

送行在高宗親至臨平奉迎易總服寓于龍德別宮一時朝野以爲一大事諸公論功受賞者幾人費于官帑者大不貲先是選人楊煇貽書執政以爲直僞未辨左宣義郎王之道亦上奏乞命大臣斷而視之既而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即承之以槨仍納袞冕翬衣於槨中不改斂遂從之近者楊髡盜發諸陵於二陵梓宮內畧無所有其一止有朽木一段其一則木燧燦一事耳當時已逆料其真僞不可知不欲逆詐亦聊以慰一時之人心耳蓋二帝遺骸飄流沙漠初未嘗還也哀哉

王鏊讀宋史 宋自建隆至慶曆人主以恭恕爲心宰輔以寬厚稱上意天下稱治至神宗狹小宋家制度欲大有爲而王安石相之凡祖宗之制一切掃去天下騷然遂基一代之亂元祐初召用司馬光凡新法之不便民者一切掃去紹聖間章蔡得志復取元祐之政一切掃去追奪司馬光等官蔡京繼之而元祐元符諸賢竄徙殆盡又倡爲豐亨豫大之說以侈靡蠱惑君心遂致中原淪陷左袵而二帝蒙塵矣悲夫

宋官制沿革

按宋官制沿革各家記載互有異同惟黃琦元禮論宋之新舊官制頗爲詳密其畧曰國朝自太祖設官分職多襲五代之制雖稍有增損大體仍舊唐制省部寺監之官無所職掌別領內外任使省部寺監別設主判官負額惟以侍中中書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宰相乾德二年始置參政爲宰相副貳初以薛居正呂餘慶爲之宰相所居省謂之中書門下國政所出兵政隸樞密院承五代之制有使副使太宗朝命石熙載以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後以張士

遺蹟志

八卷十二

四一

遜爲知樞密院事寇準溫仲舒同知樞密院事治平中郭逵以檢校太保同簽書樞密院事故樞密有使副使知院同知院簽書院負額與中書號爲二府尚書置判尚書都省一員掌百官赴省集議及大祀受檐戒之事六部各有主判率以學士待制館閣官領之吏部即審官東院掌尚書左選審官西院掌尚書右選吏部南曹掌侍郎左選三班院掌侍郎左選流內銓考功郎官之職也戶部郎三司使尚書之任也其官崇職重久次者爲使稍輕則爲權使資淺則爲權發遣使公事度支副使戶部副使鹽鐵副使各一

貞此侍郎之任也別置子司判官八貞度支判官戶部判官鹽鐵判官各一貞所掌本曹郎官之職也判會案一貞掌造器械唐軍器監職也判脩造案一貞唐工部將作少府監職也判磨勘司一貞掌考唐北部職也判院一貞掌審司出納及審覆百官諸司兵級請俸舊兼禁軍以繁冗別立諸司專計司掌之以分其職判理欠司一貞掌催促諸路遺欠禮部有判部及判禮部貢院即尚書侍郎之任內兵部事歸樞府工部事歸三司故此二部不設主判官多以別官兼之刑部則判審刑院及詳議官掌詳覆諸路

奏案是其職也翰林學士襲唐制以六貞爲額其帶知制誥即肇本院職事其別領省府職任即不帶知制誥內年德俱重者一貞爲承旨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其任即給事中也而隸樞密院知制誥即中書舍人之職也御史臺雖有大夫貞而不除以中丞爲臺長次侍御史知雜事侍御史裏行殿中侍御史殿中侍御史裏行監察御史監察御史裏行已上爲諫官以別官兼領官即爲知諫院同知諫院亦有正諫議大夫司諫正言者九寺則判太常寺禮院即卿之任也資輕者爲知院同知院兼掌博士之職

宗正有判寺一員太僕職屬群牧司有制置使一員以樞府及學士領之有判官一員大理則糾察在京刑獄是其職也鴻臚歸客省四方館光祿司農太府其職皆隸三司衛尉無所總轄其職分爲金吾衛仗司其環衛之任分隸三衙皇城司故此五寺別無置司并主判官負秘書省即昭文館史館集賢院謂之三館與秘閣同隸本省有直館直院直閣校理館閣校勘謂之館職初除於本省供職一年出補內外任使昭文史館有直館集賢院有學士脩撰直院校理秘閣有直閣校理又有判秘書省秘閣一員專掌省

遺蹟志

卷上

六一

事國子監有判其資淺者爲同知或同管即祭酒司業之任博士轉而爲直講將作少府軍器三監之職並屬三司而都水無常員遇興役即差官亦係三司差人迨熙寧興役法水利方置判司農寺并司農寺丞負闕建大理寺方置權發遣大理少卿公事二員職掌官外有學士待制等員惟觀文殿大學士仁宗朝以賈昌朝辭使相特建此職仍詔非曾任宰相不除觀文殿學士資政殿大學士資政殿學士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侍講學士龍圖天章寶文閣學士直學士樞密直學士三閣待制皆爲侍從清望之選並

無職掌多帶職以領在內省府寺監在外藩方任使
自資政以上多以授二府舊臣此國朝舊制如此元
豐初始命置局詳定官制在內設尚書省置令左右
僕射門下省置侍中中書省置令已上爲宰相而兩
令侍中不除人尚書有左右丞門下中書各有侍郎
樞密院有知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事已上爲執政
官尚書六部吏部一尚書二侍郎分掌四選吏部司
封司勳考功屬焉戶部一尚書二侍郎分左右曹而
戶部度支金部倉部屬焉禮部一尚書一侍郎禮部
祠部主客膳部屬焉兵部一尚書一侍郎兵部職方
遺蹟志

駕部庫部屬焉刑部一尚書一侍郎刑部都官比部
司門屬焉工部一尚書一侍郎工部屯田虞部水部
屬焉母部郎官二員知州已上資序及階官朝議大
夫已上爲郎官餘員外惟吏部戶部刑部郎官各置
四員以其劇曹也左右司郎官各二員通糾六部號
都司專佐宰相理省事謂之宰屬翰林學士定以二
員爲額久次者爲承直御史臺官名如舊制而除知
雜事及裏行之名門下後省置左散騎常侍而不除
人給事中四員起居郎一員左諫議大夫左司諫左
正言寓焉中書後省置右散騎常侍而不除人中書

舍人六員起居舍人一員右諫議大夫右司諫右正
言寓焉號兩省官秘書省有監少監丞郎校書郎正
字著作郎佐郎寓焉號館職罷直館院校理等員闕
惟存脩撰直秘閣號貼職而別領在外使九寺太
常宗正光祿衛尉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有卿少
卿丞簿太常復置博士太祝奉禮協律郎大理則置
寺正評事司直四監將作少府軍器置監少監丞簿
南外北外丞已上爲寺監官國子監有祭酒司業丞
簿太學有博士正錄已上爲學官謂職事官罷三司
使副及諸主判官而其職分隸諸省部寺監群牧司

遺蹟志

卷士二

八

使名不除而不命官其職皆屬太僕寺以太師太傅
太保爲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皆論道之官無
專領之職爲宰相兼官以開府儀同三司易節度使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號爲使相以唐文散階換省部
寺監官歸釐本職號階官爲寄祿官而食其俸以領
內外任使以特進易左右僕射金紫光祿大夫易更
部尚書銀青光祿大夫易五曹尚書光祿大夫易左
右丞正議大夫易列曹侍郎通議大夫易給舍太中
大夫易左右諫議大夫中大夫易秘書監殿中監中
散大夫易大卿監朝議大夫易少卿監朝請朝散朝

奉大夫易郎中朝請朝散朝奉郎易負外郎承議郎
易太常國子博士奉議郎易太常秘書監中丞通直
郎易太子中允中舍左右贊善大夫宣德郎易寺丞
宣義郎易監丞承事郎易大理評事承奉郎易太常
寺太祝奉禮郎承務郎易寺監主簿自承務郎至特
進爲寄祿官大學士至待制其名皆存以爲二府罷
政省部長貳給舍諫議補外之職集賢殿脩撰直龍
圖閣直秘閣號貼職庶僚領在外繁劇任使者帶之
削去憲銜檢校官留勳十二轉自通直郎以上帶入
銜此爲元豐新制官名即循唐舊典職掌亦倣周禮
遺蹟志

六官之法也

黃履翁論宋官制 本朝官制有二曰國初舊
制曰元豐新制舊制之善者則官職分治脉絡
相統祿秩有階遷轉得序也新制之善者則省
部諸司各有職掌郎曹等官不寄虛名也蓋國
初徵藩鎮之弊朝官文臣多領外寄九寺三監
皆爲空官特以是寄祿秩班序位而已向所典
之事則別有職存也至元豐八年取唐六典與
廷臣博議踰二年而法成本末次第歷歷條舉
或正而治之或旁而治之或統而治之向者省

部寺監之無職今其職舉矣向者郎曹卿監之
虛官今其官定矣此元豐新制不爲不善也

王鏊震澤長語 宋初承五代三省無專職臺
省寺監無定員類以它官主判三省長官不預
朝政六曹不釐本務給舍不領本職諫議無言
責起居不注記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
諫諍以登臺閣禁從爲顯宦不以官之遲速爲
滯以差遣要劇爲貴途不以動階爵邑爲輕
重名之不正未有如宋之甚者也至元豐間始
以唐六典而定官制

又曰宋時兩制皆文學名天下者始應其選雖
一甲三人亦出知外任然後召試欲其知民事
也其餘應試率皆一時有盛名者所謂制科是
也故文學之士不至遺棄又通知民間利病以
其曾試於外也我 朝翰林侍從亦兩制之類
率用高科一甲三人終不外任庶吉士每科或
選或不選立法之意本欲使之種學績文以爲
異日公卿之儲士既預此選自可坐致清要不
復苦心於學又不通知民事天下以文學名者
不復得預遺才頗多故不若制科之爲得也

宋登科記總目

太祖建隆元年進士十九人榜首楊礪

二年進士十一人榜首張去華

三年進士十五人榜首馬適

四年進士八人榜首蘇德祥

乾德二年進士八人榜首李景陽制科一人

三年進士一人榜首劉察

四年進士六人榜首李肅制科二人

五年進士十人榜首劉蒙叟

六年進士十一人榜首柴成務

遺蹟志

卷十一

十一

開寶二年進士七人榜首安德裕

三年進士八人榜首張拱賜十五舉未及

第人司馬浦等一百六人本科出身

四年進士十人榜首劉寅

五年進士十一人榜首安守亮

六年進士十一人榜首宋準再試取十六

人落一人諸科九十六人

七年停貢舉

八年進士三十一人省元王式狀元王嗣

宗諸科二十四人

九年停貢舉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進士一百九人省元闕狀元

呂蒙正諸科二百七人十五舉以上一

百八十四人凡五百餘人

三年進士七十四人省元闕狀元胡旦

諸科八十二人

四年停貢舉

五年進士一百二十一人省元闕狀元

蘇易簡諸科五百三十四人

六年七年停貢舉

遺蹟志

一卷十一

十一

八年進士二百三十九人省元王禹偁狀元

元王世則諸科二百八十五人

雍熙元年停貢舉

二年進士二百五十八人省元陳克狀元

梁顥諸科六百九十九人

三年四年停貢舉

端拱元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一百一人覆試

得進士諸科七百人又武成王廟重試

得進士三十一人諸科八十九人省元

程宿是年不臨軒

二年進士一百八十六人諸科四百七十
八人省元陳堯叟狀元同

淳化元年二年停貢舉

三年進士三百五十三人諸科七百七十
四人省元孫何狀元同

四年五年至道二年三年並停貢舉

真宗咸平元年進士五十人諸科一百五十人省元

孫僅狀元同

二年進士七十一人諸科一百八十八人省
元孫暨狀元同

遺蹟志

一卷十一

十三

三年進士四百九人諸科一千一百二十
九人省元李庶幾狀元陳堯咨

四年停貢舉制科七人

五年進士三十八人諸科一百八十二人
省元王曾狀元同

六年停貢舉

景德元年停貢舉

二年進士二百四十七人諸科五百七十
人省元劉滋狀元李迪

三年停貢舉制科二人

四年停貢舉制科二人

大中祥符元年進士二百七人諸科三百二十

人省元鄭向狀元姚曄

二年親試東封路進士三十一人狀元梁

固

三年停貢舉

四年親試汾陰路進士三十一人狀元張

師德

五年進士一百二十六人諸科三百七十

七人省元闕狀元孫奭

遺蹟志

一卷十二

十四

六年停貢舉

七年亳州南京路進士二十一人狀元張

觀

八年進士二百八十人諸科六十三人省

元高鍊狀元蔡齊

九年停貢舉

天禧元年二年停貢舉

三年進士一百四十人諸科一百五十四

人省元程戡狀元王整

四年五年乾興元年並停貢舉

仁宗天聖元年停貢舉

二年進士二百人諸科三百五十四人省
元吳感狀元宋郊

三年四年停貢舉

五年進士七十七人諸科八百九十四人
省元吳育狀元王堯臣

六年七年停貢舉

八年進士二百四十九人諸科五百七十
三人省元歐陽脩狀元王拱辰制科二
人拔萃二人

遺蹟志

卷十二

十五

九年停貢舉拔萃四人

明道元年二年並停貢舉

景祐元年進士四百九十九人諸科四百八十
一人制科三人拔萃四人省元黃庠狀

元張唐卿

二年三年四年並停貢舉

寶元元年進士三百一十人諸科六百一十七
人制科二人省元范鎮狀元呂溱

二年康定元年慶曆元年並停貢舉

慶曆二年進士四百三十五人省元楊寘狀元

同制科一人

三年四年五年並停貢舉

六年進士五百三十八人諸科四百一十

五人制科一人省元裴煜狀元賈黯

七年八年並停貢舉

皇祐元年進士四百九十八人諸科五百五十

人制科一人省元馮京狀元同

二年三年四年並停貢舉

五年進士五百二十人諸科五百二十二

人省元徐無黨狀元鄭獬

遺蹟志

一卷十二

十六

至和元年二年嘉祐元年並停貢舉

嘉祐二年進士三百八十八人諸科三百八十

九人省元李寔狀元張衡制科一人

是年始定間歲一開科

四年進士一百六十五人諸科一百八十

四人省元劉摯狀元劉燾制科二人

六年進士一百八十三人諸科一百二人

省元江衍狀元王俊民

八年進士一百九十三人諸科十一人省

元孔武仲狀元許將

英宗治平二年進士二百人諸科十八人制科二人
省元彭汝礪狀元同

是年始詔三歲一科舉

四年進士二百五十人諸科三十六人省

元許安世狀元同

神宗熙寧三年進士二百九十五人省元陸佃狀元

葉祖洽明經諸科四百七十二人制科

二人

六年進士四百人諸科四十人省元邵剛

狀元余忠

遺蹟志

一卷十一

十一

九年進士四百二十二入諸科一百九十

四人省元張巖狀元闕

元豐二年進士三百四十八人省元朱浚明狀

元時彥

五年進士四百四十五人明經二人省元

劉槩狀元黃裳

八年進士四百八十五人省元焦蹈狀元

同是歲諒闇
不臨軒

哲宗元祐三年進士五百二十三人制科一人省元

章授狀元李常寧

六年進士五百一十九人省元鄒起狀元
馬涓制科三人

紹聖元年進士五百一十二人省元劉範狀元
畢漸制科三人宏詞科八人

四年進士五百六十四人省元汪革狀元
何昌言詞科九人

元符三年進士五百六十一人省元李釜狀元
同是歲諒闇不臨軒

徽宗崇寧二年進士五百三十八人省元李階狀元

霍端友

遺蹟志

卷十二

十八

五年進士六百七十一人省元吳佃狀元

蔡疑

是科始罷諸州發解併省試並從學校逐年貢士

大觀三年進士六百人十五人宗室上舍四十

二人上舍魁李彌遜狀元賈安宅

政和三年進士七百一十三人上舍魁師驥狀元

元莫儔

五年進士六百七十人宗室上舍十七人

上舍魁傅崧卿狀元何卓

八年進士七百八十三人上舍魁何奎狀元

元王嘉

宣和三年進士六百三十人上舍魁宋齊愈狀

元何渙

六年進士八百五人省元楊椿狀元沈晦

是年復省試

右汴宋九朝一百六十有七年科場取士總目具載于此名臣碩輔皆由是出亦彬彬乎其盛矣孰謂科目不足以得士哉

宋戶口總數

太祖建隆元年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

乾德元年荆南平得戶十四萬二千三百

遺蹟志

卷十二

十九

湖南平得戶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八

三年蜀平得戶五十三萬四千二十九

開寶四年廣南平得戶十七萬二百六十三

八年江南平得戶六十五萬五千六十五

九年天下主客戶三百九萬五百四

詔諸州歲奏男夫以二十爲丁六十爲老

女口不預

太宗雍熙元年令江浙荆湖廣南民輸丁錢以二十成丁六十入老并身有疾廢者免之

至道元年詔復造天下郡國戶口版籍

自唐末四方兵

起版籍亡失故戶口賦稅莫能周知至是始命復造焉

三年天下主客戶四百一十三萬二千五百七十六

眞宗天禧五年天下主客戶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口一千九百九十三萬三百

二十

仁宗天聖七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九口二千六百五萬四千二百二十八

慶曆八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七十二萬三千六百九十五口二千一百八十三萬六千

續蹟志

一卷十一

五

四

嘉祐八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二百四十六萬二

千三百一十七口二千六百四十二萬一千六百五十一

英宗治平三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二百九十一萬七千二百二十一口二千九百九萬二千一百八十五

神宗熙寧八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五百六十八萬四千五百二十九口二千三百八十八萬七

千一百六十五

元豐六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
千七百一十三口二千四百九十六萬
九千三百

哲宗元祐六年天下主客戶一千八百六十五萬五
千九十三口四千一百四十九萬二千
三百一十一

元符二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九百七十一萬五
千五百五十五口四千三百四十一萬
一千六百六

遺蹟志

卷十一

十一

徽宗崇寧元年天下主客戶三十萬三千四百九十
五口四十萬九千一百六十三而古今
戶口之繁無踰于是矣

按馬端臨曰古者戶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後
世生齒繁而多窳惰之輩均是人也古之人
方其爲士則務學問及其爲農則勤稼穡及
其爲兵則力戰鬪是以千里之邦萬家之聚
皆足以世守其國後世之民才益乏而智益
劣士拘於文墨而授之介冑則慚農安於犁
鋤而問之刀筆則廢以至九流百工釋老之

徒食土之毛者日以繁夥不足以增重邦國
官既無藉於民之材而徒欲多爲之法以征
其身戶調口賦日增月益而民益窮苦憔悴
祗以丁多爲累矣悲夫

宋財賦總數

按文獻通考國初以來四河所運粟未有定制至太平興國六年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三萬石凡五百五十二萬石非水旱大蠲民租未嘗不及其數至道初汴河運米至五百八十萬石自是京城積粟盈溢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石天禧末京城所積倉粟一千五百六十萬餘石草一千七百萬五千餘圍 凡水運自淮南江南荆湖南北路所運粟於揚真楚泗州四處置倉以受其輸既而分調舟船沂流而入京師發運使領之荆湖江淮兩浙以及嶺表金銀香藥犀象百貨亦同之惟嶺表陸運至虔州而後水運陝西諸州菽粟自黃河三門汭流由汴河而至亦置發運使領之陳穎許蔡光壽等六州之粟帛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東十七州之粟帛由廣濟河而至皆有京朝官

廷臣督之凡三水皆通漕運而歲計所賴者惟汴流
焉河北衛川東北有御河達乾寧軍其運物亦有廷
臣主之川陝諸州金帛自劔門列傳置分輦者擔以
至租布及官所市布由水運送江陵自江陵遣綱吏
運送京師咸平中定歲運六十六萬疋分爲十綱天
禧末水陸上供金帛緡錢二十三萬一千餘貫兩端
疋珠寶香藥二十七萬五千餘斤諸州歲造運船至
道末三千三百三十七艘天禧末減四百二十一
景德中漕東南粟歲不過四百五十萬石後增至六
百萬天聖中發運使請所部六路計民稅一石量糴

遺蹟志

卷十一

三

粟二斗五升歲可更得二百萬石給京師仁宗曰常
賦外增糴是重擾民不許時江南穀貴民貧尚書員
外郎吳耀卿以爲言詔歲減五十萬後是三司奏復
增至六百萬然東南災歉輒減歲漕數或百萬或數
十萬又轉移以給他路者時有焉慶曆中詔減廣
濟河歲漕一十萬石後黃河歲漕益減耗纔運菽三
十萬石而歲創漕船市材木役牙前勞費甚廣嘉祐
四年詔罷所運菽減漕船三百艘自是歲漕三河而
已

葉少蘊石林燕語

皇祐治平天下財賦歲入

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出入畧相當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治平加二萬餘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治平加一千萬以上二者皆倍於景德元豐中曾子固嘗請欲推考所從來悉爲裁損使歲入如皇祐治平而祿吏奉郊之費同景德止二者所省已半以類推之歲入以億萬爲率歲但省十之一則三十年當有九億萬可以爲十五年之蓄議格不行此雖論其大約未必盡然要之言節用似當畧倣此可得實效愈於毛舉目前瑣碎徒爲裁減之名而訖不能行也

遺蹟志

一卷十一

三孟

沈括夢溪筆談 發運司歲供京師米以六百萬石爲額淮南一百三十萬石江南東路九十萬石一千一百石江南西路一百二十萬八千九百石荆湖南路六十五萬石荆湖北路三十五萬石兩浙路一百五十萬石通餘羨歲入六百二十萬石

汴京遺蹟志卷之十三

大梁 李 濂 川父

雜志二

宋四京

京大也天子所居謂之京師宋四京者謂東京開封

府汴西京河南府洛南京應天府歸德北京大名府魏

宋史 真宗大中祥符六年以應天府為南京

國初因五代之舊以大梁為東京開封府洛陽

為西京河南府後以太祖舊藩歸德軍在宋州

改宋州為應天府至是建為南京作鴻慶宮以

遺蹟志

卷十三

奉太祖太宗御容仁宗慶曆二年五月以大名

府為北京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朝議請城

洛陽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

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邪我聞契丹畏壯侮怯

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

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建大名為北京即

真宗駐蹕之所城焉識者歸之

葉少蘊石林燕語 唐都雍洛陽在關東故以

為東都本朝都汴洛陽在西故以為西都皆謂

之兩京祥符七年真宗謁太清宮于亳州還始

建應天府為南京慶曆二年契丹會兵幽州遣使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北地始建大名府為北京

又曰北京舊不兼河北路安撫使仁宗特以命賈文元故文元薦程文簡為代已只領大名一路後文元再鎮固求兼領乃復命之且召昌朝罷則不置及熙寧初陳暘叔守北京遂以文元故事兼領

宋畿內十六縣

開封赤

祥符赤舊浚儀縣也大中祥符初改

尉氏畿

遺蹟志

卷三

二

陳留畿

雍丘畿

封丘畿

中牟畿

陽武畿

延津畿舊酸棗縣也政和七年改

長垣

隋匡城縣也建隆元年改為鶴丘後又改今名

東明

畿本東昏縣也乾德元年改

扶溝畿

鄆陵畿

考城

畿崇寧四年與太康縣同隸拱州大觀四年廢拱州而二縣復來隸云

太康

畿宣和二年復隸拱州六年仍隸京畿

咸平舊通許鎮隸陳留咸平五年置縣

宋十衛

左金吾衛上將軍

右金吾衛上將軍

左金吾衛大將軍

右金吾衛大將軍

左衛上將軍

右衛上將軍

諸衛大將軍

諸衛將軍

率府軍

率府副軍

宋二十三路

太宗分天下為十五路
仁宗又分為二十三路

京東東路

京東西路

京西南路

京西北路

河北東路

河北西路

陝西路

秦鳳路

河東路

淮南東路

淮南西路

兩浙路

江南東路

江南西路

荆湖南路

荆湖北路

成都路

梓州路

利州路

夔州路

福建路

廣南東路

廣南西路

宋史地理志

當是時東南際海西盡巴棘北

遺蹟志

卷十三

三一

極三關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千

六百二十里崇寧四年復置京畿路大觀元年

別置黔南路三年并黔南入廣西以廣西黔南

為名四年仍舊為廣南西路宣和四年置燕山

府及雲中府路夫下分路二十六京府四府三

十州二百五十四監六十三縣一千二百三十

四可謂極盛矣大抵宋有天下由建隆初迄治

平末一百四年州郡沿革無大增損迨熙寧始

務闢土而种諤王韶章惇輩各為拓斥計矣

宋四殿

各置大學士
以大臣為之

觀文殿

資政殿

端明殿

保和殿

宋六閣

皆累朝增建以藏宸翰之所

龍圖閣

藏太宗御筆

天章閣

藏真宗御筆

寶文閣

藏仁宗御筆

顯謨閣

藏神宗御筆

徽猷閣

藏哲宗御筆

敷文閣

藏徽宗御筆

宋史

真宗景德元年冬十月置龍圖閣奉太

宗御製文集及典籍圖書寶瑞之物與宗正所

進屬籍并置待制學士官自是每一帝崩則置

一閣

葉少蘊石林燕語

祥符中始建龍圖閣以藏

太宗御集天禧初因建天章壽昌兩閣於後而

遺蹟志

卷十三

四

以天章閣藏御集虛壽昌閣未用慶曆初改壽

昌為寶文仁宗亦以藏御集二閣皆二帝時所

自命也神宗顯謨閣哲宗徽猷閣皆後追建之

惟太祖英宗無集不為閣

宋四園

瓊林苑

金明池

宜春苑

玉津園

葉少蘊石林燕語

瓊林苑金明池宜春苑玉

津園謂之四園瓊林苑乾德中置太平興國中

復鑿金明池於苑北導金水河水注之以教神

衛虎翼水軍習舟楫因為水嬉宜春苑本秦悼

王園因以皇城宜春舊苑富國倉遂遷于此王
津園則五代之舊也今惟瓊林金明最盛歲以
二月開命士庶縱觀謂之開池至上巳車駕臨
幸畢即閉歲賜二府從官燕及進士聞喜燕皆
在其間金明水戰不復習而諸軍猶為鬼神戲
謂之旱教王津半以種麥每仲夏駕幸觀刈麥
自仁宗後亦不復講矣惟契丹賜射為故事宜
春俗但稱庶人園以秦王故也荒廢殆不復治
祖宗不崇園池之觀前代未有也

宋五學

遺蹟志

卷十三

五

國子學 大學

武學

律學

筭學

宋四館驛

都亭驛

待遼使之所

都亭西驛

待西蕃阿黎于闐新羅渤海使之所

懷遠驛

待交趾使之所

同文館

待青唐高麗使之所

宋六更

初更

二更

三更

四更

五更

六更

禁中更鼓每夜六更

和維愚見紀志

前代夜俱五更惟宋朝則用

六更馮深居詩云春風吹送笑談香玉酒銀燈

破夜涼歸去東華聽更漏杏花落盡六更長又
云三十六聲更點長汪水雲序宋亡事如云亂
點傳籌殺六更風吹庭燎滅還明侍臣奏罷降
元表臣妾簽名謝道情陳剛中詩云羽袍士尚
傳三漏絳幘人誰報六更蓋內帳樓五更絕柝
鼓便作謂之鍛臺更禁門方開百官隨入所謂
六更者也嘗疑五更古今通用何宋時獨用六
更邪近考宋史自太祖建隆庚申至理宗景定
元年五庚申又十六年而宋亡蓋符太祖卞世
于陳搏睡到五更醒時再來問之說庚更同音

遺蹟志

卷十三

六一

以此禁中常打六更而外方只謂之攢點也
大梁十蹟

夷門

古城

吹臺

隋堤

上源驛

愁臺

陳橋

艮岳

青城

官渡

沐城八景

鐵塔行雲

金池過雨

州橋明月

大河濤聲

繁臺春曉

汴水秋風

隋堤煙柳

相國霜鐘

又八景

艮岳春雲

夷山夕照

金梁曉月

資聖薰風

百岡冬雪

吹臺秋雨

宴臺瑞靄

牧苑新晴

靖康之變

按宋史政和後禁苑多爲村居野店又聚珍禽野獸
麀鹿鴛鴦禽鳥數百實其中至宣和間每秋風夜靜
禽獸之音四徹宛若深山大澤陂野之間識者以爲
不祥之兆宣和末南郊禮畢御郊宮端拱殿天未明
百辟方稱賀間忽有鴉鳴于殿屋若與贊拜聲相應
和聞者駭之時已報女真背盟未踰月內禪而明年
有陷城之難

政和三年夏至宰臣何執中奉祀北郊有黑氣長數
丈出自齋宮行一里許入壇壝繞祭所皆近人穿燈
燭而過俄又及於壇禮將畢不見人皆異之

遺蹟志

卷十三

七

政和七年詔脩神保觀俗所謂二郎神者汴人素畏
之自春及夏傾城男女負土以獻揭榜通衢云某人
獻土又有飾形作鬼使巡門催納土者或以爲不祥
禁之後金人幹離不圍京師其國謂之二郎君云

宣和初收復燕山以歸金民來居京師者其俗有臻
蓬蓬歌每扣鼓和臻蓬蓬之音爲節而舞人皆喜聞
其音而效之其歌曰臻蓬蓬外頭花花裏頭空但看
明年春二月滿城不見主人翁本虜讖故京師不禁
然卒有靖康之變

宣和五年間每夜漏三鼓街衢稍寂滿耳聞犬吠聲勢若舉禁城內百萬之犬俱嗥無復聞人聲每深夜獨行附近察遠傾耳聽之不見犬也當時已爲異及靖康末虜犯京師乃又居之人始悟其異焉

宣和元年夏雨晝夜凡數日及霽開封縣前茶肆中有異物如大犬蹲踞臥榻下細視之身僅六七尺色蒼異其首類驢兩頰作魚頷而色正綠頂有角極長於其際始分兩岐聲如牛鳴與世所繪龍無異茶肆近軍器作坊兵卒來觀共殺食之已而京城大水訛言龍復讐云

遺蹟志

卷十三

八

宣和五六年間上方織綾謂之遍地桃又名急地綾漆冠子作二桃樣謂之並桃天下效之香謂之佩香至金兵犯闕無貴賤皆逃避多爲虜去亦此識也

宣和六年都城有賣青果男子孕而生子蓐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免而逃又有豐樂樓酒保朱氏子之妻可四十餘楚州人忽生髭長六七寸踈秀而美宛然一男子詔度爲女道士

宣和七年秋有狐由艮岳直入禁中據御榻而坐詔毀狐王廟

宋史筆斷論靖康災異 秦公子鍼曰國於天

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此爲諸侯而言也董仲舒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自非大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安全之此爲帝王而言也蓋帝王爲天之子爲鬼神之主爲萬民之父母非有桀紂之敗德煬帝之亂常於其政殆國危之際則天必降災異以警之警之者非所以絕之乃所以愛之也宋之徽宗初無涼德但於即位之始不能率由舊章奉若天命乃信讒說殄行之人用復熙寧紹聖故事廢黜忠鯁登用姦回戎狄之患旣萌黨人之獄復起故於建

中靖國元年春正月朔有流星光燭地自西南入尾抵距星是夕有赤氣起東北方亘西南方中出白氣二將散復有黑氣在傍此則陰邪致亂之徵夷狄竊發之兆乃天所以先示厥警欲其脩德以弭之也惜乎徽宗荒怠弗敬謂天變不足畏謂國政不足脩謂任伯雨之言不足信乃以趙挺之爲御史中丞以呂希純知瀛州解任伯雨陳祐言職范純禮出知潁昌府安燾陳瓘傳楫晁補之豐稷罷邢恕呂嘉問路昌衡安惇蹇序辰蔡卞並復宮觀與郡召張商英赴闕

遼主洪基死孫延禧立女真阿骨打亦立崇寧
元年以蔡確配饗哲宗廟庭命內侍童貫如杭
州監造御前生活仍詔司馬光呂公著等四十
四人各奪官有差竄鄒浩于永州超拜蔡京爲
右僕射嗟乎政之錯亂一至於此而可以弭天
變乎然而天之眷祐人君惓惓不已故於大觀
四年有星孛于中宮長數丈逆入紫宮退而復
掃帝座者再此又天意明示金人之禍必欲徽
宗保國而防患也奈何天譴雖切而忽之尤甚
乃復大興土木窮索珍奇煥臺館之瓊瑤列綱

遺蹟志

卷十三

十一

運之花石舊盟遼主棄之自毀藩籬新結女真
養之若招狼虎委童貫而爲大將再敗王師封
蔡京而爲魯公重汙國典方且樂其臺池鳥獸
豈思民欲與之俱亡天知其終不悔禍故不復
告戒遂生亡國妖孽以詔之也自是火星如月
徐徐南行天裂有聲格格且久妖狐升於御榻
黑青遍於京畿敗亡之徵其可過乎故雖有智
將謀臣亦莫能善其後矣嗟乎徽宗之不畏天
故至取敗向使其果能監此脩德以善隣尊賢
以去佞咨諏治道一循常典則阿骨打雖有假

途之謀猖獗之勢亦安敢跨遼海而犯東萊越
燕雲而侵中國乎由是觀之非天有負於徽宗
而徽宗自負於天也書曰天難謀命靡常常厥
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詎不信夫

宋史筆斷論汴京難守 汴京之地內無異產
之材外無形勝之固其不可爲國明矣然太祖
都之而能以弱制強以小敵大遂若周公定鼎
洛邑而成百六十餘年之基業者何哉蓋太祖
以仁義而爲金湯以禮樂而爲干盾柔遠能邇
推亡固存故能君主華夷而昌大其邦家也徽

宗悉反其道色荒于政酒湏于德棄遼主而隳
屏障結女真而致干戈金人退兵思避其難故
白時中請上南幸或勸上西幸洛陽嗟乎以宗
廟之重而言則國君當死社稷不可輕委而去
以太王避狄人而言則當徙而去邠暫遠其害
此則去守之兩途也然以往事而論之昔光武
駐兵昆陽蓋遣嚴尤等率大兵圍之光武夜與
李軼等十三騎突圍而出收衆於外大破莽兵
唐玄宗遇安祿山之亂力不能支決意幸蜀乃
留太子募兵討賊嗟乎向使光武不出昆陽同

受圍困玄宗不幸西蜀坐守孤城則皆爲囿甲之物而爲賊所擒矣又豈能討平寇盜而克復故物哉爲欽宗者正宜監此分遣義士衛送上皇南幸已與李綱宗澤等大召援兵嬰城固守雖粘罕幹離不復至未必有腹背受敵之患都城雖甚危弱亦未必旬月而陷也柰何吳敏李綱執於死社稷之論堅意苦留遂使徽宗父子輿視蒙塵貽辱千載悠悠蒼天謂之何哉或曰避難出奔策固善矣然不聞李綱有云萬一衛士中道散歸何以能達借使能達而粘罕諸凶

霆驅雷邁雖隔天塹之險可投馬箠而渡事何能濟嗟乎此又無謀之言也蓋戎狄所長者騎射而已焉知艨艟闐艦之利以曹操用兵如神猶尚困於赤壁况粘罕之小醜乎觀其於建炎之間粘罕不敢渡江乃遣兀朮南侵則其技術亦可知矣于時李綱適已竄去使其猶在城陷之日不知綱爲從行歟將死於敵歟愚故曰李綱雖知報國之忠而不知用兵之畧也

邵氏聞見後錄 宣和殿聚殷周鼎鍾尊爵等數千百種國破虜人盡取之其下不禁勞苦辛

投之南壁池中後世三代彝器當出于大梁之墟云

和維愚見紀志 徽欽北狩可謂世之大變而詩人感憤見于題詠者皆言其奢縱之過如云萬炬銀花錦繡圍景龍門外軟紅飛淒涼但有雲頭月曾照當時步輦歸此言當時元宵遊賞之樂不卹國政而後人徒見淒涼之月色也如云蒼龍觀闕東風外黃道星辰北斗邊月照九衢天似水胡兒吹笛內門前此言故宮雖在已爲金人據守但見胡兒守門也如云濯龍江上

綠成堆半是宣和舊日栽聞說白頭宮女伴倚欄猶待翠華來此詠柳枝以比中原遺民愛戴不忘望其克復而來也元好問云雙鳳簫聲隔綵霞宮鶯催賞玉谿花誰憐利澤門前柳瘦倚東風望翠華此言太平之時奏樂賞花于龍德宮之玉谿靖康之變君臣妃后囚繫漠北惟有都門之柳日望其歸而不可得利澤門汴之水西門也劉後村云初爲御筆行中旨漸取兵權付左璫玉帶解來頒貴倖珠袍脫下賜降羗又云兵來尚恐妨恭謝事去徒知悔夾攻丞相自

言芝產第大師頻奏鶴翔空如何直到宣和季始憶元城與了翁蓋言徽欽之失非止奢侈淫泆之極亦由罷黜賢臣任用閹宦崇尚祥瑞賞賚無功以致禍變也元城劉公了翁陳公皆以諫官得罪去

何喬新論幹離不圍京師 幹離不之伐宋懸師深入兵家所忌然卒以取宋何也宋之主相非才而不能用善謀也夫完顏氏兵甲之盛雖未易當歟張孝純堅守太原虜以大衆攻之歷三時而後拔况京師城郭之固師旅之彊糧餉

之豐非太原比使宋有中材之主得救時之相聞虜兵南下亟命良將勁卒固守黎陽虜必不敢渡河就令得渡然虜兵僅六萬勤王之兵至城下者已二十萬宜命大軍扼牟駝岡以當其前奇兵屯邢相以截其後青齊之兵攻其左襄鄧之兵擊其右雖使韓彭爲將賁育爲卒良平爲謀主懼將潰敗不可支况幹離不之輩邪當是時非無善謀也种師道請俟彼情歸扼而殲諸河李綱請俟其食盡力疲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皆策之善者也欽宗舉不之從惟李邦彥

割地請和之謀是聽蓋欽宗陰柔之君邦彥陰柔之輔虜固有所侮而動也易曰公弋取彼在穴欽宗之於邦彥是已嗟夫自古以來遠善謀而用邪說以取亂亡者多矣豈獨欽宗也哉

王庶論李綱請固守京師之非 宋徽欽時金虜入寇李綱力主固守京師以衛社稷夫死社稷諸侯守土之職非天子之事也李綱不此之悟而欲留二帝固守京師以待勤王之師與虜背城一戰以決勝負若綱者賢則賢矣不幾於知常而不知變者乎昔者太王嘗避狄人之逼

孟子又嘗以對滕君矣夫太王滕君皆侯國也及其行權聖賢猶許之况於萬乘之尊乎故唐玄宗幸蜀以避祿山之禍代宗幸陝以避吐蕃之難德宗幸奉天以避朱泚之亂卒賴勤王之師再造唐祚使當是時三宗皆如李綱之議則安祿山吐蕃朱泚之慘三宗能不震驚乎綱力主其議二帝從之幸而幹離不尋以師退京師賴以無虞及綱罷是後朝臣不建行幸之議至冬虜復入寇何凜又執綱議欽宗以足頓地誓死社稷朝臣乃不復言遂至三帝北巡貽宗廟

之羞遺人民之禍實甚綱稟知常而不知變之罪也當時之計莫若從太王避狄之謀龔三宗出幸之事命康王爲元帥李綱爲相權之不撓用之不疑詔徵天下勤王之師以衛王室斯善之善者也即有不虞亦無北遷之禍顧乃爲守土臣之計以致二帝身亡國削哀哉

丘濬世史正綱論二帝北狩 嗚呼宋人以忠厚立國而其敗也受禍乃慘于晉人何哉是非獨天數蓋亦人謀之不臧也所謂人謀之不臧柰何曰方虜騎之未渡河也拒禦之計莫急於

防扼河津可用汪立信沿江之策及虜勢不可遏也自全之計莫切於權行避敵可用唐玄宗幸蜀之策若夫車駕既行京城防守之計又莫要於堅壁清野可用周亞夫斃吳之策何也自古立國必據險阻宋都汴梁平原之地而與疆虜爲敵所以限之者一河耳謀國者不知據險以守境危急之際乃以要害之地附之庸腐闔人虜之渡河如履平地既渡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二三千人守此吾豈得渡邪當時誠有能建策如汪立信沿江之守盡出內地之兵以

實外禦四五十里而爲一屯屯有守將十屯而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則參倍其數而命一大將領勁兵數萬徃來巡督况河面比江面爲不遠用兵不多雖虜兵併聚而來然亦可以少延月日而吾之勤王兵日集矣若夫真宗澶淵之役王欽若勸幸江南陳堯叟勸幸蜀當全盛之時爲遷幸之說誠爲失策靖康之際則非景德比矣蓋效有唐乎唐玄宗避安祿山之寇而幸蜀肅宗起於靈武遂復唐祚其後德宗幸奉天僖宗幸興元皆用此策也况女真又非唐

三寇比其意在於金幣而不在土地其技長於野戰而不能攻城觀其得汴京既以與張邦昌邦昌不能立又以與劉豫其意蓋可見矣使當時謀國者當虜騎尚遠之時先請上皇率六宮以幸江南逼近之際繼擁欽宗領禁兵以巡襄鄧二帝在外號召四方之兵以爲救援京師之舉京城之守則付之大臣如李綱者使之內堅城壁外清草野屯重兵而不動閉重門以自居彼欲縱兵以遠追慮吾扼其歸路彼欲肆暴以劫掠則又野無所得其勢自然不能久居而有

畏散之心矣。然後遣使與之通好，或增歲幣，或邀重盟，縱有屈抑，不至受禍如此之慘矣。說者徒以人君死社稷爲言，且謂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嗎呼！此老生之常談爾。盍量其君曰：彼能死社稷否乎？都城雖堅，孰能守之乎？吾之言，彼能始終聽之不移乎？苟不能然，孰若委任一人如漢人之用周亞夫者以守都城，雖以九重宣命三軍夜驚，略不少動，如是則號令出于一人，持守定而事功易集，以俟機便，使凡虜之所以令其下尅期以取效者，皆過期而不應，其徒衆自然解體。後有所言皆不之信，而主謀者亦且持議不固矣。其心不能以不離其勢，不能以不散計不出此，乃苦留車駕，又併其已出者而返之，遂使九族六宮盡遭荼毒，嗚呼！誰之咎歟！迨夫高宗之中興也，父母兄弟盡在他人手中，爲所劫質，一舉手動足輒有妨礙，遂致不能復不共戴天之讎，以貽千萬古之笑，恨嗚呼！天乎！人乎！

劉定之史論 徽宗失道致寇事已迫矣，而付諸子當是之時，非雄才不能有爲也。况欽宗之

辱庸乎父子塊然剪爲囚虜父之罹此也宜而子亦可謂不幸已前乎宋者父致寇而付諸子有若唐之玄肅然父尚能西奔至蜀不爲人所魚肉子尚能北奔至靈武內挾俶倓二雛爲心膂外任郭李諸傑爲爪牙以返旆于舊都而徽欽不能焉非獨才愧于玄肅而宋都汴亦不若唐都關洛山河險固可憑仗以緩其頽危可前卻以圖其興復耳夫汴非可都之地宋因五代之舊而都之山河險固不足恃而恃兵以爲命然夷狄之兵強中國之兵弱其俗不同也創業之兵彊守成之兵弱其時不同也今以夷狄爲隣國以守成期子孫則兵不可恃而宜資于山川之險固明矣宋之都汴豈非失計邪

王鏊震澤長語 宋世人才誠非 我朝可及

然其謀國之踈則不及 我朝遠甚靖康之變粘沒喝以孤軍深入爲宋謀者當堅壁清野勿與戰絕其歸路斷其糧道內用李綱外用种師道俟天下勤王之師四集彼自救之不暇何乃遽自張皇不敢發一矢二帝自幸其營爲虜人席卷而去誠可恨也誠可笑也

汴京遺蹟志卷之十四

大梁李濂川父

藝文一

奏議

上仁宗論修固京城

宋范仲淹

臣危言孤立又荷聖知當此旰昃之憂豈可循默自守雖以言而取罪亦以盡臣子之心臣先於景祐三年五月初在開封府曾進劄子言西洛帝王之宅絕無儲備乞聖慈以將有朝陵為名使東道有餘則運而西上西道有餘則運而東下數年之間庶幾有備

遺蹟志

卷十四

二

太平則居東京舟車輻輳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守西洛山河之宅以保中原當時臣言西洛可營者以備急難也今北事既動營洛已晚臣今別有愚見請一一陳之竊聞修建北京以禦大敵以臣料之可張虛聲未可為倚何哉河朔地平去邊千里胡馬豪健晝夜兼馳不十數日可及澶淵陛下乘輿一動千乘萬騎非數日可辦倉卒之間胡馬已近欲進北京其可及乎此未可一也又承平已久人不知戰聞寇大至群情憂恐陛下引憂恐之師進涉危地或有驚潰在爪牙之臣誰能制之此未可二也又北京四面盡

平絕無險阨儻乘輿安然到彼而胡馬旁過直趨河
南於澶淵四面乘凍而渡京師無備將何以支宗廟
社稷宮禁府庫皇宗戚里之屬千官百辟之家六軍
萬民血屬盡在無金城湯池可恃無堅甲利兵可禦
陛下行在河朔心存京師豈無回顧之大憂乎此未
可三也假使大河未凍寇不得渡而直圍守澶淵聲
言向闕以割地會盟爲請當此之時京師無備胡塵
俯逼陛下能堅守不動而拒請乎唐明皇時祿山爲
亂舊將哥舒翰以四十萬兵屯守潼關請不出戰且
以困賊楊國忠促令進討一戰大敗遂陷長安今京
師無備寇或南牧朝廷必促河朔諸將出兵截戰萬
一不勝則有天寶之患朝廷將安往乎昔煬帝盤遊
淮甸遠遼關中唐祖據之隋室遂傾明皇出幸西蜀
非肅宗立于朔方天下不復爲唐矣德宗欲幸益郡
李晟累奏乞且幸山南以繫人心乃知朝廷萬邦根
本今陝西河北聚天下之重兵如京師搖動遠遠衆
兵則姦雄奮飛禍患四起臣聞天有九閻帝居九重
是以王公法天設險以安萬國易曰天險不可升地
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正在今日矣臣請
陛下速修東京高城深池軍民百萬足以爲九重之

備乘輿不出則聖人坐鎮四海而無煩動之勞纒輿
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回顧之憂矣彼或謀曰
邊城堅牢不可卒攻京師坦平而可深犯我若修固
京師使不可犯則伐彼之謀而沮南牧之志矣寇入
之淺則邊壘已堅寇入之深則都城已固彼請割地
我可弗許也彼請決戰我可弗出也進不能爲患退
不能忘歸然後因而撓之返則追之縱有鈔掠可邀
可奪彼衰我振未必不大勝豈非陛下保社稷安四
海之全策哉或曰京師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
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衆送石高祖入朝而
京城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彥澤引契丹犯
闕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皆無備而亡何言其失
體哉臣但憂國家之患而不暇顧其失體也若以修
築城隍爲失體不猶愈於播遷之禍哉朝廷大臣百
官必駭此事但懼議者謂其失體而不敢言臣任在
西陲非當請問而言此事誠罪人也然臣子之心豈
敢忘君親之憂况臣素愚拙惟知報國不知避謗昔
奉春君負販之夫勸高祖都關中而張良贊之翌日
命駕臣叨預近列而輒建言比之奉春君之僭未甚
爲過至於西洛帝王之宅太祖營修有意在子孫表

襄山河接應東京之事勢連屬關陝之形勝又河陽據大川之險當河東之會要爲西洛之北門又長安自古興王之都天下勝地皆願朝廷留意常委才謀重臣天下幸甚

慶曆二年八月上時爲陝西四路安撫沿邊招討使

上仁宗乞罷修京城

余靖

臣竊聞大臣建議內有修京城置府兵二事者伏以廟堂謀議天下具瞻帝王言動萬世爲法安危所繫舉措非輕事之幾微不可不謹難與慮始人之常情臣願陛下深思遠圖以安民爲本臣請縷陳二事伏望陛下擇其可否臣聞西賊僭號之初宋庠請修函

遺蹟志

卷十四

四

谷此時關中動搖謂朝廷棄關西而自守今無故而修京城乃是捨天下之大而爲嬰城自守之計四方聞之豈不動搖強弱之勢正在此矣無戎而城春秋所譏守在四夷義不如此又前歲以邊鄙之警而河北諸路揀點鄉兵其利未集而先致其害况今北胡之賂旣厚西戎之好旣講雖知信誓不可卒保熬熬蒼生咸望帖泰而都畿之下先自擾之根本不寧四方何望哉昔魏侯恃險吳起以爲失詞宣王料民山甫談其害政惟是二者皆古今之所重而安危之所起乞陛下捨此二策別議遠圖之術

慶曆四年五月上時知諫院

上哲宗乞罷修京城

范祖禹

臣伏聞開修汴京城濠日役三四千人雖和雇夫力調發不及民其錢不屬戶部然財出於民一也豈可不計校愛惜而枉費用之臣聞開濠深一丈五尺闊二百五十一步廣於汴河三倍自古未聞有此城池也新城周世宗所築太祖因之建都于此百二十年無山川之險可恃所恃者在修德在用人不在得民心此三者累聖所以遺後嗣子孫也神宗時宋用臣提舉修京城大興土功版築過當小人之情惟欲廣用民力多費國財上則徼幸爵賞次則隱盜官物故役

遺蹟志

一卷十四

五一

無有不小費無有不廣此姦臣之所利非先帝意也陛下始政散遣修城役夫百姓皆歡呼鼓舞今欲終成前功但全之而已可也何必廣作無益以害有益乎又京城外門正門即爲方城偏門即爲甕城其外門皆用純鐵裹之此祖宗時所無也甕城乃邊城之制非所以施於京師今東西南三面偏門亦欲爲甕城臣不知大臣何見而爲此謀必以爲威北狄也使北狄果渝盟南向大臣將坐守此以受敵乎春秋時曩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

侯卑守在四鄰四鄰卑守在四境固其四境結其四
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入無外懼國焉
用城今民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
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
今大臣不修德政而急於城池此囊瓦城郢之計也
唐神龍中張仁愿爲朔方總管築三受降城不置甕
門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賤退守
寇至當併力出拒敢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忸其
心哉後常元楷代爲總管始築甕門議者益重仁愿
而輕元楷今於京城爲受矢石之備是不如張仁愿

遺蹟志

卷十四

六

之守邊城也自修城浚池以來議者皆以爲無戎而
城無寇而溝公宮此言不可不畏其北門甕城已就
改之重勞臣欲乞降指揮東西南三面偏門止爲方
城其濠廣闊可減三分之一稍正王城之體以惜民
力以省國用

元祐四年五月上
時爲右諫議大夫

按范文正公之奏深切事情爲當時社稷之慮
甚周可謂有特見者余范二公之論亦是一說
然以靖康之禍觀之則文正之言若筮龜矣

上真宗乞罷營玉清昭應宮

王曾

臣伏聞朝廷設諫諍之官防政治之闕非其官而言

者蓋表其忠況當不諱之朝復忝非常之遇苟進思
之無補懼竊祿以貽譏臣伏覩國家誕受殊祥荐膺
秘籙祚洪圖於萬葉超盛烈於百王陛下寅畏寶符
陟封名岳功垂不朽澤浸無垠奉若之心斯為至矣
而清衷濬發成命亟行就巖城之北隅啓列真之秘
宇式昭丕應特建嘉名自經始以來庀徒斯廣輦他
山之石相屬於道途伐豫章之材遠周於林麓累土
陶甃揮鍤運斤功極彌年費將鉅萬掩祈年之舊制
踰燦日之前聞輟貴近以董臨假使權而領護如此
則國家尊奉靈文之意不為不厚矣崇飾臺觀之規
遺蹟志

不為不壯矣然而臣之愚懇或異於斯既有見聞安
敢緘默臣以為今之興作有不便之事五焉雖鳩僞
已行未可悉罷苟或萬一采芻蕘之說省其功用抑
其制度亦及民之大惠而憂國之遠圖也所謂五者
之目請為陛下陳之且今來所創立宮規制宏大凡
用材木莫非梗楠竊聞天下出產之處收市至多般
運赴宮尤傷人力雖云只役軍匠寧免煩擾平民况
復軍人亦是黎庶此未便之事一也邇者方異封崇
頗煩經費今茲興造尤耗資財雖府庫之中化貨寶山
積畚築之下工徒子來然內帑費積代之蓄藏百物

盡生民之膏血散之孔易斂之惟難雖極豐盈尤宜重惜此未便之事二也夫聖人貴於謀始智者察於未形禍起隱微危生安逸今雙闕之下萬衆畢臻暑氣方隆作勞斯甚所役諸雜兵士多是不逞小人其或鼠竄郊鄽狗偷都市有一於此足貽聖憂此未便之事三也王者撫御寰區順承天地舉動必遵於時令裁成不失於物宜靡崇奢侈之風罔悖陰陽之序臣謹按月令孟夏無發大衆無起土功無伐大木今肇基卜築衝冒鬱蒸椒擾厚坤乖違前訓矧復旱暵卒虐雷電迅風拔木飄瓦温沴之氣比屋罹災得非

遺蹟志

八卷十四

以失承天地之明效歟此未便之事四也臣竊聆中間符命之文有清淨育民之戒今所修宮閣蓋本靈篇而乃過興剖掘之功廣務雕鏤之巧雖屢殫於物力恐未協於天心此未便之事五也伏望遵祖宗之大猷察聖賢之深戒遷思回慮懲往念來詔將作之官息勤苦之衆輯寧群品對越高穹如此則遐邇宅心人祇快望必若光昭大瑞須建靈宮將相畢勞聿爰成績則臣敢效愚計亦可必行但能損彼規模減其用度止崇樸素無取瑰竒惟將之以誠明仍重之以嚴潔名數之際加等是宜實費之資節儉為要俾

四海之內知陛下愛重民力之意豈不美歟昔太宗皇帝建太一上清等宮亦不使窮極壯麗臣請陛下宜遵而行之取爲法制示不敢踰即鳴謙大德光於千古矣柰何特欲過先帝之制作乎并覩西京造太祖影殿東岳置會真之宮計其工庸亦皆不啻中入百家之產然於尊祖禮神則盛矣其於邦國大計猶未足爲當時之急務也臣料陛下必爲海內承平邊隅清晏人康俗阜時和年豐縱或築宮無損於事臣復謂其不然方今疆場甫定虜廷有姑息之虞民俗苟安倉箱無紅腐之積况關輔之地流亡素多近甸

遺蹟志

一卷十四

九

之氓農桑失望雖今有司安慰亦恐未復田廬秋冬之間饑歉是懼亟經營於神館慮稍鬱於輿情且往古廢興之端前王得失之事布在方冊足爲商鑒者陛下覽之詳矣試觀自昔人君崇尚土木孰若清靜無爲者之安全乎願陛下留神垂聽無忽臣言則天下幸甚今雖上下之人皆知事理如此而人人自愛莫敢輕黷冕旒至於左右大臣則慮計之不從致見踈之悔中外百執則慮言之難達招妄動之尤使忠謹之謀未盡良爲此也惟臣出自幽隱遭遇文明特受聖知度越流輩官爲侍從身服簪裳粗識安危之

機未申補報之效捐軀思奮今也其時又安敢循默
苟容不為陛下別白而論之乎是以輒率庸妄輕冒
宸嚴感發於中無所顧避陛下寬其鼎鑊之罪矜其
縲蟻之誠深監古先試垂採擇無謂增建靈宮為一
細事而弗恤臣以為興役動眾尤繫事機不可不察
也當使鄉校之中豪奸之黨無所開竊議之口則微
臣之望也天下之幸也

大中祥符二年六月
月上時為知制誥

上仁宗論玉清宮災

蘇舜欽

臣聞烈士不避鈇鉞而進諫明君不諱過失而納忠
是以懷策者必吐上前蓄冤者無至腹誹則上下之

遺蹟志

卷十四

十一

情不鬱教令之出悅隨然言之之難不如容之之難
容之之難不如行之之難有能言之則必容之容之
則必行之如此則欲治之主三代之迹也願陛下留
意焉臣伏覩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晦未嘗少止農
田被菑者幾於十九民情嗻嗻如昏墊焉臣謂近位
之失人政令之多僻賞罰弗公之所速也天之降災
欲悟陛下陛下反謂刑獄濫寬之致故肆赦天下以
救之殊不念如此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其
為濫寬則又加甚古者決留獄斷滯訟以平水旱不
聞用赦也故赦下之後陰霾及今前志曰積寬生陰

積陰生陽陽生則火災見焉乖戾之氣發洩於玉清宮震雨雜下烈焰四起樓觀萬疊數刻而盡誠非慢於禦備乃上天示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責躬罪已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在輔弼無裨國體者去之居左右竊弄威權者去之精心念政刑之失虛懷收芻蕘之言庶幾變災以答天意辰浹之間不聞有此告諭竊知陛下將計功役再謀興修都下之人聞者駭惑徃徃聚首橫議咸謂非宜皆曰章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衍無所貯藏乃作斯宮及其畢功而海內爲之虛竭陛下

續續志

一 卷十四

十一

即位未及十年數歲連遭水潦雖征賦咸入而百姓困乏若大興土木之功則費用不知紀極財賦耗于內征役勞于下內耗下勞何以濟矣况天災而已違之是欲競天無省己之意通天不祥安已難任欲祈厚貺其可得乎豈天謹告而陛下弗悟邪豈知而故爲之邪豈再造以祈天之祐邪臣不得不反覆而量也今爲陛下計者莫若來吉士去佞人姑務修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給而寬其征稅則可以謝天意而民情安矣賢君見變能修道以除凶亂君無象天不謹告今幸得天見之變是陛下修道之日豈宜忽哉

昔漢宣帝三年茂陵白鶴館災下詔曰乃者火災降於孝武園館朕戰栗恐懼不燭變異罪在朕躬群有司又不肯極言朕過以至於斯將何悟焉夫茂陵不及上都也鶴館不及此宮也彼尚降詔四方以求已過是知古帝王急治如此夫火不炎上之罰正爲是耳臣謹按前漢五行志云賢佞分別官人有叙率由舊章禮重功勳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信道不篤或耀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濫焰妄起燔宗廟燒宮室雖興師而不能救故魯成公三年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家子孫之讒逐父臣

遺蹟志

八卷十四

十一

之應也襄公九年春宋災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奔魯之應也今宮災豈得亦有是乎願陛下恭默而內省之省而既知之願陛下悔過而追革之罷再造之勞役行古先之典法非惟大光基業亦天下之幸甚也臣愚妄之言不足益國體之萬一陛下苟容而行之三代兩漢之風指顧可致也

宋龔明之中吳紀聞

蘇舜欽字子美易簡參

政之孫慷慨有大志工爲古文聲名與歐陽公相埒天聖七年壬清昭應宮灾子美以太廟齋卽詣登聞上疏謂天以此垂戒願陛下恭默自

省語甚切直時年方二十登景祐元年進士第
俄有詔戒越職言事者子美又上書極論其不
可時論譴之

按宋史天聖七年六月丁未大雷雨玉清昭
應宮災翌日太后對輔臣泣曰先帝力成此
宮一火延燔殆盡猶幸一二小殿存爾樞密
副使范雍度太后有再葺意乃抗言曰不若
燔之盡也太后詰其故雍對曰先朝以此竭
天下之力遽爲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
又復修葺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祇天戒也宰
相王曾呂夷簡亦助雍言推洪範灾異以諫
太后默然時舜欽年甚少爲太廟齋卽上此
奏偉乎壯哉

上仁宗論京師土木勞費

歐陽脩

臣近者爲京師土木興作處多乞行減罷尋准勅差
臣與三司公同相度減定續具奏聞次今又聞聖旨
下三司重修慶基殿及奉先寺屋宇臣伏見近年政
令乖錯綱紀墮頽上下因循未能整緝惟務崇修祠
廟廣興土木百役興作無一日暫息方今民力困貧
國用窘急小人不識大計不思愛君但欲廣耗國財

務爲已利恣侵欺於官物圖酬獎之功勞託名祖宗
張大事體况諸處神御殿當蓋造之初務極崇秦棟
宇堅固莫不精嚴雖數百年未必損動近年以來不
住修換昨開先殿只因一柱損遂換一十三柱前後
差官檢計朝廷並不取信只憑最後之言遂至廣張
物料蓋緣廣張物料即多酬獎恩澤竊以崇奉祖宗
禮貴清淨今乃頗有遷徙輕瀆威靈要其所歸止爲
小人圖利臣見自古人君好興土木者自春秋史記
歷代以來並皆書爲過失以示萬世今小人圖一旦
之利贖祖宗之威靈致人主於有過之地誰忍爲之

遺蹟志

卷十四

四

臣實痛惜臣因准勅減定於三司畧見大槩開先殿
初因兩條柱損今所用材植物料共一萬七千五百
有零睦親宅神御殿所用物料又八十四萬七千又
有醴泉福勝等處物料不可悉數此外軍營庫務合
行修造者又有百餘處使厚地不生他物惟產木材
亦不能供此廣費自古王者尊祖宗事神示各有典
禮不必廣興土木然後爲能臣切見累年火災自玉
清昭應洞真上清鴻慶壽寧祥源會靈七宮開寶興
國兩寺塔殿並皆焚燒蕩盡足見天意厭土木之華
侈爲陛下惜國力民財謹戒丁寧前後非一陛下與

其廣興土木以事神不若畏懼天戒而脩省其已興作者既不可及則未脩者宜速寢停况睦親神御殿於禮不宜作其事甚明別無典禮講求乞更不下太常便行寢罷其慶基殿如有損漏只令三司差官整補不得理為勞績其奉先寺乞令寺家自修今垂拱殿是陛下常坐之殿近聞為無梁木且止未脩諸皇親自火燒居宅後至今寄寓他所蓋將良材美木俯徇小人並於不急處枉費遂致合行脩造處却至乏材伏望陛下追思累次大火常發於土木最盛處凡國家極力興脩者火必盡焚且天厭土木而焚之遺蹟志

卷十四

十五

又欲興崇土木以奉之以此福應未臻而災譴屢降也伏乞上思天戒下察人言人言雖狂而實忠天戒甚明而不遠伏惟陛下聖德恭儉不樂遊畋凡所興修皆非嗜好但以難違小人一時之請自取青史萬世之譏實為陛下惜之伏望聖慈廣賜裁擇

至和二
年上時

為翰林
學士

上仁宗請勿脩上清宮

包拯

臣伏見十一月初二日夜上清宮火謹按春秋傳例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漢書五行志曰人火天火同為災異皆以朝廷政令參驗得失而勸戒焉說者曰

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或耀
虛僞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濫焰妄起是爲火不災
上上清宮者乃祖宗脩建以崇無爲之德今火燔之
者豈焚修之人不務精潔以副陛下嚴奉之旨乎不
然其天意垂戒於陛下乎固宜勵精治道謹脩人事
以答天變可也風聞道路云陛下存留道衆似有繕
修之意未辨虛實咸懷危懼况天下多事調發旁午
帑藏未實邊鄙未寧豈可先不急之務舉無名之役
哉且宮觀興於唐室非古制也若謂先聖真容理當
欽奉則景靈宮會靈觀殿宇宏壯可以奉安陛下推
遺蹟志

八卷十四

六

仁慈之德念疲敝之民且務安之安之方豈忍重
困之也然外議紛紜頗甚惑衆欲乞特降詔諭以安
衆心

上仁宗乞罷寶相禪院新建殿宇

韓琦

臣竊聞右街寶相禪院見在移拆法堂剎蓋大悲殿
宇特命中官監領其事所役兵匠數千百人假以舟
車資其輦運凡百用度悉從官給規模之盛功作甚
崇臣計其興建之因恐非陛下之意也臣伏覩近者
興國寺雙閣災延及大殿長廊俱爲煨燼其寺舊安
祖殿俯逼都市衆人之慮再有脩葺而陛下亟降旨

命悉令停寢任其緣化使自營造斯所以重天戒而愛民力也稽諸載籍事實難行戴履之倫孰不欣幸何乃遽傷治體有損邦用起無名之役爲不急之務乎所謂恐非陛下之意斯可明矣又向者陛下崇務本之仁念維城之重即昭應之遺址建睦親之大第諸邸之聚三千餘間常度不充侵用南郊材植又且萬計復令出產州郡供補其闕物役之大從可知矣今者業已成功焯爲熙事何則厚宗枝而降孝治豈無益之所爲乎當時言事者猶比上封章願寢斯議蓋亦重改作而節浮費也臣謂此役既終即凡土木不急之事一切宜停以緩財力夫崇采椽三等之制者唐堯之仁化也惜露臺百金之產者漢文之儉德也煥在方牘所宜規範伏望陛下俯從愚說遠紹前徽悟色相之非求本慈仁之足尚濟民壽域永底太平斯乃奉順祖宗愛養元元之本也其實相院躬蓋殿宇等臣欲乞詔下有司令悉停罷俾其營畧施利得自修崇蓋此殿若成則法堂未立加之廊宇制度悉求相稱必於間隙漸次申陳事既垂成理須從許如此則功費之廣倍於初矣利其成而規賞典者其徒亦繁矣且罷興國而營寶相則是休彼役而勞此

功廢置雖殊耗蠹豈異臣又慮違陛下重天戒愛民力之本意故昧死陳述冀裨萬一

景祐三年七月
上時爲左司諫

上仁宗乞罷迎開寶寺塔舍利

余靖

臣伏見開寶寺塔爲天火所燒五行之占本是災變朝廷所宜戒懼以答天意尋聞遣人於塔基掘到舊瘞舍利內庭看畢送還本寺許令士庶燒香瞻禮者道路傳言舍利在內庭之時頗有光恠臣恐巧佞之人因此推爲靈異惑亂視聽先自內庭外及四方抄斂錢物再圖營造臣忝備諫職見此事體不可不言臣聞帝王行事但能勤儉脩德感動人心則雖有急

遺蹟志

卷十四

六

難後必安濟臣觀今天下自西陲用兵以來國帑虛竭民間十室九空陛下若勤勞罪已憂人之憂則四方之民咸蒙其福矣如其不恤民病廣事浮費奉佛求福非所望於當今且佛者方外之教理天下者所不取也割黎民之不足奉庸僧之有餘且以侈麗崇飾甚非帝王之事或有戒臣者曰若有營造必不出於府庫但取內庭無用之物準其直而與之亦不誅求於民任自僧徒化其願施之者積歲累月而成之庸何傷哉臣應之曰天下之民皆厭賦役之煩不聊其生至有父子夫婦携手赴井而死者其窮至矣陛

下若恤民之病取後宮無用之物內帑有餘之幣出
助邊費勿收中民一年田租明降指揮布告中外此
則陛下結天下之心感召和氣雖造百塔無以及之
若作無用浮侈之事民益怨矣又二年以來減省後
宮請給皆言內中煎迫不似往前今一旦捨施則財
物無紀何以取信四方哉切緣市井之人有知者少
既見內庭崇奉則遽相扇動傾箱竭橐爲害滋深若
以經火不壞便爲神異則本在土底火所不及若言
舍利能出光恠必有神靈所憑此妄言也且一塔不
能自衛爲火所壞又何福可庇於民哉今朽木腐草

遺蹟志

卷十四

十九

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亦有光況舍利本胡中
恠異之物有光亦非今日之瑞昔梁武帝造長塔舍
利亦常有光及臺城之敗何能致福視此可以監之
矣其開寶寺舍利塔伏乞指揮更不營造上以見陛
下不惑之明下以昭國家愛民之意仍乞更不迎入
內中供養且胡人軍校皆呼舍利入宮不祥之語尤
宜謹之其燃頂爛臂之人亦乞禁絕

慶曆四年六月
上時爲右正言

上仁宗乞罷脩開寶寺塔

蔡襄

臣數日聞迎舍利歸開寶寺臣始疑之以爲必無此
事屢以愚言乞賜寢罷不蒙聽納今又聞民間傳言

皆謂陛下欲重脩開寶寺塔伏念陛下必以邊事爲
憂蒼生爲意豈有枉費施於無用然慮僧徒妄引靈
恠以惑聖聰臣請悉推意而盡言之或以舍利有光
引爲靈驗臣謂浮屠舍利之所居不能護惜天火所
焚一夕而盡豈可謂之神靈枯朽之物灰燼之餘或
有光恠亦妖僧之所爲也或以此塔太宗皇帝所造
理須修復臣謂昭應宮上清宮皆先朝所置天火一
空已不復修孰有非議若以禁中共出資財不費於
官不擾於民臣謂一塔之費百萬緡一錢之資皆生
民膏血當此多事匱乏之時豈可虛費若施於土木
遺蹟志

一卷十四

壬

果有福利以之助軍須而寬民力此豈獨無福利哉
况天火所焚大爲警戒陛下當修人事以報之今大
興工役是以人力而拒天意也伏惟陛下聖哲聰明
必無此意人言不已臣實憂疑所有開寶寺塔如有
乞脩復者伏望陛下特加深罪以絕欺妄

慶曆四年六月上時

知諫院

上仁宗乞罷修寶相寺

何郯

臣伏聞朝廷近有指揮以寶相寺昨遭焚蕩許令寺
僧緣化修葺蓋朝廷重糜府庫之財又不欲遂廢其
寺故有此處分以臣愚心思之其間尚有利害不可

不論訪聞寺僧主事者素豪猾善結託今既開端許其緣化彼將假朝廷之命以脅誘民庶多求財貨則京師騷然侵蠹蓋其意不惟以修寺爲事將圖財用爲奉身恣縱之資或民力不足則將因緣權倖復求朝廷出府庫之財以畢其事此必然之理也假使民力可辦於國家雖無所費亦不可許方今公私財力大屈凡起一事興一役未嘗不取於民外方之民已困歛歛惟京師之民幸而未加橫賦緩急有事亦將不免固不可使之輕費家貲以奉土木不急之務朝廷頃年脩寺舍佛閣已費累巨萬一旦遂爲煨燼况

遺蹟志

卷十四

三

外議傳云寺僧常以婦人置於佛閣昨火發之際焚死者數人若傳者果信是朝廷廣費財以崇奉佛事適足爲群僧淫戲之所近日主首坐遺火罪止於奪師名紫衣寬假已甚不可更啓其姦弊重耗民財也臣按春秋或書災或書火其名雖殊然於變異之非其實同歸定哀之間兩觀且僖宮災漢儒皆謂天燔其所不當立今寺舍之災豈非以彫靡之過不當立而立天命燔之亦如兩觀等災以示勸戒乎若有重議脩之非所以畏上天之譴告伏望陛下追觀前事之監深究異祥之來無與功以荅天戒其寺舍佛閣

欲乞一切罷脩用示聖懷抑畏之美臣以朴愚誤蒙擢進苟有聞見不敢不陳惟聖明不以狂妄廢其言則死生幸甚

皇祐元年上時
為殿中侍御史

乞罷脩壽星觀

司馬光

臣等前者伏覩陛下幸壽星觀奉安真宗御容當是時臣等不知事之本末未敢進言自後方知本觀舊日止有先帝時所畫壽星近因本觀管幹內臣吳知章妄有奏陳稱是先帝御容意欲張大事體廣有興脩自為勞效別圖恩賞陛下天性仁孝以為崇奉祖宗重遠其請遂更畫先帝御容以易壽星之像改為

遺蹟志

卷十四

二十三

崇先觀知章既得御容倚以為名姦詐之心不知紀極乃更求開展觀地別建更衣殿及諸屋宇將近百間制度宏侈計其所費踰數千萬向去增益未有窮期臣等竊以祖宗神靈之所憑依在於太廟木主而已自古帝王之孝者莫若虞舜商之高宗周之文武未聞宗廟之外更廣為象設狀後得盡至誠也惟高宗祭祀親廟微為豐數故傳說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祖已曰祀無豐于昵蓋規之也後至漢氏始為原廟當時醇儒達禮者靡不譏之况畫御容於道宮佛寺而又為壽星之服其為黷也

甚矣且又太祖太宗御容在京師者止於興國寺啓
聖院而已真宗御容已有數處今又益以崇先觀是
亦豐于昵也無乃失尊尊之義乎原其所來止因知
章妄希恩澤乃敢恣爲誣罔興造事端致陷朝廷於
非禮今既奉安御容難以變更若只就本觀舊來已
脩屋宇固足崇奉所有創添屋宇伏乞一切停寢止
令有司以時侍奉所有知章誣罔聖聰依託御容妄
有干請廣興力役乞下所司取勘窮治姦狀明正其
罪取進止

嘉祐七年十
二月三日上

乞罷脩感慈塔

司馬光

遺蹟志

卷十四

三

臣伏聞感慈塔已有聖旨圻脩五層竊以開封府界
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四川等路自去冬少雪今
春少雨麥田已無所收昨得五月十三日雨方種秋
田自後又經一月無雨萌芽始生隨後焦槁農氏嗷
嗷大率無食棄去鄉里流離道路雇妻賣子以接餓
糧縣官倉廩素無蓄積贍給軍衆猶恐不足固無贏
餘可以賑貸陛下當此之際所宜側身刻意降服損
膳以救其患而更脩此佛塔以費國財臣竊以爲失
緩急先後之務矣且此塔傾欹爲日已久借使更經
數年不脩於僧徒有何大害若百姓饑窮朝不及夕

而國家不能收恤則老弱轉死溝壑壯者散爲盜賊當是之時雖有千塔將安用之夫府庫之財皆生民膏血苟非事不得已安可輕費今有司既諂諛苟且曾不爲陛下愛惜陛下又不以介意一皆聽之使四海蒼生將何所依仰臣愚欲望陛下親發德音宣諭有司以今歲旱災且罷脩此塔及其餘不急之費有似此類者皆令有司條奏以聞一切寢罷候他年豐稔帑藏有餘然後徐議其事於聖政之初亦足以彰愛民之意爲盛美之一事也取進止

治平元年五月十五日

乞停寢京城不急脩造

司馬光

遺蹟志

卷十四

十四

臣伏見近日以來脩造稍多只大內中自及九百餘間以至皇城諸門并四邊行廊及南薰門之類皆非朝夕之所急無不重脩者役人極衆費財不少此蓋陛下纘極之初禁庭之中誠有破漏不可居者陛下畧命整葺理亦宜然而左右之臣便謂陛下好興土木之工遂廣有經度雖不至損壞之處亦毀拆重脩務以壯麗互相誇勝外以希旨求知內以營私規利萬一陛下更因此賞之則營造之端猝無窮已國財必竭民力必殫臣竊惟陛下新臨天下惠澤未孚於民而以好治宮室流聞四方非所以光益聖德也脩

造勞費不可勝數臣請且言諸州買木一事擾民甚多衙前皆厚有產業之人每遇押竹木綱散失陪填無有不破家者先帝躬履節儉宮室苑囿無有增飾故諸場木材皆有羨餘屢因赦恩放免買木以寬民力自頃脩造倍多諸場材木漸就耗減有司於外州科買百端營致尚恐不足而工匠用之賤如糞土昔漢文帝惜十家之產罷露臺而不作今諸場前後所積竹木何啻十家之產陛下至仁若察其所從來得不爲之愛惜乎况即今在京倉庫踈漏甚多皆以上件數處興工占使匠人物料未暇脩葺致粟帛之類

遺蹟志

一 卷十四

五

大有損敗古者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宮室爲後今之所脩緩急先後無乃未得其宜乎又皇子生而富貴年未及冠所宜示以樸素端其所習今聞所脩三位規摹侈大又復過於祖宗之時皇子所居漢明帝曰我子何得比先帝子此恐非所以納之於義方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聖旨一應大內裏外舍屋即目不至大段損壞之處及不至要切如南薰門之類並罷興脩其皇子位只因舊屋夾截脩整早令畢工不得過爲宏壯且令那減匠人物料修倉庫之損壞者所司諸處監脩之官自是本職更不與減年

磨勩及轉官酬賞以塞泰侈之源使天下皆知陛下
去奢從儉仁民愛物不亦美乎取進止

治平二年五月十一日上

乞罷脩太乙宮

文彥博

臣伏見脩建太乙宮爲民祈福臣聞太乙天神之貴
者天道貴質凡所營繕理宜簡質不務雕鏤之巧不
事金碧之華不重費不太勞不日成之神明安之虔
潔之誠內充天人之心交感神應之福其理必然臣
又見累年以來禁中營造不已般運木石鳩集丁匠
殆無虛日既有專切提舉脩內司復置都大提舉內
中脩造司誠恐所司各以宏麗取悅上心一作未畢

遺蹟志

卷十四

五

一作復興新舊相形不極不已國財民力豈易支供
臣伏見陛下督責水官以利農畝必思夏禹卑宮室
盡力乎溝洫勵精庶政勤恤民隱必思漢文罷露臺
思百家之產臣伏願陛下亟勅中外不急營造一切
權罷即國用無窮民力稍寬臣又見繼聖堂祖宗燕
射之地今爲造弩椿所運斧斤置鑪鍛喧煩褻瀆理
恐非宜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况祖宗之舊蹟乎
乞將製造弩椿移置他所或歸之有司則重明麗正
之廷加之嚴潔奉先孝思之心益以光顯臣職在樞筦
主調兵匠義當獻納區區下誠伏望采察

熙寧四年上

上徽宗止建火星觀以禳赤氣

任伯雨

臣聞天人之交不啻影響災祥之來必有象類故格王先正厥事而聖人惟能畏天嘗聞脩德以弭災未有因祈禳而消變者也六經所載百世可知臣風聞近日內臣打量太乙宮側欲建火星觀以禳赤氣之異臣始聞之中心不信亦既累日傳者益衆臣爲諫官當救其源聞雖未詳敢不先事犬馬之心誠不能已竊惟陛下即位以來災異屢降蓋天之於人君猶父之於其子愛之深則教之至數有災異或者欲陛下戒懼以謹厥初歟陛下固宜小心脩德克己正事

遺蹟志

卷十四

三七

謹按洪範以五事配五福說者謂視之不明是謂不哲時則有赤祥陛下當益廣聰明判別賢佞攬權綱以信賞罰專威福以察功罪使皇明赫赫事至必斷則乖異之象轉爲休祥昔太戊有桑楮之妖高宗有鼎雉之異皆能寅畏克正厥事成中興之功延過歷之年未聞勞人費財留心土木也若使脩德之效不及祈禳則聖人六經何獨不載又或祈禳有感脩德不應則無私之上天顧可以私禱乎陛下必若建此臣竊計其費不下萬金將取之有司邪則帑藏空虛取之內庭邪則括刷已迫河北一路物貴人饑前年

至今流移滿道與其捐所急以事無用孰若緩所用
以恤所急如此則所費有名所惠成德人人鼓舞天
下相慶皆謂陛下損己便民道光前古人心悅而天
意得矣赤氣之異豈不轉而為祥哉臣伏願陛下遠
稽格王仰測天意畏之以心謹之於事不泥世俗之
論罷去祈禳之役則人情自孚上穹昭荅矣

建中靖
國元年

正月
上

汴京遺蹟志卷之十五

大梁李濂川父

藝文二

記

汴州東西水門記

并序

唐韓愈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能罷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蘇會閭郭溢郭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

遺蹟志

卷十五

一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爲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鎖于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䟽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囂童噉嗉劫衆阻兵慄慄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爲大和神應祥福五穀穰孰旣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爲邦之郭以固風氣以閉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爲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

河之云云源于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汲水新渠記

宋陳師道

汲句于蕭其闕如缺水經謂河至滎陽其蕞蕩渠出焉渠至陽武其下爲沙蔡水是也其出爲陰溝溝至浚儀其下爲渦別爲汲汲至蒙別爲獲餘波迤于淮陽東歷蕭彭城入于泗注謂鴻溝官渡淄獲丹浚與渠一也禹塞滎澤而通渠于甫田其後河旃然入焉即索水也漢書地理志滎陽既有汴水又有蕞蕩而受沛蒙有獲水首受淄獲至彭城入泗以余考之河渠

遺蹟志

卷十五

二

書云自禹之後滎陽引河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而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入河于甫田又引而東明非禹之舊也書曰濟入于河東出于陶丘北者入而復出也溢爲滎者濟之別也滎波既豬障而東之也周官又謂豫之川滎洛幽兗之川河沛則河南無濟矣其謂蕞蕩受濟禹塞滎澤而用河者皆失之漢志蕞蕩無出淄獲無始蓋畧之也余謂與經合而滎水諸書皆不載又疑渠汲爲二而滎有一焉杜佑以經作于順帝之後詭誕無據而注叙渠源或河或沛或河沛合其說不一次其所引經

紛錯悖戾而志亦闕畧不具辨始末蓋自不可考也
自漢末河入于汜灌注兗豫永平中導汜自滎陽別
而東北至千乘入于海而河復於是故瀆在新渠之
南注所謂絕河而受索自此始隋開皇中因漢之舊
導河入汜大業初合河索爲通濟渠別而東南入于
淮而故道竭今始東都受退水爲臭河於畿爲白溝
於宋爲長沙於單爲石梁於徐爲汜而入於南清南
清故泗也蓋自三都而東畿宋毫宿單濟之間千里
四來而故道淺狹春夏不勝舟秋水大至亦不能受
也蕭故附庸之國城小不足居民又列肆於河外每

遺蹟志

卷十五

三

水至南里之民皆徙避之廬舍沒焉率數歲一逢民
以爲病紹聖三年縣令朝奉郎張惇始自河西因故
作新支爲大渠合于東河以導滯而援溺於是富者
出財壯者出力日勸旬勞既月而成邑人相與語曰
渠議舊矣更數令不決而卒成於吾侯孰有惠而不
報者乎於是不謀而同欲紀於石以屬余余謂張侯
其居善守行峻而言直以成其名其任善義不畏不
侮以登于治然其可紀者多矣而諸父兄獨有見於
此者何也夫善爲治者人知其善而已至其所善蓋
莫得而言也渠之興作有迹其效在今此邑人之所

欲書也遂爲之書

新脩東府記

陳繹

中書政事本也宰相三公官也官不必備惟其人匪其人
不居且體貌大臣禮重而莊物采顯庸宜備而稱豈曰私其人哉
蓋所與坐而論道不下席而致太平之功者二三執政而已
國朝以來尚襲唐故大臣多不及建里第而僦居民間至距城數里之外東西
南北回遠不相接也四方奏書緩急報聞吏卒持走徧歷諸第
一有漏露稽違失亡其可速乎而又暑寒雨風晨趨暮還輿衛駟呵導從前後摺紳士大夫造

續晴志

卷十五

四

請紛馳于里巷坊曲之隘甚非尊嚴體貌之觀也今禁衛三帥率有公廨廢官省寺或有居而獨大臣不列府舍每朝則待漏關門之次入則議政殿上退即廳事群有司公見請白可否少休吏史抱文書環几案左右頡頑以進至日下晝數刻始歸夫以王城輦轂之大其制度之闕如此乃出聖畫新初二府親遣中人度地于闕之西南輪廣方制旁皇鈎折繪圖以聞即刊定于禁中申命三司飭吏諸司計工程材役不妨時費不病官自熙寧三年秋七月興作東西府凡八位總千二百楹明年秋八月東府四位成詔

知制誥臣繹爲之記臣拜手稽首以書十月工實之次謹按三代盛王繇禮義之政至于周而大備文章典刑物采位叙煇然見于朝廷之表公卿內外居有室宅上不爲過侈下不爲苟納出則寵之淑旂龍章鈎膺之駕入則具之列鼎蒲進粉純之居仰而視其宮則有棖題之襲密俯而攝其衣則有裘烏之嚴麗且謂不如是不足以待其人非其人不足以相天下之政故其取予屈舒厚薄等衰一謂之天秩先王之澤既竭能道古人之言者起以其私學蔽尚迷謬世俗雖有志之主厭然而所慕者不過耳目之所習响

遺蹟志

卷五

五

响而望其下者益卑西漢去治世未遠開丞相府四出門無闌不設鈴不警鼓深大宏遠無有限節郡國守長吏得以歲上計事國有大議車駕亦親幸而臨聽焉然其議不過軍功武爵期會督責之故至于東漢仍建公府蒼龍闕東偏其制度雖存而稱號不復於當時益用人授位出于一切其煩文虛器隆殺存亡者亦無足以繫政事之重輕宋興之初平定四方烜耀神武遂一宇內頗用戰動閱將帥之人浸久而安生民樂嬉百年之間軌蹟運行將臣相臣夜寐夙興罔敢有懈皇帝臨位躬攬權綱顯白訓義圖惟

先王治理之實置府設屬大放古制文武弛張名器有等大小尊卑靡不遵序夫名者禮之分也位者處其名之器也名既正然後任責之理得而百事脩明名不正則任責之理廢而百事墮必使望其器可以知其職可以知其人書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是繇天子任大臣以道而率作興事罔不喜樂賡歌卒起乎治功之隆蓋君臣會遇千載之甚盛德也若乃聖作物覩宣耀典訓垂萬世之丕則考不磨之斯文其不在二府之制而在道德之意乎

新脩西府記

陳繹

遺蹟志

卷五

六一

唐初典兵禁中出於帷幄之議故以機密名官開元中設堂後五房而機密自爲一司其職秘獨宰相得知舍人官屬無得預也正元之後藩鎮旅拒重以兵屬人乃中官分領左右神策軍而樞密之職歸於北司然嘗寄治省寺廡下延英會議則屏立殿西勢猶厭厭傳道宮省語而已至其盛時其貴者號中尉次則樞密使皆得貼黃除吏唐末既除此司并南北軍于樞密使遂總天下之兵五代以來多以武人領使而宰相知院事國朝復置副貳簽書直學士之名大畧文武參用間以宰相兼領之故得進退大吏預聞

機政其任職蓋重矣古之公卿入則相與謀於朝出則相與謀於家家宰膳夫之政不至于耳目而天下四方之事每得於燕處之際故其爲之不勞而日常若有餘今未明而入進見請決於陛席之前退而百執事叩閣稟事吏持書奏周走閭巷終日不得與二三大臣謀求若古人之春容有餘勢固不行也熙寧三年詔營兩府于掖城之南其任樞密使者爲西府於是有司知上之所以優隆大臣將以脩天下之政于堂陛之下莫不率職底功士獻其能工致其才不周歲而告成臣謹按樞密司馬之職事而周制屬於

遺蹟志

一八卷十五

七一

夏官秦漢曰太尉亦冠將軍之號祿比丞相置官屬掌兵武夫善用兵者使之至於無兵善治兵者治之至於無事然後天子之威刑震耀偃然擔折於萬里之外噫非二三大臣曷以哉若夫仰而登則恩見於棨栢俯而宴則禮見於階陛周旋指顧無非上之致隆於已者是則其所以享寵而居是者可無思乎

待漏院記

王禹偁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

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外變至房
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爾况夙興夜
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况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
舊制設宰臣待漏院於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
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
噦噦鑿聲金門未闕玉漏猶滴撤蓋下車于焉以息
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非民未安思所泰之
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
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
六氣不和災眚荐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
日生請脩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
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
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
其或私讎未復魚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
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噐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
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搆巧
詞以悅之群吏弄法君聞然言進諛容以媚之私心
惛惛假寢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
惑焉政柄于是乎墮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
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

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禹偁爲文請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

河南省左右替治堂記

元許有壬

世皇一區宇河南地大民夥闢宣慰司於汴至元壬辰改行中書省國制中書總庶政是爲都省幅員際天機務日繁相天下重地立行省而分治焉若稽古制魏晉有行臺齊隋所管置外州稱行臺尚書省唐以諸道事繁准齊分置今行省其遺制也官有平章政事左右丞參知政事丞相則設置不常佐幕有左

遺蹟志

卷十五

九一

右司都省分爲二行省則合爲一設卽中員外卽都事各二員一省贊畫賴焉左右司名昉乎隋唐改卽中爲左右承務趙宋尤重董正六曹彌綸省闥紀綱百司舉正文書之稽失非昔知臺閣故事不在茲選我朝簡擇尤甚內外不殊由是而至執政者班班可紀河南佐幕往者不可悉考今則刑部卽中觀音訥員外卽脫囚陝西省卽中趙中爲卽中宣文閣鑒書博士兼經筵譯文官哈臨都汴梁路治中伯帖木兒南臺監察御史范勿爲員外卽上都留守司都事禿滿海牙檢校官羅吉董守成爲都事朝議以用兵供

億而溢其負也其堂舊無扁都事田腹入爲禮部郎中請於承旨歐陽公扁曰贊治吉走書相下請記不果作及來承乏鞅掌倥偬亦不暇作一日謁詔使汴梁府署密邇省治有間道可不往適過所謂贊治堂者憇焉吉輩請日記久未得茲躬履其地其有時乎乃爲之說曰字書訓贊曰佐曰助平時之治且資佐助在今日宜何如簿領鈎稽其常職也非贊也贊亦有說乎上官之曲而其直之下情之隱而其豁之刑獄之濫而其平之財粟之出而其節之逃亡未復復不遂農疆域多戍戍不知兵移病流弊萃於省垣治之不力迤邐顛危而扶而持竭誠殫智治效有不著乎且稱人之美亦曰贊世蓋有好諛而樂受欺者苟贊其美不救其惡治何望焉抑昔人有言上策莫如自治斯言雖爲它設敢斷章爲諸君獻惟自治而後有以贊吾之治斯不負堂扁矣

汴梁泮宮脩復石經記

李師聖

宇宙之爲宇宙造化之爲造化皆一實理主之理之所寓則斯文而已矣文之所布則六經而已矣凡天之所以命聖人聖人之所以代天言者方策具焉迨吾夫子出從而刪之正之贊之脩之集群聖之大成

而萬世之標準於此乎定其見而知之者若顏若曾若思若孟述夫子之微旨而六經之蘊奧於此乎明所謂賢於堯舜而不在禹下者其以垂世立教有功於斯文而爲言歟夫文之有六經也尚矣或以五數之蓋合禮與樂而擲其一也或以九數之蓋兼周禮論語孝經而附其三也獨大學中庸則混於禮記諸篇之中孟子一書則雜於荀卿諸子之列於是表裏經緯不相連屬卒使學者不得其門而入於聖賢之域亦獨何哉惟汴梁舊有六經論語孝經石本乃近代辟離之所樹者陵谷變遷修而復毀其殘缺漫剝不啻十之五六前政巨僚之賢而有文者亦不遑卹將七十餘年於此矣今參政公也先帖木兒一見而病之慨然以完復爲己任義聲所激附和者衆不數月而復還舊觀柰何孟子七篇猶闕遺焉公習讀四書而明於大義者也亟欲增置適期會拘迫有司請爲後圖公默然蓋有待於後舉也惟四書之著名於世程子朱子之前未之有也無乃爲異議乎噫此正斯文之緒所以絕而復續也何則六經成於夫子之手四書出於夫子之徒其同然之與自然殆所謂至妙至妙者歟我世祖皇帝聰明睿智高出前古雅知

崇尚四書以其聖學精要在是故也嘗語一後生之不檢者曰曾讀四書否又嘗謂侍臣曰孔子之道三綱也五常也彼綴緝詩賦者皆浮詞耳大哉言乎真與二帝三王異世而同心於六經之大法可謂一言以蔽之矣惜乎不刊之典爲業雕蟲者磔裂而腐爛之也相臣大儒許衡亦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其推尊如此亦猶夫子有從周之語初非外夫二代而不之取也石經既完復學士大夫咸謂是役也所關甚重誠不可以無紀且因而發揮諸經之大義亦不爲無益乃以記文屬之不肖竊惟六經與四書之

遺蹟志

八卷五

十三

爲教不過去人欲以復天理而已夫一氣運行於天地之間清者居上濁者居下明者居內暗者居外芳者居先臭者居後一則主乎生一則主乎殺天理人欲各有攸屬陰陽淑慝之大分然也天以生道而福斯民人以生道而福其身有生之族何莫由斯道也姑即人生日用而觀之如理髮頰面彈冠振衣灑掃室堂滌濯噐皿凡以致新致潔附於陽明之會而養之以福耳物之有滓顧所必去而况神明之府得容私欲之僞而爲蠱於中邪苟爲去之去之卒盡去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不遠復而實有諸已矣是理

也中庸一序備言之斯文正傳之統顧不在茲乎此不肖之所與聞者蓋如此覃思累日於是乎書

熙春閣遺制記

王暉

梓人鈕氏者向余談熙春故閣形勝殊有次第既而又以界畫之法爲言曰此閣之大槩也構高二百二十有二尺廣四十六步有奇從則如之雖四隅闕角其方數紆餘于中下斷齧爲柱者五十有二居中閣位與東西耳構九楹中爲楹者五每楹尺二十有四其耳爲楹者各二共長七丈有二尺上下作五檐覆壓其檐長二丈五尺所以蔽虧日月而却風雨也閣

遺蹟志

八卷十五

三十一

位與平座疊層爲四每層以古座通藉實爲閣位者三穿明度闇而上其爲梯道凡五折焉世傳閣之經始有二子掖醉翁過前將作者曰此即閣之制也取其成體故兩翼旁構俯在上層欄杓之下止一位而已其有隆有殺取其縹緲飛動上下崇卑之序此閣之形勢所以有瑰偉特絕之稱也予因念汴自壬辰兵後故苑蕪沒惟熙春一閣巋然獨存昔嘗與客三至其上徙倚周覽雖惘然動麥秀黍離之感且詫其截業壯麗如神營鬼構洞心駭目有不可端倪者至不藉井幹不堦峻址飛翔突起于青霄而矗上又似

夫鰲掀而鳳翥也予歷考秦漢已來宮殿之制漢不復於秦而唐不及於漢如未央長樂曾何得阿房之萬一含元華清又奚敢跂兩都之規制也蓋天地氣衰國資民力與林林之材不克取盈而尺度不足其數焉故也然熙春遺構亦可爲近代之傑觀彼騷人詞客雖稱述賦詠極其偉麗是猶臆說庭章而徒彷彿其半門萬戶而已終非梓匠不能知其規模與勝槩之所以然閣廢撤已久及聞鈕氏之說使觚稜金爵上雲雨飛舞空際者盡在吾目中矣然不文之言不足以達遠因作記以遺之鈕氏者斯世工師之良者也至元廿三年冬十月記

遺蹟志

一八卷十五

十四

汴梁路城隍廟記

王惲

汴梁之廟事城隍神其來尚矣壬辰兵後廢撤不存河南路兵馬都總管劉侯福大懼無以妥靈揭虔曰事神治人守吏職也可偏廢乎於是相新昌里爽壇地西南二方界以通衢劉侯私第隣其東北則抵居民萬氏廣袤餘七畝繚以崇垣中起正殿像設有儼前敞臺門扃闔嚴肅左右則環齋構室敦請女冠孟景禮向妙順朱妙明輩相與住持寅奉香火景禮四元宗獻之女童卣入道以彤管之懿資膺黃冠之妙

選享年八十有五無疾而逝妙順亦出名家探索玄
理解屬文辭與孟同年僊去景禮臨終貽屬妙明曰
汝等祇嚴修絜善守廟祊毋負劉侯付託妙明唯曰
敢不敬承誨音歲甲辰劉侯命侍人周氏韓氏披戴
禮棲雲玉真人爲師訓周曰妙元韓曰妙温與妙明
爲徒侶所需衣糧皆出劉侯資給妙温妙明俱壽臻
期願相繼蟬蛻既而劉侯第四子保定路總尹其卒
夫人徒單氏痛伉儷之中睽感榮華之易歇聿來栖
跡法號妙真道俗咨嘆祠宇爲增重焉妙元洎妙真
齋刮粧奩刻苦樽節遂重脩正殿臺門創建獻廡宇

遺蹟志

卷十五

五

孫司及道衆察舍齋厨輪奐一新蒙洞明真人稱賞
加妙元以純貞素德散人之號今年登七袞日誦五
千玄言爲課朝夕焚誦祝聖人壽願天下安鶴髮童
顏精健不少衰復慮興建本末不能昭晰於後走書
幣京師求記於秋澗翁子官遊大梁者屢矣故國遺
蹟亦嘗周覽今雖衰老忍無一言載名其間謹按祀
典陽氣升而天神降地道肅而人鬼出自邦國達於
臣庶祭秩切近者社稷五祀而已城隍神初未載也
世說秦功臣馮尚見臺於漢高帝曰奉天帝命與王
知頌城隍陰事雖儻况不可致詰然自漢訖今遂爲

天下通祀社與五祀雖有常尊當時用事莫城隍若也况汴梁爲六代都會四方輳集城池盤礴衢陌交通人物繁夥精英之萃集晝夜開闔死生變化幽明兩間其有神爲之主司也審矣夫城隍地道也古人求神各以其類今俾女冠主其祀事宜矣傳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言誠潔可以感通神明也如景禮妙明妙元妙真等式出於詩禮名家薰膏鼻鼎族清修道行敬恭神祇以致廟貌完固闔郡瞻仰雖其誠篤致然亦由神明有以護持者哉而推源本自不忘劉侯經始之勤是可書大德三年十二月吉日記

遺蹟志

卷十五

六

三皇廟記

吳炳

皇元立制於凡古帝王明聖功德之載祀典者有大詔令則即其所祭之有司擇日行事其祝幣牲牢之數因時損益祭已即去三皇乃因舊制立廟郡縣有常所祀用莫春之初有常日其祝幣牲牢之數有司恪守不敢有隆殺焉有常禮豈不以動被天下與一時之澤視開天之聖立極於萬世者廣狹不同而國家所以崇德報功者亦因之有厚薄歟汴梁路去京師十五百里而近治開封尹故地總州縣數十爲大

府省憲咸在土地人民之廣繭絲保障之任不後旁郡其諸神祀崇樓閣殿峻其宇而凌空虛者遠近相望皆興於私家獨力乘堅良而擅素封者奔走恐後三皇之祭宮不踰畝在艮岳廢基之顛如無所于託而姑栖焉者主祠配饗合食一堂前後尊卑不紊秩叙几筵俎豆不比於禮拜伏薦裸窘于登陟若是者蓋有年矣所司視爲故常不屬于意方以不飭郵傳爲大故非所以奉明制而崇聖祀也然土功之興民亦勞止爲之以漸人不告病而功倍常是一材之積一甓之用有不可少者是爲之兆後將有興起焉若

無黍稷之積徒太息于此將無所爲計猶病七年求三年之艾苟不畜之終身無所及矣若李侯者其有知于此歟李侯之來也能奉宣上命以惠愛爲治首脩儒學顧瞻是廟乃喟然歎曰時尹之責其何敢後乃買田以拓故址夫土鋤之啜譏于已陋施之古昔似無大失乃命埏埴之工爲登豆簠簋爵坫壘犧象之之黃池薌鼎無不具者粥銀五流造用器命吏籍之分官田二千五百畝有奇以畀醫學議定代期及之會朝廷有停役之命遂不果就遣掾王國輔請文以記之若有望于後者侯之用意勤矣君子于義所

賞爲者惟力是視成否遲速幾不在我侯爲是廟先
事儲積而張其本者又豈特一材一璧而已邪後之
來者其才行皆膺選拔而尹是邦方將奉行國家崇
德報功之意與夫林然以生群然以居室處而火食
養生以送死與主是廟者仰視几筵俯食土田之入
孰非蒙三皇之澤者哉皆將攘臂爭先趨蹶卒事其
孰不曰是廟之脩自李侯始亦何病其不出於已也
侯名信字可復上黨人前爲京尹治有能聲今以正
議大夫爲總管云副之者朝散大夫同知崔阿沙

奉議大夫治中劉巨源承務卽推官張君謙贊之者

遺蹟志

卷五

十六

承務卽經歷李獻而董是役者亦王國輔也

開封府重修廟學記

國朝于謙

夫子之道天之道也天之道亘萬古而不息夫子之
道歷萬世而無弊刪述六經昭揭宇宙日月之照臨
也教化之澤洽於人心雨露之霑被也所謂生民以
來所未有而三代以降君天下者未有不循此而能
治者也我 國家列聖相承咸用此道內而京畿外
而郡邑莫不建立廟學以祀孔子以育才俊所以資
化源而崇教本也開封爲中州甲郡故有廟學歲久
墮圯儀觀弗稱前郡守黃公瑾有志作新成功僅及

一二而以休致去今郡守舒侯下車之初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遂極力爲之而方牧諸公咸指俸資以助經費於是壇墀而爲崇闢隘而爲廣飾陋而爲華自禮殿講堂以及諸生肄業會食之所莫不畢備規制宏麗視昔有加郡博士黃宗謂此不可以無記因率諸生來請余言惟夫子之道如天 朝廷作人之化亦如天諸士子生際盛時沐浴清化又有賢方牧郡守以作興之廟學之新文化之新也儀觀之盛士風之盛也關係豈偶然哉爲師弟子者朝于斯夕于斯絃誦于斯游息于斯其亦知所本乎苟知所本則遺蹟志

一卷五

十九

涵養本源砥礪素行學必造其根柢而弗專事乎言語文字之末異時出而致用得志則行其道于天下事與志違則求無愧於名節無愧於天地鬼神而後已若然則無負於聖人在天之靈無負於 朝廷作養之化而亦無負於天矣其於郡守作興之意豈不重有光邪侯名曠字仲曦浙東姚江人以名進士起家拜黃門卽被薦出守是邦是舉也足以知其善政云

祥符縣重修儒學記

劉昌

祥符卽古浚儀縣

國朝省開封縣入之其學宮創

始無所考河南左布政使廬陵李昌祺云宋置都于
此既設國子監則縣無緣更置學人學即雲老寺及
祥符縣故址也 國朝洪武五年知縣胡聃創建規
制粗備而圯於水永樂四年知縣王春始修復之宣
德十年教諭沈麟求得鐘樓餘材三百因大爲理飾
又闢道左右表以文林巍乎煥然士民聳觀暨天順
五年蓋已二十有六稔腐蠹相繼比河決郡城遂蕩
析無遺矣明年予以按察副使提學既至則有司已
作禮殿講堂而廊廡齋舍漸亦就緒未甚宏偉予乃
謀於二三寮友寅恭克協僉議維同今按察副使安
遺蹟志

成王公齊首爲之作饌堂於是庖湏庫庾悉還舊列
左布政使四明章公繪復即左右故道表以興賢育
才而教諭陳禎又率士民之好義者作二門其在禮
殿之前者曰樞星在講堂之側者曰禮門又表其出
入所必由曰義路樞星之南地廣二百弓嘗爲汴渠
所經渠雖湮而積水如故人頗病涉按察使建安劉
公福副使泰和歐陽公熙爲作石梁于上稍南臨通
衢而王公又作飛樓適視兵商洛不果今按察使關
中宋公欽甫蒞任即詣學周覽且曰我不可不任厥
功曾未幾時竟登于成所謂巍乎煥然士民聳觀者

益有加于昔諸生相率請記夫求道必以學學必有師孔子萬世之師也人所以靈承向慕者宜無所不用其心况學宮乎况浚儀爲中州之首邑乎孔子過儀儀封人云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晉地道記曰儀封人見孔子即此浚儀蓋在當時其邑人已知靈承向慕如此况我朝列聖繼作尊崇孔子檢詳學制諸生之所耳濡而目擊者又生長中州風俗素厚之地惟勤於誦數而務端其本以如諸公之靈承向慕而持之堅焉則於斯道也不幾矣乎皆應曰諾遂書以授之俾刻爲記

遺蹟志

一八卷十五

三

揚州門新造石牌記

呂原

汴梁宋河南行省治所而其地則所謂天下之樞也肆我 皇明之初嘗建爲北京既乃分封 周王於此并置河南都布按三司而附以府縣衛所焉其城周迴二十里外則繚以堤當宋時近於城者惟汴蔡諸水而黃河流經城之東北以達於海至元時河始南徙逼城流合汴泗入淮 國朝正統戊辰亦嘗分決張秋口東北入海其後復東南入淮如故築堤護城其來蓋已久矣夫土疏固易遷徙而流雜泥沙又易淤澱以其故水載高地堤日增而城以下也天順

五年秋七月四日客水暴至河溢踰防土城遂決越六日風激浪擁突北門以入平地水深丈餘王府及官衛儒黌廬并市廛無慮數萬區盡浸沒摧圮力能結筏者僅以身免而老弱者徃徃溺死事聞上特命工部右侍郎瓊臺薛公遠徃拯治之 璽書授以事宜公星馳至汴敷宣 帝德綏爰衆感即移粟以賑其饑躬率三司官僚按視地形商度工用及以緩急詢之故老乃命左布政使侯臣按察使吳中徵集丁夫預調塞治之物於所屬委開封府知府魚侃通判蔡保等管領應役先令右布政使豐慶副使項

遺蹟志

卷十五

五二

璁於決口上流督夫下椿捲埽作截水堤二百四十餘丈浹旬堤就決口絕流而水趨故道又令副使張諫參議王鉉於土城東起獨巒岡訖猫兒岡督夫鑿渠二千二百七十八丈引水東注而城中積水日漸耗減又命參議史敏僉事高逵於土城東南曰揚州門浚舊渠之湮塞者起太平岡直抵陳留渠長一萬二千四百八十丈以洩城中積水使下流達于黃河自是地稍高者咸得修葺舍宇凡 王府等解署亦漸可居而軍民蕩析流離者接踵復業野田堪乂者俱播宿麥矣顧城地最低窪積水莫能盡出則令參

議蕭儼李浩僉事王紹督夫車戽參議何陞又導而分之閼月水盡乾涸初環城五門俱有潦水河決後水益瀰漫無津畔往來者必籍舟楫一遇風濤莫或敢濟由是米薪之價湧貴數倍則又令項璉等築道路於大梁仁和等三門以通車馬內外莫不便之且令李浩修補城垣缺處及剏築各門月堤軍民有貧餒及缺種子者給以粟麥凡八千餘石有屋居漂蕩無存者給以棖標共一萬三千餘株事將竣因念積水全賴開渠浚道議即揚州門置牐以限外內倘後內水有積啓而洩之或外水欲入閉而塞之庶爲永

遺蹟志

卷十五

三

久之利適巡按御史梁公覲董公廷圭至議用克協即委布政司照磨金景輝等於鄭之賈峪山採石煉灰勸客舟如期輸至就令景輝及開封推官劉錡董役未幾牐成蓋首事於是年九月十二日而以明年二月二十六日輟工凡役丁夫三萬八千四百二十一用樁木三萬一百七十四芟稍以束計者一十二萬七千四百犍圍以件計者三千二百麻以斤計者九千七百八十六而牐用石八百餘片磚二萬餘塊灰三萬餘斤是役也諸公開誠勸諭人心咸悅故勞雖久而無怨費雖鉅而易完也及薛公已還闔城士

庶咸謂其仰體 朝廷之心既拯民於昏墊又防患
於未然其德宏其慮遠宜有述以告來者而崇明訓
道祥符艾俊爲書以求予記嗟夫中原水患惟河爲
甚而禹之治河也務多其委以分其勢故當大伾而
下析爲二渠大陸而下播爲九河今河失禹道治之
固難如能先事爲備訪求遺瀆以爲委則亦不至臨
事而失措矣穿渠置牒蓋知從事於委者然委弗多
而泛溢所當虞也因記夫施工次第并贅以是說云

序

送權秀才之汴州序

唐韓愈

遺蹟志

卷十五

二十四

伯樂之厩多良馬卞和之匱多美玉卓犖環恠之士
宜乎遊於大人君子之門也在或作奇相國隴西公既平

汴州西下或天子命御史大夫吳縣男爲軍司馬門

下之士權生實從之來權生之貌固若常人耳其文

辭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諧和寂寥于

短章春容乎大篇如是者閱之累日而無窮焉愈常

觀於皇都每年貢士至千餘人或與之遊或得其文

若權生者百無一二焉如是而將進於明有司重之

以吳縣之知其果有成哉於是咸賦詩以贈之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并詩隴西公董晉爲宣武軍節度使

治汴州俱文珍為監軍愈為觀察推官文珍將如京作序詩送之時貞元十三年也

今之天下之鎮陳留為大

陳留屬汴州宣武節度使所治汴宋亳潁四州隸焉

屯兵十萬連地四州左淮右河抱負齊楚濁流浩浩

舟車所同故自天寶已來當藩垣屏翰之任有弓矢

鈇鉞之權皆國之元臣天子所左右其監統中貴必

材雄德茂榮耀寵光能俯達人情仰喻天意者然後

為之故我監軍俱公輟侍從之榮受腹心之寄奮其

武毅張我皇威遇變出奇先事獨運偃息談笑危疑

以平天子無東顧之憂方伯有同和之美十三年春

將如京師相國隴西公飲餞於青門之外謂功德皆

遺蹟志

八卷五

五

可歌之也命其屬咸作詩以鋪繹之詩曰

奉使羌池靜臨戎汴水安冲天鵬翅闊報國劔鏃寒

曉日驅征騎春風詠采蘭誰言臣子道忠孝兩全難

送楊凝即中使還汴宋詩後序

柳宗元

談者謂大梁多悍將勁卒亟就猾亂而未嘗底寧控

制之術難乎中道蓋以將驕卒暴則近憂且至非所

以和衆而又民也將誅卒削則外虞實生非所以捍

城而固圉也是宜慰薦啗諭納為腹心然後威懷之

道備聖上於是撫以表

書立政篇藝人叔臣百司表臣表幹之臣謂董晉為

宣武軍節度

贊以藝入

謂以揚凝檢校吏部郎中汴宋亳潁觀察判官參剛柔而

兩用化逆順而同道既去大敦遂室有衆故揚公以
謀議之隙對揚王庭不踰時而承詔復命示信于外
諸侯時當朝之羽儀凡同官之寮屬皆餞焉容受童
儒使在末位子厚時年二十七禮部郎中許公許孟容字公宏以宏
才奧學已任文字顧唱在席咸斷章而賦焉謂工部
郎中崔公崔群字敦禮文爲時雄允宜首序謂小子預離
觴之餘歷俾撰後序編以繼之大凡軍旅之制贊佐
之重崔公序之備矣膺命受簡欲默不敢故書談者
之辭拜手以獻用充餘篇云

蓬池禊飲序

蕭穎士

禊逸禮也鄭風有之蓋取諸勾萌發達陽景敷煦握
芳蘭臨清川乘和蠲絜用徼介祉厥義存矣晉氏中
朝始參燕胥之樂江右宋齊又間以文詠風流遂遠
鬱爲成篳焉若夫華林曲水萬乘之降也蘭亭激湍
專城之踐也而方伯之懽未始前聞以俟乎今宸輿
天寶乙未暮春三月河南連帥領陳留守李公以政
成務簡方國多暇率府郡佐吏二三賓客暢飲於蓬
池備祓除之禮也梁有蓬池尚矣前迄潏潏右匯邗
邑渺彌淪漣盪日澄天舟楫是臨泛波景從其左則
遙原營屬崇崗傑竦嘉卉異芳雜樹連青卽爲臺亭

登眺斯在爾乃郡曹頒鐘以給費縣吏領徒而脩頓
先夕以定議詰朝而集事是日方牧乃擁車徒曳旌
旃卯出乎北牖辰濟乎南川匪疾匪閑翼翼闐闐以
稅駕于東焉然後降春流颺綵舟羽觴芳羞緩舞清
謳援青蘋駭紫鱗迴環中汀緬望南津飲于已酣于
未歌樂只賦既醉坐闌而靡怠日入而未闕陶陶乎
有以表勝境佳辰之具美名公好事之厚意下客不
敏聞於前載曰夫德洽禮成則詠歌擊之梁故魏也
請皆賦詩志焉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宋曾鞏

遺蹟志

八卷十五

三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
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
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明其意數非能布策而
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
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煩且勞如是然古
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以禮習其
干戈於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脩矣其於
家有塾於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
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
杆有戒在輿有和鑿之聲行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

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盡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爲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材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便知其要識其微而齊戒以守之以盡其材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外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強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

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人心而使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鑾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心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內者又亦皆畧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若豈不難哉此予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余既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

其莫余授也治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於古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珍鄭穆閔中孫覺莘老林希子中而予曾鞏子固也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吏事稱於世云

吹臺春遊序

國朝劉醇

汴昔輦轂之地名園勝境甲於四方每遇良辰佳節徃徃爲士大夫遊觀之所自中原用武兵燹之餘所存無幾而又河水湮沒若金明池蔡太師湖之類亦

遺蹟志

一卷十五

五

泯然無跡可覩惟城東南僅三里有荒臺故基巍然獨存挺出風煙之外高廣數丈可登可眺即古之吹臺也臺西有寺民廬相接竹木蕭然風景可愛又東行六七里臨水有村漁舟牧笛野意超絕比之臺西景物頓殊時方上巳春光駘蕩草木爭榮鳥哢魚游欣然自得友人王庭璣邀余暨子山艾公體方黃公輩同徃造焉具酒餼設几席列坐于芳樹之間深杯迭進清歌間作衆賓歡飲余亦酣暢恍然如在桃源深處不覺世慮之俱忘也蓋景與時會事與謀諧主既風流賓亦醞藉昔人所謂四美具二難并者實兼

而有之矣况又歲屢豐稔人多閑暇不負疇昔所約
得與同遊以踵前賢故事何其幸邪既而日暮將歸
據吟鞍歎醉帽或語或笑前後相續故老指而嘆曰
昔時太平氣象復見於今日矣於是庭璉乃繪以爲
圖列次衆賓姓名俾余叙其事用傳于將來余謂光
陰迅速如駒過隙人生幾何乃終日汨沒於塵埃之
中而不知止所謂及時行樂秉燭夜遊者必待何時
而可乎詩云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斯言也觀者或有
取焉

吹臺駐節詩序

劉昌

遺蹟志

八卷十五

三十一

開封爲古蓬池忌澤之藪梁惠王發以賜民因名開
封文獻通攷云今郡城西古城惠王所築也城南有
吹臺世乃言梁孝王臺何邪顧謹中輩至指開封爲
梁園又何邪夫孝王國于梁自是梁郡在今歸德州
睢陽宋城之間李白所作梁園吟正指此開封在漢
爲陳留郡非孝王封內則吹臺烏得爲孝王臺邪予
纂中州勝覽始據梅聖俞詩而訂正之聖俞之詩曰
在昔梁惠王築臺聚歌吹笙簫無復聞黃土化珠翠
較然有足徵者矣唐杜甫從李白登吹臺慷慨悲歌
爲一時所慕故後世騷人詩客以不得至開封登吹

臺歌嘯爲欠事况當明盛之時挾能賦之才有如吾
進士陸君建節過從登臺弔古以發千載之遐思于
中州之地而揚眉吐氣騁其所欲言者乎此宜見重
於開封之大夫士而吹臺駐節詩所由作也周禮言
凡通達於天下者必以節無節則不達故當時有五
節角節虎節龍節各用於其所宜漢世用竹今用符
以印章合而行事亦即古之所謂璽節也然節不在
物而在人人其有毅然不撓之節斯然後達於事而
無滯故大易有云安節亨陸君之使於開封也溫乎
其恭也秩乎其度也凜乎其所持也其心蓋欲與杜
甫李白爭優劣則豈特登高能賦而已其遠且大固
有能辨之者而爲一時所慕又必由今以及後於是
祥符學諭陳君哀今大夫士所作詩將以送陸君以
存故事而授予觀予推本而叙之

欽謨此序謂梁園當在睢陽宋城之間直以
吹臺爲梁惠王築而取證於梅聖俞之詩按
漢書梁孝王築東苑三百餘里疑自開封至
睢陽皆其封內也杜甫詩昔我遊宋中惟梁
孝王都氣酣登吹臺云云而本傳云甫嘗從
李白及高適過汴州登吹臺此又何也

中州覽勝序

唐寅

吾黨袁臣器少年氣逸温然玉映盖十室之髦懿也
弘治丙辰五月忽翻然理篙楫北亂揚子歷彭城漸
于淮海抵大梁之墟九月來歸乃繪所經歷山川陵
陸并衝隘名勝之處日夕展弄目游其中予忝與鄉
曲得藉訪道里宛宛盡出指下盖其知之素而能說
之詳也予聞丈夫之生剡蒿體揉柘幹以麗別室固
欲其遠陟遐舉不齷齪牖下也而愿慤者懷田里沒
齒不窺闔閭曰世與我違甘與留木委灰同棄雖有
分寸而人莫之知也后世因莫之建白也是余固欲

遺蹟志

卷五

三

自展以異而類然青袍掩脛馳騫士伍中而身未易
自用也雖然竊亦不能久落落于此臣器新從魏地
來今不知廣陵有中散之遺聲歟彭城項氏之都也
今麋鹿有幾頭歟黃河故宣房之基在否歟大梁墟
中有持孟羨爲信陵君祭與無也臣器其爲我重陳
之余他日當叅驗其言

汴京遺蹟志卷之十六

大梁李濂川父

藝文三

碑

上清儲祥宮碑

宋蘇軾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軾上清儲祥宮成當書其事于石臣軾拜手稽首言曰臣以書命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宮之所以興與廢凡材用之所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以詔臣軾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太祖定天下既即位盡

遺蹟志

卷十六

一

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之內旌興王之功且爲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請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宮成民不知勞天下頌之至慶曆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于火一夕而燼自是爲荆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宮之故地以法籙符水爲民禳禱民趨歸之稍以其力修復祠宇詔用日者言以宮之所在爲國家子孫也乃賜名上清儲祥宮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爲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冠佩劔

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宮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太皇太后聞之喟然嘆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役也大司徒錢不可發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敕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珠玉以巨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會所賜爲錢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成內出白金六千三百餘兩以爲香火瓜華之用召道士劉應真嗣行太初之法命入內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起四年之春訖六年之秋爲三門兩廡中大殿三旁小殿九鐘經樓二石壇一建齋殿于東以待臨幸築道館于西以

遺蹟志

卷十六

二

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麗靚深爲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僊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延壽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子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竒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末自應故仁

義不施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射鄉之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黃老而曹參師其言以爲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以此爲政天下歌之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其後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清心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觀上與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檢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己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虛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黃帝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既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宮室陋器用斥其贏餘以成此宮上以終先帝未究之志下以爲子孫無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鼓舞謳歌聲聞于天地喜荅神祇來格祝史無求福祿自至時萬時億永作神主故曰脩其本而末自應豈不然哉臣既書其事皇帝若曰大哉太祖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而聖母成之汝作銘詩而朕書其首曰上清儲祥宮碑

臣軾拜手稽首獻銘曰

天之蒼蒼正色非邪其視下也亦若斯也我作上清儲祥之宮無以來之其肯我從元祐之政媚于上下何修何營曰是四者民懷其仁吏服其廉鬼畏其正

神予其謙帝既子民維子之視云何事帝而瘠其子
允哲文母以公滅私作宮千柱人初不知於皇祖宗
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閱視新宮察民之言
佑我文母及其孝孫孝孫來饗左右耆耄無競維人
以燕我後多士爲祥文母所培我膺受之篤其成材
千石之鐘萬石之簏相以銘詩震于四海

汴梁廟學碑

元姚燧

自魯哀公十六年當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
歷六國秦漢至孝武即位之年辛丑爲三百四十年
其聞知者纔司馬遷一人而止耳既編其年與夫言

遺蹟志

卷十六

四一

行出處之騷爲世家又爲弟子傳識其居里問對與
夫經事何君又考知其少孔子幾何歲皆孔門弟子
與孟氏所未著其有功聖門真非淺淺哉狀猶有一
二可疑者其說世家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
十二人而弟子傳則曰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
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夫既曰身通六藝矣雖未盡合
聖人爲教之本然而猶有所指名也其曰受業身通
竟不發爲所通何業又曰皆異能之士聖人爲教于
以脩叙彝倫而容異能者于其間乎孔子自言七十
有七人則七十二人者誰後是五人邪其爲傳先顏

回曾參而後無繇蒧固已戾於明人倫其甚誤至以闕止子我爲宰子又曰孔子之所嚴事者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齊晏平仲於魯孟公綽孔子於公綽止稱其不欲與優爲趙魏老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其他不足者亦多也老萊子書今存其爲道術尚黃帝老子爲聖人所與者不經見子入太廟每事問况老子周守藏室之史問禮則有之使及見其書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仁義禮根於人心之固有而眛爲世降之不同未必不見黜於孔子况爲其道乎

哉惟蘧伯玉寡過未能爲不悖於聖學故與之特深至漢文翁圖石室列之七十二人中亦可灼其非師而實弟子云晏平仲者如遷之言足以暴其人賊聖賢之罪何也夫人既嚴事乎已苟於學術之僻歸宿之差何害於明告當欲封孔子尼谿之田乃說其君景公曰儒者滑稽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爲俗游說乞貸不可爲國盛容飾繁登降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非所以移齊俗而先細民也報人嚴事之道者固如是乎哉先儒嘗疑晏子尚儉墨子欲貴其道取必於晏

子之言不然何爲亦見墨子之書而遷辨之不明也
又自叙曰儒者不能通其學當不能究其理博而
寡要勞而少功由是知二語者非必一出晏子乃遷
薄儒素定於曾中者也杜預春秋傳叙曰子路欲使
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
又非通論也其享配諸位善乎柳宗元序道州廟碑
曰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
失厥所謂妄意料等坐祀十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
况祀無繇哉鯉於庭其失至於崇子而抑父又非遷
之爲傳矣夫爲是學宮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
遺蹟志

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爲訓又在在之廟皆泥
像其中北史敢以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
中立爲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
而爲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
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
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曰是溺習之已然若
何而變曰人臣有見上布是區區則可若夫議禮也
制度也考文也天子司之亦幸一旦遑於稽古之事
學禮之臣必有能策其一二得所當議者矣至元庚
寅汴梁新廟成學錄劉元佐爲狀以其府諸公之意

求記其由故燧首之以此

河南省城脩五門碑

國朝李臺陽

河南省城者宋之內京城也是城也起自五代至宋而益飭神宗時則更築新城於外今曰土城者是也宋亡入金歷元外城毀而內城存我高皇帝定天下也蹕於汴駐焉但遣將北伐於是升汴爲京設衛十有六填實之守焉是故是城也繕之視他城堅甃皆磚也然又重磚而城根磚若石入之地又數尺天順辛巳河灌城乃獨其北門陷而是城也自降而爲省也置王府三司又調十五衛去遂空其四隅斤

遺蹟志

卷十六

七

鹵水國又今百五十年故其城若門雖大勢巍壯而中損蝕者不少矣嘉靖元年太監呂公來鎮茲土登城躡樓俛仰者久之乃慨然而嘆曰諺有之曰些小不補直至尺五是城也及今脩之費猶省也夫門者城之喉樓者門之冕也城脩宜自門始於是集三司長暨庶尹群吏議城事已又謀之撫按之臣乃僉罔協於厥迪於是呂公則毅然任曰天子勅憲之來也若曰城池軍馬汝飭汝覈今之舉固費省而功倍者乃僉罔協於厥迪僉曰動大衆者占之人舉大事者審乎時事莫大於城城非大動衆不集今兵饑疫

厲我民未和記有之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度時未
若占人靡和其何城之爲呂公曰嗟天下不有惠而
不費勞而弗怨者乎是城也先其五門及西關土城
若門計費萬金耳今無碍帑金若干斤更稍稍益之
便足矣夫汴舊京也游食者夥饑則歸之盜兵城之
役誠計日傭之菜色可活而亡命可收也如是則不
動衆而大事集矣僉曰竊又聞之事無巨細人存則
行是城也前脩之者屢矣然上侵而下漁費倍而效
寡又土木之役破除易而稽察難呂公曰嗟利弊由
入者耳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予嘗奉命脩京之
東門矣人無玩心工無耗財是城也舉度不中厥惟
予外於是巡撫都御史何公巡按御史王公清軍御
史喻公暨三司長稔知呂公賢又計帑金得十之六
七會又有東寇閉城而門之樞朽鐵葉爛脫於是僉
議始同而城之役興矣是役也始於東門程能計日
經費節力獎勤黜惰勾稽有簿大持小維工傭稱事
執信布義聽其自來凡城之材礪鍛磚堊木石槨炭
膠角顏采皆公市平取官靡告困民罔知勞一門既
一門繼五門既土城若門繼繼行之有序匪棘匪紆革
之仍之各適厥中於是撤朽剝蝕植頽築虛凸凹完

巖濬淺疏塞遠而望之樓櫓暈赫粉堞煥如堅者屹
屹深者鬱鬱直者崒崒橫者翼翼迫而察之石椁鐵
樞虹梁臥衝隍塹縶綦輪蓋一夫當關萬夫莫前者也
登而覽之嵩行失險大河奪色俯而視之司府填委
倉庫充實旌棨甲冑周廬是嚴足以域民威暴壯氣
助武然計之則費省要之則功倍斯何也所謂事無
巨細人存則行者也巡撫王公巡按俞公清軍戴公
之來頗亦異同於斯城及見呂公賢乃亦咸相于厥
成乃呂公則愈心於城事時時出督勞之曰嗟爾官
爾工爾傭毋欺毋玩毋自阱爾躬是故一門成則盡
遺蹟志

徙其餘于他門即拳石塊礫寸鐵尺木敝杵壞畚無
妄棄者沐之爲水也出城則甘於是呂公周覽而嘆
曰嗟設卒有寇至小門扃大門鑰乘障之士瞭障之
子守麾之吏渴也奚救之矣乃默禱於卜門穿一井
五井皆甘是時布政左使劉公右使宋公實經厥費
按察使張公都指揮徐公贊畫爲力乃僉議伐石爲
碑樹之南薰門月城亭焉以紀實詔來且張城大脩
之本也城門故各有廟是役也亦各新之而嚴其祀
或問李子曰先王之建邦也必城焉急然孟子則云
固國不以山溪之險何也李子曰斯惡夫專事地者

也非天不生非地不形非人不成是故先王之爲治也内外交飭本末具脩順時豫防設險爲固人心雖和守戰是憂故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故城者民之扞也障內而嚴外者也雖然詩有之矣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又曰宗子維城故不天則悖不地則害不人則空故人者本也孟子所謂地利不如人和者也善爲治者本末内外交飭而具脩可也

禹廟碑

李夢陽

李子游于禹廟之臺覽長河之防孤城古宮平沙四漫遐睇故流北盡碣石九派湮淤雲草浩浩於是愴

遺蹟志

卷十六

十一

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知王霸之功也霸之功驩又之疑王之功忘父之思昔者禹之治水也導川爲陸易軌爲寧地以之平天以之成去巢就廬而粒而耕生生至今者固其功也所謂萬世永賴者也然問之耕者弗知粒者弗知廬者弗知寧者弗知陸者弗知故曰王之功忘譬之天生物而物忘之冰者忘其川栖者忘其枝民者忘其聖人非忘之也不知之也不知自忘及其菑也號呼而祈恤於是智者則指之所從來而廟者興矣河盟津東也感曠肆悍勢猶建瓴堤堰一決數郡魚鼈於是昏墊之民匍匐詣廟稽首

號曰王在吾奚溺而防丁堰夫樁戶草門輸築困苦
則又各詣廟稽首號曰王在吾奚役斯所謂思也故
不忘不大不思不深深莫如地大莫如天王之道也
伯者非不功也然不能使之不忘而不能使之不疑
何也不忘者小小則近近則淺淺則疑如秦穆賜食
善馬肉酒是也夫天下未聞有廟桓文者也故曰予
觀禹廟而知王霸之功也或問湯文不廟李子曰聖
人各有其至堯仁舜孝禹功湯義文王之忠周公之
才孔子之學是也夫功者切乎菑者也大梁以菑故
是故獨廟禹是時監察御史澶州王子會按河南登
遺蹟志

臺四顧乃亦愴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
徵也吾少也覽嘗躡州城眺滄渤南目大梁之墟乃
今歷三河攬淮泗極洪流而盡滔滔使非有神者主
之桑而海者久矣尚能粒邪耕邪廬邪能甦者寧邪
川者陸邪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徵也所謂徵禹
吾其魚者邪所謂美哉勤而不德者邪於是飭所司
葺其廟而屬李子碑焉王子名濤以嘉靖元年春按
河南明年秋代去乃李子則爲迎送神辭三章俾祭
者歌之侑神焉其辭曰

天門兮顯闢赫赤赤兮雲吐窈黃屋兮陸離靈纒總

兮上下羗若來兮儵不見不見兮柰何望美人兮徒
怨苦橫四海兮怒波

右迎神

絙絃兮鏜鼓神不來兮誰怒執河伯兮顯戮飭陽侯
兮清路靈囂靄兮來至風泠泠兮堂戶舞我兮我醑
尸既飽兮顏酖惠我人兮乃土乃粒日云暮兮尸柰
何

右降神

風九河兮濤暮雲曠曠兮昏雨王駕鳳兮駢文魚龍
翼翼兮兩旗悵佳期兮難屢心有愛兮易離愛君兮
思君肴芳兮酒芬君歸來兮庇我民兮

右送神

少保兵部尚書于公祠碑

李彞陽

遺蹟志

卷十六

十一

開封城馬軍衙橋西故有于少保祠云初公以定傾
保大之功居無何而死於是天下人聞公死咸驚而
疑而涕泣語曰鷺鷥冰上走何處尋魚賺而公前巡
撫河南時實解馬軍衙橋西而梁父老於是聞公死
則咸涕泣日相率潛謁公故廨爲位哭奠焉會

純皇帝立詔白少保謙寬宥其家而遣祭其墓乃梁
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私起祠故廨旁祠公伏臘忌
梁父老則把香曳筇跋履若少壯咸翼如不期至稽
首祠下哭填門塞戶矣會又

敬皇帝立詔曰少

保謙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立祠歲春

秋祠之而曰旌功祠於是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
數百千人詣闕門伏訴少保謙前兵部侍郎時巡撫
功云願梁立祠如抗祠不報而梁父老歸伏臘忌歲
仍聚哭公于私祠今三十年餘矣正德十年監察御
史巡按張君清軍許君並謁公祠下見其門屋三門
僅存堂欹漏欲頽矣鴿雀擾擾拱棟鼠走鷓鴣周垣
盡圯羊猪外來於是悄然思俯而悲也已仰而欲曰
嗟斯非梁地邪宋不此都哉靖康之事千載銜焉二
帝不南矣夫定傾者世保大者食澤流者思故祠之
言思也血食使之世者也於是下令曰少保祠撤故

遺蹟志

一卷十六

十一

易腐扶歆植頽起圯新而繪堊而級而隅而榮而序
備矣曰謁者奚止也則重而堂噐奚貯也則翼而廊
而道士玄林守焉西北隅其房也望之栗栗而嶢嶢
枚枚焉嚴嚴是使之世者之道也李夢陽曰予觀今
人論肅愍公事未嘗不酸鼻流涕焉蓋傷爲臣不易
云夫事莫大於君出虜入排遷主戰四者旦夕之勢
而存亡之判也乃今人議則異是或見鮑莊事輒曰
夫葵猶能衛其足然獨不思勇士不忘喪其元乎孟
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故生而有所不用也然將軍
蚤留侯良功成身抽天下兩高焉此又何焉於乎難

言乎難言乎豈所謂計免者非忠貪盛者遠智歟而
賊酋擁 太上皇大同城下勒降也大同人登城

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宣府
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京城下
京城人又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於是公
颺言曰豈不聞社稷爲重君爲輕斯言也事以之成
疑以之生者歟且 太子之易南宮之錮二者有能
爲公怨者否邪公有不如意輒拊膺忿曰此一腔血
竟灑何地聞其言孰非酸鼻流涕者而獨咎予也於
乎傷乎傷乎雖然宗澤岳飛非下於人者艱難百戰
卒愠衄而死若公者死可矣死可矣公巡撫諸所業
載傳狀乃今不復述第述其終始若是亦大者云祠
脩於是年春越夏告成張君名淮南皮人許君名完
丹徒人事祠事者開封知府賀君銳也系之詩曰

於鑠旋運曷平不陂康屯傾否哲者斯利於維哲英
鑒精含貞匪時曷徵匪猷曷興靡疑靡驚厥伐用成
厥育是輕委躬於誠蛇何盤社龍何在野乾樞虺虺
日月易舍卷爾乃賊乃曩國邑之亂之訏 陵廟

岌岌公丁其時矢身以殉山佗排議不難不震僉曰
和宜公曰有戰四方之事譬絲游刃 帝畀弗疑

公泣視師義激六軍如虎如羆惟直斯壯人心干城
肅肅我壘悠悠我旌羯奴喙突疆場載清載清載寧
皇歸於京古曰荷難今謂曰癡忠古爰嘉今胡嫉而
何讒非名何毀非功孰讒靡和孰毀弗同彼巧彼荏
厥膚斯厲古則曰直今曲自爲於乎少保時晦時昭
古誰無死死有榮褒峩峩廟祠棟隆崇基神之遊之
旆旆其旗白馬朱衣有風淒其歛其有光若徃若來
卽而罔見跂望漣漣茲邦胥居氓實爾思

玄帝廟碑

李瀛

汴城南三十八里曰陶村其地蓋有陶令公墓云元

遺蹟志

卷十六

十五

至正間名大張村仁壽鄉今名木魚寺緣寺建而號
厥地也寺之後故有玄帝廟土人稱其地曰廟兒岡
岡存而廟廢矣正德辛巳六月鄉民張鵬募緣王守
定倡率重脩之乃築崇基起立神殿三間繚以周垣
樹以嘉木左碑右鐘兩亭翼然規制視昔加闕焉逾
年告成乃屬瀛紀其事刻之樂石以垂永久夫玄帝
者北方之神也傳曰北宮黑帝其精玄武是故在天
爲虛危之宿在地託龜蛇之靈在五行爲水在五色
爲玄而其數則一也神理不言應以象類故見其象
類神可徵矣夫神之在天下如風之嗑谷所觸皆通

如水之行地無徃弗達柳梅之蹟五龍之異非其彰彰顯著者乎濂汴人也幼聞長老言宋天禧初有龜蛇見於繁臺之東南因建真武堂於其地無何泉涌堂側汲之靡竭負疾疫者酌飲輒愈詔建祥源觀凡六百一十餘區以祠神茲地茲廟其建於斯時邪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自唐貞觀以來神之禦菑捍患圖冊不可勝紀若渥雨應姚簡之禱雪晴濟戴夔之軍其在

國朝尤著靈響然則廟而祀之者禮也祀之孔虔者誠也禮以達誠誠以歆冥闔境之民將庇神之休雨遺蹟志

卷十六

十六

陰
陽時若百穀歲登永躋仁壽之域則神有功於民而民非諂於神矣乃若出貲脩廟者之姓名悉載之碑

河南省城重修鼓樓碑

李濂

夫樓奚以鼓稱也貯壺漏戒昏晚嚴晷度敬人時王政之所必先者也古之聖人配天作則仰釐七曜俯順五辰乃建日官俾典壺漏籌無停刻杓無紊舉晝夜聿分節序靡忒是故堯欽曆象舜在璣衡周專擊壺其道一也曾謂更鼓非王政之先務乎河南省城宋之京都也舊有鼓樓傾圮弗治景泰庚午嘗脩之

適霖雨而罷天順辛巳再脩之適河決而罷人皆曰
無葺鼓樓葺必有水患故日就頽廢久無議脩之者
嘉靖元年內官監太監陽信呂公憲來鎮是邦矚樓
之敝憮然而嘆曰樓以藏鼓鼓以傳漏凡我出作入
息之祇咸聽此以從事顧可使傾圮如此哉乃咨於
撫按臺臣暨藩臬郡庶尹咸是之或有以雨潦河漲
沮者公颺言於衆曰霖雨者陰陽之愆也河決者地
道之變也夫何預於樓吾苟役民以時動民以道不
侈財不妨稼則陰陽和而地道順矣夫何雨河之慮
乎於是選吏董工鳩徒獻力程藝稽勞賞勤作怠公

遺蹟志

卷十六

七

日臨臺趾以勸相之是故財無耗竊工無簡畧不踰
年而告成亦竟無雨河之患是役也經始於丁亥之
春基築於夏臺畢於秋樓完於冬更漏分明四境遐
聞形勢岌岌一方壯觀蓋百餘年因循未舉者而一
旦舉之非公識治體重民時得人心服衆口而能若
是乎汴之卿大夫里居者謂公排浮議以脩廢墜吾
民宜百世思之乃買石樹碑謁余文以紀其事余聿
嘉厥功之有成也輒敢原王政以爲說如此嗚呼登
斯樓者其尚知所自哉

汴京遺蹟志卷之十六

汴京遺蹟志卷之十七

大梁李濂川父

藝文四

墓碑

清邊郡王楊燕竒碑文

唐韓愈

公諱燕竒字燕竒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祁州司
倉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爲平盧衙前兵馬使位至特
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
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進言於
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王室在難其行矣其
遺蹟志

一卷十七

父爲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間道
趨闕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
大將軍負外置賜勳上柱國寶應二年春詔從僕射
田公平劉展又從下河北大曆八年帥師納戎帥勉
于滑州九年從朝于京師建中二年城汴州功勞居
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
汴州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于京師事平
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賜繒綵有加十四年年六
十一五月某日終于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
五遷爲御史大夫職爲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焉

軍先鋒兵馬使階爲特進勳爲上柱國爵爲清邊郡
王食虛邑自三百戶至三千戶真食五百戶終焉公
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
歔歔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恠不畏義死不榮幸生
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間言初僕射田公其母
隔於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致
其母田公德之約爲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
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禎以其年十月庚寅葬
公于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夫人清
夷郡太守祐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
之德又行於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于秦維茲爰始
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禪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躋
既明且慎終老無墮魯陵之岡蔡河在側丞丞孝子
思顯勳績斲石于此式垂後嗣

墓誌

故貝州司法叅軍李君墓誌

韓愈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隴西李朝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叅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于汴州開封縣某里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葬其世曰由梁武昭王六世至司空司空之後二世爲刺史清淵侯由侯至于貝州凡五世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其夫人事其妣如事其姑其於家不敢有專焉其往貝州其刺史不悅於民將去官民相率謹誦手瓦石胥其出擊之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別駕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敢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立木而署之曰刺

遺蹟志

八卷十七

三

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聞皆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擢任貝州由是大理其葬曰朔既遷貝州君之喪于貝州殯于開封遂遷夫人之喪于楚州八月辛亥至于開封壙于丁巳墳于九月辛酉窆于丁卯人謂李氏世家也侯之後五世仕不遂蘊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子衡始至戶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又卑朝其孫也有道而甚文固於是乎在

徐文質墓誌銘

宋穆脩

進士徐孝山喪其父執喪之三日以其友張生道卿

所錄父事拜且泣復授之張生并繼以語俾來請曰
孝山未即殞生尚惟喪事不可緩將卜葬以其日期
日且迫敢述其實託銘於先生用刻而納之以光永
幽窆子既受而閱其始卒乃謂曰是葬也蓋得其禮
矣比是今貴家富族將葬其先必惑葬師說拘以歲
月畏忌大至違禮過時久而不克葬者多矣生能葬
以其道正合士禮踰月之制此獨可尚又安得拒請
而勿銘也按君諱文質字處中其先祖父嘗寓籍并
土之文水逮君之考氏既而復會朝廷以兵取太原
太原平大徙并民入處之京輔考於時與其族來至

遺蹟志

卷十七

四

京師遂家焉自是得遊太學爲生徒治春秋經傳前
後四舉有司竟不及祿而終考始娶潁川陳氏女亡
再娶清河張氏生男子二人女子二人次子文蔚少
卒獨君爲前室陳氏所生二女子今皆適京師良族
由君而下始爲京師里人凡并人其俗剛厚而勤蓄
能節損以立衣食諸來徙之戶初雖貧極者居久而
皆爲富室矧其宿有齋者蓋可知故考亦用是而殖
其家考之歿貽其規法於君君於此益爲之善守者
也君嘗念陳氏早世又傷父之不逮故事後親彌盡
其力無何數年母張氏又終初君亦嘗授經於儒官

馬龜符有慕仕進心至悼親之繼喪顧門中時無彊子弟可任懼覆先人遺業則爲不肖子因刻力事生於家非時慶弔大事不出門如此者蓋有年天聖八年適五十忽得疾醫累月弗愈以是年七月十七日卒於居君凡四娶室輒有喪有四男五女初室李氏無子長子孝山出次室李氏景山德山皆未及娶五女子亦幼在室孝山有諸弟妹合族謀葬得其年八月之二十一日藏君於東京之祥符縣開封鄉西韓村先墓之次以次室李氏爲合初李氏次苗氏李氏三室皆同穴而異棺斯實禮也銘曰

續蹟志

八卷十七

五

惟古之葬等殺異宜日月有數舉無越斯末代不然惑於葬師陰陽拘忌率常過時其孰警此伊徐氏子以時而葬順禮之軌既合既祔有銘有紀如君之藏民亦鮮矣

張子野墓誌銘

歐陽脩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况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子文宜其來請於

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爲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歌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爲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爲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爲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爲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阻水厓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游之難得爲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

遺蹟志

卷十七

六一

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應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薦

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閩州閩中縣就拜
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
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伸郊社掌坐次從次幼
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爲人
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
直臨事敢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秃且白矣予
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
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
師而葬開封今爲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
遺蹟志

八卷十七

七

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
此其歸其藏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歐陽脩

公諱敞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爲吉州臨江人自其皇
祖以尚書卽有聲太宗時遂爲名家其後多聞人至
公而益顯公舉慶曆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
通判蔡州丁外艱服除召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
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尚書考功於是夏英
公既薨天子賜謚曰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卽上䟽言
謚者有司之事也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

職而陛下侵臣官疏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爲更其謚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權判三司開圻司又權度支判官同脩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試遷石正言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領觀察使意不滿退而愠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詞頭不草制其命遂止三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媿

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駮也爲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三年使還以親嫌求知揚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居數月召還糾察在京刑獄脩玉牒知嘉祐四年貢舉稱爲得人是歲天子卜以孟冬禘既廷告丞相用故事率文武官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古也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群臣母得以請迨今二十年無所加天下皆知甚盛德柰何一旦受虛名而損實美上曰我意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群臣請而禮官前

袷請祔郭皇后於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別廟者請
毋合食事下議議者紛然公之議曰春秋之義不薨
于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薨按景祐之詔許復其
號而不許其謚與祔謂宜如詔書又曰禮於袷未毀
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來用之傳
曰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公言公既驟屈廷臣
之議議者已多及目既而又論呂溱過輕而責重與
臺諫異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不容于時矣會永
興闕守因自請行即拜翰林侍讀學士充永興軍路
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右族豪猾難

遺蹟志

卷七

九

治猶習故都時態公方發大姓范偉事獄未具而公
召由是獄屢變連年吏不能決至其事聞制取以付
御史臺乃決而卒如公所發也公爲三州皆有善政
在揚州奪發運使冒占雷塘田數百頃予民民至今
以爲德其治鄆永興皆承早歉所至必雨雪蝗輒飛
去歲用豐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盜賊禁止至路不
拾遺公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地
理卜醫數術浮圖老莊之說無所不通其爲文章尤
敏贍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公方將
下直爲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雅各

得其體公知制誥七年當以次遷翰林學士者數矣
久而不遷及居永興歲餘遂以疾聞八年八月召還
判三班院太常寺公在朝廷遇事多所建明如古渭
州可棄孟陽河不可開樞密使狄青宜罷以保全之
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規切人主直言逆
耳至於從容進見開導聰明賢否人物其事不聞于
外廷者其補益尤多故雖不合於世而特被人主之
知方嘉祐中嫉者衆而攻之急其雖危而得無害者
仁宗深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讀不專章句解詁而
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尤奇其材已而復

遺蹟志

卷十七

十一

得驚眩疾告滿百日求便郡上曰如劉某者豈易得
也復賜以告上每宴見諸學士時時問公少間否賜
以新橙五十勞其良苦疾少間復求外補上悵然許
之出知衛州未行徙汝州治平三年召還以疾不能
朝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熙寧元年四
月八日卒于官舍享年五十嗚呼以先帝之知公使
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翰林學士而止哉方公
以論事忤於時也又有構為謗語以怒時相者及歸
自雍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未及而公病遂止於
此豈非其命也夫公累官至給事中階朝散大夫勳

上輕車都尉開國彭城爵公邑戶二千一百實食者
三百曾祖諱典贈大理評事祖諱式尚書工部員外
郎贈戶部尚書考諱立之尚書主客郎中贈工部尚
書公再娶論氏皆侍御史程之女前夫人先公早卒
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長定國郊
社掌座早卒次奉世大理寺丞次當時大理評事次
安上太常寺太祝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韓宗直二
尚幼公既卒天子推恩錄其兩孫望旦一族子安世
皆試將作監主簿公爲人磊落明白推誠自信不爲
防慮至其屢見侵害皆置而不較亦不介于曾中居
遺蹟志

卷十七

十一

家不問有無喜凋宗族既卒家無餘財與其弟放友
愛尤篤有文集六十卷其爲春秋之說曰傳曰權衡
曰說例曰意林合四十卷又有七經小傳五卷弟子
記五卷而七經小傳今盛行於學者二年十月辛酉
其弟放與其子奉世等塋公於祥符縣魏陵鄉祔于
先墓乃爲之銘曰

嗚呼惟仲原父學彊而博識敏而明坦其無疑一以
誠見利如畏義必爭觸機履險危不傾畜大不施奪
其齡惟其文章粲日星雖欲有毀知莫能惟古聖賢
皆後亨有如不信考斯銘

神道碑銘

馬正惠公神道碑銘

王安石

推忠保順同德翊戴功臣彭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特
進檢校太尉使持節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正柱國
扶風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
戶正惠馬公以天禧三年十月戊戌葬開封祥符縣
某鄉某里至嘉祐七年公孫慶崇始來請銘以作公
碑序曰馬氏故扶風人至公高祖而徙處雲中贈太
師諱某者於公爲曾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某者於公
爲祖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江州防禦使贈太師中書
令尚書令蔡公諱某者於公爲父蔡公從太祖定天

續蹟志

八卷十七

十三

下力戰有功當是時雲中已爲契丹所得故馬氏又
徙處浚儀今開封府祥符縣也公諱知節字子元蔡
公之終也年七歲太祖召見禁中有司言例當補殿
直特授西頭供奉官而賜以名開寶五年年十八監
彭州兵馬以嚴飭見憚如老將太平興國三年領兵
戍秦州清水姦人李飛雄乘驛稱詔捕公及秦隴巡
檢劉文裕等將擊之秦州因盜庫兵以反公辨其詐
與文裕執飛雄治殺之五年監潭州兵馬改東頭供
奉官雍熙二年又監博州兵馬劉延讓敗於君子馬

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糧繕城治械如寇至
吏民初不悅其生事也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攻乃
去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于冀州端拱元年移
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饟河北公告
轉運使樊知古此軍聚兵少而積粟多籩其腐尚可
得十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罷河南之役事
聞朝廷太宗嘉之二年深州新蹂於契丹城郭廬舍
多壞而流民衆乃移公知深州公至數月則壞者完
流者復舉州忘其寇戎之故而以公爲能撫我會保
州不治移徃代之淳化二年又移知慶州羗萬人以

遺蹟志

卷十七

十三

怨程德元來寇公誘其渠帥諭以威信即皆引去四
年遷西京作坊使知梓州五年李順爲亂於蜀之西
川以公徃討又以爲先鋒平劔州召還至三泉而復
以公與王繼恩討賊繼恩怒公抗直使守彭州盡收
其軍而與之羸卒三百賊率其衆至號十萬公力戰
一日亡其卒大半乃夜獨出招救兵復入賊終不能
得城而以敗去除成都府兵馬鈐轄遷洛苑使五年
除蜀漢九州都巡檢使已而又兼成都府兵馬鈐轄
眞宗即位改內苑使蜀卒劉旰聚黨數千人爲亂所
攻數州至輒取之公以卒三百追至蜀州與戰旰走

邛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召公歸成都計事公爲正畫
曰賊破邛州必乘勝劫掠度江薄我既息而戰我軍
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破之必矣遂行次
方井與正合殺盱等無噍類真宗賜書獎諭賞以錦
袍金帶咸平元年加登州刺史知秦州諸羌質子有
三十年不釋者公悉歸之諸羌德公訖公去無一人
犯塞小泉銀坑久不發掌吏盡產以償歲課而責之
不已公奏得釋而歸其產四年就除西上閣門使知
成都府兼本州兵馬鈐轄有告龍騎士謀爲變者所
引以千數公捕殺其首七人而置其餘無所問自乾

遺蹟志

卷十七

古

德後歲漕蜀物以富人爲送多坐漂失籍其家公奏
釋三班使臣及三司軍大將代之而課其漕事爲賞
罰至今便之六年移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總管兼知
延州蜀人於公去皆環以泣公至延州羌方以兵覷
邊會上元開門張燈示以無爲而羌卒不能爲寇又
移知鎮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景德元年契丹入邊
民入保城公與之約盜一錢者死有盜錢二百者公
即殺之於是自漕以北城郭皆晝閉詔使過公輒留
之而募人間行送詔皆得其報以聞又以便宜使所
至受諸漕輓給邊之物故契丹欲虜掠無所得車駕

次澶州大將王超提卒數十萬逗留不赴公屢趣之不爲動移書譙讓乃始出師猶辭以中渡無橋至則公先已度材一夕而橋就上聞手詔褒之且知公果可以屬大事也二年移知定州又除東上閤門使樞密院都承旨三年遂以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祥符元年東封泰山以爲行宮都總管自此行幸必以公爲都總管而皆許之專殺公部分明約束審出令肅然而未嘗輒戮一人於是邊將言契丹近塞大臣議皆請發兵以備公獨議使邊將移書問狀從之契丹解去遷檢校太傅四年加宣徽北院使五年除樞

遺蹟志

卷十七

十五

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爲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獨常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他爭議甚衆真宗多以公言爲是七年除潁州防禦使知潞州州之稅賦常移以輸邊公爲論其害自是所輸不過鄰州而已天禧元年移知大名府兼駐泊兵馬都總管使中貴人勞問賜白金二千兩居頃之遂以爲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檢校太尉有足疾時詔內朝別爲一班免其蹈舞二年疾病賜告求去位真宗不許而數使中貴人勞問又幸其第賜白金三千兩已而度公實病不可強以事乃

罷以爲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而公固求外鎮終不許居久之稍間入謁真宗輒使閣門祗候二人伺公至即扶以入因掖其拜起數屏左右問事常聽用三年又求外鎮乃以公知貝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將行矣召見又將付以政公固辭謝久之乃已而更以公爲本鎮至六月公疾作詔使公子洵美將太醫往視而魏潞二鎮之人亦皆奔走來問爲公請禱已而公疾革真宗又使公弟之子成美馳傳召公歸京師而公以八月壬寅不起矣享年六十五真宗爲之震悼罷朝詔贈侍中錄其子孫賻賜皆加等公前夫人

遺蹟志

卷十七

十六

丁氏某郡君後夫人沈氏某郡夫人子男二人洵美終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之美終內殿承制閣門祗候孫十六人其十四人皆已卒而慶宗今爲右班殿直慶崇今爲文思使知恩州公少忼慨以武力智謀自喜又能好書賓友儒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有集二十卷其文長於議論自始仕以至登用遇事蹇蹇未嘗有所顧憚王冀公丁晉公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真宗初或甚忤然終以此知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銘曰

在浚西南誰封誰樹有宋正惠馬公之墓公當太宗

眞宗之時登登謬謬謀行計施以羸擊強以少捕衆以賤抗貴維公之勇雖貴雖衆雖強必克維公之敏亦維公直帝曰直哉汝子良弼見國而已不知家室內朝十年典掌機密暨予一心綱紀庶物元功宗謀莫汝敢匹公曰孤臣敢曠于榮讒說不用是維帝明士或困窮莫知其有旣榮以位正或見醜公於可願兩得其尤不訖大老天爲不謀德歎於年孰云耆老有耆後世公爲壽考刻趺篆首作此銘詩陳之隧道永矣其貽

汴京遺蹟志卷之十八

大梁李 濂 川父

藝文五

雜文

河隄謁者箴

漢崔瑗

伊昔鴻泉浩浩滔天有夏作空書伯禹作司空爰奠山川導

河積石鑿于龍門疏為砥柱率彼河許大陸既礙播

于北野濟潔咸順沂泗從流江淮湯湯而冀宅乃州

澹菑濺濺東歸于海九野孔安四隩不殆爰及周衰

夏績陵遲導非其道堙非其堙八野填淤水高民居

遺蹟志

卷十八

二

溢溢滂汨屢決金堤瓠子潺湲宣房作歌使臣司水

敢告執河謂掌河渠之官

汴河銘

唐皮日休

夫垂後以德者當時逸而後時美垂後以功者當時

勞而後時利若然者守道之主惟恐德不美後時逸

於已民也夸力之主惟恐功不及當時勞於已民也

故天下也不逸不足守不勞不可去故其利害生於

賢愚之主自古然邪則隋之疏淇汴鑿太行在隋之

民不勝其害也在唐之民不勝其利也今日九河外

復有淇汴北通涿郡之漁商南運江都之轉輸其為

利也博哉不勞一夫之荷畚一卒之鑿險而先功魏
巍得非天假暴隋成我大利哉尚恐國家有淇汴大
行之役因獻織誠是爲汴河銘

惟河瀰瀰循禹之軌厥有暴隋鑿通津泗晝泣疲民
夜哭溺鬼似赭流川如松貫地龍舟未故江都已弒
陳迹空存逝波不止在隋則害在唐則利嗚呼聖王
守此而已

鐵犀銘

國朝于謙

百鍊玄金鎔爲真液變幻靈犀雄威赫奕鎮厥堤防
波濤永息安若泰山固如磐石水恠潛形馮夷斂迹

遺蹟志

卷十八

二

城府堅完民無墊溺雨順風調男耕女織四時循序
百神效職億萬閭閻措之枕席惟天之休惟帝之力
亦爾有庸傳之無極

侯羸

宋鄒浩

語有之曰夏則資皮冬則資絺夫皮豈當暑之急而
絺豈禦寒之具哉蓋無事而備之者所以待有事也
是以昔之君子有寬身海濱日以漁釣爲事淡若忘
情於世者及投竿而起論天下之務如此則治不如
此則亂如此則安不如此則危累數十萬言皆古今
之秘策興王之所汲汲而未獲者也故其功名卒與

日月俱而莫之朽彼侯嬴者豈亦有得於此歟何其
謀奪魏兵談笑而辦如探懷中物邪夫虎符所在至
深至密所謂如姬者亦未必知其處也况敵國國人
諸大夫左右乎而嬴獨何以知之晉鄙嘆惜宿將提
十萬兵之衆於閫外功罪未決而信陵遽以單車至
其不肯授兵萬萬無疑矣顧朱亥之賢殆非荆卿所
擬固足以辦大事方且陸沉於鼓刀之肆舉國莫知
也而嬴獨何以知之嬴既無數家射覆占候之術以
探蹟而索隱徒以抱關之賤謀奪其兵以成信陵之
高義有始有卒不差毫釐非其講之有漸處之有素

而能若是乎余故曰無事而備之者所以待有事也
惟其信陵之初折節下之而不以貴自驕也久居於
市不以市人竊罵爲之動也引之上座不以將相賓
客改其禮也是至誠而不倦者也是真喜士者也是
可與有爲者也其欲卻秦而救趙而不以平日之所
養者斷然成之則非人也嬴不爲也故余嘗以謂無
信陵則亦無侯嬴雖然嬴於信陵固忠矣於魏得爲
忠乎秦拔趙必移擊魏無乃賈禍於國乎是不然其
爲信陵謀者乃所以爲魏謀也何則秦有并吞六國
之心久矣六國不滅其心不已趙魏與國也唇亡則

齒寒皮朽則毛落其勢然也其拔趙而必擊救之者
秦之虛聲也不敢救趙而坐視其拔者魏之實禍也
蓋秦伐魏趙拔亦伐不拔亦伐拔趙而伐其伐亟其
禍大不拔而伐其伐遲其禍小由是言之殺晉鄙以
奪其兵特鄙一身之不幸而魏國之幸也然則使嬴
不輕用其死王能任之或止助信陵以相魏魏其興
乎賀長雄者將不在秦而在魏乎是又不然其輕用
其死余是知其無能爲也何則方嬴之時士知死
名以爲義而不知死義以爲義者紛紛自以爲莫已
若也非惑歟蓋可以死而死義以成仁者也不死則
無勇不可以死而不死仁以成義者也必死則傷勇
嬴於是二者不爲管仲之不死而必爲田光之必死
果何謂哉且士之所以不能有爲於世者有物以累
之也死生亦大矣而嬴不以動其心以之有爲烏徃
而不暇柰何功名分止此耳嗚呼其戰國之奇士而
名教之罪人乎

擬梁惠王送衛鞅還秦文

元楊維禎

將軍吾故相公孫痤之中庶子也痤嘗薦將軍於寡
人又勸寡人不用必殺之寡人不殺意有以用將軍
也未幾將軍西入秦遂忘寡人寡人將徼福於將軍

而將軍獻策伐魏豈宗國之望於將軍者乎公子卬
與將軍素昆弟交將軍遺書於卬將與卬面盟以解
兩國之兵卬信將軍將軍劫盟而執卬大破吾魏將
軍亦豈竒男子哉楚子虔重幣甘言以執蔡侯春秋
疾其傾危也書誘執以垂百世之惡將軍立丈木之
信以治秦已乃賣信執卬書之史策不示惡百世乎
夫馭人以欺者人亦欺於我公子虔杜門不出者八
年固將有間於將軍吾已知將軍必反魏矣將軍反
魏是將軍送府腦於寡人而寡人不忍也納之它國
它國又將軍仇仍納諸秦將軍可以死生惟將軍自
審處之魏人送鞅於秦秦人殺鞅車裂以殉盡滅其
家云

遺蹟志

卷十八

五

梁惠王葬議

楊維禎

惠王葬有曰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爲棧道而葬群臣
多諫沮太子不聽犀首問諸惠施施引文王更葬事
太子弛期而葬余恠惠子通古學而不及訂諸禮春
秋何也春秋於宣公八年書己丑葬敬嬴雨不克葬
庚寅日中而克葬定公十五年書丁巳葬我君定公
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旻乃克葬穀梁以爲雨不克葬
喪不以制左氏以爲雨不克葬禮也二說何從士喪

禮有潦車篋笠之具而王制謂庶人葬不爲雨止則先王亦慮及於此而爲之先備矣然或雨雪之甚泥潦之深治葬之臣子會葬之諸侯備有所不給則豈可以遠日爲拘比於庶人而必狼籍以葬乎說禮者謂庶人不爲雨止則諸侯大夫宜爲雨止而春秋書克葬者實與其以雨止而成乎葬也梁襄之葬其父不幸天大雨雪必欲治棧道以葬群臣之諫不能止而止於惠施之言施所引楚山之事以爲文王之義此市井之論而施本之以爲義此戰國之士不學之陋也然其說也亦能使其君弛期而更葬則亦合禮

遺蹟志

卷十八

六

於人情而以爲義法文王則吾未知也

或問夷門監者

楊維禎

或問夷門監者比四豪之客爲何人其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如薛公之所敬上客者三人乎不然何公子虛左以迎監者上車不遜公子執轡而愈恭乎抱遺老人曰咈哉夷門監者乃刺劫之魁耳何上客之有哉矯令奪兵於趙則有功於魏則不忠公子師不忠之人何以爲公子余獨取信陵之客一人焉公子有自功之色客說公子曰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吾以上客歸其人

而史氏不以姓名書惜哉

擬漢爲公子無忌置守冢五家詔

李濂

昔者武王克商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所以褒賢
聖風四海也朕過大梁聞魏安釐王時有公子無忌
者謙恭禮士不耻下交執轡監門枉駕屠市卒賴士
力卻秦救趙威震于諸侯旣成大伐益敦退讓而趙
之君臣感德服義口不忍言獻五城可謂一世之雄
豪矣閱代寢遠風檠猶存今冢墓荒涼鞠爲茂草朕
甚愍之特命郡國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俾世世以歲
時奉祠公子仍復其家亡與它事庶得專守塋域防
禁樵採以慰公子于九原所司其欽承之勿忽

遺蹟志

八卷十八

七

安都

宋秦觀

臣聞世之議者皆謂天下之形勢莫如雍其次莫如
周至於梁則天下之衝而已非形勢之地也故漢唐
定都皆在周雍至五季已來實始都梁本朝縱未能
遠規長安蓋亦近卜於洛陽乎而安土重遷眷眷於
開封之境非所以爲萬世計也臣竊以爲不然何則
唐漢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也夫
長安之地左轂函右隴蜀襟憑終南太華之山縈帶
涇渭洪河之水地方數千里皆膏腴沃野卒有急百

萬之衆可具形勢便利下兵於諸侯如建瓴水四塞之國也故其地利守自古號爲天府開封地平四出諸道輻輳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汴蔡諸水參貫巾車錯轂蹄踵交道軸轡銜尾千里不絕四通五達之郊也故其地利戰自古號爲戰場洛陽左瀍右澗表裏山河扼殺受敵以守則不如雍以戰則不如梁然雍得之可以爲重自古號爲天下之咽喉凡天下之形勢無過此三者也故彼蜀之成都吳之建業皆霸據一方之具

而楚之彭城特盜賊之窟耳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所謂險者豈必山川丘陵之謂哉在天而不可升在人而不可奪則皆爲險矣夫雍爲天府梁爲戰場周爲天下之咽喉而臣以謂漢唐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者漢唐以地爲險本朝以兵爲險故也漢高祖曰吾以羽檄召天下兵莫有至者武帝曰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蓋漢踵秦事郡國皆道材官有變則以符檄發之京師惟有南北兩軍有期門羽林孤兒以備扈從唐分天下爲十道置兵六百三十

四府其在關中者惟二百六十有一府府兵廢始置
神策爲禁軍亦不過數萬人以此見唐漢之兵皆在
外也故非都四塞之國則不足以制海內之命此所
謂以地爲險者也本朝懲五季之弊舉天下之兵宿
於京師名挂於籍者號百餘萬而衣食之給一毫已
上皆仰縣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之於農也非都
四通五達之郊則不足以養天下之兵此所謂以兵
爲險者也夫以兵爲險者不可以都周雍猶以地爲
險者不可以都梁也而昧者乃以梁不如周周不如
雍嗚呼亦不達於時變矣夫大農之家連田阡陌積
粟萬斛兼陂池之利并林麓之饒則其居必卜於郊
野大賈之室斂散金錢以逐什一之利出納百貨以
收倍稱之息則其居必卜於市區何則所操之術殊
則所託之地異也今梁據天下之衝歲漕東南六百
萬斛以給軍食猶恐不贍矧欲襲漢唐之迹而都周
雍之墟何異操大賈之術而欲託大農之地也由是
言之彼周雍之地者漢唐之險耳本朝何賴焉

按少游此議蓋附會本朝而爲之說非中正之
見也余嘗著論駁之漫錄于左

宋都汴論

李瀛

余每見世之君子喜誦吳起在德不在險之語以爲千古名言竊謂起之言信美固不可以人廢但失內外交脩之意耳何則德與險可相有而不可偏廢也是故爲國者德爲本而險次之茂德而恃險弗可也有德而無險亦弗可也不觀諸易與周禮乎易坎之象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周禮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山林川澤之阻故自古帝王必依險以立國固常嚴乎內治之脩而亦不少弛乎外患之慮若文王邑豐武王遷鎬成王宅洛漢唐都關中皆爲長治久安之畫者也宋因五代之舊而建都於汴可謂失計之甚矣夫汴平原曠野無險阻可守張儀謂其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固戰場也酈生說漢高亦曰陳留天下要衝四通八達之郊歷稽往牒古無建都於此者魏本都安邑苦秦侵伐不得已東徙大梁厥後秦使王賁引河灌城王假就虜滿城魚鱉矣朱全忠之篡唐也居汴不過五六年耳唐莊宗舉兵伐之其禍烈於王假石敬瑭因之耶律長驅少帝被執視全忠之禍則尤烈焉藝祖英武振世創業之賢君也覆轍如此乃不之鑒而襲周都汴遂貽子孫北狩之耻

使中原淪於夷狄卒不可復推厥禍原由其忽遠圖而昧大計也尚誰咎乎末年西幸洛陽有留都之意而群臣弗從太宗時爲晉王扈從力言其非便藝祖曰遷洛尚未也終當居長安耳晉王引吳起在德不在險之語以諷藝祖不荅由是知藝祖之智非不知汴之不可都也特沮於衆論少獨斷耳夫既安於都汴當思慎固根本之地以伐外寇之謀可也矧燕薊腥羶相去不遠一旦胡馬南牧何以禦之曾不是慮而君臣上下以爲宴然無事故景德中契丹入寇朝議欲爲太王避狄之謀寇萊公力主親征郤之然猶

遺蹟志

卷十八

十一

增歲幣數十萬慶曆中又肆無厭之求富鄭公以彊詞折之然亦增歲幣數十萬靖康復入寇廟堂援故事請和金人不許乃括京城內外金賂之不滿其欲青城之邀倉卒無策以應而國勢遂不可支矣嗚呼使當時蚤從藝祖之言西遷於洛豈有二帝蒙塵中原陸沉之禍哉憶在仁宗之朝范文正公時爲陝西安撫使上疏曰天有九關君有九重請修京城以壯帝居營洛陽以備巡幸太平則居汴京水陸都會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守洛陽山河表裏之宅以保中原且關中自古興王之地百二天險亦宜留意仁宗

將從之而沮于余靖之言其議遂寢范公之高見遠識寔與藝祖合誠非在廷諸臣可及朱子稱其爲朱室第一流人物豈溢美哉或曰國之廢興天也非人之所以能爲也是故天運苟在丘墟金湯天運已去何險足恃陽九遘厄厥數否塞人欲以區區智力挽回於其間抑難矣曰天道遠人事邇何謂天道運數是也何謂人事脩德恤民用賢去奸凡可以壯吾國勢銷患於未萌者皆是也苟不盡力於人事而一聽於天數則將坐俟危亡而莫之自強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有天下國家者其尚懋於圖治以祈天永

遺蹟志

卷十八

十二

命慎勿惑於茫不可稽之天數哉

讀宋史

何喬新

元祐初宣仁臨朝司馬光呂公著在政府蘇轍劉安世孔文仲在諫臺蘇軾程頤范祖禹之屬居侍從群賢協心取熙豐病民之法一切更之而主其法者悉從貶逐蔡確章惇呂惠卿之徒或竄炎荒或黜散秩天下拭目想見太平及宣仁崩章惇相熙豐群邪唾掌而起布在朝著於是賢人君子一日充塞嶺南而凡以正直自名者無一得脫于禍延及宣和之末士氣消人心去外患啓而宋事不可爲矣君子曰元祐

諸賢之禍蓋生於激也水之激也覆舟矢之激也傷指天下之事過於激者其禍必至於不可救古之君子處變故之際以忠恕之心行寬平之政故卒免於報復之禍惜夫諸賢不審於此也熙豐之法固多病民然其間亦有一二可行者不問是非一切紛更之則過矣熙豐用事之臣固多狡佞大者均逸外藩小者斥居州縣亦可以已矣而任言責者滌瑕索瘢攻擊不少恕典制命者摘微發隱惟恐其罪之不昭不亦甚乎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諸賢之於群小疾之亦已甚矣彼熙豐小人惴惴無所容則其

協以謀我求逞其毒以快其忿者將無所不至矣一旦主心既移乘隙而動諸賢欲自全於世其可得邪夫主人攻盜也猶有怛心焉盜之攻主人也凡可以剗刃者極其力而後已故始也陳瓘劉安世糾劾群奸終也楊畏來之邵掇擊善類始也蘇軾草制過於抑揚終也林希草制極其醜詆始也貶死瘴江者蔡確一人耳終也劉摯呂大防之屬死于嶺海不知其幾豈非禍生於激邪賢人君子之受禍固不暇計國勢陵夷至于不可復振不亦悲乎嗚呼世之君子當其時而遇其事尚以元祐諸賢爲監哉

汴說

王安石

古者卜筮有常官所諏有常事若考步人生辰星宿所次訾相人儀狀色理逆斥人禍福考信於聖人無有也不知從何許人傳宗其說者澶漫四出抵今爲尤著舉天下而籍之以是自名者蓋數萬不啻而汴不與焉舉汴而籍之蓋亦以萬計予嘗昧汴之術士善挾竒而以動人者大抵宮廬服輿食飲之華封君不如也其出也或召焉問之某人也朝貴人也其歸也或賜焉問之某人也朝貴人也坐其廬旁歷其人

遺蹟志

卷十八

十四

異之且竊歎曰吾儕治先聖人之言而脩其術張之能爲天子營太平斂之猶足以裨身正家顧未嘗有公卿徹官若是其即之勤也或曰子知乎渴者期於漿疾者期於醫治然也子誠能爲天子營太平裨身正家彼所存勢與位爾勢不盈位不充則執中執中則惑執盈位充矣則病失之病失之則憂惑且憂則思決以彼爲能決子亦能乎不能則無異其即彼疏此也因寤不復異父之補吏淮南省親江南有金華山人者率然相過自言能逆斥禍福噫今之世子之術奚適而不遇哉因以汴說論之

辭權知開封府劄子

歐陽脩

臣伏聞內出誥勅各一道付閣門除臣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臣以庸拙久塵侍從初無勞效以伸補報日夕循省常愧心顏今者曲蒙聖慈誤加選用豈可苟避繁劇輒希辭免蓋臣有不得已者須至縷陳臣自前歲已來累有奏列乞一外任差遣蓋以臣久患目疾年齒漸衰昏暗愈甚又自今年春末忽得風眩昨於韓絳入學士院勅設日衆坐之中遽然昏踣自後徃徃發動緣臣所脩唐書已見次第欲俟書成便乞補外豈期聖造委以治繁臣素以文辭專學

遺蹟志

卷十八

十五

治民臨政既非所長加以早衰多病精力不彊竊慮隳官敗事上誤聖知兼所脩唐書不過三五月可畢置局多年官吏拘留糜耗供給今已垂成若別差人轉成稽滯欲望聖慈矜臣衰病才非所長欲乞別選才能許臣且仍舊職候唐書成日乞一外任差遣以養衰殘取進止

嘉祐三年六月上

翰林侍讀學士右正言馮京改翰林學士知

制誥權知開封府制

王安石

勅學士職親地顯而開封典治京師非夫忠厚仁恕而有文學政事之能孰可以任此具官某造行直方

受材博敏踐更中外休顯有稱論思禁林尹正畿甸
詢謀惟允其往懋哉可

翰林學士知制誥權知開封府馮京轉官加

勲邑制

王安石

先帝以盛德成功克終天祿眇然在疚永念嗣訓非
左右之良孰與濟此哉具官某秉哲蹈義士民所望
尹正京邑善聲流聞邦有大賚當由貴始徃膺榮祿
無替厥脩可

開封府群見致辭

林希

臣希等伏以聖人在上首善始於京師天下脩文貢

遺蹟志

八卷十八

十六

士興於剛畝此乃伏遇 皇帝陛下仰稽古道下育
人材發明詔於多方命興賢於列郡臣等謬當詔旨
輒與能書雖爲草野之臣得奉天庭之貢

代開封知府諸廟謝雨文

韓琦

粵自涼秋以來嘉澍未洽雖宸衷之在念顧穡事以
爲虞式是靈祠首茲神壤奉吉蠲而致禱冀聰直以
垂休上符宵旰之懷下慰編齊之望會風期於少女
驅雲族於太山曾未崇朝遽均和澤壤父輟耕而相
賀祠官霑服以言旋濟旱歲以作霖畢蘇民瘵兆豐
年而爲瑞協助聖猷爰被詔於禁中俾涓辰而報貺

用陳馨薦祗苾蕃釐諒精意之攸歆固嘉應之斯在
尚饗

祭河神文二首

于謙

曩者河水爲患薄近城邑脩築堤岸勞費財力建祠
妥靈水患乃息大雨時行民事當憂希神默相降祉
垂休隄防鞏固河道安流今特遣官祭以牲醴誠意
感孚災患消弭戴神之惠曷其有已

二

惟神毓秀陰陽或流或峙成象在天成形在地相順
則爲生成相反則爲克制惟城惟隍以屏以蔽祀典

遺蹟志

八卷十八

十七

攸崇生民依庇茲者河水爲患民勞財費垂成厥功
乃值乖異水不由北而反南至意者或祀缺於事神
或冒犯乎禁忌今特遣官牲醴以祭惟神垂休除害
興利北河則順遵乎洪流南岸則增崇乎地勢民無
久勞事乃克濟萬古千秋戴神之惠

于肅愍之巡撫河南也其爲吾民經畫建百世
之利者甚多而捍禦黃河厥績尤著觀祭河神
文二篇亦可見其用心之懇惻矣謹錄之以爲
後之君子告

景靈宮脩蓋英宗神御殿上梁文 王安石

天都左界帝室中經誕惟僊聖之祠夙有神靈之宅
嗣開宏構追奉睟容方將廣舜孝於無窮豈特尚漢
儀之有舊 先皇帝道該五泰德貫二儀文摛雲漢
之章武布風霆之號華夏歸仁而砥屬蠻夷馳義以
駿奔清蹕甫傳靈輿忽往超然姑射山無一物之疵
邈矣壽丘臺有萬人之畏已葬鼎湖之弓劔將游高
廟之衣冠 今皇帝孝奉神明恩涵動植續禹之服
期成萬世之功見堯於堯未改三年之政乃眷熏脩
之吉壤載營館御之新宮考協前彝迷追先聖廟廊
列峙寢門可象於平居門壁旁開輦路故存于陳迹

遺蹟志

卷十八

十八

官師肅給斤築隆施揆吉日以庀徒舉脩梁而考室
敢申善頌以相歡謠

拋梁東聖主迎陽坐禁中明似九天升曉日恩如萬
國轉春風

拋梁西瀚海兵銷太白低王母玉環方自獻大死金
馬不須齋

拋梁南丙地星高每歲占千障滅烽開嶺徼萬艘輸
賚引江潭

拋梁北邊城自此無鳴鏑即看呼韓渭上朝休誇竇
憲燕然勒

拋梁上彷彿神遊今可想風馬雲車世世來金輿玉
辇年年享

拋梁下萬靈殯祉扶宗社天垂嘉種已豐年地產珍
符方極化

伏願上梁之後聖躬樂豫寶命靈長松茂獻兩宮之
壽椒繁占六寢之祥宗室蕃維之彥朝廷表幹之良
家傳慶譽代襲龍光有一心而顯相保饋祀之無疆

開封府上梁文

楊億

受三靈之眷命開百世之丕基居中土以制四方坐
明堂而朝萬國上觀玄象設路寢而闢應門下瞻黃

遺蹟志

卷十八

十九

圖定神州而分赤縣玉帛駿奔而荐至舟車輻湊以
交馳居民最處於浩穰寰宇共瞻於表式伏遇

皇帝陛下道光上聖仁洽普天性堯舜之聰明體禹
湯之勤儉垂衣裳而布政懸法象以授時旰食視朝
但精求於理本臨軒遣使常散採於民謠物情而煦
育如春王道而坦平若砥故得五兵不試邊陲無金
革之聲四序由康隴畝起倉箱之詠敦淳反朴黎民
盡致於可封獻賁輸琛異域曾無於後至混車書而
一統頒正朔於四夷卜年遠過於成周拓土更逾於
疆漢乃眷京畿之千里旁連魏闕之九重包括諸華

儀刑列郡疆理既推於廣斥閭閻最號於便蕃豈惟
俠少之場所謂帝王之宅爰求控壓實在元良

皇太子道契黃離位隆蒼震問安視膳素彰周寢之
勤主鬯承祧爰踐漢儲之貴自春宮而育德鎮天邑
以分憂誕揚慈惠之風廣布神明之政綠林屏息絕
吠犬以堪驚玉燭均調無喘牛而可問於是決斷簿
書之暇經營土木之功廣棟宇之新規集班輸之絕
藝揮斤者成市荷鋪者如雲度梗柎杞梓之材召丹
隳圻塲之匠百堵皆作不日而成梁橫鰐鯨以蜿蜒
瓦壘鴛鴦而迤邐堂皇有煇廳事斯嚴廊回合以四
遺蹟志

人卷十八

二十一

周庭清虛而中敞制度迭彰於壯麗形容備極於巍
峩足以明東朝副貳之尊表南府鎮臨之盛今茲吉
日將畢竒功爰自拋梁式申犒勞散金錢而滿地堆
餠餌以如山卮酒彘肩盈樽滿案極量而飲應不羨
於單醪實腹而食固如填於巨壑既醉以飽式舞且
歌同承渙汗之恩共樂昇平之化

拋梁東三韓百粵慕華風毛車遠涉浮天浪歡呼鼓
舞未央宮

拋梁西雪嶺金河路不迷萬里玉關皆我土葡萄苜
蓿徧高低

拋梁南跼鳶浪泊聖恩覃大貝明珠盈帑藏崔嵬銅
柱拂煙嵐

拋梁北匈奴逃遁空沙磧茫茫絕漢胡無人待上陰
山重刻石

拋梁上非煙顯氣何蕭爽歷歷天邊種白榆亭亭雲
際峩僊掌

拋梁下萬井繁華堪大詫家家樓閣倚晴空處處絃
歌樂皇化

伏願拋梁之後風調雨順時和年豐聖壽靈長與大
椿而難老邦家鞏固將磐石以無窮少海長浮於厚

遺蹟志

卷十八

二十五

載前星永耀於玄穹濟濟宮庭之僚屬森森天府之
賓從盡預商山之羽翼咸依儉幕之芙蓉將吏奔趨
而有幸軍民撫育以皆同悉傾心而奉上並竭節以
向公路絕寇攘夜戶而從茲不閉人無爭訟圜扉而
自此常空百姓咸躋於壽域八方悉被於仁風然後
我皇帝之千秋萬歲長端拱以居中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狀

唐韓愈

右謹按符瑞圖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伏惟
皇帝陛下道合天地恩霑動植邇無不協遠無不賓
神人以和風雨咸若前件嘉禾等或兩根並植一穗

連房或延蔓敷榮異實共蒂既叶和同之慶又標豐稔之祥感自皇恩微莖何極於造化親逢嘉瑞小臣喜遇於休明

跋學士院題名記後

宋歐陽脩

余鄉在翰林七年嘗以謂宰輔有任責之憂神僊無爵祿之寵既都榮顯又享清閒而兼有人天之樂者惟學士也自頃以來叨被恩私俾參政論力疲矣而勤勞不得少息心衰矣而憂患浩乎無涯却思玉堂如在天上偶因發篋閒覽題名不覺慨然遂書於此嘉祐八年中秋日也

遺蹟志

卷十八

三

跋夷門市廛圖後

元王恽

孫樵讀開元雜報至生恨不爲太平人豈聲明文物矯首拭目聞可喜而觀可樂乎近閱夷門市廛圖其風物氣習備見政和間流宕浮靡之俗然非盛極無以臻此予生長汴梁及見百年遺老徃徃尚能談當時風物令人不覺有孫氏之嘆但二帝播遷已兆朕於此所謂治亂之迹接踵相尋也畫品則穠纖巧麗出內供奉手無疑正可與夢華錄互爲之覽耳至元丙子二月觀於平陽寓舍夏六月重見於汴京試院中明年夏六月立秋後一日連雨中靜坐偶書於燕

東開陽坊李黃門之故堂

跋汴京留守兼開封尹宗澤誥後

蘇伯衡

謹按公元祐六年年三十六進士及第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政和二年改官知掖縣差通判登州道士高延昭恃勢犯法公窮治之不少假延昭至京師因林靈素訴公改建神霄宮不當公既乞祠而歸猶坐削奪羈置鎮江實宣和元年以四年郊恩叙復就差監鎮江酒官此則當時所被誥也六年除通判巴州事靖康二年御史中丞趙過庭等薦公可臺職召赴闕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公奏名不正改計

遺蹟志

卷十八

五三

議使議者以公剛方難合必不屈徒死無益乃不遣行會選易河朔帥守擢公直秘閣知磁州加河北義兵都總管就遷秘閣脩撰高宗以親王奉使過磁公力止之朝廷即授以天下兵馬大元帥公爲副元帥暨高宗即位南京命公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襄陽府俄徙知青州又用尚書左僕射李綱薦開封尹陞資政殿學士建炎二年秋薨於汴有旨除公門下侍即御營副使依舊留守而遽以訃聞詔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先是公上休致之請特授朝散大夫後恤典行累進其

階由通議大夫至開府儀同三司詩不云乎無競維人若公者非所謂命世之大材歟方公盛年置之散地且踰三紀一忤權幸坐廢四年及河北事勢危急始舉磁以授之公年已六十八矣其授任居守也二帝北狩高宗南巡於斯之時岌岌乎如以一縷之線引千鈞之石而臨萬仞之淵尚賴公雖老奮然自以身任恢復之事夫何規模甫定功業垂成而時宰見忌遇事輒從中沮之公不勝憂憤疽發于背而死茲非有志之士所爲太息流涕者邪公既薨而宋竟失中原矣豈人之無祿而天不憖遺也將未欲混一而

遺蹟志

卷十八

三

遽奪之也於戲喪亂之來必生弭亂之材以擬其後公材畧不世出天固生之徽宗固不用之高宗雖用之又未免以小人間之是則公之吞志以沒宋之偏安於一隅者豈天運哉抑亦有人事焉覽是誥者未可直以爲足見一代故事也此誥行於宣和四年壬寅後二百八十二年爲今洪武六年癸丑公七世孫經重加裝池且請其表兄蘇伯衡識公削奪之由并官伐之槩以便觀者而伯衡輒以所素慨者繫之實是歲之十月二十日也

按宗忠簡公出處寔繫汴京存亡平仲之跋是

誥也頗悉公之平生故錄之

跋東京夢華錄後

李濂

幽蘭居士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一冊十卷凡宋之京城河渠宮闕官府寺觀橋巷市井勾肆大而朝賀典禮小而口味戲劇無不詳備可謂勤矣元老不知何人觀是錄纂述之筆亦非長於文學者大抵是錄擬宋敏求東京記而作東京記上中下三卷上卷爲宮城周五里唐宣武節度治所建隆三年廣城之北隅用洛陽宮殿之制修之中卷爲舊城周二十一里唐汴州城也號闕城亦曰裏城下卷爲新城周四十八

遺蹟志

一卷十八

三五

里周世宗所築羅城也號國城亦曰外城敏求嘗撰長安河南二志其學閎博元老不逮也元老自序自徽宗崇寧二年癸未入京師至靖康元年丙午避兵南徙蓋寓京師者二十有三年故紀載時事極爲詳備但是時艮嶽已成梁臺上方寺塔俱在而錄內無一言及之不知何也由是觀之則元老之所遺漏者抑多矣嗟乎自靖康丙午迄今五百餘年兵燹之所燔蕪黃河之所衝淤都城勝蹟湮沒殆盡覽是錄者能無忝離之悲乎

跋空同子觀燈行後

李濂

宋都元夕燈火之盛至政和宣和之間極矣是時歲
穀屢登四方無事天子方樂于宴安勸于治理不復
加意于紀綱法度之間而儉夫小人務悅其君者又
倡爲豐亨豫大之說以逢迎之於是縱意肆欲大起
鰲山之戲煙花火樹照耀城闕而生民膏血爲之枯
竭今觀東京夢華錄暨宣和遺事所載令人驚怛惻
惋不能自已嗚呼不作無益害有益召公明訓也微
宗豈懵于此邪顧乃優游娛嬉以坐致靖康之亂寔
人事舛錯爲之惡可獨歸之于天數哉空同李獻吉
先生爲余書其所撰觀燈行于卷蓋自喜其得意之
遺蹟志

卷十八

三五

作也竊觀空同此篇寔擬唐李嶠汾陰行而作雄渾
古朴雖不逮嶠狀其詞采煥發亦一代之傑作也暇
日偶展閱一過漫書其後

汴京遺蹟志卷之十九

大梁李濂川父

藝文六

賦一

梁王菟園賦

漢枚乘

脩竹檀欒夾池水旋菟園並馳道臨廣衍長冗坂故
 徑於崑崙狼觀相物芴焉子有似乎西山山西山陞陞
 邱焉隗隗塞路峩移峯巖綉從魏隸焉暴燁激揚塵
 埃蛇龍奏林薄竹遊風踊焉秋風揚焉滿庶庶焉紛
 紛紜紜騰踊雲亂枝葉暈散摩來幡幡焉谿谷沙石
 遺蹟志 卷十九

涸波沸日爰浸疾東流連焉犇犇陰發緒菲菲閭閻
 謹擾昆雞蜺蛙倉庚密切別鳥相離哀鳴其中若乃
 附巢蹇鷺之傳於列樹也櫺櫺若飛雪之重弗麗也
 西望西山山鵲野鳩白鷺鷓鴣桐鸚鵡鷓鴣翡翠鷓鴣
 守狗戴勝巢枝穴藏被塘臨谷聲音相聞喙尾離屬
 翺翔群熙交頸接翼闡而未至徐飛跬跬往來霞水
 離散而沒合疾疾紛紛若塵埃之間白雪也予之幽
 寘究之乎無端於是晚春早夏邯鄲襄國易陽之容
 麗人及其燕飾子相予雜選而往欵焉車馬接軫相
 屬方輪錯轂接服何驂披銜跡蹶自奮增絕怵惕騰

躍水意而未發因更陰逐心相秩奔隊林臨河怒氣
未竭羽蓋繇起被以紅沫濛濛若雨委雪高冠扁焉
長劔閑焉左挾彈焉右執鞭焉日移樂襄遊觀西園
之芝芝成宮闕枝葉榮茂選擇純熟挈取含苴復取
其次顧賜從者於是從容安步聞雞走兔俛仰鈞射
煎熬炮炙極樂到暮若乃夫郊采桑之婦人兮桂裼
錯紆連袖方路摩眈長髮便娟數顧芳溫徃來接神
連未結已諾不分縹併進靖儂笑連便不可忍視也
於是婦人先稱曰春陽生兮萋萋不才子兮心哀見
嘉客兮不能歸桑萎蠶饑中人望柰何

遺蹟志

卷十九

二

按菟園梁孝王之死名也梁孝王武漢文帝子
景帝之同母弟竇太后之少子太后甚愛之賞
賜不可勝計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里爲複道自
宮連屬於平臺二十餘里此賦始終鋪叙苑囿
之盛畧無規警之辭乘正直人也或非其真筆
而子臯素善詆諧爲賦疾而不工宋人章樵亦
嘗疑此篇爲臯作其知言哉

忘憂館柳賦

枚乘

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爲賦枚乘爲
柳賦其辭曰

忘憂之館垂條之木枝逶遲而含紫葉萋萋而吐綠
出入風雲去來羽族既上下而好音亦黃衣而絳足
調螳厲響蜘蛛吐絲階草漠漠白日遲遲于嗟細柳
流亂輕絲君王淵穆其度御群英而翫之小臣瞽聵
與此陳詞于嗟樂兮於是罇盈纒玉之酒爵獻金漿
之醪庶羞千族盈滿六庖弱絲清管與風霜而共雕
鎗鏗啾啾蕭條寂寥雋又英旄列襟聯袍小臣莫效
於鴻毛空銜鮮而嗽醪雖復河清海竭終無增景於
邊邊撩言柳之邊梢也自喻無
細微之補報徒竊飲食而已

大河賦

晉成公綏

遺蹟志

卷十九

三

覽百川之弘壯兮莫尚美於黃河潛崑崙之峻極兮
出積石之蹇我登龍門而南遊兮拂華陰與曲阿凌
砥柱而激湍兮踰洛汭而揚波體委蛇於后土兮配
靈漢於穹蒼貫中夏之畿甸兮經朔狄之遐荒歷二
周之北境兮流三晉之南鄉秦自西而啓壤兮齊據
東而畫疆殷徒涉而永固衛遷濟而遂強趙決流而
却魏羸引溝而滅梁思先哲之攸歎何水德之難量
雪賦
宋謝惠連
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敏梁王不悅遊於苑園
乃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

右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乃歌北風於衛詩詠南山
於周雅授簡於司馬大夫曰抽子秘思騁子妍辭侔
色揣稱爲寡人賦之相如於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
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岐昌發詠於
來思姬滿申歌於黃竹曹風以麻衣比色楚謠以幽
蘭麗曲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表丈則表沴於陰德雪
之時義遠矣哉請言其始若乃玄律窮嚴氣升焦溪
涸湯谷疑火井滅溫泉水沸潭無涌炎風不興北戶
墮扉裸壤垂繒於是河海生雲朔漠飛沙連氛累靄
掩日靄霞霰淅瀝而先集雪紛糅而遂多其爲狀也

遺蹟志

卷十九

四

散漫交錯氛氲蕭索藹藹浮浮漉漉弈弈聯翩飛灑
徘徊委積始緣薨而冒棟終開簾而入隙初便娟於
墀庶末縈盈於帷席既因方而爲珪亦遇圓而成璧
眇隰則萬頃同縞瞻山則千巖俱白於是臺如重壁
逵似連璐庭列瑤階林挺瓊樹皓鶴奪鮮白鷗失素
紈袖慙冶玉顏掩嬈若乃積素未虧白日朝鮮爛兮
若燭龍銜耀照崑山爾其流滴垂水綠雷承隅粲兮
若馮夷剖蚌列明珠至夫續紛繁鶩之貌皓汗皦潔
之儀迴散縈積之勢飛聚凝曜之奇固展轉而無窮
嗟難得而備知若乃申娛玩之無已夜幽靜而多懷

風觸楹而轉響月承幌而通暉酌湘吳之醇酎御狐
貉之兼衣對庭鴟之雙舞瞻雲鴈之孤飛折園中之
萱草摘陌上之芳薇踐霜雪之交積憐枝葉之相違
馳遙思於千里願接手而同歸鄒陽聞之憊然心服
有懷妍唱敬接末曲於是乃作而賦積雪之歌歌曰
携佳人兮披重幄援綺衾兮坐芳縹燎薰鑪兮炳明
燭酌桂酒兮揚清曲又續而爲白雪之歌歌曰曲既
揚兮酒既陳朱顏酡兮思自親願低帷以昵枕念解
珮而褫紳怨年歲之易暮傷後會之無因君寧見階
上之白雪豈鮮耀於陽春歌卒王乃尋繹吟詠撫覽
遺蹟志

一卷十九

五

扼腕顧謂枚叔起而爲亂亂曰白羽雖白質以輕兮
白玉雖白空守貞兮未若茲雪因時而滅玄陰疑不
昧其潔太陽曜不固其節節豈我名潔豈我貞憑雲
升降從風飄零值物賦像任地班形素因遇立污隨
染成縱心皓然何慮何營

此賦本惠連作而假梁王鄒枚司馬以爲辭其
曰授簡於司馬大夫蓋設言也抑亦賦之變體
者歟

學梁王菟園賦

梁江淹

或重古輕今者僕曰何爲其然哉無知音則已矣聊

爲古賦以奮枚叔之製焉

碧山倚巘崎兮象海水碣石朝日晨霞兮絕紅壁仰
望次寥兮數千尺磔磔嶮岫汨湫成岫吟呼而窟竇
哮礪礪確紫蕪舟駁苔點綺縵若斷若續如此者百
有十處奔水激集潏演絜渠涌湟吐吸跳波走浪濺
沫而相及湍漾長驚澆灌遠注無時息焉青樹玉葉
彌望成林亦有輪囷礪碗一枝百頃萬葉共陰縹草
丹蘅江離蔓荆酷郁交布原滿隰平於是金塘涵演
綠竹被坂繚繞青翠近而復遠白砂如積雪者焉碧
石如圓玦者焉水鳥駕鵝鸚鵡鷓鴣上飛衡陽下宿

遺蹟志

卷十九

六

沅漢十五五忽合而復散乃有綺雲之館頽霞之
臺其樂足以棄國釋位遺死忘歸也若夫墨翟商瞿
之倫學兼師術才參道真方駕連軼于沼之濱乃射
宿餌魴前繳鷓鴣青黏黃梁矐鼈戴羹臠纯柘漿窮
嬉極娛雲翺兮煙翔超然左覽蒼梧右睨鄧林崩石
梧岸峒岫藏陰逮至山頂丹壁四平靈木夾道神草
列生俯瞰太一下視流星既投冠而棄劔亦抗魄而
盪靈於是大夫之徒稱詩而歸春陽始映朱華未希
卒逢邯鄲之女蕙色玉質命知其麗攢連映日綺裳
下見錦衣上出錐復守禮令人意失遂謠曰碧玉作

椀銀爲盤一刻一鏤化雙鸞乃報歌曰美人不見紫
錦衾黃泉應至何所禁妃因別曰見上客兮心歷亂
送短詩兮懷長歎中人望兮蟻既饑蹀躞暮兮思夜
半

明堂賦

宋范仲淹

臣聞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也在國之陽于己之方
廣天乎天地之象高明乎日月之章崇百王之大觀
揭三宮之中央昭壯麗於神州宣英茂於皇猷頌金
王之宏度集人神之丕休故可祀先王以配上帝坐
天子而朝諸侯者也粵自蒼牙開極黃靈耀德巢穴

續蹟志

卷十九

七

以革棟宇以植徹太古之弊明大壯之則風雨攸止
宮室斯美將崇高乎富貴之位統和乎天人之理乃
聖大造明堂肇起明以清其居堂以高而視壁廓焉
而四達殿巋焉而中峙禮以潔而儉必表之以茅教
以清而流故環之以水暨二帝之述焉合五府而祭
矣逮夫夏禮秩秩奉以世室商祀穆穆制以重屋神
禹甲宮階以一尺之崇成湯受命革以三尺之盛赫
赫周堂制度景彰七筵兮南北之廣九筵兮西東之
長堂并包於五室室辨正於五方左青陽而右總章
面明堂而背北室耽然太室儼乎中黃都徽名之在

南取盛德之向陽或謂厥堂惟一厥室惟九闢闔其三十六戶䟽達兮七十二牖亦規上而天覆復矩下而坤厚近郊之宮廣而能受通天之宇高而弗偶八方象其幅員九陛參其前後肅肅焉聽政之廟應辰而周彰赳赳焉承天之柱列宿而相望環林兮葱蔥圓海兮泱泱既方舟而經梁復素飾其迴墻陳位序以有嚴議法象而必臧示邦域之景鑠期人神之樂康左有辟雍天子學宮墳籍浩以明備文物森其會同奉三壽以最天下之孝設三之以勸諸侯之風右有靈臺庶民子來若經始於神明迺占候於昭回天

遺蹟志

卷十九

八

之道也惟默默以有象聖之心也蓋惕惕而無災此三雍之大者故百世以欽哉若夫約周之禮稟夏之正天子升青陽之位體大德之生彼相協謀有司奉行慶賜必均歷象必明布農事於準直習舞德於和平止伯益之伐木禁蚩尤之稱兵惟倉廩兮賑天之窮惟幣帛兮禮邦之英無隱不彰無潛不亨蒙蕩蕩之至仁浸灑灑之醇精此明堂之春也萬物爲之榮又若炎以繼天羲以永日始於仲呂之管復于清宮之律天子乃登諸明堂暨夫太室命盛樂以象德致大雩以祈實升高明而有豫定心氣而無逸靜百官

之事驅五穀之疾無縈於關無難於門止北伐之威以助養於生生導南風之和以飾喜於元元此明堂之夏也萬物爲之繁爾乃象正火位德王金行羽漸于以南嚮穀萬斯而西成天子乃居總章之奧奏清商之聲圖有功而專任詰不義而徂征脩法制以謹收藏之令養衰老以惻搖落之情同我度量平予權衡人社以崇厚兆民報本之志神倉以秘示萬邦致孝之誠此明堂之秋也天下爲之清及夫蟲介時分虎威夕永詩人發其涼之詠日官賓可愛之景天子乃北堂以居南面而省錫飲蒸之慶從祀寒之請於

是戒門閭備邊境勞三農於休息警百辟於恭靖關市必易宮室必整無用之器斯徹無事之官必省飭國典以俟來歲之宜講武經以肅萬邦之屏此明堂之冬也天下爲之靜斯乃順其時與物咸宜適其變使民不倦者也稽夫宗祀之文大享之辰上儀乎皇皇盛節兮彬彬比於郊也我則取文之勝方其廟也我則取質之純損益其禮尊嚴其親五天之座曄曄以陳五帝之席弈弈而倫惟太室之位迺上帝之神作配者先王從祀者五臣樽斝離離玉幣莘莘牲牢之舉既遵於夏后蔬果之薦復本於周人禮無不當

誠無不臻聖人於是出齋宮而肅肅被法服而循循酌一獻以從質躬百拜以表寅司儀實相樂正攸賓進俎豆之吉蠲羅篚簋之輪囷六樂咸在統美乎列皇八風相盪同和乎大鈞下舞上歌蹈德詠仁非常之祭駿及者萬國莫大之孝蟻懷者兆民於是神醉其德人樂而極太史書於策大夫頌於國頌曰明堂崇之明王祀之禮以成之樂以歌之光天之下教以化之若夫元朔會同群后對越穆穆乎舜門之闕晰晰乎宣燎之發帝時待旦而夕求衣以先紆黃組冠通天建日月服乾坤佩干將升崑崙進山嶽之圭當

遺蹟志

卷十九

十

雲龍之軒正聖人之大寶示天下之有尊巍巍焉負辰而立濟濟焉辨色而入太常正其等衰九賓序其名級中階之前三公屹然應門之外九采察焉阼階之東諸侯以同西階之西諸伯以齊門東北面者子之位門西東上者男之次東門之外則有樂浪蟠木九夷之國西面而北上西門之外則有蒙汜太秦六戎之屬南上而東向南門之外則有朱垠越裳蠻之族惟北是望北門之外則有葷粥幽陵五狄之種惟東是尚於是煢煢旅進鏘鏘肆覲嚮明者蓋取諸離觀光者受之以晉君臣之位定禮樂之道振雅韶

以奏文鐸以徇皆望雲而就日必歌堯而頌舜上和而下樂金聲而玉潤况乎晨光赫曦天顏弗違冕紱兮霞集玉帛兮川歸盛乎王庭之聲明煥乎天象之光輝若北辰之會衆星咸粲粲而在共如太陽之臨多露普湛湛而將晞莫不君三揖于上臣載拜于下行典禮揚風雅訪俊良議窮寡人曷幽而覆益賢曷惻而遺野于以盛名噐于以休宗社署聖法於圓闕馳神教於方夏皇哉耀今昔之榮觀至哉敷億兆之純嘏故曰揖讓而治天下者明堂之謂也惜乎三代以還智者間間諸儒靡協議者喋喋而皆膠其增損

遺蹟志

卷十九

十一

忘禮樂之大本泥於廣狹廢皇王之大業使朝廷茫然有逾遠之嘆惘然有中輟之議殊不知五帝非沿樂而興三王豈襲禮而至爲明堂之道不必尚其奧行明堂之義不必盡其制適道者與權忘象者得意大樂同天地之和豈匏竹而已矣大禮同天地之節豈豆籩之云爾自漢魏之下暨隋唐之際堂或三五之上道非三五之世蓋不取其厚而取其薄不得其大而得其細享配之文或然未分政教之烈斯焉弗聞是則帝道不施胡取乎總期皇德不隆胡取乎合宮故夫明堂之設也天子居之日敬日思思之何也

萬微存乎消息故之何也非靈繫之安危絲是惟克念以作聖思堯舜之齊名懼巍巍之弗逮迺孜孜於雞鳴惟至平之休代思阜財於吾民懼四維之有艱尚瘡痍而百辛故聖人之寶儉弗下剝而上侈思寡費薄索民庶幾于格耻惟下武之太寧亦省躬于干戈取諸豫於四方慨風雲以長歌惟知人其古難思濟濟乎賢者蓋舉一於臯陶迺連茹于天下惟好生之至德思與物而爲春懼幽陋之靡及常咨命于仁人惟及人之一德始若晦而彌彰故三五之君子騰茂實而無疆惟皇極之大範思天下而與平懼萬物

遺蹟志

卷十九

十三

之或差持我心於誠衡然後見天下齊於無體和於無聲厖眉而壽吾何仁之有含哺而嬉吾何力之爲但淵淵綿綿無反無偏浸淳澤以咸若樂鴻化於自然此明堂之道也蓋無德而稱焉我國家凝粹百靈薦馨三極東升煙於岱首西展琮於汾側未正天神之府以讓皇人之德祖考來格俟配天之儀諸侯入朝思助祭之職豈上聖之謙而愚臣之感也臣請考列辟之明術塞處士之橫議約其制復其位儉不爲其陋奢不爲其肆斟酌乎三王擬議乎簡易展宗祀之禮正朝會之義廣明堂之妙道極真人之能事以

至聖子神孫億千萬期登於斯念於斯受天之禧與
天下宜而已乎

圓丘賦

宋祁

若夫天地之區既奧而腴王者所以作京焉神明之
隩匪攻而築上帝所以定位焉我朝之擁歸運也譏
函鎬保界之陋鄙周維渟潒之淵乃据梁之芒芒偵
河之渾渾畫邦畿之千里予以宅天子之尊然後翼
翼乾乾作邦乎先禘其祖之所自出兮遂有事乎臬
天占國南之七里得高丘之岷然自乾寓之初闢保
坤靈而不遷藏偉兆於遐華震元符於茲年此烈祖
遺蹟志

卷十九

十三

所以衷神之對神宗所以旅物之蠲真考之所陟降
丕后之所周旋藹列聖以烝衍總萬靈而賓筵翕降
鑒之厚福焯巍巍而亡原則晉考卜乎委粟漢躬飾
乎甘泉曾不得望我之末光絕炎况並驅而齊肩哉
敢問圓丘之狀也其何如矣廣矣大矣畧可詳矣上
崔嵬以鬱律兮外博敞而神麗遡朱鳥以高蟠兮驟
瑤魁而邪峙休氣回復乎其椒兮榮泉滋浚乎其止
魑魅不若泯伏於其遠兮神明肅然離衛乎其邇於
是攘之辟之其畜其鬻脩之平之其坎其礮上三陔
以積高外四門而䟽陞列道糊頰重營界紫無縮板

以作勞不藉屬而昭侈因天質之自然非人力之攸
致萃兮似高山之在周邦巖焉若隆睢之亘汾溼及
夫涓日肇祀于郊之宮陶匏尚質金石有容璧黃禘
以蒼蒼兮鼎敲雲而隆隆百神服食蔓衍乎坎間兮
有司守燎絜爛乎壝中穆穆天子相維辟公咸盛氣
以彊力相升降兮穹崇披大紫之莫莫招翠黃之雍
雍合蕭薌於欽柴曳高煙乎璇穹塞天淵以隕祉奮
光明於亡窮竣乎已事罔有不恭若乃自內出者無
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我率乎祖而推本正
乎位而升配使禮動乎上則神饗樂交乎下而人喜

畢九州以獻力罄一純以盡意君子曰觀天下之物
無以稱其德所以因天事天取至誠之爲貴則斯丘
也實國家集福之清場事神之寶時國聽之所馮厚
靈心之所翔會駐鳧寶於飈歛賁黃圖之方志彼草
棲列僊之館像設梵王之廬豚蹄種祠之託鱗長九
淵之居皆祠官之細祀族之餘尚且落成者鼓吻而
極嘆乞靈者舐筆而爭書叛宣父以語恠溺丘明而
好巫獨圓丘歸而遺美寧儒者佶儻而未之思歟遂
作頌曰屹圓壇赫眎眎大盤盤兮君之升帝是饗鞏
而安兮禮無違福不回委如山兮聖繼聖萬斯年長

監觀兮

右史院蒲桃賦

宋祁

癸酉之仲夏予授詔脩書寓於右史院紉繹多暇裴
回堂除有蒲桃一本延蔓踈瘠垂實甚寡予且玩且
嗜以爲省戶疑切禁廷敞閑人不天摧禽不棲啄與
平原槁壤有間匪灌叢宿莽所干而條悴葉芸不爲
時珍何邪得非地以所宜爲安根以屢徙爲危封殖
浸灌信美非願因爲小賦代其臆對云

昔炎漢之遣使道西域而始通得蒲桃之異種借苜
蓿以來東矜所從以至遠遂徧殖乎離宮去葱雪之

遺蹟志

卷十九

五

寒鄉託嶠函之福地並萬寶以均載歷千古而舒粹
玩之可使蠲煩食之足以平志不由甘而取壤迺因
少而獲貴鄙柚苞之輕佻賤蔗境之塵滓粵何人斯
殖我於茲託深巖之祕署切轆轤之文穰培孤莖以
膏壤引柔蔓乎標枝泉石渠以蒙浸露金莖而泫滋
布涼影於月宮獵重葩於禁颺蔽風廬之岑寂隱肅
唱而透遲彼得地而逢辰宜欣欣以茂遂奚敷華而
委質反慘慘而茲瘁之磊砢於當年讓紛華於此世
是必野苳非曾掖之玩菲實異太官之味困枳橘之
屢遷嘆匏瓜之徒繫亦猶鬱柳有性不願栝捲之華

海鳥取容非榮觴酒之饋胡不放之巖際歸之壠陰
上敷榮於樛木外結庇於緇林蒙煙沐霧跨野彌岑
豐茸大德之谷棲息無檜之禽保深根以庇本誠繁
實之披心窮天年以善育奚斤斧之可尋亂曰階藥
衍華堂萱爭麗枝以萬年爲名木以五衢稱瑞是皆
託中涓以進熟荷鈎盾之爲地結賞心以自如非孤
生之所冀

五鳳樓賦

梁周翰

伊京師之權輿也遐哉邈乎驗河圖之象按輿地之
書宅禹貢豫州之域距天文辰馬之墟因四履建侯
遺蹟志

卷十九

十六

之地爲六代興王之居城浚而都派河而渠結坤之
絡振乾之樞星薨擲堵我民之廬海漕山廡我田之
租勢雄跨胡氣王吞吳茫茫萬國魚貫而趨惟聖皇
之受命應期運而握符光潛躍於龍德踐元亨於帝
衢道德何師尊盧赫胥揖讓何比陶唐有虞英畧神
武威殫八區封豕必誅長鯨盡剝虎皮包刃鵠板搜
儒墜典皆索闕政咸鋪成天下之大務若雷奮而風
驅乃顧京室時行聖謨陋宸極之非制稽紫垣之舊
圖且曰不壯不麗豈傳萬世禹之甲宮蓋勿暇之計
堯之茅茨非經久之制矧象魏之縣法伊億兆之所

視況我力如天我貲如地不漁爾民不牟爾利一毫
之費差足爲易乃詔共工度景之中因舊謀新庀徒
儼功臺卑者豐棟易而隆椽斲而礮去地百丈在天
半空五鳳翹翼若鵬運風雙龍蟠首若鼇載宮丹楯
霞繞神光何融朱楹虹植晴文始烘繡楣焜耀彫拱
玲瓏椒壁塗赭綺窓暈紅雙闕偶立突然如峯平見
千里深映九重奔星墜而交觸靈景互而相逢門呀
洞缺若天之裂縱舉百武橫駕六轍金鋪爍人光景
明滅舞陽之力莫得而排叔梁之力胡可以抉其下
則冠蓋葳蕤劔佩陸離車如流水待漏而馳駕肩排
遺蹟志

踵兼蠻渾夷萬眾紛錯魚龍尊卑咸去來之由此競
奔湊於玉墀亶皇風之無外豈朝盈之有時三事庶
尹乃拜表蕭牆謁帝未央以落大壯登謌永昌曰元
聖明兮帝道昌威四海兮君萬方時高闕兮冠百常
赫宋德兮垂無疆瞻天顏兮獻壽觴願君王兮長樂
康帝曰俞哉爾觴且置當聽朕言庶曉朕意頃於戎
馬之暇詳窺歷代之紀乃知乎夏德之衰璇室自此
商政之壞瓊宮太侈楚王章華一身何寄秦皇阿房
二世而棄漢武栢梁孽火隨熾陳后三閣義師尋至
豈非乎禍生於漸欲起於恣亦如崇飲不已必至昏

醉嗜色不已必至乏瘁遷怒不已必絕人祀窮兵不
已必暴人齒甘諛不已必杜忠義溺讒不已必斥賢
智亡國之君未嘗不爾朕皆知之得以趨避滯於土
木雅不如是美其成功良以爲愧不舉君觴恐驕朕
志其大者天地所重者神器尾虎足永終日惴惴當
共重之勿使顛墜謹謝公卿無忘納誨群臣乃退咸
呼萬歲

汴京遺蹟志卷之二十

大梁李濂川父

藝文七

賦二

皇畿賦

宋揚侃

有賦家者流欲馳名於當世思著詠於神州忽念前古深懷景慕誦二京於張衡覽兩都於班固於是輟卷意慙閣筆心伏讓而謂臣請書簡牘臣辭不獲已而謂之曰子讀二子之賦而知兩漢都邑之制宮殿之麗而未知大宋畿甸之美政化之始也予幸得職

遺蹟志

卷二十

採風謠官參儒雅千里之郊圻是巡八使之輶車斯假若夫大邑名城神臯沃野畫地可記濡毫可寫至於宮禁之深嚴予未聞也都城之浩穰衆所覩也是故彼述其內子言其外蓋萬分之舉一難盡述而備載昔者唐綱不振國帛將遷俄梁室之革命啓浚都而應天既觀法於左崤右隴亦取則於西澗東瀍大矣雄圖昭然聖謨謂陳留天下之衝要謂大梁海內之膏腴漢祖得之則齊楚之敵敗亡相繼咸就擒而即誅梁王守之則七國之師不敢西向盡爲馘而爲俘實王氣之長在宜萬世而作都也莫不廣對溝設

險固襄平割宋之美田戴邑裂曹之沃土滑分屬邑之二城陳滅太康之萬戶潁川之鄆陵扶溝滎陽之中牟陽武咸命落編民於州籍升地圖於天府故得雄臨九州陋視三輔經營歷於五代法則垂於萬古皇宋之受命也太祖以神武獨斷太宗以聖文誕敷平江表破蜀都下南越來東吳北定并汾南取荆湖是故七國之雄軍諸侯之陪臣隨其王公與其士民小者十郡之衆大者百州之人莫不去其鄉黨率彼宗親盡徙家於上國何懷土之不聞甲第星羅比屋鱗次坊無廣巷市不通騎於是有出居王畿掛戶縣

籍興產樹業出賦供役者矣豈比夫秦選戶口於咸陽漢徙豪傑於陵邑魏將實於河南驅冀民而是入也今聖上之在東宮也尊以皇儲尹茲京邑視政之初民訟雲集莫不察之以情僞辯之以曲直發伏禁姦親劓繁劇既而桴鼓不鳴豪右斂迹吏不敢欺民用懷德若乃龍樓曉出奉法謹身教民以事父也親拜師傅降禮國儲教民以事師也公退則侍講在前出入則四賓是翼尚老尊學與民爲則是時王畿之內易俗移風以至正南面居域中由內及外化行令從是君上德惠素立而正教早崇也若乃銳旅百營

高城千雉孫武教陣吳起撫士其齊如林其猛如虎
手擊利劍足張彊弩躍馬奪槊投石拔距入則訓練
出無征戰身閑賞厚家有餘羨是故擁彊兵衛近甸

如大郡雄藩為屏為翰者且有九縣尉氏咸平陳留雍丘襄邑太康

考城東明陽武也天設二渠曰蔡曰汴通江會海縈畿帶甸

千倉是興萬庾是建杜預主計劉晏司漕何貢何輸

吳粳楚稻月致百萬猶責其少漢之太倉積粟紅腐

使彼粒而計之未及我斗量之數成王之庾萬箱以

供未若我千艘往來運江淮而無窮是故備九年之

儲充六軍之給當津處要山積雲入者復有五邑留陳

遺蹟志

卷二十

三

雍丘襄邑尉氏咸平也若乃惣戎者貴領專城宰邑者上應列

星簿既資高尉亦秩清率兵守戍者五鎮建雄義聲園城馬欄

萬勝鎮皆置甲士防守有使臣掌領之統騎分巡者兩路府界東西兩路各置都同

巡檢城隍之外游徼四布京城四面巡檢各一人桓桓八臣是

警是護謂東西兩路洎京城四郊原膺春草萋萋

邊烽不警牧馬爭嘶既空萬櫪野散千蹄陂閑牧南

汴河已南縣邑長陂廣野多牧放之地沙平走西中年已西地廣沙平尤宜牧馬一飲

空川一齧空原去如霧散來若雲連地廣馬多古未

有焉若乃任土出於民心獻芹比於古俗園茹早實

時果先熟瓜重南門筭宜脩竹鬻於市兮利既倍

進於君兮恩必霑沐時或戴勝降桑螵蛸未鳴野人
登麥以先至蠶婦貢絲而已成別有襄陵之桃楊夏
之柿朱櫻宜於谷林丹杏出於尉氏其或陽鄉千樹
之梨扶樂千樹之栗比封千戶之侯亦何讓於昔日
鹹壤宜北鄉之羊野蓑美東邑之豕魚鼈鳧鴈之盛
西有陂兮萬頃菱芡蓮藕之美東沿堤兮百里其或
仲冬之月禮尚進鮮介麋素出於蓬澤狡兔復多於
梁園乃命萊田於虞人選徒於司馬四校畢陳六飛
夙駕何千乘萬騎之馳騁滿四通五達之郊野西或
過於圃田之藪東或出於平臺之下乃有孟賁之徒

遺蹟志

卷二十

四

烏獲之類袒裼而來叱咤而至搏虎兕擊熊豕玄豹
逆曳白狐生致復有負羽從獵之人控弦伏獸之士
落孤鴈於馬首貫雙鷗於雲裏然猶示之以三驅之
仁寬之以一面之網不使獸殫於下禽盡於上何長
楊之獵自謂於禽多雲夢之畋敢誇其地廣哉圖書
載詳境土斯見開封則漢志之名邑今二赤之首冠
祥符則天書之降年易新名於舊縣稔結之入斯爲
近甸若乃百萬衆之分營十二市之環城罨蹕朝夕
異彼郊坰其東則有汴水之陽宜春之苑向日而亭
臺最麗迎郊而氣候先暖鷺轉何早花開不晚瞻太

一之清宮壯先朝之命工構宇煙霞之外出俗賢塵
之中效僊人之樓居慕老氏之玄風青青道邊千畝
何田端拱之初藉于此焉儼耜一執青史千年登蓼
隄以東望見高臺之百尺居道之南在岡之北下有
廣場可馳可逐我皇帝初即寶位大閱軍旅親乘戎
輅習戰于此士馬秋勁甲冑晨整止憑軾以將觀衆
無譁而是聽列八陣之形申三令之語肅將帥嚴部
伍頗牧授之以方略韓彭進之以旗鼓失軍容者戮
以徇衆有勇敢者賞而裂土彼上林之馳射驪山之
講武豈可同日而語哉其南則有崇崇清壇肅肅齋

遺蹟志

卷二十

五

宮卜是吉土龜從筮從永奉禋祀郊見昊穹燔柴展
禮萬世無窮别有景象僊島園名玉津瓊果獻夏竒
花進春百亭千榭林間水濱珍禽貢兮何方恠獸來
兮何鄉郊藪既樂山林是忘則有麒麟含仁騶虞知
義神羊一角之祥靈犀三蹄之瑞後猊來於天竺馴
象貢於交趾孔雀翡翠白鷗素雉懷籠暮歸呼侶曉
去何毛羽之多竒罄竹素而莫紀也忽斷死牆又連
池籞介族千狀沙禽萬類盡游泳而往來或浮沈而
出處柳籠陰於四岸蓮飄香於十里屈曲溝畎高低
稻畦越卒執手吳牛行泥霜早刈速春寒種遲春紅

粳而花綻簸素粒而雪飛何江南之野景來輦下以如移雪擁冬苗雨滋夏穗當新麥以時薦故清蹕而親至輦從千官郊陳萬騎既觀穫以云罷亦宴犒而後已其西則有池鑿金明波寒水殿鷁首萬艘而壓浪虹橋一道而通輦太液無濫湯之深靈沼有潢汙之淺時或薰風微扇晴瀾始暖命樓船之將軍習昆明之水戰天子乃駐翠華開廣宴凭欄檻於中流瞰渺茫於四面俄而旗影霞亂陣形星羅萬棹如風而倏去千鼓似雷而忽過則有官名伙飛將號伏波驤江中之龍避船下之戈黃頭既衆文身之卒且多類

虬龍而似蛟蜃駭鯨鯢而走鼉鼉勢震動於山嶽聲沸騰於江河別有浮泛傀儡之戲雕刻魚龍之質應樂鼓舞隨波出沒鑾輿臨賞以盡日士庶縱觀而踰月波池之南有苑何大既瓊林而是名亦玉輦而是待其或桂折天庭花開鳳城則必有聞喜之新宴掩杏園之舊名於是連鑣上苑列席廣庭蓋我朝之盛事爲士流之殊榮一派如飛通漕架虛越廣汴湍流之上轉皇城西北之隅貫都注御溝之口轉漕通廣濟之渠京索道源而于彼金水名河而在茲其北則瑞聖新名含芳舊苑四方異花於是乎見百疇好鳥

於是乎聞十洲移景三島分春延旆之設是名天駟
伐大宛以新求涉渥洼而遠致群驅八騎隊數十驥
雖輓粟之千車乃嘗秣之一費彼沙臺之崔嵬從備
剝之千尺岡阜連延於西南原田平坦於東北何沙
海之飛揚忽到此而止息莫不地多賢士代出異人
何干旄之子子向浚郊而雲臻雖梁多於長者非安
國而不聞過信陵之祠宇想英風而若存何侯嬴之
白首尚抱關於夷門遇公子之好賢忽枉駕而咨詢
既同載而過市謁隱屠而駐輪果嘉謀之斯得救邯
鄲而義伸奪晉鄙之十萬終自將而却秦設守冢而

遺蹟志

一八卷二十

七

奉祀值漢皇之東巡若乃過陳留之故邑訪地名之
所因蓋二留之分別彼彭城而此陳昔赤帝之起義
會子房而于此始錫賢於上天終受封於茲地既萬
戶以建侯亦千年而崇祀千屯北縣之郭郭三月南
河之鄆市何飛梁之新遷患橫舟之觸柱今之雍丘
古曰杞國民厚風俗土繁貨殖縣之西郊山曰谷林
其或花迎野望煙禁春深景當妍麗俗重登臨移市
景日傾城賞心幄幕蔽野軒蓋成陰暮而忘歸樂不
絕音既同歡於萬室罔惜費於千金厥篚織文出於
襄邑池濯錦以爲名蜀有江而焉及復有咸平大縣

我宋新建因紀年以命號詔將作而營繕公宇之制
甲于畿甸中有大川通闡帶闡貫都邑而北來走江
湖而南會何客棹之常喧聚茶商而斯在千舸朝空
萬車夕載西出王關北越紫塞徵尉氏之名本大夫
之邑蓋鄭國之上田俾獄官而世襲何彼樂郊今爲
畿地爰有仁木應乎嘉瑞二棠合生雙榆連理槐獨
秀而通枝木異類而同氣良宰畫圖而來聞大尹飛
章而奏異莫不召虎殿之宿儒集麟閣之名士驗彼
祥經考乎信史表六合之一家而帝德之光被也加
以地多數澤利有蒲魚晴澗望晶陂之色山水觀惠

遺蹟志

卷二十

八

民之渠乃有檝師炭商交易往復素衣化緇漆身同
色行舟則憂瞻雲雨售貨則冬禱雪霜經宋樓而關
征既薄歷朱曲而市稅有常潺潺洎溝渙渙洧水入
鄆陵而碧截原田過扶亭而清映閭里珍貨奔馬攔
之道豪俠聚建雄之市彼東昏之舊城易美號於新
室似興廢之有時而圖識之預出何以明而代昏符
作畿於聖日考城之人舊俗剛毅鄉出勇夫里多壯
士推埋爲姦任俠尚氣睚眦必報盃間刃起今爲畿
民禮束化被暴虎之徒聞義則畏南徂太康淮陽甚
邇地宜琅玕家有蒼翠城過兩扶溝踰二備地既成

於工田人不趨於末利桑成陰而春繁棗結實而秋
美問中牟之耆民歎魯恭之仁宰何三異之善政有
千年之遺愛遇我后之盛明西朝拜於園陵瞻路隅
之靈廟想前史之嘉名祭以上公之禮爵以太師之
榮若夫八澤圖經有八澤清口澤管澤鴈澤蓼澤淳澤甲澤龍澤滑澤九溝九溝謂醋溝鵝鳥溝青陽溝泥蓼溝渡沒溝丈八溝浮家溝白馬溝也二池青陽蓮藕三固潘固鄭固也按圖經取高阜堅固也周流原野表界境上宿萬勝以遙觀
見斗門之雙注吸驚浪以橫來絕長隄而可懼其始
也患彼決溢利其填闕漑萬頃之陂澤變於古之馬
鹵盡若膏腴咸通耒耜有若決漳灌鄴旁之田鑿涇

遺蹟志

卷二十

九

沃關內之土然後疏導入白溝之流會同為漕渠之

助彼梁固之在東亦派分於波勢梁固斗門在萬勝鎮東三十里景德

四年置沿流有一舍之遙則水無寸差之異何一啓而

一閉常若合於符契始注陂而雷聲終入渠而駟逝

散濁浪以澄沙廣良田而濟世指陽武以北邁涉博

浪之長沙岡斷續以千壘塵飛揚而四渡人迷途而

莫辨鳥投樹以何賒策不進兮我馬輪欲埋兮何車

過戶牖之名鄉乃曲逆之舊里何分社之稱平已宰

國而有志經計相之里中思張蒼之善筭屈柱史以

事秦榮列侯而佐漢宜二賢之靈祠歷千古而輝煥

西望河流經帶二邑高岸山立回灣箭急蟻壤夏漏
衝決莫救基根相扶萬柳千榆輿稍奮土常設備禦
建營置卒轉粟實庾堅彼金隄鑿乎前古秋防夏扞
守以朝暮冬計春脩役均編戶岸艤連航兵屯兩渡
阻浩浩之波扼憧憧之路北棹謳晨南帆落暮惟姦
是防非利是務右倚太行橫絕雲霧夫雍阻二嶠之
險洛憑九河之固方之於是彼若平路過濮水之長
渠經封國之舊域寥落兮桐宇之亭湮沒兮黃池之
迹何昔也明誓重重諸侯於此以會同今也京邑翼
翼四方於此以取則涉長垣之塗歷古衛之境城有

遺蹟志

卷二十

十一

婦姑之名人恭孝慈之行嘉孔子之入蒲先宰予以
觀政美大家之東征復農田而發運若乃南瞻潘里
北指蘭岡樹新文於二碑易美號於兩鄉因東封之
行幸感瑞應之非常忽有鳴唳降于穹蒼舟頂未辨
於煙際玉羽已穿於仗旁九其數象君道之體陽再
而降符帝運之重光何德動於上天而道盛於前王
也如是哉客既聞臣之說而知漢以宮室壯麗威四
夷宋以畿甸風化正萬國彼尚侈而務奢此歌道而
詠德乃曰使孟堅可作平子再生讀子之賦不敢復
談于漢京也

汴都賦

周邦彥

臣邦彥頓首再拜曰自古受命之君多都於鎬京或在洛邑惟梁都於宣武號爲東都所謂汴州也後周因之乃名爲京周之叔世統微政缺天命蕩杙歸我有宋民之戴宋厥惟固哉奉迎變輿至汴而止是爲東京六聖傳繼保世滋大無內無外涵養如一含牙帶角莫不得所而此汴都高顯宏麗百美所具億萬千世承學之臣弗能究宣無以爲稱伊彼三國割據方隅區區之霸言餘事乏而三都之賦磊落可駭人到于今稱之矧皇居天府而有遺美可不愧哉謹拜

遺躋志

卷二十

十一

手稽首獻賦曰

發微子客游四方無所適從既倦游乃崎嶇迴造於中都觀土木之妙冠蓋之富煒燁煥爛心駭神悸睽睨而不敢進於是夷猶於通衢彷徨不知所屆適遭衍流先生目而招之執其袪局局然嘆曰觀子之貌神采不定狀若失守豈非蔽席隱茅未游乎廣廈誅草鉏棘未擷乎蘭葭披褐挾蘊未曳乎綺縠微邦陋邑未覩乎雄藩大都者乎發微子姘然有赧色曰臣翱翔乎天下東欲究扶桑西欲窮虞淵南欲盡反戶北欲徹幽都所謂天子之都則未嘗歷焉今先生

訊我誠有是也然觀先生類辯士其言似能碎崑崙
而結溟渤鏤混沌而形罔象試移此辯原此汴都可
乎臣固不敏謹願承教先生笑曰客知我哉於是申
喙據牀虛徐而言曰噫子獨不聞之歟今天下混一
四海爲家今走絕徼地掩鬼區惟是日月所會陰陽
之中據要總殊揭鍵制樞拱衛環周共安乘輿而此
汴都禹畫爲豫周封鄭地紫觴臨而上直實沈分以
爲次惟蓬澤之固境昔合縻之所至芒碭渙渦截其
面金隄玉渠累其脊雷夏灘沮繞其脇壘丘訾婁夾
其腴梁周帝據而麋沸唐漢尹統而寧一故此王國
襲故不徙恢圻甸域尊崇天體司徒制其畿疆職方
辨其土地前千官而會朝後百族而爲市分疆十同
提封萬井舟車之所輻輳方物之所灌輸宏基融而
壯址植九鼎立而四嶽位仰營域而體極立土圭而
測畧蜀險漢空荆惑閩鄙推此中峙不首不尾限而
不迫華而不侈環晞睎於郡縣如响嘯之迤邐觀其
高城萬雉埤堦鱗接縹如長雲之方舒屹若崇山之
礧礧坤靈因鼎負而跼躄土恠畏榨壓而妥貼靡膏
不可縋而登爵鼠不可嚼而穴利過百二嶮踰四塞
鄙秦人之踐華陋荊州之却月須捷步與超足矧蹠

冊與整甃闕城爲門二十有九瓊扉塗丹金鏞鏤獸
列兵連卒呵夜警晝異物不入詭邪必究城中則有
東西之阡南北之陌其衢四達其塗九軌車不理擊
互人不爭險易劇驟崇期蕩夷如砥雨畢而除糞夷
蕪穢行者不馳而安步遺者惡拾而恣棄跨虹梁以
除病涉列佳木以安怵惕殊異手腸之詰曲或踈蹠
而折轄顧中國之闐闐叢貨贅而爲市議輕重以奠
賈正行列而平肆竭五都之環富備九州之貨賄何
朝滿而夕除蓋趨贏而去匱萃駟僉於五均擾販夫
於百隧次先後而置叙遷有無而化滯抑彊賈之乘

時摧素封之專利售無詭物陳無竅器欲商賈之阜
通乃有廛而不稅銷卓鄭猗陶之殖貨禁乘堅策肥
之擬貴道無游食以無爲矧敢婆娑而爲戲其中則
有安邑之棗江陵之橘陳夏之漆齊魯之麻薑桂橐
穀絲帛布縷鮐鯁鮑釀鹽醯豉或居肆以鼓鑪橐
或鼓刀以屠狗彘又有翳無間之珣玕會稽之竹箭
華山之金石梁山之犀象霍山之珠玉幽都之筋角
赤山之文皮與夫沉沙棲陸異域所至殊形妙狀目
不給視無所不有不可殫紀若夫帝居安麗人所未
聞南有宣德北有拱辰延亘五里百司雲屯兩觀門

芝荃蓀髮布絲勻馥郁清芬其氣襲人上方欲與百
姓同樂大開苑圃凡黃屋之所息鸞輅之所駐皆得
窮觀而極賞命有司無得彈劾也於是則有絕世之
巧凝神之技恍人耳目使人忘疲是故宮旋室浮艦
艦移也蛟螭蜿蜒千橈渡也虓虎瞽臚舟抵戲也壘
流電掣弄丸而揮劔也鸞悲鳳鳴織麗歌也鴻驚燕
居綽約舞也霆震雷動鈞天作也犇驪駟駿群馬闖
也躡鞦韆輻萬車轍也灑天擎日揚埽塏也杭山蕩
海歡聲同而和氣浹也震委蛇而唬罔象出蛟人而
舞馮夷者潛靈幽恠助喜樂也若迺豐厚貴賡既多

遺蹟志

卷二十

五

且富永豐萬盈廣儲折中順成富國星列而綦布其
中則有元山之禾清流之稻中原之菽利高之黍利
下之稌有藁有芑有秬有秠千箱所運億廩所露入
既夥而委積食不給而紅腐如砥如京如崗如阜野
無菜色溝無損瘠擗拾狼戾足以厭鰥夫與寡婦備
凶旱之乏絕則有九年之預又將敦本而勸稼開帝
籍之千畝良農世業異物不覩播百穀而克敏應三
時而就緒躡鑄鎧闕灌畷雨靈孰任其力俟疆侯以
千耦其耘不怒自力䟽邀其理狼莠不植奄觀堅早
與與蕤蕤溝塍畹畦亘萬里而連繹醜惡不毛磽陁

荒瘠化爲好時轉名不易惟彼汴水貫城爲渠並洛而趨昔在隋葉禩丁大業欲爲流連之樂行幸之游故鑿地道水南抵乎揚州生民力盡於畚鍤膏血與水而爭流鳳榻徒見於載籍玉骨已朽於高丘顧資治世以爲利迄今抗箴而浮舟桃花候漲竹箭比駛洶湧湓潻瀉漉沸澆搆防巖岸澆濇迅邁匪江匪海而朝夕舞乎滂湃掀萬石之巨艦比坳堂之一芥舵艣不時而相值篙師鼙拱而俟敗智者不敢睥睨而興作綿千禩而爲害豈積患切病待聖人而後除邪厥有建議導河通洛引宜禾之清源塞孽華之渾濁

遺蹟志

卷二十

六

蹙廣隄而節暴紆直行而殺虐其流舒舒經炎涼而靡涸於是自淮而南邦國之所仰百姓之所輸金穀財帛歲時常調舳舻相銜千里不絕越鈴吳艚官艘賈舶閩謳楚語風帆雨楫聯翩方載鉦鼓鏜鈴人安以舒國賦應節若夫連營百將帶甲萬伍控弦貫石動以千數其營則龍衛神勇飛山雄武奉節拱聖忠靖宣効吐渾金吾擲颺萬勝渤海廣備雲騎武肅材能蹶張力能挾輦投石超距索鐵伸鉤水執鼉鼉陸拘罷貅異黨之寇大邦之讎電驚雷擊莫不繫繫而爲囚於是訓以鸛鷺魚麗之形格敵擊刺之法剖微

中虱貫牢徹札揮鉞擲鏃舉無虛發人則便捷器則犀利金角丹漆脂膠竹木以時取之遴棄惡弱割蛟革以連函剗兕觥以爲弭剗魚服以懷鍔百工備盡錚磨缺削其成鑿鋼而鋹鏤植之霜凝而電爍故有疆衝勁弩雲梯輦車脩鍛延鋌鈇戈允及繁弱之弓肅慎之矢谿子之弩夫差之甲龜蛇之旒鳥集之旗軍事蚤正用戒不虞其次則有文昌之府分省爲三列寺爲九殊監爲五左選爲文右選爲武曰三十房二百餘案二十四部黜隋之陋更唐之故補弊完罅剔朽焚蠹人夥地溥事若織組滋廣莫治疊疊成蠱

遺蹟志

卷二十

七

纖弱不除將勝戕斧雖離婁之明目迷簿書而莫覩豪胥倚文以鬻獄庸吏瘵官而受侮各懷苟且以逃責孰肯長慮而却顧官有隱事國有遺利紛訟牘於庭祀絜纍囚於囹圄此浮彼沉甲可乙否操私議而軋沕各矛盾而齟齬於是合千司之離散儼星羅於一字千梁負棟萬楹鎮楚誅喬松以爲煤空奧山而斲楮官有常負取雄材備器者以充其數上維下制前按後覆譬如長蛇扶其脊脊而首尾皆赴闔戶而議飛檄乎房闈應荅乎秦楚披荒榛而成徑繹繳緝而得緒崇善廢醜平險除穢纖悉不遺乎一羽於是

宣其成式變亂易守者刑之所取貽之後昆永世作
矩至若儒宮千楹首善四方勾襟逢掖褒衣博帶盈
仞乎其中士之匿華鏹采者莫不拂巾袵褐彈冠結
綬空巖穴之幽邃出郡國之遐陋南金象齒文旄羽
翮世所罕見者皆傾囊鼓篋羅列而願售咸能湛泳
乎道實沛然攻堅而大叩先斯時也皇帝悼道術之
沉鬱患詁訓之荒繆諸子騰躡而相角群言駘蕩而
莫守黨同伐異此妍彼醜挈俗學之蕪穢詆淫辭而
擊培滅窳突之熒燭仰天庭而覩晝同源共貫開天
發部於是俊髦並作賢才自厲造門闈而臻壺奧騁

續續志

卷二十

十一

辭源而馳辯囿術藝之場仁義之藪溫風扇和儒林
發秀宸眷優渥皇辭結糾榮名之所作慶賞之所誘
應感而格駒行雉响磨鈍爲利培薄爲厚魁梧卓行
撈鋒露穎不驅而自就復有珮玉之音邊豆之容絃
歌之聲盈耳而溢目錯陳而交奏煥爛乎唐虞之日
雍容乎洙泗之風誇百聖而再講曠千載而復觀又
有律學以議刑制筭學以窮九九舞象以道幼稚樂
德樂語以教世胄成材茂德隨所取而咸有若夫會
聖之宮是爲原廟其制則般輸之所作其材則匠石
之所掄萬指舉築千夫運斤揮汗飛霧吁氣如雲馨

鼓弗勝靡有諗勤赫赫大宇有若山踊而嶙峋下盤
黃墟上赴北辰紫珠廣寒黃帝之宮榮光休氣籠籠
往來葱葱鬱鬱而氤氳其內則檐棹椽題采賢楹栴
閉拱闈闈屏宇閎闈聳張矯踞龍征虎蹲延樓跨空
甬道接陳黝堊備昉燦爛詭文菱阿芙蓉之流漫驚
波迴連之灑滅飛僊降真之縹緲翔鸞鷓鷯之寔託
地必出奇土無藏珍球琳琅玕璫璵瑤琨流黃丹砂
玳瑁翡翠垂棘之璧照夜之蟾鵠象鬣角割犀剡玉
鏤刻雕鏤其妙無倫焜煌煥赫璀璨輝映繁星有爛
彤霞互照軒廡所繪功臣碩輔書太常而銘崑彝者

續蹟志

卷二十

九

環列而趨造龍章鳳姿瑰形瑋貌文有伊周武有方
召猶如蹇諤以立朝圖寧社稷指斥利害踟躕四顧
而不撓其殿則有天元太始皇武儷極大定輝德熙
文衍慶美成繼仁治隆之名重瞳隆準天日炳明皇
帝步送百寮拜迎九卿三公挾軈扶衡儀仗衛士填
郭溢城于時黔首飢集百作皆停地震嶽移波翻海
傾足不得旋耳不得聽神既安止窮閭微巷惟聞咨
嗟嘆異之聲於是山壘房俎犧樽竹筐踐列於兩楹
瞽史陳辭宰祝行牲案芻豢之肥臞視物色之犁駢
登降裸獻百禮具成至於天運載周甲子新曆受朝

萬方大慶新闢于時再鼓聲絕按稍收鐫儼三衛與
五仗森戈矛與戛戟探平明而傳點趣校尉而唱籍
千官鷺列以就次然後奏中嚴外辨也撞黃鐘以啓
樂合羽扇以如翼飲飛道駕以臨座千牛環帝而屏
息爐煙既升寶符奠瑞聆乾安之妙音仰天頽而可
覲羗夷束髮而蹈舞象胥通隔而傳譯宣表章以上
聞奏靈物之充斥群臣乃進萬年之觴上南山之壽
太尉升奠尚食酌酒樂有嘉禾靈芝和安慶雲舞有
天下大定盛德升聞飲食衍衍燔炙芬芬威儀孔攝
而中度笑語不諱而有文故無族譚錯立之洞衆躡

廣布武之紛紜蓋天子以四海爲宅有百姓而善群
廷內不灑掃而行禮則天下雲擾而絲棼故受玉而
惰知晉惠之將卒執幣以傲知若敖之不存聞樂而
走者爲金奏之下作雖美不食者爲犧象之出門賦
湛露彤弓而武子不敢荅奏肆夏大明而穆子不敢
聞蓋禮樂之一缺則示亂而昭昏是以宣王享士貴
以穀蒸而刑三晉之法高祖因叔孫之制而知爲帝
之尊豈治朝之禮物尚或展翳而沉湮此所以舉墜
典而定彝倫者也其樂則有咸池承雲九韶六英采
齊肆夏簫韶九成神農之瑟伏羲之琴倭氏之鐘無

句之磬鏗鏗鏗和氣薰蒸于以致祖考之格于以
廣先王之聲昔王道既弱淳風變澆樂器遭鄭衛而
毀矇瞽適秦楚而逃朝廷慢金石之雅正諸侯受歌
管之教嘈文侯聽淫聲而忘倦桓公受齊樂而輟朝
季子始無譏於鄒仲尼乃忘味於韶故使制度無考
中聲浸消非細則楸非庠則高惟今也求器得耕野
之尺吹律有聽鳳之簫或灑或離或鼓或馨或鏞或
棧或管或箏衆器俱舉八音孔調鸞鷲離丹穴而來
集鳴嗒喑而舞脩禱又有寶旅巴渝之舞傑佻狄鞮
之倡遠人面內而進技踰山海而梯航故納之廟者

遺蹟

卷二十一

十一

周公所以廣魯觀之庭者安帝所以喜其來王若其
四方之珍以時脩職取竭天產發窮人迹砥其遠邇
陳之藝極厥材竹木厥貨龜貝厥幣錦繡厥服絺綌
旃貢羽毛祀貢祭物嬪貢絲枲物貢所出器貢金錫
礪砥砮丹鈇松恠石惟金三品惟土五色泗濱浮磬
羽畎夏翟龍馬千里神茅三脊方箱隋隸陳乎殿
陛豐苞廣匱亟傳乎騎驛連檣結軌川咽塗塞邪飲
終歲而不息至於羗氏燹翟僂耳雕腳獸居鳥語之
國皆望日而趨累載而至懷名琛拽馴獸以致於闕
下者旁午乃有帛氎罽毼蘭干細布水精琉璃軻蟲

蚌珠寶鑑洞膽神犀照浦山經所不記齊國所不覩
者如糞如壤軫積乎內府或致白雉於越裳或得巨
螭於西旅非威靈之遐暢孰能出現竒於深阻蓋徼
外能率夷種來以修好則中土當有聖人出而寧宇
然皇帝不寶遠物不尚殊觀抵金於嶰巖之山沉玉
於五湖之川洞鄂之劍乃入騎士之鞘齧郟之馬或
服鼓車之轅至於乾象表貺坤維薦祉靈物仍降嘉
生屢起暈適背鏑垂蜺抱珥鳴星墮石恠飈變氣乖
白鮫背者不知有之况能言孺倪豈獨此而已也復
有穹龜負圖龍馬載文汾陽之昂函德之芝肉角之

續續志

一卷二十

三

獸簫聲之禽同穎之禾旅生之穀游郊栖庭充畦冒
時非煙非雲蕭索輪囷映帶乎闕角葱蔚乎城壘鷲
鳥不攫猛獸不噬應圖合牒窮祥極瑞史不絕書歲
有可紀發微子於是言曰國家之有若是歟意者先
生快意於吻舌而及此邪先生曰國家之盛烏可究
悉雖有注河之辯折角之口終日危坐抵掌而譚猶
不能既其萬一此特汴都之治迹耳子亦知夫所以
守此汴都之術古昔之所以興亡者乎客曰願聞之
先生曰繫此寰宇代狹代廣更張更弛黃帝都涿鹿
而是爲幽州少昊都窮桑乃今魯地伏羲都陳帝嚳

都毫堯都平陽乃若昊天而授人時舜都蒲阪乃觀
群后而輯五瑞公劉處豳而兆王業之所始太王徙
邠以避狄人之所利文王作鄆方蒙難而稱仁武王
治鎬復戎衣而致乂蓋周有天下三百餘年而刑措
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年而五伯更起星離豆割
各據穀兵以專列彊侯脇帶於弱國不領人君之經
費天下日蹙而日裂中國所有者無幾當時權謀爲
上雌雄相噬孰有長距孰有利觜兵孰先選糧孰夙
峙孰有橋關之卒孰有憑軾之士孰有素德孰有彊
倚孰欲報惠孰欲雪耻或奉下邑以賂讎或舉連城
而易噐骸骨布野介冑生鱗肘血丹輪馬鞍銷髀勢
成莫格國墟人鬼噫彼土宇凡幾吞而幾奪幾完而
幾弛秦中形勢之國加兵諸侯如高屋之建瓴水神
臯天邑以先得者爲上計其他或左據函谷右界褒
斜號爲百二之都東有成臯西有崤澠定爲王者之
里以至置春陵之俠客興泗上之健吏扼襟控咽屏
藩表裏名城池爲金湯役諸侯爲奴隸拓境斥地輒
輶荒裔東包蟠木西卷流沙北繞幽陵南裹交趾厥
後帝治滋永泰心益侈或慢守以啓戎或朋淫而招
宄橫調無藝而垂竭游役不時而就斃盧令日縱而

不繼鷺翻厭觀而常值睚眦則覆尸而流血愉悅則
結纓而珮璲粉墨雜糅賢才逆曳腫微豸豸而竊肉
食賊臣迴穴而圖大器郡國制節侯伯方軌或爲大
尾而不掉或爲重脰而屢躓室有丹楹城有百雉朝
廷無用於揚燎冠冕不朽於執贄天維披裂地軸杌
杼群生獲難而殄瘁雖有城池周以鄧林縈以天漢
曳輦可以陟崇巘設汊可以濟深水故武侯浮西河
而下自哆其地而進戒於吳起蓋秕政肆於廟堂之
上則敵國起於蕭牆之裏奚問左孟門而右大行左
洞庭而右彭蠡發微子曰天命有德主此四方如輻

之拱轂如桶之會極其砧輦者天與之昌其闕何者
天與之亡且非易之所能壞亦非險之所能藏非愚
之所能弱亦非賢之所能彊故將吞楚也白蛇首斷
於大澤將繼劉也雄雉先雒於南陽龍縈出積而壓
弧隱亡周之語蓐收襲門而天帝貽刑虢之殃人力
地利信不能偃植而支仆而皆聽乎彼蒼故鯨鯢勸
解決一死於吻血兕虎闐關踐巍嶽爲平崗蹂生靈
如躡塊簸天下如揚糠其敗也抉目而拚骨其成也
頂冕而垂裳由此觀之土地足以均沛澤而施靈光
而已易險非所較賢否亦未可議也先生曰以易險

非所較者固已乖矣以賢否非所議者烏乎可哉客
不聞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有德則昌者乎地欲得險
勢欲參德迫隘卑陋則無以突萬乘之扈從供百司
之廩餼據偏守隅則無以限四方之貢職平道理之
遠邇撫原申區割宅制里走八極而奔走正南面而
負宸舉天下於康逵力士韉 而不敢取貪夫汗縮
而不敢睨者恃德之險也襟馮終南太華之固背負
清渭濁河之注搯人之吭而拊人之脊一日有變而
萬卒立具然而布衣可以窺隙而試勇匹夫可以爭
衡而號呼彼天府之衍沃適爲人而保聚此以地爲

險者也地嚴德暢然後爲神造之域天設之阻大哉
炎宋帝眷所矚而此汴都百嘉所毓前無湍激旋淵
呂梁之絕流後無太行石洞孤飛句望浚深之岩谷
豐樂和易殊異四方之俗兵甲士徒之須好賜匪頒
之用廟郊社稷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群臣稍廩之費
以至五穀六牲魚鼈鳥獸闔國門而取足甲不解纍
刃不離韞秉鉞凶奴而單于奔幕抗旌西燹而冉駝
螳伏南夷散徒黨而入質朝鮮畏菹醢而修睦解編
髮而頂文弁削左衽而曳華服逆節躑躅而取禍者
折簡呼之而就戮耽耽帝居如森鋌利鏃之外向死

士逡巡而莫觸仁風冒於海隅頌聲溢乎家塾伊昔
天下阡危王猷失度皇綱解紐嗥豺當路帝懷寶曆
未知所付可受方國莫越藝祖圖緯協期謳謠扇孺
赤子雲望而風靡英雄螽蟴而蠅附玉帛駿奔者萬
國冠冕克塞乎寰宇絕塞稅鎧而免軸障壘熄隧而
摧櫓拜檻神威有此萬旅奕世載德茂聞過舉髮櫛
禾耨子攜稚哺擊菓懋穗拔惡鑿媮觚角之磔刻
荆攬捨而牧圉爰暨皇帝粉飾朴質稱量織矩錚錚
奏廟之金玉瓌瓌夾楹之簠簋訓典嚴密財本豐阜
刑罰糾虔布施優裕田有願耕之農市有願藏之賈

草竊還業而斂迹大道四通而不敷車續馬連千百
爲群肩輿稠載前卻而後阻搏壤歌喞者萬井未聞
歐嚙而告瘡雖立墳爲界其誰敢擗膊以批押况此
汴都者乎抑又有天下之壯客未嘗覩其奧也且宋
之初營是都也上睇天時下度地制中應人欲測以
聖智建以皇極基以賢傑限以法士垣以大師屏以
大邦扞以公侯城以宗子以義爲路以禮爲門鍵鑰
以柄開闔以權掃除以政周裹以恩乃立室家以安
吾君有庭其桓社稷臣也有挺其楠衆材會也有闢
孔張通厥明也有牖孔陽達厥聰也其檻如衡前有

憑也其壁如削後有據也其陛則崇止陵踐也其極則隆帝居中也邑都既周宮室既成於是上意自足乃駕六龍乘德輿光警蹕由黃道馳騁乎書林下觀乎學海百姓欣躍莫不從屬車之塵而前邁妙技皆作見者膽碎乃使力士提挈乎陰陽搏掬乎剛柔應乎成器方圓微碩或粉或由隨意所裁上方咀嚼乎道味斟酌乎聖澤而意猶未快又欲浮槎而上窮日月之盈昃尋天潢之流派操執北斗之柄按行二十八壘之次奪雷公之枹收風伯之鞞一瞬之間而甘澤霽雷閃孛彗於幽獄敷景雲而黯靄統攝陰機與

遺蹟志

卷二十

二十七

帝唯諾而無闕如此淫樂者十有七年疲而不止諫而不改吾不知天王之心但聞夫童子之歌曰孰爲我已孰釐我載茫茫九有莫知其界客乃覩覩然驚拳拳狀謝曰非先生無以刮吾之矇藥吾之瞶臣不能究皇帝之盛德謹再拜而退

按黃文獻公曰周都官爲汴都賦至使人不能讀雖以樓宣獻公之博洽而爲之音釋其弗知而闕焉者蓋多矣余觀是篇鈎竒摭隱誠如黃公之言讀者細考韻書可也

汴京遺蹟志卷之二十一

大梁李漁川父

藝文八

五言古詩

詠懷詩

魏阮籍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
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
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羈旅無疇匹俛仰懷哀傷
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

效阮公體

梁江淹

遺蹟志

八卷二十一

一

昔余登大梁西南望洪河時寒原野曠風急霜露多
仲冬正慘切日月少光華落葉縱橫起飛鳥時相過
搔首廣川陰懷歸思如何常願反初服閒步潁水阿

遣懷

唐杜甫

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陳留亞劇則貝魏俱
邑中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半天下主客多歡娛
白刃讎不義黃金傾有無殺人紅塵裏報荅在斯須
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
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芒碭雲一去鴈鴛空相呼
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將收西域長戟破林胡

百萬攻一城獻捷不云輸組練棄如泥尺土負百夫
拓境功未已元和辭大鑪亂離朋友盡合香歲月徂
吾衰將焉託存歿再嗚呼蕭條益堪愧獨在天一隅
乘黃已去矣凡馬徒區區不復有顏鮑繫舟臥荆巫
臨餐吐更食常恐遠撫孤

按唐書本傳云甫嘗從李白及高適過汴州酒
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公作是詩時高
李已沒末句撫孤蓋謂高李之後也

宋中四首

高適

梁王昔全盛賓客復多才悠悠一千年陳跡惟高臺

遺蹟志

卷五

二

寂寞向秋草悲風千里來

二

朝臨孟諸上忽見芒碭間赤帝終已矣白雲長不還
時清更何有禾黍徧空山

三

梁苑白日暮梁山秋草時君王不可見脩竹令人悲
九月桑葉盡寒風鳴樹枝

四

登高臨舊國懷古對窮秋落日鴻鴈度寒城砧杵愁
昔賢不復有行矣莫淹留

大梁行

唐堯客

客有成都來爲我彈鳴琴前彈別鶴操後奏大梁吟
大梁傷客情荒臺對古城版築有陳跡歌吹無遺聲
雄哉魏公子疇昔好羅英秀士三千人煌煌象列星
金槌奪晉鄙白刃刎侯嬴邯鄲救趙北函谷走秦兵
君王闇且昧忠信莫之明間諜忽來及雄圖靡克成
千齡萬化盡但見秋水清舊國多狐兔夷門荆棘生
蒼梧彩雲沒汲浦綠池平聞有東山去蕭蕭班馬鳴
河洲塞宿菴日夕淚沾纓因之唁公子慷慨歌此行

汴州離亂後憶韓愈李翱

孟郊

遺蹟志

卷二下

三

會合一時笑別離三斷腸殘花不待風春晝各飛揚
歡去收不得悲來難自防孤門清館夜獨臥明月牀
忠直血白刃道路聲倉皇食恩三千士一日爲豺狼
海島士皆直夷門士非良人心既不類天道亦反常
自殺與彼殺未知何者臧

寄大梁諸友

韋應物

分竹守南譙弭節過梁池雄都衆君子出錢擁河湄
燕諳始云洽方舟已解維一爲風水便但見山川馳
昨日次睢陽今夕宿符離雲樹愴重疊煙波念還期
相敦在勤事海內方勞師

大梁亭會李四栖梧作

常應物

梁王昔愛才千古化不泯至今蓬池上遠集八方賓
車馬平明合城郭滿埃塵逢君一相許豈要平生親
入仕三十載如何獨未伸英聲久籍籍臺閣多故人
置酒發清彈相與樂佳辰孤亭得長望白日下廣津
富貴良可求竭來西入秦秋風旦夕起安得客梁陳

汴州別韓愈

孟郊

不飲濁水瀾空滯此汴河坐見遠岸水盡爲還海波
四時不在家敝服斷線多遠客獨顛顛春英落婆娑
汴水饒曲流野桑無直柯但爲君子心歎息終匪他

遺蹟志

八卷下

四

黃河

宋梅堯臣

積石道子淵源云云瀉崑閬龍門自吞險鯨海終涵量
怒浪生萬渦驚流非一狀淺深殊可測激射無時壯
常苦事隄防何曾息波浪川氣迷遠山沙痕落秋漲
槎沫夜浮光舟人朝發唱洪梁畫鷁連古戍蒼崖向
浴鳥不知清夕陽空在望誰當大雪天走馬堅冰上

汴渠

梅堯臣

我實山野人不識經濟宜聞歌汴渠勞謾綴汴渠詩
汴水源本清隨分黃河支濁流方已盛清派不可推
天王居大梁龍舉雲必隨設無通舟航百貨當陸馳

人肩牛驪驢定應無完皮苟欲東南蘇要省聚斂爲
兵衛詎能削乃須雄京師今來雖太平盡罷未是時
願循祖宗規勿益群息之譬竭兩川賦豈由此水施
縱有三峽下率皆麤冗資慎莫尤汴渠非渠取膏脂
劉原甫觀相國寺淨土楊惠之塑像吳道子畫
又越僧鼓琴陶僧寫真子解其說
梅堯臣
吾儕來都下將踰三十春不聞此畫塑想子得亦新
茲寺臨大道常多車馬塵設如前日手晦昧已惑人
曷分今與古曷辨僞與真閩緇圖鳳姿越釋彈龍唇
但知五彩爛徒謂五音淳孰識商聲高孰驚眸子神
不能評譜品索玉翻成珉二君才調高言若羽翮振
將令尋常二千歲傳不泯

遺蹟志

一卷二十一

五

同次道游相國寺買得翠玉罌枚

梅堯臣

古寺老栢下叟貨翠玉罌獸足面以立瓜腹有而平
虛能一勺容色與藍水并我獨何爲者忽見日以驚
家無半鍾畜不吝百金輕都人莫識寶白日雙眼盲

汴堤鷺

梅堯臣

古堤多長榆落英鵝眼小其下迅黃流其上鳴黃鳥
安知舟中人黑鬢日已少千里歸大梁玉笙聞窈窕
終朝不成曲幽響在林表莫羨沙路行金鞭馳裊裊

過開封古城

梅堯臣

荒城臨殘日雞犬三四家豈復古阡陌但問新桑麻
頽垣下多穴所窟狐與鼯漢兵墮銅鏃青血爲土花
同江鄰幾龔輔之登吹臺有感 梅堯臣
在昔梁惠王築臺聚歌吹笙簫無復聞黃土化珠翠
當時秦兵強今亦歸厚地我與諸賢良舉酒莫言醉
曾誰問孟軻空自有仁義

聞子美次道師厚登天清寺塔

梅堯臣

二三君少壯走上浮圖巔何爲苦思我平步猶不前
苟得從而登兩股應已孿復想下時險喘汗頭目旋
遺嘆志 一卷二十一 六
不如且安坐休用窺雲煙

送逐客王勝之不及遂至屠兒原

梅堯臣

犯霜出國門送客客已去猶意行未遠策馬過寒戍
川長不見人沙沒前岡路始聞雲木深忽逢朱亥墓
金鎚一報恩義烈垂竹素何須文學爲寄語長沙傅

和公達過潘樓觀七夕市

司馬光

織女雖七襄不能成報章無巧可乞汝世人空自狂
帝城秋色新滿市翠帟張僞物踰百種爛熳侵數坊
誰家油壁車金碧照面光土偶長尺餘買之珠一囊
安知杼軸勞何物爲蠶桑紛華不足悅浮侈真可傷

牟駝岡閱馬

江休復

牧馬散近垆閱視乘高秋駝岡似涉苑堆阜帶川洲
坡陁故梁城縈薄西南陬連棚映林樾星羅倚層丘
回風吹陣雲奔騰歛來游野性脫羈馵飲齧遂所求
腹幹頗肥張鬱怒何彪休群毆驟麋鹿逸勢凌蛟虬
軍戎選輕捷和鑿御調柔毛物有千名衆美歸驂騶
梁王愁思臺佛刹居上頭竭來一憑眺遺墟莽悠悠
信陵骨已朽巖穴誰見收當時英豪輩事逐東波流
置酒臨風軒聊以紓煩憂

介亭

孫覺

遺蹟志

卷二十一

七

真人昔未起奔鹿駭四方連延天目山兩乳百里長
有地跨江海無種生侯王中霄燎穹旻列石表壇場
朱旗大梁野英氣吞八荒寥寥百年後故物亦已亡
所餘彼巉巖峯巔竝相望主人承明老星斗工文章
築亭紫霄上坐客蒼株旁攀雲弄明月曉星生扶桑
禹山隔波濤簡書永埋藏願逢希夷使水土還故常

朱亥墓

蘇軾

昔日朱公子雄豪不可追今來遊故國大塚稱屠兒
平日輕公相千金棄若遺梁人不好事名字寄當時
魯史盜齊豹求名誰復知慎無怨世俗猶不遭仲尼

曉放汴舟

黃庭堅

秋聲滿山河行李在梁宋川塗事雞鳴身亦逐群動
霜清魚下流橘柚入包貢又持三十口去作江南夢
汴河雨後呈同行馬秘書

陳師道

雨霽晚虹收河堤淨如掃清陰拂人樹翠色垂流草
漢漕走王都華言雜夷獠時方同馬生野泊聊論道
汴水斗減舟不能進因寄彥國舍人

陳師道

朝落幾寸水暮長幾寸沙深灘鰲背出淺浪龍鱗斜
秋風忽又惡越舫嗟初閣坐想掖垣人猶如在寥廓
八角井

劉敞

遺蹟志

卷三

八

誰鑿八角井不方亦不圓此地饒美水此井獨苦泉
泉甘常不渴泉苦更永年浪得世上名對之還慨然

信陵館

金雷瑄

閒過信陵館有懷信陵君君去日已遠誰憐抱關人
徑携一壺酒往酌公子墳墳科久已平其木幾爲薪
泉扉鎖長夜千載不復晨昔爲賢俊游今爲狐兔隣
豪貴竟安在念之心如焚有生會歸盡但恐後無聞
此意不可必且醉梁園春

大梁懷古

國朝劉基

昔有信陵君乃在大梁城親爲貴介第位冠諸侯卿

傾家待國士倒屣延豪英詣門謁朱亥虛左上侯羸
袖錘奪兵符救趙蜚英聲河外走蒙鷲宗社賴扶傾
于今不可見寂寞傷人情

二

在昔信陵君勞謙實弘度好士天下稀賓客遠傾慕
救趙奪兵符掃清邯鄲霧歸來全大梁秦甲讐東顧
魏王木偶人朽心自成蠹讒言一以入危石不可據
日落西河陰歌章怨零露

落日沐隄上

汪廣洋

落日沐隄上奄忽浮雲馳草樹遍原野茫茫天四垂

遺蹟

—卷三

九

上有烏嚶嚶下有塚纍纍世故念衰絕焉知埋者誰
孤隋昔撫運恃安忘險危乃以耳目私遂令骨肉疲
骨肉日以疲耳目日以虧平陸變滄海中途歌黍離
持此鬱冲襟涕下莫能揮

青城

李禎

炎宋尚簡質郊丘布爲墻九門謹闔闢萬卒嚴周防
暫置弗勞杵權施豈須隍絲巡速宣政驕盈更典章
版築易縷制壙壕固金湯袞龍狩沙磧泥馬奔錢塘
奢侈諒宜戒播辱尤所傷陶匏薦明水維馨仰前王

登大梁故城

李夢陽

登高與處卑由來慮多端登高尚寡悰處卑焉能懼
以茲歷荆榛褰衣躡巔岼土壕帶陰風樓櫓危急湍
崖岸苦崩奔葭葦何漫漫周望鮮故物俯察多憂嘆
潛魚葺其鱗驚鳥無停翰雲浮誠不任淵沉諒何難
終附岩穴棲斯地非我安

艮嶽十六韻

李夢陽

城北三土丘揭嶂對堤口黃蘆葢瑟瑟疾風鳴衰柳
云是宋家嶽豪盛今頽朽我聞帝王富東京實罕有
鑿池通嵌竇移山媚戶牖岌業樓觀合歛吸風雷走
崖陰翡翠吟海窟蛟鼉吼燕趙矜麗人搜剔克妃后
遺蹟志

卷三十

十一

君臣互沉酒斯道詎能久嗚呼花石費銖鎰盡官取
北風卷黃屋此地竟誰守迢迢五國城二龍回其首
向使任忠良邦國得滅否余來值寒暮悲歌坐林藪
狐狸竄古壘破瓦沒藜莠孤城峙我前蒼蒼日將酉
正德四年七夕上方寺作

李夢陽

逸人厭囂俗達士樂閒勝乃茲城中林而非車馬徑
積雨豁新霽雲石掩秋映微陽下孤塔潦水夾明鏡
已疑塵寰隔况覩蓮方淨豈惟慕真覺亦以叩詮證
玄蟬共西夕浮雲本無定

戊寅草春上方寺

李夢陽

逾年罔涉茲過之門巷疑匪畏霜露辰肯與春事期
徑蘭芊故叢苑松發新鞋陟丘念廢居升危眺回漪
抱以幽曠豁情緣悽愴移驚風逝虛塔振振空廊悲
得遣復安較勞生良爾嗤

梁臺懷古五首

李漁

晨出南薰門駕言登吹臺鄒枚骨已朽梁王安在哉
吁嗟歌舞地樵牧令人哀

二

世運幾興廢宮殿皆蕪沒汴水無停波歲月去超忽
不見古時人荒臺上新月

遺蹟志

一卷二十一

十一

三

梁苑久云廢梁臺亦已頽當日脩竹園寂寞狐兔馳
秋風吹禾黍異代使人悲

四

我登梁王臺臺主臨古陌夷門一夜雨秋草滿川碧
不聞歌吹聲孤遊旅愁積

五

柳色古臺煙遺宮今作田梁州三月暮楊花飛白綿
載酒登遊日猶疑賦雪天

汴京遺蹟志卷之二十一

汴京遺蹟志卷之二十二

大梁李濂 川父

藝文九

七言古詩

夷門

唐王維

七國雄雌猶未分，攻城殺將何紛紛。
秦兵益圍邯鄲，急魏王不救平原君。
公子爲嬴停駟馬，執轡逾恭意逾下。
亥爲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門抱關者。
非但慷慨獻奇謀，意氣兼將身命酬。
向風刎頭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

遺蹟志

八卷二十二

一

古大梁行

高適

古城莽蒼饒荆棘，駐馬荒城愁殺人。
魏王宮觀盡禾黍，信陵賓客隨灰塵。
憶昨雄都舊朝市，軒車照耀歌鐘起。
軍容帶甲三十萬，國步連營五千里。
全盛須臾那可論，高臺曲池無復存。
遺墟但見狐狸跡，古地空餘草木根。
暮天搖落傷懷抱，撫劒悲歌對秋草。
俠客猶傳朱亥名，行人尚識夷門道。
白壁黃金萬戶侯，寶刀駿馬填山丘。
年代淒涼不可問，往來惟見水東流。

梁園吟

李白

我浮黃雲去京闕，挂席欲進波連山。
天長水闊厭厭遠。

涉訪古始及平臺間平臺爲客愁思多對酒遂作梁
園歌却憶蓬池阮公詠因吟淥水揚洪波洪波浩蕩
迷舊國路遠西歸安可得人生達命豈暇愁且飲美
酒登高樓平頭奴子搖大扇五月不熱疑清秋玉盤
揚梅爲君設吳鹽如花皎白雪持鹽把酒但飲之莫
學夷齊事高潔昔人豪貴信陵君今人耕種信陵墳
荒城虛照碧山月古木盡入蒼梧雲梁王宮闕今安
在枚馬先歸不相待舞影歌聲散淥池空餘汴水東
流海沉吟此事淚滿衣黃金買醉未能歸連呼五白
行六博分曹賭酒酣輝歌且謠意方遠東山高臥
遺蹟志

八卷二十一

二

時起來欲濟蒼生未應晚

梁園歌送河南王說判官

岑參

君不見梁孝王脩竹園頽墻隱赫勢仍存嬌娥曼臉
成草蔓羅帷珠簾空竹根大梁一旦人代改秋月春
風不相待池中幾度鴈新來洲上千年鶴應在梁園中有
鶴洲鴈池梁園三月梨花飛却似梁王雪下時當時置酒
延枚叟肯料平臺狐兔走萬事翻覆如浮雲昔人空
在今人口單父古來稱宓生祗今爲政有吾兄家兄
時宰

單軒若過梁園道應傍琴臺聞政聲

梁臺古愁

李賀

梁王臺沼空中立，天河之水夜飛入。臺前闔王作蛟龍，綠粉掃天愁露濕。撞鐘飲酒行射天，金虎蹙裘噴血鮮。朝朝暮暮愁海翻，長繩繫日樂當年。芙蓉疑紅得秋色，蘭臉別春啼脉脉。蘆洲客鴈報春來，寥落野篁秋漫白。

汴州亂二首

韓愈

汴州城門朝不開，天狗墜地聲如雷。健兒爭誇殺留後，連屋累棟燒成灰。諸侯咫尺不能救，孤士何者自興哀。

二

遺蹟志

一卷三十一

三一

母從子走者為誰，大夫夫人留後兒。昨日乘車騎大馬，坐者起趨乘者下。廟堂不肯用干戈，嗚呼柰汝母子何。

按唐史汴州自大曆後多兵，劉元佐死，子士寧代之，無度其將李萬榮逐而代之，萬榮死，董晉寔代之，晉卒，軍司馬陸長源總留後，八日而軍亂，殺長源，愈是時已從晉喪，出汴四日，實貞元十五年也。觀愈二詩，蓋譏當時姑息之政云。

會飲金明池書事

宋司馬光

日華駘蕩金明春，波光淨綠生魚鱗。煙深草青遊人

少道路苦無車馬塵石渠諸君職事簡載酒擷花畏
花晚浮舟逐勝任所之箕踞狂歌叩舷板眼花耳熱
氣愈豪擲杯擊案聲嗷嗷驚沙颯颯繞洲渚魚龍遷
去避我曹人生大料無百歲貴賤賢愚同一致在家
般較餘幾何一日風光不宜棄

汴河

黃庶

汴都峩峩在平地宋恃其德爲金湯先帝始初有深
意不使子孫生怠荒萬艘北來食京師汴水遂作東
南吭甲兵百萬以爲命千里天下之腑腸人心愛惜
此流水不啻布帛與稻粱漢唐關中數百年木牛可
遺蹟志
八卷二五
四一
以腐太倉舟楫利今百於古柰何益見府庫瘡天心
正欲醫造化人間豈無鍼石良窟穴但去錢穀蠹此
水何必求桑羊

弔故宮

元杜瑛

月上觚稜椒壁濕饑鳥啄碎琅玕石劫灰飛盡海揚
塵廢殿荒臺土花碧洛陽書生汴梁客一夜春風頭
欲白尊中賴有酒如泉醉倚寒窓破愁寂

信陵公子行

王惲

春風獵獵吹輕裘聯鑣來作夷門遊令人遠憶魏公
子徑上吹臺臺上頭却秦存趙震九土誰意抱關老

更能此帷幄之良籌饑腸自古出奇策功成何害屠
沽流高皇布衣重公賢大梁城邊樂遲留一朝龍驤
開漢業舉功不復詢來由豈非慕蘭承餘休嘗讀太
史公今日把酒酌墓周當時朱門滿歌舞此日野草
荒山丘醉歌信陵行碧雲日暮寫我憂英雄割據雖
已矣高義凜凜橫清秋追攀逸駕那復得落日倚劔
看神州

大梁行

國朝高啓

大梁四面平如砥西去咸陽一千里魏王此地昔爲
都宮闕中天碧雲起重車聲鞦韆夜未休帶甲十萬名

遺蹟志

一卷五十一

五十一

蒼頭撞鐘列鼎宴上客奉金走幣連諸侯信陵真是
賢公子富貴不驕天下士已訪侯嬴到里門復迎朱
亥經屠市傾身折節世莫同緩急竟賴斯人功邯鄲
秦軍一椎破七國震動聞英風古城重過爲搔首幾
度秋風落楊柳沼上應無鴻鴈來苑中只有狐狸走
立馬塵沙日欲昏悲歌感慨向夷門豪華多少同銷
歇獨有高名今尚存

題汴城八景總圖

于謙

天風吹我來中州光陰荏苒春復秋民安物阜公事
簡目前景物隨寘搜梁園花月四時好日落夷山映

芳草大河滔滔湧地來騰波起浪如奔雷隋堤煙柳
翠如織鐵塔摩空數千尺陰晴晦明各異態對此令
人感今昔畫圖彷彿得真趣醉墨淋漓寫長句詩成
掉筆向蒼空滿袖天風却歸去

梁園歌

李夢陽

朝發金臺門夕度博浪關黃河如絲天上來千里不
見淮南山淮南桂樹弄婆娑掛席欲進阻洪波我今
亦作梁園歌梁園昔有信陵君名與岱華爭嵯峨三
千珠履不動色屠門執轡來相過功成不顯涕滂沱
青蠅白壁一何多我爲梁園客不登梁王臺錦帆揚

遺蹟志

一卷二五

六一

州門一去何時迴荒煙白草古城沒登臺望之令心
哀令心哀歌且謠迷塗富貴苦不足寧思白骨生蓬
蒿人生三十無少年積金累玉空前煎熬獨立天地間
長嘯視今古城隅落落一堆土千年誰繼白與甫攬
淚浮雲灑煙葦灑煙葦風吹卷波濤沉吟投箸不暇
食蹴天濁浪何滔滔君不見昔人然諾一相許黃金
斗印如秋毫

觀燈行

詳見夢
華錄

李夢陽

宋家累葉全盛帝寬大實皆稱令主百姓牛馬徧阡
陌太倉米粟憂紅腐宣和以來遂多事嗚呼爛費如

沙土海石江花湧國門離宮別殿誰能數群臣諛佞
祇自計天下騷然始怨苦正月十四十五間有勅大
駕觀鰲山萬金爲一燈萬燈爲一山用盡工匠力不
破君王頽此時上御宣德門樂動簾闌見至尊奔星
忽經於御榻明月初上堆金盆傾城呼譟聲動地可
憐今夜鰲山戲窈冥幻巧百恠聚金蛾翠管堪垂淚
借問幸臣誰云是李師師外有蔡京與蔡攸夾樓錦
幄羅公侯丞相之幄當前頭奚兒腰帶控紫騮如花
少女擎綵毬但聞樓上喚樓下黃帕籠盤賜玉羞月
高鳴鞭至尊起幄中環珮如流水爭道齊驅輦路窄
遺蹟志 一卷二十一 七

寺橋窈窕塵埃白火樹龍燈又一時千光萬焰天爲
赤常言宴安成禍基從來樂極還生悲君看二帝蒙
塵日數月東京荒蒺藜

大梁行

何景明

朝登古城口夕藉古城草日落獨見長河流塵起遙
觀大梁道大梁自古號名區富貴繁華代不殊高樓
歌舞三千戶夾道煙花十二衢合沓輪駟交紫陌鳴
鐘暮入王侯宅紅妝不讓掌中人珠履皆爲門下客
片言立賜萬黃金一笑還酬雙白壁帶甲連營殺氣
寒君王推轂將登壇彎弧自信成功易拔劍那知報

怨難已見分符連楚越更聞飛檄救邯鄲一朝運去
同衰賤意氣雄豪似驚電楊花飛入侯嬴館草色淒
迷魏王殿萬騎千乘空雲屯綺構朱甍不復存夜雨
人歸朱亥里秋風客散信陵門川原百代重回首宋
寢隋宮亦何有遊鹿時銜內苑花行人尚折繁臺柳
繁臺下接古城西春深桃李自成蹊朝來忽見東風
起薄暮飛花滿故堤

梁苑歌三首

王廷相

君不見梁王已破六國壘苑中便起文園臺黃金白
玉架樓閣綺榻延賓四向開清泠池上三尺雪相如

遺蹟志

卷二十一

八

新賦傾鄒枚臨印美人鬪花朶挑以琴心禮豈那漢
庭賣賦得千金白首遊梁計亦左今人空忤古人風
抱策爲儒嘆不逢嗚呼古來文士不檢豈足病且覽
詞彩如長虹

二

梁苑東連孟諸野舊國山高水彌下黃金觸斗不作
樂徒使千年笑達者君不見漢天子愛弟侈賜空天
盈梁王受之不一驚合香金根車宛轉玻璃軒突然
馳道流日星千乘萬騎敵鹵簿貴焰豪華傾九瀛百
年之後君爲誰有酒莫惜千金揮不信試看梁王苑

狐兔草馳鬼火吹

三

黃河東來沙填海陳留十山幾山在梁王古苑九地
深歲歲龍蛇窟穴改我田在苑苑在東灌園斲莽當
其中應門兩黃鶴抱琴雙玉童行歌曳杖如遊龍前
身恐是河上公君不見七十二帝如旋蓬惟有堯舜
流高風人生百年電閃閃何必希時釣譽攀援日月
獨爲功子雲草玄恒不調虞卿著書仍固窮我懷欲
附沙洲鴻

夷門歌

李濂

遺孳

卷二十二

九

秦兵譟振長平瓦趙人肝腦塗原野邯鄲一夕陷圍
中魏軍不敢屯城下當時獨有信陵君門前劔鳥多
如雲不有夷門抱關者誰知屠肆鼓刀人臥內虎符
初入手壯士胷中血一斗北救邯鄲西卻秦五霸之
功今復有平生志氣何雄豪功成刎頭如拔毛秋風
弔古夷門道惆悵荒城空綠蒿

五言律詩

晚入汴水

唐崔顥

昨晚南行楚今朝北汴河客愁能幾日鄉路漸無多
晴景搖津樹春風起棹歌長淮亦已盡寧復畏潮波

汴路即事

王建

千里河煙直青槐夾岸長天涯同此路人語各殊方
草市迎江貨津橋稅海商因看故宮柳憔悴不成行

汴路水驛

王建

晚泊水邊驛柳塘初起風蛙鳴蒲葉下魚入稻花中
去舍已云遠問程猶向東近來雖怨別不與少年同

汴上暮秋

許棠

獨立長堤上西風滿客衣日臨秋草廣山接遠天微
岸葉隨波盡沙雲與鳥飛秦城寧有素志意自知歸

汴河路有感

白居易

遺蹟志

卷五十一

十一

三十年前路孤舟重往還繞身新眷屬舉目舊鄉關
事去惟留水人非但見山啼襟與愁鬢此日兩成斑

送開封盧少府

韋應物

雄藩車馬地作尉有光輝滿席賓常侍闔街獨夜歸
關河征旆遠煙樹夕陽微到處無留滯梁園花欲稀

春日遊金明池

宋李昭玘

日有江湖思坐無車馬塵橫橋自照水啼鳥不驚人
輦路晴飛絮宮墻暗鎖春多情老園吏灑地喜相親

宜春苑

王安石

宜春舊臺沼日暮一登臨解帶行蒼蘚移鞍坐綠陰

樹竦啼鳥遠水靜落花深無復增脩事君王惜費金
出善利門
陳師道

十載都城客孤身冒百艱一饑非死所萬里有生還
去國吾何意歸田病不關共看雙白鬢似得半生閒
夏日汴中作
陳師道

倚棹望平野低雲密未收黃鸝度高柳歸燕拂行舟
濁水不堪照清江空憶遊晚晴蒸潤劇喘月見吳牛
中書省宿齋偶作二首
文彥博

齋潔奉祠事深嚴宿禁扃露盤雲表見鈞奏夢中聽
慎獨虔君命清心重禮經顧慚溫室樹忽此集鷦螟
遺蹟志
八卷五十一
十一

二
鳳閣容棲集心無外慮侵夜涼秋氣早人靜禁門深
大政慚無補微才恐不任歆眠聽宮漏蘭焰照青衾
景靈宮宿齋謝雨
韓琦

邃寂敞僊扃心齋物外清滂沱今應禱盼嚮此通誠
月殿栖真境風梧醒睡聲如何謝靈貺至道本難名
正月三日與廣淵同出南薰門分趨齋宮塗
司馬光

並轡出都門葱籠日欲昕野寒餘宿雪樹闌濕春雲
稍望郊宮近先愁馬首分一朝猶戀戀可復久離群
司馬光

同樂園

元金師拓

晴日明華構繁陰蕩綠波蓬丘滄海遠春色上林多
流水時雖逝遷鶯暖自歌可憐歡樂極征鼓散雲和
登相國寺樓

國朝釋宗泐

冬日大梁城郊原四望平雲開太行碧霜落蒸河清
欲問征西路兼懷弔古情夷門名尚在無處覓侯嬴
繁臺春望

李夢陽

野曠孤煙靜高臺獨望時地殘隋氏苑天闢禹王祠
晚日雲爭白陰崖花自遲目斷南來鴈蕭然故國思

上方寺鐘樓

李夢陽

遺蹟志

卷二十一

十一

臺上一鐘鳴登臺萬里平蒹葭天正遠雲氣暮還生
饑雀喧空澤黃蒿斷古城不堪臨眺屢况是感秋情

春日大梁東郭

李夢陽

桃柳清沙晚悵然悲遠春葉明深坐鳥花劇轉愁人
小小追歡地乾坤放逐臣已看共如此何惜醉遊頻

繁臺歸興

李夢陽

萬里竟何事三年遠此都短墻殘菊在別業古臺孤
冬日低簷塔霜風靜野蕪但看頭盡白莫恡酒重沾

吹臺訪川父讀書處

李夢陽

李生梁國彥少小事沉冥落日古臺上獨行楓樹青

苔侵映雪壁鳥下草玄亭野闊看無際浮雲似洞庭
吹臺酬空同子見訪之作
李濂

古臺讀書處長者命車來偶踐看花約因扳聽雨盃
川原餘戰伐文藻憶鄒枚並眺平蕪迥斜陽首重回
秋日吹臺讀書酬客過訪
李濂

斜日梁王苑西風古吹臺閉門秋思苦走馬故人來
對酒談丹訣哦詩步綠苔知君有高興涼夜不須迴
古臺秋望
李濂

何處看秋色城南登古臺憑高一以望幽思若爲裁
客昔乘雲去人今聽鴈來浮生易衰白把酒重徘徊
遺蹟志
卷二十一
三

春遊繁塔寺二首

李濂

小小曾遊地重來感慨深稚僧今老大落日更春陰
廢殿蒼苔合頽垣紫燕吟空餘舊時塔蔓草故蕭森

二

古臺白雲寺雲叢塔珠光春日停車客登遊樂未央
題詩留竹院醒酒坐松堂浪跡真堪笑招提亦醉鄉

登上方寺塔二首

李濂

寶塔憑虛起登遊但幾重中天近牛斗平地涌芙蓉
牖入黃河氣簷低少室峯妙高無上境臥聽下方鐘

二

塔影午氤氳名香八面聞盤梯失白晝絕頂俯層雲
外見蓮花色中藏貝葉文髻碧遊今不倦爲喜出塵氛
登汴故城有懷宋事

李濂

無險難爲國云何此帝州圖燕真矣策徒洛是良謀
花石傾邦日金繒啖虜秋二龍生不返故國黍離愁

夷門

李濂

不聽侯生計胡收晉鄙軍郤秦功絕世存趙譽流芬
故址留殘礎遺堦鎖暮雲千秋豪俠氣吾愛馬遷文
繁臺春望

李濂

出城融雪盡觸目暖煙旣不到古臺上那知春色遙

遺蹟志

一卷二十二

古

鄉園仍節序身世且漁樵腸斷南天鴈群飛過洛橋

泛黃河

陸深

淼淼望不極連天送濁流浮沈經塞外淘洗向中州
鷗弄千帆雨沙明兩岸秋靈槎頻訊問乘興欲遨遊

汴京遺蹟志卷之二十三

大梁李瀛川父

藝文十

七言律詩

同陳留崔司戶早春宴蓬池 唐高適

同官載酒出郊圻晴日東馳鴈北飛隔岸春雲邀翰墨
傍簷垂柳報芳菲池邊轉覺虛無盡臺上偏宜酌
酏歸州縣徒勞那可度後時連騎莫相違

黃河

羅隱

莫把阿膠向此傾此中天意固難明解通銀漢應須
遺蹟志 卷二十三 一

曲纔出崑崙便不清高祖誓功衣帶小僊人占斗客
槎輕三千年後知誰在何必勞君報太平

汴河

羅隱

當時天子事閒遊今日行人特地愁柳色縱饒粧故
國水聲何忍到揚州乾坤有意終難會黎庶無情豈
自由應笑秦皇用心錯謾驅神鬼海東頭

秋日汴河客舍酬友人

羅隱

梁宋追遊蚤歲同偶然違別事皆空年如流水催何
急道似危途動即窮醉舞且欣連夜月狂吟還聚上
樓風煩君更枉騷人句白鳳靈蛇滿袖中

隋堤柳

李山甫

曾傍龍舟拂翠華至今疑恨倚天涯但經春色還秋色不覺揚家是李家昔日古陰從此朽逐波踈影向南斜年年只有晴風便遙爲雷塘送雪花

又

秦韜玉

種柳開河爲勝遊堤前常使路人愁陰埋野色萬條思翠束寒聲千里秋西日至今悲免苑東波終不返龍舟遠山應見繁華事不語青青對水流

下第後夷門乘舟至永城驛題

薛能

秋賦春還計盡遠自知身是拙求知惟思曠海爲休

續蹟志

卷二十三

二

處忽喜孤舟似去時連浦一程兼汴宋夾堤千柳雜唐隋從來此恨皆前達敢負吾君作楚辭

寄汴州令狐相公

王建

三軍江口擁雙旌虎帳長開自教兵機鎖惡徒狂寇盡思驅老將壯心生水門向晚茶商鬧橋市通宵酒客行秋日梁王池閣好新歌散入管絃聲

約張處士遊梁

譚用之

莫學區區老一經夷門關吏舊書生晉朝滅後無中散韓國亡來絕上卿龍變洞中千谷冷劍橫天外八風清好携長策干時去免逐漁樵度太平

送高別駕歸汴州

韓翃

信陵門下識君顏，驄馬輕裘正少年。
寒雨送歸千里外，東風沉醉百花前。
身隨玉帳心應慚，官佐銅符勢又全。
又客未知何計是，參差去借汶陽田。

汴河亭

許渾

廣陵花盛帝東遊，先擘崑崙一派流。
百二禁兵辭象闕，三千宮女下龍舟。
疑雲鼓震星辰動，拂浪旗開日月浮。
四海義師歸有道，迷樓還似景陽樓。

中秋夕寄大梁劉尚書

許渾

汴人迎拜洛人留，虎豹旌旗擁碧油。
刀斗嚴更軍耳聾，遺蹟志

卷三

三

目戈鋌長控國咽喉，柳營出號風生燾。
蓮幕題詩月上樓，應念散郎千里外。
去年今夜醉蘭舟。

彭門用兵後經汴路三首

吳融

長亭一望一徘徊，千里關河百戰來。
細柳舊營猶鎖月，祁連新塚已封苔。
霜飛綠野愁無際，燒接黃雲慘不開。
若比江南更牢落，子山詞賦莫興哀。

二

隋堤風物已淒涼，堤下仍多古戰場。
金鏃有苔入拾得，蘆花無土鳥啣將。
秋聲暗促河聲急，野色遙連日色黃。
獨上寒城更愁絕，戍鼙驚起鴈行行。

鐵馬雲旗夢渺茫東來無處不堪傷
風吹白草人行少月落空城鬼嘯長
已見紛爭驚宇宙可憐蕭索絕
煙光曾為塞北閒遊客遼水天山未斷腸

駕幸西太乙宮遇雨

宋韓琦

曉蹕聲乾下九重西郊岑寂欵琳宮
驕陽尚作三春早多稼期霑一雨豐
恤物致虔歸上德應誠為答即
神聰從來聖感無旋日不在商巖傳說功

從駕過金明池

韓琦

帳殿深沉壓水開幾時宸輦一遊來
春留苑樹陰成

遺蹟志

卷二十三

四

幄雨漲池波色染苔空外長橋橫
縹緲城邊真境闢蓬萊
匪朝侍宴臨雕檻共看龍艘奪錦回

駕幸金明池

韓琦

西池風景出塵寰春豫方乘禁座閒
庶俗一令趨壽域從官齊許宴蓬山
樓臺金碧交輝外舟楫笙歌浩渺間
與衆盡歡宮漏促萬花叢裏屬車還

丙午上巳瓊林苑賜筵

韓琦

春光濃簇寶津樓樓下新波漲鴨頭
嘉節難逢真上巳賜筵榮入小瀛洲
僊園雨過花遺靨御陌風長絮滾毬
袂飲不須辭巨白清明來日尚歸休

西歸日瓊林苑賜宴即席賦此

文彥博

竊祿叨榮四紀餘退思僥倖亦無如趨朝再覩新宮
省解紱還歸舊草廬報國丹心明皎皎戀軒疲足去
徐徐群公盡出都門祖盛事光於漢二疏

上元夜從駕至集禧觀

文彥博

順時同樂慰邦民協氣和風應早春斗運帝車遵天
路雲從天步絕纖塵民瞻玉色欣遊豫岳峙琳宮望
省巡回御端闈張鎬飲蘭燈桂魄耀星津

赴集禧宮祈雪追憶從先皇駕幸泫然有感

歐陽脩

遺蹟志

卷二十三

五

琳闕岩岩倚瑞煙憶陪遊豫入新年雲深曉日開宮
殿水閣春風颺管絃千騎清塵回輦路萬家明月放
燈天一朝人事淒涼改惟有靈光獨巋然

崇政殿試賢良晚歸

歐陽脩

槐柳依依禁籞長初寒人意自淒涼鳳城斜日留殘
照玉闕浮雲結早霜老負漁竿貪國寵病須樽酒送
年光歸來解帶西風冷衣袖猶霑玉案香

車駕朝謁景靈宮

歐陽脩

琳館清晨藹瑞氛玉旒朝罷奏韶鈞綠槐夾道飛黃
蓋翠輦鳴鞘向紫宸金闕日高猶泫露綵旌風細不

驚塵自慙白首追時彥行近儲胥忝侍臣

景靈宮致齋

歐陽脩

攝事衰年力不強誰憐岑寂臥齋房青苔點點無人
迹綠葉陰陰覆砌涼玉宇清風來處遠僊家白日靜
中長却視九衢車馬客自然顏鬢易蒼蒼

景靈宮奉迎仁宗皇帝御容有感

歐陽脩

行殿峩峩出綠槐琳宮芝闕聳崔嵬管絃飄落人間
去幢節疑從天上來基業百年傳聖子黔黎四紀樂
春臺孤臣不得同鍼虎未死心先冷若灰

和王景彝學士紫宸早謁

梅堯臣

遺蹟志

卷二十三

六

朝開閭闔九重深望拜朱旒照玉簪霜氣稍迴龍陛
峻日光微轉鳳樓陰庭中綵仗穿旗脚案外薰爐對
殿心我預千官少裨補欲將歌頌播堯音

和宋次道學士紫宸早謁

梅堯臣

陸生聲譽在雲間來預簪裾謁帝顏冠劍有容瓊與
高文章全盛馬兼班眈眈玉宇龍纏棟藹藹金鋪獸
齧環却出常衙殿前過戟衣風動自相攀

和宋中道觀車駕朝謁景靈宮

梅堯臣

都人夾望禁槐傍閭闔初來旭日光彫玉翠鞍牽驤
裏盤龍朱輦爛文章焚香闕殿開嚴帳汲水寒溝灑

廣莊一見天顏萬人喜却迴宮禁樂聲長

和王景彝正月十六夜省宿過景靈街 梅堯臣

官街不閉東城月圓影纔虧夜色春自躍金羈來宿
省從他錦帳欲誇入燈光遠近疑爭晝歌韻高低競
起塵我老都無遊樂意似君清枕睡侵晨

愁葦

王安石

頽垣斷塹有平沙老木荒榛八九家河執東南吹地
圻天形西北倚城斜傾壺語罷還登眺岸幘詩成却
嘆嗟萬事因循今白髮一年容易卸黃花

金明池

王安石

遺蹟

卷二十三

七

宜秋西冠碧參差憶着鄉人禊飲時斜倚水開花有
思緩隨風轉柳如癡青天白日春長好綠鬢采顏老
自悲歧馬未堪塵滿目夕陽偷理釣魚絲

又

王安國

霓旌遠遠拂樓船滿地春風錦繡筵三島路深浮閣
苑九霞觴滿奏鈞天伏歸金闕浮雲外人望瑤臺落
日邊最引平生江海趣波瀾一段草如煙

又

王立之

遊絲隨絮惹行人酒肆歌樓駐畫輪鳳管遏回雲舟
舟龍舟衝破浪鄰鄰日斜黃繖歸馬道風約青帘認

別津朝野歡娛真有象壺中要看四時春

遊玉津園

蘇軾

承平苑囿雜耕桑六聖臨民計慮長碧水東流還舊
派紫壇南峙表連岡不逢遲日鶯花亂空想踈林雪
月光千畝何時窮帝籙斜陽寂歷鎖雲莊

和宋次道大慶殿上元迎駕

司馬光

鳳律年華到尚新九重氣象已成春曉雲低拂羽林
仗宿雨先清紫陌塵玉殿鳴鞘傳警蹕彤庭委珮集
簪紳闕前無復魚龍戲自有驪謠億萬人

汴岸置酒贈黃十七

黃庭堅

遺蹟志

卷二十三

八

吾宗端居叢百憂長歌勸之肯出游黃流不解浣明
月碧樹爲我生涼秋初平群羊置莫問叔度千頃醉
即休誰倚柁樓吹玉笛斗杓寒挂屋山頭

幸太學倡

和篇什繁多不能盡
載畧錄七八首耳

呂大防

清曉金輿出建章祠宮轉仗指虞庠三千逢掖裾如
雪十萬勾陳錦作行再拜新儀瞻魯聖一篇古訓贊
周王崇儒盛世無云補扈蹕空慚集論堂

蘇頌

聖主恢儒率舊章首冬鳴蹕下膠庠師生褒博趨鱣
序文武端嚴列鴈行承詔敷陳商戊甲執經環立晉

表王三千學者多子秀定有同升孔子堂

韓忠彥

恢崇儒教頓生光天子親來幸上庠星弁煌煌環帝
座霜袍密密綴周行廟祠稽首尊先聖書義終篇勸
嗣王學道深慙非入室此辰榮事預升堂

劉奉世

聖典垂精及表章曠儀親舉自宗庠縱觀橋擁浮雲
蓋待問庭充振鷺行首舉儒風隆上國增光帝業掩
前王太平榮遇慙多幸重見虞歌起廟堂

范純禮

續蹟志

卷三十三

九

四十餘年舊典章聖君今復幸虞庠虎賁萬騎森羅
列鴈序諸生儼綴行已見重華同舜帝不須無逸戒
成王祖宗基構隆三代統業相承是肯堂

吳安持

翰林墨客奏封章天子欣然幸國庠綵仗六龍初擁
路青衿三舍已重行隆儒共慶賢堯舜訪道誰知應
帝王附鳳騫淵皆法從獨慙由也亦升堂

豐稷

鳳幄雲開日月光九霄鳴蹕下虞庠朝元進士鴻成
列拱極名臣玉照行問道賈生稱五學乞言戴聖美

三王上心夙悟周公戒天下安危自一堂

李格非

日月天回十二章詔移清蹕幸膠庠六龍穩轉橋門
曲多士橫穿錦仗行俎豆威儀瞻闕里東西風教自
周王太平誰謂初無象四海形容在一堂

過龍德故宮

毛麾

萬里鑿輿去不還故宮風物尚依然四圍錦繡山河
地一片雲霞洞府天空有遺愁生落日可無佳氣起
非煙古來國破皆如此誰念經營二百年

讀靖康僉言

金元好問

讀靖志

卷二十三

十一

浚郊沙海浩茫茫河廣纒堪一葦航顛沛且當懲景
德規模何必罪朱梁滄溟不掩蛟龍窟天地同歸雀
鼠鄉三百年間幾降虜長星無用出光芒

汴堤懷古

王良臣

迷僊樓觀鬱連空一日都歸鬼唾中奢則兆亡天聽
邇去而不返水流東鎖煙弱柳愁蛾綠閣雨幽花淚
臉紅總爲錦帆歸不得至今啼鳥怨西風

龍德宮

雷瑄

紫簫吹斷碧雲歸十二樓空盡玉梯綵仗竟無金母
降僊裾猶憶化人携千年洛苑銅駝怨萬里坤維杜

宇啼莫倚危欄供極目斜陽更在露盤西

汴梁雜詩三首

李汾

琪樹明霞五鳳樓夷門自古帝王州衣冠繁會文昌
府旌戟森羅部曲侯美酒名謳陳廣座凝笳咽鼓送
華輶秦州王粲何為者憔悴鬢塵嘆白頭

二

樓外風煙隔紫垣樓頭客子動歸魂飄蕭蓬鬢驚秋
色狼籍麻衣浣酒痕天塹波光搖落日太行山色照
中原誰知滄海橫流意獨倚牛車哭孝孫

三

讀蹟志

八卷三十三

十一

寥落關山對月明客窓遙夜夢魂驚三年岐下音書
絕八月河南風露清冉冉暮愁生草色迢迢秋思入
蟲聲誰知廣武英雄惟嘆老却窮途阮步兵

資聖閣登眺

李獻甫

高閣凌雲眼界寬野煙碧樹有無間天邊孤鳥飛無
盡陌上行人去不還魏國幾回時事改汴堤千古夕
陽閒愁來重倚欄干望崧少西頭是故山

汴梁懷古

元傅與礪

汴上荒城繞故宮山頭危石墮秋風夷門市起聞嘶
馬梁苑樵歸見斷鴻闢草尚餘殘後碧進花無復盛

時紅欲登高處腸先斷滿目閑愁賦未工

又

雅琥

花石岡前麋鹿過中原秋色動關河欲詢故國傷心事忍聽前朝皓齒歌蔓草有風嘶石馬荆榛無月泣銅駝人間富貴皆如夢不獨興亡感慨多

又

元明善

天荒地老禁垣低草滿丹墀徑路迷金水河枯龍已去蓬萊島圯馬空嘶當時何處安青瑣今日無門降紫泥舉目山河增感慨英雄何在日還西

朝元宮留宿

李準

遺蹟志

卷二十三

十三

宋家天子朝元閣南內宮中太乙壇五夜星辰金榜動九天風露玉階寒朱衣魚鬣迎笙鶴絳節龍光引佩鸞八駿不歸遼海月步虛空遶紫雲端

登汴梁城

李準

天上曾聞玉輦過金城千里帶黃河鳳凰一去蓬萊苑鴈鷺群飛太液波燈火樓臺空市井風雲冠蓋盡丘阿惟餘畫角聲中調猶是流沙磧裏歌

雲驥橋

湯鼎

橋頭車馬鬧喧闐橋下帆墻見畫船弦管隔花人似玉樓臺近水柳如煙地連秦晉通三市路入淮濠接

九天獨倚闌干望宮闕翠微高映五雲邊

汴京懷古

李兩山

滄海成田良岳荒誰能行役不徬徨青城北狩隔萬里
花石南來知幾綱土暗塵昏天水碧風輕雨過女
眞黃無人可語宣和事九紫陳留酌一觴

登熙春閣

王惲

封丘門外故宮傍天閣空餘內苑荒瀛海空三島
沒帝城煙慘五雲蒼石鯨照水鱗猶動金鳳凌雲勢
欲翔竒貨梁園當日盡爲誰留在閱興亡

哀故宮

王惲

續蹟志

八卷二十三

十三

掖庭依約粉垣丹行入荒宮重黯然華表忽驚人世
換昆明重見劫灰寒石龍委地埋秋草湖玉臨池倚
暮煙滿目悲風吹酒醒東華門外淚闌干

宿開封府後堂同陳侯話舊且及包范二公
事業予耳疾止酒談噓間暮雨大作

王惲

使輶南下入京華滿眼交親笑語謹共訝老螭蟠北
海自憐賤子宿南衙關河痛別襟期豁風雨翻空夜
氣嘉眉殺清尊三百爵胡牀相對看簷花

汴上龍德故宮

陳季

書來海上勸休兵已見金輿逐火精醮絕絳樓無鶴
喚朝空丹旆有狐鳴羽袍士尚傳三洞金憤人誰報
六更一代興亡真大夢陳橋驛畔見青城

登相國寺資聖閣

陳孚

大相國寺天下雄天梯縹緲凌虛空三千歌吹燈火
上五百纓縵煙雲中洛汭已掩西墜日漢津空送南
飛鴻闌干倚遍忽歸去颯颯兩鬢生秋風

又

許有壬

傑閣當年瑞靄氤亂餘金碧半塵昏豈知象教移中
土猶揭雄名護國門法界冷沉梁苑月寶香難返汝
陽魂傷心五嶺騰煙語舉世從風莫與論

遺蹟志

八卷二十三

十四

遇僊樓

劉祁

倚天突兀從高樓樓上人家白玉鈎落日笙歌迷汴
水春風燈火似揚州僊人已去名空在豪客同登醉
未休獨倚朱闌望明月鸞旌依約認重游

夷門

七國爭雄古戰場千年遺蹟已銷亡信陵謾有空名
在壯士猶聞俠骨香霜落大荒秋草白風生遠道暮
塵黃停車且醉夷門酒莫動悲歌易慨慷

隋堤

國朝釋宗泐

搔首隋堤落日斜已無遺柳可栖鴉岸傍昔道牽龍
艦河底今來走犢車魯笑陳家歌玉樹却從后土看
瓊花四方正是無虞日誰信黎陽有鼓笳

讀靖康遺事

甘彥初

杜鵑啼老洛城東烽火郊畿縱犬戎廟畧合收淝水
戰虜盟誰定渭橋功銅駝故陌迷秋草黃屋驚塵捲
朔風一自鼎湖龍去後小臣何地泣遺弓

汴京弔古

顧祿

北狩龍沙帝業空詞人猶解弔遺蹤野煙蔓草咸寧
殿秋雨荒臺良岳峯一代已遷亡國鼎六更誰報早
遺蹟志

卷十三

五

朝鐘我來正值開天運真主曾經駐六龍

陳橋驛觀黃河

顧祿

浩浩黃流自古今晚停征騎發孤吟水痕新漲桃花
滿河脉元通瓠子深三月魚龍爭變化四時鷗鳥任
浮沉誰能一駕僊槎去萬里靈源亦可尋

登相國寺藏經閣

顧祿

金碧稜層炫曉霞梵王高閣壯中華上摩絳闕三千
界下瞰紅塵十萬家伏虎神僧翻貝葉乘鸞僊女散
瑤花何因證得無生果來向雲中駕鹿車

遊上方寺

劉醇

重尋兜率路非遙
柳外鳴珂散早朝
鳥送好音風乍
息池添新水雪初消
斷碑剥落生蒼蘚
古塔崢嶸倚絳霄
珍重老僧相送遠
笑談不覺度危橋

梁園

于謙

自古梁園佳麗地
于今寂寞感繁華
日長野店聞啼鳥
春暮山城見落花
綠柳兩行侵洛遠
黃河一帶入淮賒
欲將尊酒舒高興
錦帳風流愧党家

駐蹕堂

即布政司之圓堂

劉咸

先帝當年幸汴都
六龍曾此駐鑾輿
詞臣經進雲門樂
父老爭呈地理圖
想像鎮旗成往事
傷心遺詔載遺蹟志

一卷二十三

十六

嘉謨恭尋聖跡降臨處
哭斷天涯望鼎湖

鄭門古城

劉咸

乘驄偶出鄭門西
一上高城四望迷
千里雲霞山遠近
萬家煙火屋高低
青城日落鴉爭聚
白塔風高鳥亂啼
回首可憐梁苑地
繁臺荒草冷凄凄

吹臺春日古懷

李夢陽

廢苑迢迢入草萊
百年懷古一登臺
天留李杜詩篇在
地歷金元戰陣來
流水浸城隋柳盡
行宮爲寺汴花開
白頭吟望黃鸝暮
瓠子歌殘無限哀

元日繁臺寺集

李夢陽

臘凍雲黃海岳愁春青日白快吾遊陰坡氣觸始
雪暖澤水分細細流晨起探梅穿野寺晚來移席傍
鐘樓無端四望風煙起燈火煌煌滿汴州

雪後上方寺集

李夢陽

雪罷園林出碧梧上方樓殿靜虛無日臨曠地水先
落雲破中天塔自孤爛熳此堂人醉散一雙何處鶴
來呼邀留更待松門月今夜同君坐玉壺

河發秋望

李夢陽

七月七日河水發康王城邊秋可憐買魚沽酒此村
口打鼓鳴鑼何處船白晝蛟龍時一聞中流日月晚
雙懸紛紛估客休回首漁子清歌會渺然

遺蹟志

一卷二十三

七

汴京懷古二首

李瀛

渠花堤柳舊京都九帝承平王氣徂巢鳳閣空誰駐
馬臥牛城在自啼烏金縵不博燕雲地顛顛猶傳鄭
俠圖最恨翠華南渡日春風歌舞醉西湖

二

謾指黃河說宋朝繁華都向暮煙消遷都自祖曾謀
洛問鼎何人只伐遼忍見故宮皆碧草愁聞新法是
青苗當時誰倡和戎策鳳駕徒悲五國遙

艮岳懷古二首

李瀛

宋帝平川起碧山綺甍瑤殿綵雲間
砥矜花石來江艦詎料金兵入漢關
北狩竟隨雙鴈去中原無復二龍還
傷心一掬青城淚灑向遺宮草樹斑

二

誰言此地協堪輿詔築峯巒巒十里餘

宣和初道士劉混康言汴城東

北地協堪輿宜增築高阜當有多男之祥遂起艮嶽

朱勗自能移闕苑道君何必夢華胥
千夫石至籠黃帕萬歲山成切紫虛
謾向舊都尋舊蹟絳霄樓觀總丘墟

吹臺懷古

李瀛

梁王昔日築高臺鼓吹華筵動地開
五岳雲煙千里

遺蹟志

卷二十三

十八

見三川風雨半空來綺羅春色今何在
枚馬文章去不回
空有斷碑并廢苑秋風秋草使人哀

禹廟

李瀛

神禹祠堂水國潯古臺落日樹鳴禽
石門自有白雲宿輦道空餘秋草侵
四載巡遊天下計九州粒食帝王心
憑高一望河流穩滿地桑麻聖澤深

春日遊大道宮二首

李瀛

僊闕岩峩紫氣分洞天縹緲玉笙聞
嵩山道士留丹竈南嶽夫人駐綵雲
瑤草石壇春漠漠桃花谿路水云云
徘徊不盡尋真意徙倚松門對鶴群

二

海上神僊十二樓中原平地有丹丘春壇風度鈞天
曲石壁雲開聚窟洲絕粒飡霞空復想吹笙騎鶴向
來遊憑君再訂花宮約莫待西城碧樹秋

春日上方寺集二首

李瀛

城裏招提此最幽石壇晴日似丹丘因看碧竹逢僧
話重惜青陽與客遊積雪洞門春寂寂閒雲塔院晚
悠悠淹留擊鉢成詩去慙愧文通擬惠休

二

古寺春寒花放遲春遊恐負看花期老無健足慵登

遺蹟志

一卷二十三

五

塔座有高賢喜賦詩蓮社舊容彭澤宰蒲團新識道
林支年來頗覺浮生幻欲扣旃檀細問師

秋日遊吹臺

李瀛

古臺落木晚蕭蕭與客登臨旅思遙白日浮雲還自
散小山叢桂許誰招且將詞賦供秋興只恐踈慵負
聖朝回首不堪人事異碧山何處有漁樵

夏遊上方寺作

李瀛

上方臺殿迴虛無避暑朝來坐日晡片片涼雲侵杖
屨悠悠踈梵出松梧徘徊塔院生秋思放浪乾坤有
故吾暫臥石牀聊一醉更於何地覓蓬壺

梁王臺

李漁

梁王臺下春草生
梁王臺上春霞明
兔園積雪有詞賦
鳧渚廢榭無歌笙
百花雙燕且對飲
碧海黃塵空復情
落日爲誰吟
思苦千秋城闕暮雲平

夷門卽事荅童太史

李漁

十年澤國嘯墟煙
黃帽青鞵野興偏
踏雪過村緣貰酒
隔溪遊寺爲參禪
信陵亭畔花爭發
梁孝臺前月正圓
誰念夷門樗散客
白頭猶著紫霞編

延慶觀

李漁

曾聞汴水橋邊觀
宋代朝元萬壽宮
千樹碧桃今絕

遺蹟志

卷二十三

二十三

種九光丹閣舊
浮空傷心莫問滄
霞事謀國誰攄捧
日忠惆悵二龍終
不返三清臺殿夕
陽中

秋日王別駕邀酌天王寺

李漁

野寺邀賓發
旆遲杖藜出郭赴
幽期尊開竹院秋
聲合袂把松門
暝色悲別駕功名
君勿薄醉鄉日月
我偏宜相逢感慨
無窮意盡付東林
碧玉卮

過汴梁有感

王雲鳳

霸王荒臺還突兀
隨堤殘柳正蕭疎
耕夫不識市朝處
野寺猶存宮殿餘
士慣悲歌豪俠地
土含腥血戰爭墟
抱城濁浪勞宸慮
漢策今慙總不如

行經隋堤有感

陸深

端委猶堪致太平
龍舟錦纜竟何成
空餘細水緣堤曲
別有垂楊帶晚晴
社燕歸來如有恨
閒花開遍不知名
行人誰管興亡事
但說揚州接汴京

汴京遺蹟志卷之二十四

大梁李濂川父

藝文十一

五言排律

天章閣觀御書飛白十韻

韓琦

內閣開清曉中天對邇臣唐虞遺典在河洛奧書陳
二聖勤勞舊千齡矩法新帝暉方咫尺宸翰復躬親
鸞拂宮綃舞花隨御筆春奎光連璧府劔影動龍津
今古神功絕頒宣上意均玉峯羅俎豆黼座拱星辰
魚藻符亨會蓬瀛寄此身流霞僊飲罷又賜一杯醇

遺蹟志

卷二十四

一一

黃河八韻寄呈聖俞

歐陽脩

河水激箭險誰言航葦遊堅冰馳馬渡伏浪捲沙流
樹落新摧岸湍驚忽改洲鑿龍時退鯉漲潦不分牛
萬里通槎漢千帆下漕舟怨歌今罷築故道失難求
灘急風逾響川寒霧不收詎能窮禹迹空欲問張侯
和歐陽永叔黃河八韻

梅堯臣

少本江南客今爲河曲遊歲時憂漾溢日夕見奔流
齧岸侵民壤飄槎閣鴈洲峻門波作箭古郡鐵爲牛
目極高飛鳥身輕不及舟寒冰狐自聽源水使嘗求
密樹隨灣轉長鬣刮浪收如何貴沉玉川興是諸侯

金明池遊

梅堯臣

三月天池上都人袷服多水明搖碧玉岸響集靈鼉
畫舸龍延尾長橋霓飲波苑花光粲粲女齒笑嗟嗟
行袂相朋接游肩與賤摩津樓金間采幄殿錦文窠
挈榼車傍綴歸卽馬上歌川魚應望幸幾日翠華過
七言排律

汴州令狐相公新於郡內栽竹百竿圻壁開
軒旦夕對翫偶題七言五韻 唐白居易

梁王脩竹舊傳名久廢年深竹不生千畝荒涼尋未
得百竿青翠種新成墻開乍見重添興窓靜時聞別

遺蹟志

一卷二十四

二

有情煙葉蒙龍侵夜色風枝蕭颯弄秋聲更登樓望
尤堪重十萬人家無一莖

五日蔡河廢津泛舟

國朝李夢陽

當年錦纜帝王州此日荒津競渡遊賓客未銷梁苑
氣江山聊寫汨羅愁流金赤日偏輸浪似蓋輕雲故
翼舟漁聽歌鐘沉復躍燕窺舞袖去還留調水雪藕
佳人並斷艾分蒲上客酬出溜只疑天上轉汧洄真
在鏡中浮陰陰暝色鳥鷺岸嫋嫋風香杜若洲醉裏
驚聞催住槩別船追進夕筵羞

早春相國寺雪集

李濂

冒雪尋幽入梵宮，凍雲臺殿暫停驄。
飛花撲面諸天外，素影侵盃浩劫中。
亂點袈裟堪作畫，密隨錫杖故翻風。
飄殘柳絮春猶淺，開遍梅花景不同。
郢客歌腔知獨妙，梁園賦筆許誰工。
寒天拉友瞻龍象，塵世勞生嘆蓼蟲。
酒半詼諧嘲佛印，詩成匆遽和天童。
自憐淨社攢眉客，元是康衢鼓腹翁。
坐濕巾袍吟更苦，起登樓閣興何窮。
須臾席上雙筍盡，轉覺人間萬事空。
清逼塔光還簌簌，潤宜麥秀定朏朏。
無思泛艇尋安道，且聽鳴鐘謁遠公。
日暮醉歸誇勝會，青蓮回首玉玲瓏。

遺蹟志

卷二十四

三

五言絕句

倉頡造字臺

唐岑參

野寺荒臺晚，寒天古木悲。
空階有鳥跡，猶似造書時。

登相國寺閣

劉商

晴日登臨好，春風各望家。
垂楊夾城路，客思逐楊花。

都門路

宋司馬光

紅塵晝夜飛，車馬古今迹。
獨憐道旁柳，慘淡少顏色。

汴上送客

梅堯臣

朝辭都城裏，暮止汴堤頭。
滿目非相親，寂默對河流。

舟中夜聽汴河水聲

梅堯臣

夏雨漲黃流夜鳴隣舩舵乘危冒險人不識西山餓
過廢牧苑
元趙子昂

一片中原地紛紛幾戰爭至今將不去留與後人耕
錄汴梁宮人語十首
楊奐

一入深宮裏經今十五年長因批帖子呼到御牀前
二

歲歲逢元夜金蛾鬧簇巾見人心自怯終是女兒身
三

殿前輪直罷偷去賭金釵怕見黃昏月殷勤上玉階
四

遺蹟志

一卷二十四

四一

仁聖生辰節君王進玉卮壽棚兼壽表留待北還時
五

邊奏行臺急東華夜啓封內人催步輦不候景陽鐘
六

駕前雙白鶴日日候朝回自送鑾輿去經年更不來
七

爲道圍城久粧奩犒闔軍入春魂斷絕饑苦不堪聞
八

別殿弓刀響蒼黃接鄭王尚愁宮正怒含淚強添粧
九

一向傳宣喚誰知不復還來時舊鍼線記得在窓間

十

北去遷沙漠誠心畏從行不如當日死頭白若爲生

上方寺

國朝李夢陽

飲罷塔廊坐塔深蘿葉垂欲枕石頭臥待有清風吹

繁臺書院

李夢陽

書院今人蹟繁臺古代名樓花翻入燕塔樹不巢鶯

夷門懷古二首

王廷相

闔雞纏紫羅彈箏住流水不見盛時人重過繁華市

二

遺蹟志

八卷二十四

五

華園明積雪上客艷新詞何處梁王死秋風蔓草迷

汴州懷古五首

李濂

落日夷門道惟餘古堞雲猶懷抱關叟談笑卻秦軍

二

鄒枚不可見辭賦至今傳何處偏懷古梁臺日暮煙

三

出郭翠煙重遙聞野寺鐘堤邊逢父老閒說宋仁宗

四

近郭無山水春遊上吹臺平蕪猶自迴載酒獨徘徊

五

花石今何在孤城涕淚中金梁橋上月偏照宋遺宮

七言絕句

汴口懷古

唐杜牧

錦纜龍舟隋煬帝平臺複道漢梁王遊人還起前朝
念折柳孤吟斷殺腸

夷門

胡曾

六龍冉冉驟朝昏魏國賢才杳不存惟有侯嬴在時
月夜來猶自照夷門

汴河

胡曾

千里長河一旦開亡隋波浪九天來錦帆未落干戈

遺蹟志

卷二十四

六

起惆悵龍舟更不迴

又

羅鄴

煬帝開河鬼亦悲生民不獨力云疲至今嗚咽東流
水似向清平怨昔時

又二首

皮日休

萬艘龍舸綠絲閒載到揚州盡不還應是天教開汴
水一千餘里地無山

二

盡道隋亡爲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
事共禹論功不下多

楊柳枝詞

劉夢得

煬帝行宮汴水濱
數枝殘柳不勝春
晚來風起花如雪
飛入宮牆不見人

汴河曲

李益

汴河東流無限春
隋家宮闕已成塵
行人莫上長堤望
風起楊花愁殺人

汴州聞角

武元衡

何處金笳月裏悲
悠悠遠客夢先知
單于城上關山曲
今日中原總解吹

黃河

宋邵雍

遺蹟志

一卷二十四

七

誰言為利多于害
我謂長渾未始清
西至崑崙東至海
其間多少不平聲

集禧宮謝雨

歐陽脩

十里長街五鼓催
泥深雨急馬行遲
臥聽竹屋蕭蕭響
却憶滌州睡足時

初春登興國寺塔

司馬光

雨過風清靈氣勻
林花變色柳條新
為君作意登高處
試望皇州表裏春

九日賜宴瓊林苑作

王安石

金明馳道柳參天
投老重來聽管絃
飽食大官還惜

日夕陽臨水意茫然

題中書壁

王安石

夜開金鑰召詞臣對御抽毫布帝綸須信朝家重儒術一時同榜用三人

樊樓

即豐樂樓汴京酒樓也在城內

劉子翬

梁園歌舞足風流美酒如刀解斷愁憶得承平多樂事夜深燈火上樊樓

玉津園

劉敞

垂楊冉冉籠清籞細草茸茸覆白沙長閉園門人不入禁渠流出兩殘花

遺蹟志

卷二十四

八

過朱亥墓

黃庶

枯林寒草墓丘墟等是當年一丈夫地下若知應笑死衣冠今日有屠沽

和江鄰幾送客回同過金明池二首

梅堯臣

送別西亭車馬塵天池回傍欲迷津畫舫龍尾何時發丹杏稍頭漏泄春

二

風光猶未老於人獸口泉聲瀉碧津一洗塵襟無俗慮柳條開眼共看春

京師逢賣梅花三首

梅堯臣

北土只知看杏藥大梁亦復賣梅花此心還似庾開
府不惜金錢買取誇

二

驛使前時走馬迴北人初識越人梅清香莫把茶蘼
比只欠溪頭月下盃

三

此去吾鄉二千里不看素萼兩三年移根種子誰辛
苦上苑偷來直幾錢

過仁宗陵

劉信叔

干戈消弭歲豐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那忍

遺蹟志

一卷二十四

九

說西風吹淚過昭陵

梁臺

金完顏璫

汴水悠悠蔡水來秋風古道野花開行人驚起田間
雉飛上梁王鼓吹臺

相國寺鐘

祝簡

寒雞縮頸未鳴晨已聽春容入夢頻未必佛徒知警
悟祇能喚起利名人

龍德故宮

辛愿

蛇分鹿死已無秦五十年來漢苑春問著流鶯無一
語柳條依舊拂牆新

梁園春三首

元好問

雙鳳簫聲隔綵霞宮鶯催賞玉谿花誰憐利澤門前
柳瘦倚東風望翠華

二

暖入金溝細浪添津橋楊柳綠纖纖賣花聲動天街
遠幾處春風揭繡簾

三

上苑春濃晝景閒綠雲紅雪擁三山宮牆不隔東風
斷偷送天香到世間

雪香亭雜詠八首

亭在故汴宮
仁安殿西

元好問

遺蹟志

卷二十四

十一

落日青山一片愁大河東注不還流若爲長得熙春
在時上高層望宋州

二

金縷歌辭金屈卮百年人事鬢成絲重來未必春風
在更爲梨花住少時

三

滄海橫流萬國魚茫茫神理竟何如六經管得書生
下闊劔長鎗不信渠

四

羅綺深宮二十年更持桃李向誰妍人生只合梁園

死金水河邊好墓田

五

萬戶千門盡有名
眼中歷歷記經行
賦家正有蕪城筆
一片傷心畫不成

六

暮雲樓閣古今情
地老天荒恨未平
白髮纍臣幾人在
就中愁殺庾蘭成

七

琵琶心事曲中論
曾笑明妃負漢恩
明日天山山下路
不須回首望都門

遺蹟志

卷二十四

十二

八

爐薰裊裊帶輕陰
翠竹高梧水殿深
去去旃車雪三尺
畫羅休縷麝香金

黃河

元陳孚

千載金湯擁上流
只今惟有荻花秋
江南客子笑無語
閒看黃河繞汴州

朱僊驛

陳孚

城郭重來事已非
南薰不掩柳依依
當時大慶蒼虬礎
留與田家夜搗衣

汴學

洪煊祖

朝元競詫新宮麗相國猶存古寺雄壁水枯荷人不
到石經零落臥秋風

題萬歲山圖

元明善

萬歲綱船出太湖九朝膏血一時枯阿誰種下中原
禍猶自昂藏入畫圖

徽廟走馬溝中得古銅燈盞

剝盡金銅土色如幾經溝底引鑿輿君王無復重遊
幸留與山人照讀書

沐城士人家翫小石峯

天星何代墮虛空化作玲瓏一小峯自是宣和殿中
遺蹟志

八卷二十四

十一

物上頭銘刻護雙龍

觀宋徽宗宸翰

宋家宗社已丘墟萬里中原百戰餘玉輦不知何處
去人間留與瘦金書

題宋故宮

郝經

國是當時已盡非強將商鞅作皇夔莫言吳變渾無
畏不見雷轟黨籍碑

艮岳

李孝光

一沼何堪役萬民一峯將使九州貧江山假設方成
就真箇江山已屬人

龍德宮

王暉

當年陸海駭珍藏此日繁華墜渺茫春草不隨人事
換依然分翠入宮墻

汴梁故宮寒食

王暉

人家賣酒繞宮池爭插青旗曲作圍簫鼓漸多寒食
近一樽先為典春衣

熙春閣

王暉

傑閣當年宴御頻昂煙未盡慘兵塵土堦三尺茅茨
底人自熙熙物自春

梁園對月

王暉

遺蹟志

卷二十四

十三

兒時曾住汴梁城二十年來重此行一片鳳凰池上
月向人還似舊時明

宿開封後署

王暉

拂拭殘碑覽德輝千年包范見留題驚鳥繞匝中庭
栢猶畏霜威不敢棲

詠鎮旗

國朝顧祿

按河南總志 國初 皇祖駐蹕開封

駕回勅留大旗卓于行宮之高臺以鎮中原

禁闕重重鎖不開當年曾駐六龍來鎮旗留在人瞻

仰高颺宮中百尺臺

黃河舟中

于謙

順風吹浪片帆輕
頃刻奔馳十數程
舵尾炊煙猶未
熟船頭已見汴梁城

宋宮

于謙

龍樓高處綵雲飛
艮岳纔成事已非
寂寞長門金鎖
合中州無復二龍歸

春日遊三山陂

李夢陽

崔嵬艮岳他年笑
寂寞三山後代思
湖色春光淨滿
眼古城風暮幾人悲

登臺

李夢陽

續蹟志

卷二十四

十四

梁孝臺前白杏花
眼看風落散晴沙
黃鸝恰恰誰爲
侶紫燕飛飛自作家

夷門十月歌

李夢陽

小麥青青水半陂
半落不落楊柳枝
回風忽送天南
鴈恰似春江二月時

汴中元夕四首

李夢陽

花燭沉沉動玉樓
月明春女大堤遊
空中騎吹名王
過散落天聲滿汴州

二

中山孺子倚新粧
鄭女燕姬獨擅場
齊唱憲王春樂

府金梁橋外月如霜

三

四海煙花逢上元中州行樂競千門大江不辨魚龍
夜珊瑚寶玦是王孫

四

細雨春燈夜色新酒樓花市不勝春和風欲動千門
月醉殺東西南北人

汴州懷古四首

李濂

黃河迴繞宋神州聒耳濤聲日夜流堤柳似知朝代
改半含煙雨半含愁

遺蹟志

一卷二十四

十五

二

宋室南遷王氣收千秋遺恨大河流可憐五國城頭
月一片清光照汴州

三

保甲青苗淚滿衣金陵相業竟全非傷心不見蓬萊
殿寂寞春風燕子飛

四

寒煙漠漠宜春苑孤月朧朧萬歲峯回首二龍沙塞
遠故宮無復六更鐘

登吹臺有感二首

李濂

臺邊草色死邊雲挈酒來遊白日曛富貴可憐成一
夢疎花冷雨信陵墳

二

五柳先生盡日閒登臺一醉當登山仰天長嘯無人
識苦憶夷門老抱關

遊大道宮八首

李瀛

塵海茫茫兩鬢霜暫依丹竈惜流光誰堪世上風波
惡獨愛壺中日月長

二

路入蓬萊紫翠多松間雙鶴舞婆娑逢甚喜看僊人

遺蹟志

八卷二十四

十一

着玉質當年已爛柯

三

玄都樓觀碧霞明與客登臨坐晚晴綠情僊童歌勸
酒白頭道士臥吹笙

四

青鳥翩翩去不迴白雲寂寂鎖丹臺閒來讀罷瑤池
記始信昆明有劫灰

五

載酒尋春度石梁陶然酣臥白雲房情知鶴夢非塵
夢直把僊鄉作醉鄉

六

羽客不食煙火食夜禮瑤壇觀宸極天風吹散步虛
聲萬里雲霞分五色

七

采藥名山志未酬偶來松院愜春遊金丹口訣真難
遇幾向風塵嘆白頭

八

出世何須躡彩虹扶桑莫問海天東人間要識真僊
境汴上來看大道宮

于少保祠

李濂

遺蹟

卷二十四

十一

使君嘉績遍三河汴土遺民墮淚多無限頌勛懷德
意春風吹入降神歌

六言四句

題西太乙宮壁二首

王安石

楊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
想見江南

二

三十年前此路父兄持我東西今日重來白首欲尋
陳迹都迷

次介甫韻題西太乙宮壁二首

黃庭堅

風急啼鳥未了兩來戰蟻方酣真是真非安在人間
北省成南

二

晚風池蓮香度曉日宮槐影西白下長干夢到青門
紫曲塵迷

長短句

賀新郎

汴京懷古

李瀛

四野平如掌上荒城憑高騁望秋容蕭爽廢殿遺宮
何處是極目風煙莽蒼良岳下牧兒來往一代興亡
真大夢恨當時京勛貪天賞興土木斥忠讜 宋都
遺蹟志 卷二十四 十八
往事增悲慄更愁聞青城邀駕括金空帑二帝蒙塵
沙漠去回首中原板蕩聽滿路胡笳哀響汴水東流
還似昔問鑿輿何日還華壤悲舊蹟動遐想

沁園春

良岳弔古

李瀛

十里青山百道流泉良岳巧哉芙蓉城闕飛亭灑
雪海棠臺榭絕壑鳴雷萬態奇峯百花窈洞一片平
原錦作堆真如畫有巖巖紫翠樹樹琪瑰 東京舊
事堪哀恨誤國姦臣釀禍胎昔道君開苑毒痛四海
蔡京入相濁亂三台巢鳳樓前濯龍峽口鉦鼓喧天
金虜來煙塵起慨鑿輿不返弔古徘徊

滿江紅

謁于少保祠

李瀛

少保祠堂汴水千秋廟食紛屢舞鐘鼓娛神英靈
降陟遺愛百年留里巷清風兩袖朝京國磨嵩山千
丈翠芙蓉書勳德日正午金輪晏慧忽見鑾輿北
獨擎天不墜伊誰之力身後寵褒公論白向來冤憤
愁雲黑嘆鷺鷥水上索魚噉何由得

諺云鷺鷥水上走何處尋魚噉

臨江僊

夷門懷古

李瀛

落日夷門思往事抱關白首侯嬴信陵虛左自來迎
側身親執轡賓客四筵驚臥內兵符初入手鐵椎
俠客功成邯鄲圍解鼓鼙聲卻秦馳救趙五霸與齊

遺蹟志

卷二十四

十九

名

柳稍青

梁苑懷古

李瀛

落日平川梁王廢苑衰草寒煙羅綺香銷歌鐘聲散
臺殿春殘當年賓客駢闐賦雪地空留麗篇往事
凄其辭人亡矣風景依然

西江月

汴秋古懷二首

李瀛

公子祠前春草屠兒墓上秋雲偶來堤口坐斜曛往
事令人悲憤執轡高風如在竊符竒策曾聞抱關
老叟信陵君百世芳名不隕

二

五代古城殘角三山廢壘寒葩南薰門外亂啼鴉
暝色秋林瀟灑良岳遺宮荆棘繁臺斷塔雲霞傷心
二帝狩龍沙落日平原駐馬

浣溪沙

汴州元夕

李瀛

火樹嶙峋夜放花一天星斗爛晴霞春城月出樂無
涯蕩子陌遊歌不斷諸王輦過鼓頻搗賞心誰忍
負年華

憶王孫

秋日登吹臺二首

李瀛

魏侯城外古時臺雲澹天空載酒來登臨懷古興悠
哉醉金罍帽插黃花躍馬迴

遺蹟志

卷二十四

五

二

城南霜樹晚扶踈秋滿荒臺一嘯舒坐待林梢月挂
初興何如醉墨淋漓壁上書

